

新 中 學 文 庫

維多利亞女王傳

著 基 萊 特 斯
譯 琳 之 卞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Lytton Strachey 著
卡琳 譯
之琳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傳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789.18
7657
8854
36

著者聲明

本書內所述及之諸重要事實之根據及出處均於註內敘明。其他參考諸書籍之全名則載於本書終附錄之參考書目。著者曾承大英博物院董事會之特許參考格累維爾劄記手稿之未曾印行之若干部分。



著者聲明

國家圖書館

001707572



目錄

第一章	前事	一
第二章	童年	一九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四九
第四章	結婚	九〇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一三五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一六七
第七章	孀居	一九五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康斯斐爾爵爺	二一五
第九章	老年	二四一
第十章	終結	二七二



維多利亞女王傳

第一章 前事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查洛蒂公主死了。公主是攝政王（一）的獨女，英國王位的承繼人。她那短促的一生實在算不得幸福。生性易動感情，無定見，熱烈，她一生渴望着自由；而她卻從未得着自由。她在激烈的家庭糾紛中生長成人，早年就隔離了聲名狼藉的怪僻的母親，（二）歸聲名狼藉的自私的父親去照料。當她十七歲的時候，他決定把她嫁給奧倫治公子，（三）她起初同意了，可是，突然愛上了普魯士的奧古思都公子，（四）乃決意破除婚約。這不是她第一次鬧戀愛，她以前曾經和一位赫司大尉祕密通過信。奧古思都公子早已結過婚，娶了門戶不相當的女子，可是她不知道，他也不告訴她。她對奧倫治公子的交涉正在遷延中，同盟各國的元首——那是一八一四年六月——到倫敦來慶祝他們的勝利了。（五）其中，在俄國皇帝（六）的隨員中，有年輕漂亮的薩克思·科堡（七）的利歐波公子，（八）他試過幾次，想引起公主的注意，可是她心不在此，漫不留意。次月攝政王發覺他的女兒

和奧古思都公子秘密相會，突然出來干涉了，辭退了她的侍從，判她嚴禁在溫色園裏。(九)「萬能的上帝賜我耐心吧！」她這樣號叫，在憤惱的苦痛中跪下地來。於是又直跳起來，奔下樓去，跑到街上，呼住一輛路過的馬車，坐了向白思瓦透。(一〇)她母親家裏逃去。她被發覺了，追上了，終於聽從了她的叔父約克與塞塞克思二公爵。(一一)白魯謨(一二)以及索耳茲布里主教(一三)的勸告，在早上兩點鐘回到了卡爾登府。(一四)她從此幽禁在溫色，但是奧倫治公子卻沒有下文了。奧古思都公子也不露面了。機會終於讓給薩克思·科堡的利歐波公子獨享了。(一五)

這位公子很聰明，會哄攝政王，使大臣們感服，又和公主的另一位叔父肯德公爵(一六)交上朋友。藉公爵從中作合，他能夠和公主私通款曲，於是她乃宣稱她的幸福少不了他了。滑鐵盧戰後，當他在巴黎的時候，公爵的副官隔海峽來回帶信。一八一六年一月，他被邀至英國，五月婚典就舉行了。(一七)

利歐波公子的性格同他那位夫人的大相逕庭。一個日爾曼小諸侯的幼子，他當時是二十六歲；他曾經參加抗拿坡侖的戰爭，出過風頭；又在「維也納會議」顯露過不少外交的技能。(一八)他現在要試一試身手，來馴伏一位浮躁的公主。態度冷靜，有禮，談吐安詳，舉止謹慎，他不久把身邊那個野性難馴的，躁急的，大度的小東西管住了。他覺得她有許多地方他不能贊同。她嘲弄，她頓腳，她高聲大笑；她幾乎一點也沒有身為公主者特別需要的那種自制力；她的舉止很叫人討厭。對於舉止，他是一個極好的鑑別家，因為他，如他在許多年後對他甥女說的，曾經出入過歐洲第一流的交際場，實在是「法國人所謂 *de la fleur des pois* (頭等人物)了。」家庭中不斷的發

生齟齬，但是每一次吵鬧總是一樣的收場。像一個穿着短裙的頑童似的站在他面前，挺胸突肚，兩手叉在背後，兩頰通紅，目光炯炯，她最後總是說他要她怎樣做，她就情願怎樣做了。「你願意怎樣，我一定照辦。」她總是說。「我要你怎樣並不是爲我自己，」他照例回答；「我每次勉強你做些什麼事情，我自信都是爲了你的利益，爲了你的好處。」（一九）

與這對皇家夫婦駐節在艾修附近的克萊里蒙（Claremont）家中的有一個年輕的日爾曼醫生，克利思清·腓特烈·史多克瑪。他是科堡一個小官員的兒子，以軍醫的地位參加戰爭以後，就在家鄉行醫。就在這裏他遇着利歐波公子，公子賞識了他的本領，在他結婚的時候，把他帶到英國當他的私人醫士。一個奇異的命運等候着這個年輕人；將來爲他貯留的禮物是很多——很多而且種類不一——勢力，權柄，神祕，不幸，一顆哀傷的心。在克萊里蒙他的地位是很低的；可是公主喜歡他，叫他「史多基」和他在走廊裏跳跳鬧鬧。體質上是消化不良者，氣質上是憂鬱者，他有時候卻也會活潑，在科堡向以雋才著稱。他也有德性，對於這對皇家眷屬頗有誇詞。「我的主人，」他在日記中說，「是全球五大洲所有的丈夫中最好的丈夫；他的夫人對他也懷有極大的愛情，其大只有英國國債可以相比。」不久他又顯出另一種品性——渲染他一生的一種品性——謹慎的機敏。當一八一七年春天，公主有喜了，他被聘爲她的侍醫之一，他有見識，婉謝了。他明白他的同僚會妒忌他，他的意見也許不會被採納的，而萬一出了什麼錯呢，當然是這個外國醫生挨罵。不久，他卻認爲粗食和不斷的放血，用來對付這位不幸的公主，是一個大錯；他把公子拉過一邊，懇求他把這意見轉達給那些英國醫生；可是沒有用處。時髦的使身體消瘦的治療法

繼續了好幾個月。十一月五日，晚上九點鐘，經過了五十多個鐘頭的陣痛，公主產下了一個死了的男孩子。半夜裏她精疲力盡，支持不住了。到那時候，史多克瑪終於答應去看她；他走進去一看，她顯然是快死了，醫生們卻還正在用酒來灌她。她一把揪住了他的手，緊握着不放。「他們把我灌醉了，」她說。過了一會兒，他離開她，到了隔壁的房間裏，猛聽得她大聲叫「史多基！史多基！」他奔回去的時候，她的喉嚨裏已經發出了臨終的痰響。她拚命的滾滾滾去；於是突然間兩腿一伸，完事了。

公子，一連看護了許多個鐘頭，此刻已經走出房間去作數分鐘的休息；史多克瑪只好去告訴他說他的夫人死了。起初他還不相信出了事。到她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半路倒在一張椅子上，任史多克瑪跪在他旁邊；這完全是一個夢，這是不可能的。最後，在牀邊，他也跪下了，吻那雙冷手。接着站起來悲嘆着，「現在我全然孤零了。答應我永遠不離開我吧，」他投到史多克瑪的懷裏去。(二)

二

克萊里蒙的悲劇立刻造成一種最紊亂的局面。皇家的萬花鏡突然轉動了，誰也不知道新花樣將如何安排。王位的承繼問題，原先似乎是已經圓滿的解決了，現在變成了一個迫切的疑團。

喬治第三還在，年邁，瘋癲，住在溫色，完全不理解世事。他的七個兒子中，最年輕的也在中年以上，沒有一個有正出的子女。前途因此很難說。攝政王呢，晚近他已經沒有法子束腰圍，長了一身的橫肉。(三)即使他和夫人離

婚了重結婚吧，生子女也似乎是很不可能的。除了肯德公爵，他得分開講，其他各弟兄，按長幼排列，是約克、克萊倫司、肯褒倫、塞塞克思，和劍橋五公爵；（二二）他們的地位和希望有約略一述的必要。約克公爵，他過去對於克拉該夫人和軍隊的放浪行爲（二四）曾使他陷入難境，現在把他的日子一半過在倫敦，一半過在鄉下一所很大，佈置得很奢華，住起來卻非常不舒服的別墅裏，在那裏他專事賽馬，玩紙牌，看不正當小說。他在弟兄中所以顯著者爲的是這一種緣由：他們中——我們聽一位資格極充足的觀察者如此說——只有他有紳士的情趣。他早已娶了普魯士的大公主，一位不大睡覺，老是有許多狗，鸚鵡，猴子圍繞在身邊的婦人。（二五）他們沒有子女。克萊倫司公爵無聲無臭，同女戲子約但夫人（二六）在蒲謝園（二七）裏住了許多年。她給他生了一大羣子女，實際上他好像已經同她結了婚了，但他突然同她分離，要娶尉坎小姐，一位富有財產的怪女人，她卻不願意理他。不久約但夫人在苦境裏死在巴黎。（二八）肯褒倫公爵也許是英國最不孚衆望的人了。醜得討厭，歪了一隻眼睛，他在私下是又暴躁又兇狠，在政治上是一個激烈的反動派，後來竟被人懷疑到謀害他的從僕，結過一段極敗名的私情。（二九）他晚近娶了一位日爾曼公主，（三〇）可是結婚以後還沒有生過孩子。塞塞克思公爵稍有文學嗜好，喜歡搜藏書籍。（三一）他曾經娶過奧古思達·墨累小姐，（三二）她給他生了兩個孩子，可是他們的婚姻，在「皇室婚姻條例」之下，已被宣告無效。（三三）奧古思達小姐死後，他要塞西麗亞·巴根夫人，（三四）她改姓恩德烏特；可是這個婚姻也被宣告無效。關於劍橋公爵，弟兄中最幼的，大家都不大熟悉。他住在漢諾威，（三五）戴金色的假髮，愛饒舌，不大安定，沒有結過婚。（三六）

七個兒子以外，喬治第三有五個還健在的女兒。其中，兩個——符騰堡王后（三七）與格羅斯忒公爵夫人（三八）——結過婚而沒有孩子。三位沒有結過婚的公主——奧古思達、伊利莎白和索菲亞——都在四十以上了。

三

喬治第三的第四個兒子是愛德華，肯德公爵。他現在已經五十歲了——一個又高又胖，精力充足的人，黧黑的皮膚，蓬鬆的眉毛，頭頂上禿一塊，所有的頭髮全仔細的染成亮晶晶的一片黑。他的衣服非常整潔，全副外貌上有一種死板的樣子，並不和他的性格不相稱。他早年的生活在軍隊裏過的——在直布羅陀，在加拿大，在西印度羣島——在軍事訓練的影響之下，他起初變成了一個「馬抵奈」。（三九）一八〇二年，被派到直布羅陀一枝騷動的駐屯軍裏去恢復秩序，因為措置得過分嚴厲，他被召回來，他活動的生涯也就完結了。從此以後，他把日子過在整頓家務，為許多手下人的事情忙碌，作時鐘的設計，竭力想法把財務理好，因為他，雖然一個深知他的人說，*'règle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像五線譜一樣的井井有條），雖然一年有二萬四千鎊收入，他負了無法償還的重債。他同他的弟兄們大多吵過架，尤其是同攝政王，所以他加入政治上的反對黨，成為輝格黨。（四〇）的一個台柱，那是再自然不過了。

他的政見究竟如何，大有可疑的餘地；人家常常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甚至於是一個過激主義者；要是我

們相信羅伯·奧文（四一）的話呢，他是一個必然論的社會主義者。他和奧文——社會主義與合作運動的機敏、易欺、豪俠、頑固、顯著、荒謬的創始者——兩人間的關係是又稀奇又特殊。他說過他曾經到新拉那克（四二）參觀過奧文的紗廠，他確乎在奧文的一次公開集會上當過主席；他同他親密的通過信；他甚至於（奧文對我們作保證說是這樣的）死後還從「靈界」裏回來鼓勵地上的奧文信徒呢。奧文說：「我當特爲舉述故肯德公爵（他早先告訴我們說他所進的靈界裏是沒有爵位的）在天之靈的關懷之情，殿下不僅想使一階級一派，一黨，或任何一國得到好處，而且想使後世全人類都受到裨益哩。」他同我精神上的來往是再美妙不過了，他又說，「有一定時間，這個英靈從不曾有一次不確守他所指定的時刻。」可是奧文是一種多血質的人（四三）他把哲斐孫總統（四四）梅特涅和拿破侖也算在他的信徒之內；所以肯德公爵的見解，究竟如何，總還有幾分可疑。然而關於另一種事情卻沒有什麼可疑的：殿下屢次向羅伯·奧文借過幾筆大小不同的款子，從沒有償還的，前後合計約有數百鎊。（四五）

查洛蒂公主死後，爲了種種的緣由，肯德公爵應當結婚，這一點顯然是很重要了。在國家的觀點來看，皇家斷嗣似乎使這一個行動成爲應盡的義務了；從公爵的觀點來看呢，採取這一個行動也似乎大有便宜可佔。當作一件爲公的義務，爲顧全王位的承繼而結婚，當然是應得一個知恩的國家的愛戴。以前約克公爵結婚的時候，他得到一筆一年二萬五千鎊的授產。（四六）爲什麼肯德公爵就不該希望一個相同的數目呢？然而事情不十分簡單。還有克萊倫司公爵要顧到；他是哥哥，倘若他結婚呢，當然有優先的請求權。再從另一方面來講，倘若肯德公爵結

婚呢，有一點很重要，應該記得就是他勢必作一個重大的犧牲：一個女人連累到了。

公爵把這種種都仔細的考慮着，在他的姪女死後一個月光景，恰巧到了不魯捨爾，聽說克里斐先生（四七）也正在那裏。克里斐先生是輝格黨領袖人物的密友，而且是一個積習成癖的饒舌家；公爵想到把他對於目前的局面的意見，傳達給國內的政界，沒有更好的徑路了。顯然他沒有想到克里斐先生是惡毒的，會作日記的。所以他用了小小的託辭，把他請來了，接着就是一席重要的談話。

提過了公主的死，攝政王離婚的似難成事實，約克公爵的沒有孩子，克萊倫司公爵結婚的可能性，公爵便談到他自己的地位。「如果克萊倫司公爵不結婚，」他說，「第二個皇子就輪到我自己，雖然我確信我什麼時候都預備服從國家對於我的命令，當我一想到成親是我的義務的時候，上帝纔知道我要作怎樣的犧牲。聖羅朗夫人和我同居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七年了：我們是同年生的，同到過各處，同受過一切困難，你不難想像，克里斐先生和她分離，我將如何痛苦。你設身處地來感覺一下看——設想你和克里斐夫人分離了……至於聖羅朗夫人自己呢，我斷言如果我逼不得已而結婚了，我真不知道她會變成什麼樣子哩；她的感情早已爲了這件事那麼激動了。」公爵繼續講述如何有一天早上，在查洛蒂公主死後一二日，「時事晨報」（四八）上登了一段記載，暗示他結婚的可能性。他在早餐的時候接到報紙，同信件在一起，「我照例把報紙扔給桌子對面的聖羅朗夫人，開始拆信看了。剛看了一會兒，我忽然注意到聖羅朗夫人的喉嚨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又是一陣強烈的痙攣。有一會兒工夫，我爲她的安全懷了極大的憂慮；等她好了，我追問她受了什麼打擊，她就指「時事晨報」上那一段文字。」

公爵接着把題目轉到克萊倫司公爵的身上了。「克萊倫司公爵是我的哥哥，只要他願意，當然有權利結婚，我無論如何不干涉他。如果他願意做國王——結婚，生孩子，可憐的——願上帝幫助他！讓他那麼辦去罷。至於我自己——我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但願能永遠像現在一樣……今年的復活節，你知道，來得很早。（四九）——是三月二十二日。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節前不採取任何行動，我一定得找個藉口來說服聖羅朗夫人，讓我到英國去幾天。一到了那裏，我就容易同朋友們商量我可以採取什麼適當的行動。如果克萊倫司公爵在那個時期以前一點也不進行結婚的事情，那無疑是我的義務了，我自己對於這事情要採取適當的處置。」關於這事情，公爵說，有兩個名字已經提到過了——巴登（五〇）的公主和薩克思·科堡的公主兩人中，他以為，後者也許好一點，從利歐波公子在英國很得人心的情形上着想；可是在採取任何旁的行動以前，我希望着，期待着聖羅朗夫人得到公平的處置。「她門第很高，」他解釋，「從沒有做過戲子，我是第一而且惟一和她同居的人。她的無私心也足以和她的貞節媲美了。她初跟我同居的時候，我給她一百鎊一年。這個數目後來增加到四百鎊，最後增加到一千鎊；可是我的債務使我不得不犧牲一大部份進款的時候，聖羅朗夫人堅持把她的進款仍然減縮到四百鎊一年。假如聖羅朗夫人回去同她的朋友們過日子，她必須有一個足以得他們尊敬的獨立生活。我並不要求多少，可是相當數目的僕人和一輛馬車是必要的條件。」至於他自己的授產呢，公爵說他期望約克公爵的結婚能認為前例。「那是爲了承繼王位的結婚，」他說，「純粹爲了這個緣故，除他所有各款外，規定了二萬五千鎊的進款。若有同等待遇，我也就滿意了，不再據一七九二年與現在之間錢價不同爲理由而有所要求。至於我債務的償付，」公

爵歸結說，「我並不覺得大恰恰相反，倒是國家負了我大債哩。」講到這裏，鐘響了，似乎使公爵想起了一個約會。他站起來，克里斐先生便走了。

誰能把這樣一個聲言保守祕密呢？克里斐先生決不是這樣一個人。他趕快走去告訴威靈敦公爵，（五二）公爵非常高興，寫了「篇長報告給塞孚敦爵爺，爵爺接信的時候，「很湊巧，」正當一個外科醫生在探察他的膀胱來斷他有沒有結石。塞孚敦爵爺在回信裏說：「他看見手術一過我就哈哈大笑，我非常驚訝，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比他還驚訝得利害哩。沒有什麼比愛德華皇子的光明磊落更出色了。弄得我們不知道那一點最值得欽佩——是他對於聖羅朗夫人愛戀的體貼入微呢，是他對於克萊倫司公爵感情的高尚可風呢，還是他在金錢上的毫無私心。」（五三）

結果是弟兄兩個都決定結婚。肯德公爵，捨巴登的公主而取薩克思·科堡的公主，一八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同她結婚了。六月十一日，克萊倫司公爵也照樣來一套，娶了薩克思·買寧根（五三）大公的一個女兒。可是他們對於經濟上的期望是失敗了；因為政府雖然提議增加他們的年金，連同肯褒倫公爵的，那幾個提議不過下議院。這一點威靈敦公爵不以為奇。「該死」他說，「這裏大有道理可說。他們是我們想像得出的掛在任何政府的脖子上的最渾蛋的磨石。他們已經侮辱了——直接侮辱了——三分之二的英國紳士，他們在下議院裏報復，那有什奇怪呢？這是他們惟一的機會，我以為，該死！他們利用得很正當。」（五四）

然而國會終於把肯德公爵的年金增加了六千鎊。

聖羅朗夫人的下文卻沒有見。

四

肯德公爵新夫人，維多利亞·瑪麗·羅意莎是薩克思·科堡·沙爾斐耳大公法朗歇思的女兒，利歐波公子的姊姊。(五五)這一家來歷很古，是威丁大宗室的一支，威丁宗室從十一世紀起統治了易北河上的邁森邊境。(五六)十五世紀中全宗室的領土分歸亞爾培和厄奈思二支，從第一支傳下了薩克森尼的選帝侯。(五七)和國王第二支統治條林吉亞，(五八)又分成五支，薩克思·科堡公國是其中的一支。這個公國是很小，只有六萬光景的居民，可是享有獨立和自主的權利。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那些紛亂的年間，國事乃大受影響。大公習於豪侈，門下廣收當法國勢力進逼的時候，往東逃過日爾曼來的亡命者。其中有萊寧根(五九)大公，一個年長的花花公子，他在摩塞耳河(六〇)上的領土已經被法國人佔據了，可是他得了西弗蘭哥尼亞(六一)的亞摩巴赫領地作為補償。一八〇三年，他娶了維多利亞公主，那時候她只有十七歲。三年以後法朗西斯大公國破身亡了。拿破侖的釘耙推過了薩克思·科堡。公國被法國人佔據了，大公家族淪為乞丐，幾成餓殍。同時亞摩巴赫小邦亦受盡過來過去的法國、俄國、奧國軍隊的蹂躪。境內許多年簡直沒有一頭牛，也沒有青草足以飼一羣鵝。一代以後插足到歐洲大半諸皇室裏的這一家，當年竟有這樣的慘況。拿破侖的釘耙的確完成了它的工作了；種子已經下了；收成足以叫拿破侖吃驚。利歐波公子十五歲的時候就不得不自己謀生，後來自己打出了一條路，同英國王位的承繼人結了婚。

萊寧根大公夫人，在亞摩巴赫跟窮困，軍需的徵發，無用的丈夫奮鬥着，發展了一種獨立的性格，一種堅強的意志，那在後來很不相同的環境裏會大有用處。一八一四年，她的丈夫死了，留給她兩個孩子，和公國的攝政職。在她的弟弟同查洛蒂公主結婚以後，曾有過配她給肯德公爵的提議；可是她謝絕了，理由是照料孩子和治理領土兩件事使她不願有旁的牽掛。然而查洛蒂公主的死把情形改變了；肯德公爵重申前議的時候，她就答應了。她是三十歲了——矮而胖，櫻色的眼睛和頭髮，玫瑰色的面頰，快活，會說話，喜歡盛裝豔服，穿沙沙作響的綢緞和鮮豔的絲絨。(六二)

她有自足的性質，當然是幸運的；因為她命裏注定一生中有許多事情得忍受呢。她的第二次結婚，前途很渺茫，起初似乎多半是艱難與不安的源頭。公爵宣稱他還是太窮，不能住在英國，只好很拘泥的在比利時與德意志各地走動，戴一頂整潔的軍帽，檢閱軍隊，巡視兵營，同時一般英國名流，取睨視的態度，威靈敦公爵授他以「伍長」的尊號。「該死！」威靈敦公爵對克里斐先生說：「你可知道他的姊妹們叫他做什麼嗎？該死她們叫他做約瑟·煞弗思！」(六三)有一次在伐崙西恩 (六四)舉行檢閱和大宴會，公爵夫人帶一個又老又醜的侍嬪到場了，威靈敦公爵很受窘。「哪一個倒霉的去陪那位侍嬪呢？」他不斷的問；可是最後他想了一個辦法。「該死弗利曼耳。」(六五)給我找市長來，讓他去陪。」於是伐崙西恩市長被帶來應急了，於是我們從克里斐先生聽到：「他是一個能手。」過了不多幾天，在不魯捨爾，克里斐先生自己也受了一點不幸的經驗。有一個軍事學校得視察——在早餐以前，人齊集了；什麼都十分滿意；可是肯德公爵繼續考查每一個細節，問了一個瑣屑的問題，又問一個瑣屑

的問題，延長了那麼久，弄得克里斐先生再也忍不住了，對他旁邊的人低聲說他餓壞了。威靈敦公爵聽到了，非常高興。「我勸你。」他說，「每逢你同皇家人早上出發，尤其同『伍長』總得先用早餐。」他同他的幕僚恰好是已經先事預防了，於是當王爺的詢問在滔滔不絕中，這個偉人，時時指克里斐先生說笑取樂，「Voilà le monsieur qui n'a pas dejeuné!」（這位是沒有吃早餐的先生）（六六）

最後他在亞摩巴赫安頓下來了，度日如年。府第小，地方枯瘠；最後連製造時鐘也覺得厭倦了。他沉思着——因為他雖然虔誠，亦不無迷信的氣質——從前直布羅陀一個吉卜西人的預言，說是他得受許多損失，許多魔障，說是他會死於安樂，說是他有一個獨女，將來一定做大女王。不久以後，顯然是快有孩子了：公爵決定要孩子生在英國，路費不夠，可是他的決心，萬難打銷。無論如何，他宣稱，他的孩子總得是生在英國的。雇了一輛馬車，公爵自己上了車夫座。裏面是公爵夫人，她的女兒菲姆多拉，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以及使女、保姆、膝犬、金絲雀。他們開走了——經過日爾曼，經過法國，嚴正的公爵，心平氣和，精力瀟灑的公爵夫人，對於壞的路，便宜的旅館，都滿不在乎。海峽渡過了，倫敦平安到達了。當局在墾星登宮裏準備了一套房間；一八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一個女孩子在那裏誕生了。（六七）

附註

(1) 攝政王即當時的太子(Prince of Wales)喬治，亦即一八二〇年後的喬治第四。因喬治第三年邁瘋癲，喬治於一八一一年開始攝政。

(二) 查洛蒂公主的母親即嘉洛玲 (Caroline Amelia Elizabeth) 於一七九五年嫁喬治，喬治本另有所歡，與嘉洛玲結婚原出於不得已，故夫婦不睦，於一七九六年生查洛蒂公主後即行分居，喬治登極後即發生著名的離婚案。

(三) 奧倫治公子 (一七九二——一八四九) 即一八四〇年後的尼德蘭 (Netherlands) 國王威廉第二，三歲時與家屬同被法國軍隊逐出荷蘭，後參加英國軍隊，隨威靈頓公爵在西班牙作戰，在滑鐵盧戰爭中率領荷蘭軍隊，一八三一年大敗新為比利時國王的利歐波公子所率領的比利時軍隊。

(四) 奧古思都公子，腓特烈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的姪兒，生於一七七九年，死於一八四三年。

(五) 一八一四年三月同盟各國軍隊佔巴黎，四月拿破侖第一次退位。

(六) 俄國皇帝即亞力山大第一。

(七) 參閱本章第四節。

(八) 參閱「薩克思科堡世系圖」一八三〇年比利時脫離尼德蘭，一八三一年利歐波被選為比利時國王。

(九) 溫色位於泰晤士河邊，東距倫敦二十三哩，溫色堡為主宮，溫色園在堡外，設有離宮。

(一〇) 白思瓦透係倫敦之一區，在聖里登園之北。

(一一) 參閱「皇室世系圖」。

(一二) 白魯謨 (Baron Brougham and Vaux, 一七七八——一八六八) 著名政治家、演說家、法律學家，一八〇二年與哲斐利 (Francis Jeffrey) 等創辦「愛丁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擁護輝格黨，一八一〇年進國會，一八二〇年嘉洛玲皇后離婚案中為嘉洛玲皇后辯護，人大得民心，一八三〇年至三四年間為英國首相。

(一三) 索耳茲布里主教，約翰·斐雪 (John Fisher, 一七四八——一八二五)，曾奉喬治第三命監督查洛蒂公主的教育。

(一四) 卡爾登府，舊址在今滑鐵盧方場 (Waterloo) 附近，當時為攝政王府。

(一五)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二卷，第三二六至八頁；史多克瑞第一章，第八六頁；納忒第一卷，第十五至十八章及附錄，第二卷，第一章。

(一六) 參閱第三章及「皇室世系圖」。

(一七) (原註) 見格雷第三八四頁，第三八六至八頁；「書信集」第二卷，第四十頁。

(一八) (原註) 見格雷第三七五至八六頁。

(一九)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二一六頁，二二二至三頁；第二卷，第三十九至四十頁；史多克瑪第八十七至九十頁。

(二〇) 艾修，一村翁，在倫敦西南十六哩，克萊里蒙，一府第，一七六八年克萊武 (Lord Olive) 所建。

(二一) (原註) 見史多克瑪傳略，及第三章。

(二二)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六四頁，第二七二頁：「親王已經把肚子放鬆了，現在直掛到膝頭上了，要不然他可說是不錯哩。」

第二七九頁。

(二三) 參閱「皇室世系圖」。

(二四) 克拉克夫人 (一七七六——一八五二) 名瑪麗·安妮 (Mary Anne) 與約克公來往時，公爵正當總司令，部下有買通夫人

以求擢陞者，公爵因此事受國會檢舉，曾一度辭總司令職。

(二五)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一卷，第五至七頁。譯者按：公主名腓特烈嘉 (Frederica Charlotte Ulrica Catharina) 一七六七

年生，腓特烈·威廉第二的長女。

(二六) 約但夫人 (一七六一——一八一六) 名多樂綏 (Dorothy or Dorothea) 係當時著名戲子，一七九〇年起與克萊倫司公

爵同居，前後共生子女十人，一八一一年分離，據說夫人頗能諒解公爵，宣稱因經濟無辦法，不得不然，世人對夫人大有好評，自後夫人

移居法國，據說「她從早到夜，躺在沙發上嘆氣，等英國來的消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日，打發人取信，聽人說一封也沒有，她便倒在沙

發上，啜泣了一會，死了。」

(二七) 蒲謝圖在米德耳塞克司 (Middlesex) 泰晤士河上。

(二八)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二頁。

(二九)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九十五頁；克里斐，第一卷，第一四八頁；格累維爾，第一卷，第二二八頁；黎也文，第一八三至四頁。

(三〇) 公主即梅格梭堡，斯武累立文 (Mecklenburg-Strelitz) 公國的腓特烈嘉 (Frederica Caroline Sophia Alexandrina)。

一八一五年嫁肯賽倫公爵。

(三一)(原註)見克勞福第二十四頁。譯者按：塞塞克司公爵搜集書本據說有五萬冊之多，內聖經一項有一千種版本。

(三二)墨累小姐，鄧慕亞(Dunmore)第四伯爵的次女，一七九三年與塞塞克司公爵和意大利結婚。

(三三)一七七二年「皇室婚姻條例」規定皇上的子息未先徵得皇上的同意，不得擅訂婚約。

(三四)巴根夫人係亞蘭伯爵(Erri d'Arran)的第九女，喬治·巴根爵士(Sir George Buggin)的寡婦。

(三五)坎布立茲公爵當時正充漢諾威總督。

(三六)(原註)見克勞福第八十一頁，第一一三頁。譯者按：坎布立茲公爵一八一八年五月七日娶赫司·加塞爾(Hercoscel)的

奧古思達公主(Princess Augusta Wilhelmina Louisa)

(三七)符騰堡王，腓特烈第一，生於一七五四年，卒於一八一六年。

(三八)格羅思忒公爵，威廉(William Frederick)，生於一七七六年，卒於一八三四年。

(三九)「馬抵奈」(Martinet)本係法王路易十四部下一軍官名，治軍以嚴厲著稱，後世稱嚴格的紀律家為「馬抵奈」首輕蔑意。

(四〇)「輝格黨」(Whigs)即後日之自由黨。

(四一)奧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十九歲時當曼契斯透(Manchester)工廠經理，一八〇〇年，成爲新拉那克各紗廠主人。

對於工人生活有種種改革，如規定每日工作十小時半制，設立工人子弟學校等，一八二四年至美國購地實驗其學說，大失敗，一八二七年回英國繼續以著述講演宣揚其主義，從者頗多。

(四二)新拉那克，拉那克郡(Lana, Keshire)一小村，以奧文實驗社會主義著名。

(四三)多血質的人意謂事事抱樂觀的人。

(四四)哲斐孫(一七四三一一八二六)，美國第三任總統。

(四五)(原註)見史多克瑪第一一二至三頁。「書信集」第一卷，第八頁；克勞福第二十七至三十頁；奧文第一九三至四頁，第一九七

至八頁，第一九九頁，第二二九頁。

- (四六)所謂授產 (Settlement) 卽由國會批准政府授與一人，供某種特殊用度，如結婚養育子女等之年金。
- (四七) 克里斐 (Criff) 一七八八——一八三八，名多麥斯 (Thomas)，輝格黨人，一八〇二年進國會，後曾任「東印度管轄樞密院」(Board of Control) 秘書等職，生平與輝格黨領袖人物過從甚密，所遺「克里斐雜錄」(Criff's Papers, Sir Herbert Maxwell 編，一九〇四年出版，半爲日記，半爲函件)，爲研究當時政治社會生活者之重要參考材料。
- (四八) The Morning Chronicle 創刊於一七六九年，繼續至九十餘年後停刊。
- (四九) 復活節係三月二十一日 (或後此一日) 起月間後第一星期日，並非固定日期，故有遲早之異。
- (五〇) 巴登，德意志南部，萊茵河東岸一大公國。
- (五一) 威靈敦公爵當時正任同盟各國駐法國的佔領軍總司令職。
- (五二)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六七至七一頁。
- (五三) 薩克思·買雷根公國，在德意志中部，沿條林吉亞森林自西迄東，成一半月形，公主名亞黛萊德 (Adelaide)，大公喬治 (George Frederick Charles) 的長女。
- (五四)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七六至七頁。
- (五五) 參閱「薩克思科堡世系圖」。
- (五六) 泗森邊境，原係十世紀初環繞邁森堡一帶地區，後日漸擴大而成薩克森尼選帝侯國，以至王國。
- (五七) 選帝侯 (elector) 卽從十二世紀至一八〇六年神聖羅馬帝國解散止，享有選帝權之諸侯。
- (五八) 條林吉亞位於德意志中部，哈茲山 (Harz)，沙耳河 (Saale)，弗蘭哥尼亞之間。
- (五九) 萊雷根公國建立於一七七九年，至一八〇六年被併。
- (六〇) 摩塞耳河發源於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之佛日山 (Vosges)，於科不林士 (Coblentz) 附近入萊因河。
- (六一) 西佛蘭哥尼亞地當曼河 (Main) 流域，西自萊因河，東迄波希米亞。
- (六二)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一至三頁；格雷，第三七三至八一頁；克勞福，第三十至三十四頁；史多克嗎，第一一三頁。

(六三)約瑟·煞佛恩，薛立敦 (Sheridan) 「造謠學校」(School for Scandal) 劇中惡毒的偽君子。

(六四)伐崙西恩，法國北部一城市，位於洪代耳河 (Rhondelle) 與史克耳特河 (Schelde) 合流處。

(六五)佛利曼忒耳 (一七六六——一八五〇)，名亨利，早年入軍隊，後充威靈敦公爵部員，歷任樞密顧問 (Privy-Councillor) 皇家司庫及溫色副園林官 (Deputy-ranger) 等職。

(六六) (原註) 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八二至四頁。

(六七) (原註) 見克勞福，第二十五頁，第三十七至八頁。



第二章 童年

這個孩子，生在這樣不甚顯赫的環境裏，不大引起人注意。她的命運自無先見的道理。克萊倫司公爵夫人，兩個月以前，已經生了一個女兒的確，這個嬰兒差不多立刻就死的；可是公爵夫人再作母親，看樣子是很可能的；果然又見諸事實了。不但如此，肯德公爵夫人還年輕，公爵很強健；大概不久以後總會有一個弟弟跟着來奪去這個小公主承繼王位的一點微弱的機會吧。

不過公爵卻別有見地：有預言在呢……無論如何，他要給這個孩子取名叫伊利沙白，一個有吉兆的名字。

(一)然而在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算到攝政王，他一見有機會惱他的弟弟，便突然宣告舉行洗禮的時候他自己也要到場，同時宣稱教父中一定要有俄國的亞力山大皇帝。因此當舉行儀式，坎忒布里大主教(二)詢問取什麼名字的時候，攝政王回答說：「亞力山德玲娜。」公爵便大膽的提議說不妨再加一個名字。「當然可以，」攝政王說：「喬吉娜吧？」公爵說「或者伊利沙白吧？」中間停頓了一下，大主教，薄麻布袍袖裏抱着嬰孩，不安的望望這個皇子又望望那個皇子。「好吧，那末，」最後攝政王說，「就襲用她母親的名字。不過亞力山德玲娜得擱在頭上。」這樣，

弄得他父親很生氣，孩子終於叫亞力山德玲娜·維多利亞。(三)

公爵另外還有生氣的事情呢。下議院通過的那一點微薄的賜與無從解決他經濟上的困難。他的功勞怕不爲國家所賞識。他的債務繼續增加。許多年來他靠每年七千鎊過活；可是現在他的費用卻恰好增加了一倍；他不能再節省了；事實上他的家裏也確乎沒有一個僕人從早到晚能有片刻的空閒。他把他的苦衷傾吐在給羅伯·奧文的一封信裏，要知道奧文的同情是大有實效的。「我現在坦白的說，」他在信上說，「把事情儘可能的從各方面考慮以後，我確知，要在英國繼續住下去，即使像我們現在這樣平靜的住下去，不炫耀，不鋪張，如不把七千鎊增加一倍，那什麼事情都辦不了，節省是決不可能。」事實很明顯，他勢必要把他的房屋賣五萬一千三百鎊了；如果這一點辦不到，他得上歐洲去住。「如果我的功績對於國家是有用的，那些有力者理當援助我，答應我正當的要求，因爲從前在殖民地職業性質的長期軍役中我身受了重大的損失與犧牲；如果這一點是不能達到的，那在我看來是我的功績不被賞識的明證了；既作如此想，我就不再遲疑了，到相當的時期，當重隱海外，現在且等夫人和我自己盡了我們的義務，爲我的孩子完成了英國生的條件，使她在老英國的國土上受了母家的滋養；而這種義務我們自然會再來盡的，要是天注定我們再添子女的話。」(四)

其間，他決定到西特茅斯(五)去過冬，「爲的是，」他告訴奧文說，「當倫敦一年中最討厭的月份，住在得文州美麗的海邊，於身體有益，可以讓夫人洗溫和的海水澡，讓孩子呼吸海濱的空氣。」(六)十二月成行。新年一到，公爵另外又想起了一個預言。從前有一個算命人曾經告訴他說一八二〇年皇室將死去二人。二人是誰呢？他從

各種可能性上推測國王顯然是不會活多久了；約克公爵夫人已經害了不治的重症。也許是國王和約克公爵夫人吧；或者是國王和約克公爵；或者是國王和攝政王。他自己是英國最健康的人之一。（七）「我的弟兄，」他斷言，「都不如我強健；我過的是正則的生活。我會比他們都長久。皇冕總會加到我同我的孩子們的頭上的。」（八）他出去散步，腳上弄濕了。回到家裏，他一時疏忽，沒有換襪子。他受寒了，發了肺炎，到一月二十二日，他已經是一個臨死的人了。事情來得非常湊巧，年輕的史多克瑪醫生那時候正在他們家裏住；兩年以前他曾經在查洛蒂公主的死榻邊站過；現在他看肯德公爵在輾轉呻吟了。聽了史多克瑪的勸告，一張遺囑匆匆的草就了。公爵地上的財產是一個負數；可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那個智慧未開的孩子，她的運氣如今正在奇妙的轉變，將來照料的職務該規定給公爵夫人。公爵僅僅能看懂條文，補簽名字。問了一句他的筆蹟是不是完全清晰，他便失去知覺，在第二天早上咽了最後一口氣。（九）六天以後，吉卜西人預言的另一半又應驗了。英國喬治第三，壽命長，福氣不好，聲名不大的一生完結了。

二

西特茅斯的事情紊亂到這個地步，公爵夫人竟沒有錢回倫敦。利歐波公子趕到了，親自護送他的姊姊和她的家屬，又慢又艱苦的回到了墾星登。這位居喪的夫人，穿了重重的黑衣，不得不以她全副的鎮靜來支持自己，她的前途比任何時都曖昧不明了。她自己有六千鎊一年；可是她丈夫的債務隱現在她的面前像一座山。不久她聽

說克萊倫司公爵夫人又有喜訊了。她在英國有什麼可期望呢？爲什麼她要滯留在外國，跟外國人在一起呢，又不會講他們的話，又不懂他們的習俗？最好當然是回亞摩巴赫，在那裏，跟她的本國人在一起，把她的女兒們在儉約的幽居中撫養成。可是她是一個頑固的樂觀者；她已經在奮鬥中過活，現在自不甘屈服。而且她極鍾愛這個小孩。『C'est mon bonheur, mes delices, mon existence（這是我的幸福，我的快樂，我的命）』她說；這個小寶貝一定得撫養成一個英國公主，不管她將來會碰到什麼命運。利歐波公子慷慨的奉贈一筆額外的三千鎊一年的款子；公爵夫人也就在黎星登住下來了。（100）

孩子是非常胖，極像她的祖父。『C'est l'image du feu Roi（這簡直是先王的肖像）』公爵夫人歡呼着。『C'est le Roi Georges en jupons（這是穿短裙子的喬治王）』周圍的女伴回應着，一邊看那個小東西很困難的蹣跚着，從這一位身邊到那一位身邊去。（111）

不久，世人對於黎星登的育兒室稍稍感覺興趣了。當一八二一年初，克萊倫司公爵夫人的第二個孩子，伊利莎白公主，在產後三個月內死了，興趣便增加了。強大的威力，激烈的敵對心，似乎暗中動盪在那個皇家的搖籃的周圍。那是一個分裂和憤慨，兇猛的壓制和深切的不滿的時代。一個有力的運動，被逆境挫折了許久，現在正瀰漫到全國。新的熱情，新的欲望，正在流行；或者不如說，舊的熱情，舊的欲望，重新化身，帶了一種新的勢力：對於自由的愛，對於不公正的憎恨，對於人類將來的希望。當權者仍然驕傲的坐在位上，施行古舊的暴政，可是黑暗中正在醞釀着風暴，天空裏早已有電閃了。然而龐大的勢力必須有脆弱的人類作爲工具方能奏效；許多年中英國自由主

義的大業似乎就繫於墾星登這個小女孩的生命上。她獨立在兩者之間，一方面是國民，一方面是她那個可怕的叔父，肯褒倫公爵，那個猙獰的反動勢力的表記。不可避免的，肯德公爵夫人投了她丈夫所入的黨；輝格黨領袖，激烈派煽動者，聚集在她的周圍；她跟大膽的達藍爵爺（二二）很熟，她就是跟可畏的奧孔奈（二三）也有交情。她接見威爾伯福士——（二四）自然，她可沒有請他坐過。（二五）她公開的宣稱她置信於「人民的自由權」（二六）看樣子這個年輕的公主一定會照她應走的途徑被教養起來的；然而那邊緊靠在寶座背後，那個邪惡相的肯褒倫公爵在等着呢。白魯謨照他那種粗俚的樣子觀察將來，暗示種種可怕的可能性。「我以前從不曾這樣誠心的爲一位王爺祈禱過，」聽說喬治第四害了病，他就這樣寫。「如果他去世了，這些惡棍（指保皇黨大臣）的困難也一起解決了，他們就有腓特烈第一（指約克公爵）（二七）一輩子作他們自己的人……他（腓特烈第一）也不會活多久；那位流氓大王，『威廉老哥』壽命也不會長，所以自然而然而要輪到厄奈思第一或是厄奈思攝政王（指肯褒倫公爵）來下我們的毒手了。」（二八）這種憂慮並不是白魯謨所獨有的；在大衆感情的滾沸狀態中，它們不斷的翻到面上來；甚至於直到她登位的前一年，許多過激的報上還有種種的暗示，說維多利亞公主很危險，怕難逃她那個邪惡的叔父的暗算。（二九）

可是這些衝突和預言並沒有反響傳達到小德玲娜——她的家庭中是這樣底叫她的——當她玩着偶人玩具，或是在通道裏跑着，或是在墾星登的林蔭路上騎着她伯父約克公爵送給她的驢子。（二〇）這個金黃色頭髮藍眼睛的孩子被她的保姆們，她母親的侍嬪們，以及她的姊姊菲炯杜拉當作偶像一般的崇拜着；不管她母親

的家教如何嚴，有幾年她一直被寵壞了的危險。她不時的會大發雷霆，蹣着小脚，把誰都不看眼裏；不管她們說什麼，她總不學字——不，她總不。過後，她覺得很抱歉，哭起來了；然而字還是不學。可是當她到五歲的時候，萊純小姐（二）一來就不同了。這位女士是漢諾威一個教士的女兒，以前是菲姆杜拉公主的女傅，不久便給她所管的孩子注入了一種新精神的確，她起初也被這位小公主的亂發脾氣弄得狼狽過；她自己說她生平從沒有見過這樣一個易怒而頑皮的孩子。接着她另外看出了一個特點；這個孩子非常誠實；不管會受到什麼責罰，她從不說一句謊話。（三）堅定是很堅定的，這位新女傅卻很明白，知道儘管堅定到極點也沒有用處，除非她能夠先獲得小德玲娜的心愛。她辦到了這一點，所以以後就不再有什麼困難了。德玲娜認字母像天使一樣；同時也學旁的東西。史巴梯男爵夫人教她做小硬紙盒，用金箔和花紙來裝飾；（三）她的母親教她宗教。每星期日早上，可以看到這個六歲的孩子坐在家族席上，出神的諦聽牧師講不完的法，因為她下午就得受考驗。（四）公爵夫人決意要她的女兒從極小的時候起就受到居高位的準備，使她將來足以博得最大的尊敬；她有賢明、樸實、儉約的日爾曼頭腦，見卡爾登府那種無恥的宴樂是沒有法子不大驚小怪，退避不遑的；德玲娜一刻也不許忘記淡泊、嚴正、合禮和虔誠。然而這個小女孩子實在不大需要這種教訓，因為她天然是樸實的，有規則的，虔誠是很容易辦到的，合禮的感覺性是銳敏的。她對於自己地位的細微處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當真妮·艾利士夫人（二五）六歲的時候，她的祖母把她帶到了墾星登宮裏，他們讓她跟維多利亞公主玩，她同她年紀一樣大。這個年輕的來客，不懂禮儀，擅自玩起地板上的玩具來了，太隨便了一點；「你不能動那些東西，」她立刻受警告了，「那是我的；而且我可以

叫你真妮，你不可能叫我維多利亞。」（二六）公主的最常在一起的游伴是維多亞爾，公爵夫人的家臣約翰·孔洛伊爵士的女兒。這兩個女孩子互相愛好着；她們常常手牽手的在墾星登園裏散步。可是小德玲哪完全懂得得到底是爲了她們中哪一個，背後纔遠遠的跟隨着一個大個兒紅號衣的侍從。（二七）

生來是富有感情，容易感應的，她愛她親愛的萊純，她愛她親愛的菲姆杜拉，以及她親愛的史巴悌夫人。還有她親愛的媽媽……自然，她也愛她的；這是她的義務；可是——她說不出是爲什麼緣故——她在克萊里蒙她舅父利歐波家裏的時候，她總覺得更快樂一點。那裏有老路易夫人，許多年前侍奉過她的從姊查洛蒂的，現在盡情的撫愛她；她舅父自己也對她非常仁慈，又嚴肅又溫和的對她講話，簡直像把她當作大人了。她和菲姆杜拉照例要哭的，在一個太短促的拜訪完結的時候，當她們不得不回到墾星登去重溫守本分的單調，重受愛顧的監督。可是有時候她的母親待在家裏，她就可以獨自同她親愛的菲姆杜拉和她親愛的萊純坐馬車出去了，她可以隨意的說話，隨意的觀看，那是極愉快的事。（二八）

是上克萊里蒙的拜訪總算是常有的；可是有一天，逢到一個特殊的機會，她作了一次難得的，更興奮一點的拜訪。她七歲的時候，她同她的母親和姊姊被國王召到溫色去。喬治第四，曾經把兄弟間的意氣轉移到他的弟婦和她的家族身上的，賭氣終於賭厭了，決意要變得和藹一點。頭戴假髮，身體臃腫，裝飾得非常觸目，龐大得可怕，身邊是環佩錦簇的情婦，周圍是大搖大擺的朝臣，這個老流氓接見了那個小東西，她將來會在那些相同的廳堂裏有大不相同的威儀的。「把你的小手掌給我，」他說；於是兩代接觸了。第二天早上，他同格羅思忒公爵夫人坐在輕

便馬車裏，在園裏遇見了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提她上來，」是他的命令，母親大驚，女兒大喜，命令是立刻遵奉了。他們一直趕到浮吉尼亞湖，（二九）那裏有一艘大畫舫，載滿了貴家仕女，釣着魚，另外還有一艘，載了一班樂隊；國王瞞着菲姆杜拉，稱讚她的舉止，於是轉過來看他的小姪女。「你最喜歡哪一個曲子？可以叫樂隊奏。」「天佑國王，（三〇）陛下，」她立刻回答。公主的回答常被世人所稱道，認為她日後著名的機警在早年就有了一個先例了。可是她是一個極誠實的孩子，也許這是她的真意也未可知。（三一）

三

約克公爵，在喪偶之悲痛中，從羅德蘭公爵夫人的同情心上得了些安慰，到一八二七年自己也死了，身後留下了史丹福府未完成的宏大以及二十萬鎊的債務。三年後喬治第四也棄世了，克萊倫司公爵接替他登了王位。那位新皇后，現在是顯然不會再生孩子了；因此維多利亞公主被國會認作了假定繼承人；肯德公爵夫人呢，她的年金五年前已經增加了一倍，現在另外又得了一萬鎊作為扶養公主之用，並且獲得了假定國王死在她的女兒成年以前的攝政權。同時政體上起了一個大變動。主宰了英國四十多年的保守黨的權力突然開始崩潰了。在後邊緊接上來的大鬪爭裏，有一個時期似乎幾代的傳統都要斷了，似乎反動者盲目的執拗，和對方堅決的憤激，衝突下去，惟有革命一條路。可是妥協的勢力得勝了。「改革案」通過了。（三二）政體的重心移到了中等階級上；輝格黨得勢了；政府帶了一點自由色彩。新局面的結果之一就是肯德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地位上的變化。起初是

一個反對黨的被保護者，她們現在變成了國中多數黨的活財產。維多利亞公主從此以後成爲了中等階級勝利的象徵。

肯褒倫公爵呢，恰好相反，相應的受了一點掩蔽：他的利爪已經被「改革條例」修短了。他變得無足重輕，幾乎是不能爲害了，雖然他的穢惡相還在他還是邪惡的叔父——不過只是故事裏的人物了。

公爵夫人自己的自由主義是不大深遠的。她出於自然的追隨了她丈夫的足步，深信不疑的背誦着她丈夫的聰明朋友們的口頭禪以及她的聰明兄弟利歐波的泛論。她自己是說不上聰明的；她不十分懂得「救貧法」，奴隸貿易和經濟學；可是她希望能盡她的義務；她希望——熱切的希望——維多利亞也能做到這一點。她對於教育的觀念是承受亞諾德博士的（三三），他的意見那時候剛開始在社會上流行。亞諾德的目的是第一要使學生成爲「基督教的紳士，按最高最純正的字義講」，智力的修養倒可以擱在後邊。公爵夫人確信她生平第一件義務是確保她的女兒長大起來做一個基督教的女王。她把全副精力都用在這一樁工作上；當孩子一天天進步的時候，她很得意，自以爲她的苦心並沒有白費。公主十一歲的時候，她要倫敦和林肯的主教（三四）把她的女兒考一次，把她的學業作一次報告。「我覺得時候到了，」公爵夫人在一封顯然是她親手寫的信裏解釋着，「過去的成績應該考驗一下了，如有措置失當的地方可以改正一下，將來的計劃也應該讓大家來考慮和審核了……我差不多每一課（或半課）都親自到場，照顧她的那位女士是勝任的，她幫助她預備功課，應付各科的先生，因爲我決意要自己充當她的女教師……當她在相當年齡的時候，她就開始同我按時去做禮拜，我深切的感覺到

她確有宗教心，她實在感應到這個程度了，以至於應用到她那樣一個能够反省的孩子的感情上就不容易出錯。「她性格上一般的特點」她又說，「是智力的程度，她能够極容易的接受知識，要判斷任何一點都能够非常敏捷的下決斷。她堅持信實，這一點是那麽顯著，我不怕那個壁壘被任何遭遇所摧毀了。」兩位主教進宮了，他們考驗的結果是完全滿意。他們報告說：「在回答我們所發的種種問題上，公主顯出她對於聖經史的最重要各點以及英國國教所講的主要的基督教真理和訓戒都有正確的知識；又顯出她對於年表和英國史上的大事也相當熟悉，在這樣年輕的人實屬難能可貴。關於地理，地球儀的應用，算術，拉丁文法的問題，公主的回答也同樣令人滿意。」他們以為公爵夫人的教育計劃並無可改進的餘地；坎忒布里大主教（三五）也受到諮詢的，得到了同樣滿意的結論。（三六）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步驟還得採取。據公爵夫人對主教們說，直到現在還沒有讓公主知道她將來會身處的地位。「她知道那個職分的義務，知道一個國君應當為他人生活；因此她天真的心上明白她將來有何種命運的時候，她深曉人家要期望她什麼的，並且預料她已經很有休養，大約不致被前方至尊的地位所驚吧。」（三七）第二年決定要她明白這一點。著名的一幕就跟着來了：歷史課，事先被女傅夾在書裏的英國國王的世系圖，公主的驚訝，她的尋問，最後的恍然大悟。當她最後領會了的時候，她沉默了一會，於是她說：「我一定要好好的做人。」這句話不僅是一句落套的誓言，不僅是表明一個分外的願望；這句話在限度與強度上，在自負與自謙上，是一個人一生主要德性的自然的表徵。「我知道了着實哭了一場呢。」陛下多年以後這樣寫。無疑的，當別人在的時候，甚

至於只剩她親愛的萊純在的時候，小女孩子是忍住了的；過後她悄悄的走到別處去，用了一塊手絹，掩泣了一陣，寬解她內心的一種不習慣的騷動，也不讓她母親看見。（三八）

可是不讓她母親看見決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早晚，晝夜，母親的留意一刻也不放鬆。小孩子變成小姑娘，小姑娘變成年輕的女人了；可是她仍然睡在她母親的寢室裏；她仍然沒有地方可以獨自坐，或獨自工作。（三九）一種異乎尋常的關心寸步都不離她；直到她登位的時候，她從不曾有過一次下樓而沒有人領着她的手。（四〇）家風是樸實而有規律。時辰，日子，年月慢慢的，有秩序的過去。那些洋娃娃——無數的洋娃娃，每一個都那麼整潔的穿着衣服，每一個都有名字絲毫不苟的登記在目錄裏——現在攔在一邊了，一點音樂，一點跳舞代替了它們。泰遼妮來了，給她的身段增一點風度和威儀，拉布拉虛（四一）用他沉重的低音訓練她尖銳的最高音。錫封教師契斯忒副主教（四二）繼續講他講不完的聖經史，錫封女傳諾森伯蘭公爵夫人（四三）每一課都行禮如儀的到場監督。無疑的，公主在求學時期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語言學一方面。德文自然是她所通曉的第一種語言；可是英文和法文很快的接上來了；她實際上懂了三種語言，雖然她的英文文法始終沒有學透澈。同時，她的意大利文也還過得去，拉丁文也知道了一點皮毛。然而，她並沒有讀多少書。這個勾當是她所不在意的；一半也許是因為給她讀的書不是乏味的講道就是難懂的詩。小說是嚴格禁止讀的。杜藍爵爺勸她的母親給她讀些馬丁小姐（四四）的故事，說明政給經濟學的實例的，她讀得很高興；然而，恐怕樂趣是在沒有見慣的故事上，恐怕她實在從沒有弄清楚交易的學說和租金的性質吧。（四五）

這是她的不幸：在這個青春期中她周圍的空氣差不多完全是女性的。沒有父親，沒有弟兄，帶了粗魯，帶了幽奔，帶了無羈束的大笑，帶了外邊的自由風，闖入日常生活的溫文的單調。公主從沒有被一個粗大的聲音叫喚過；當然從沒有感覺過一張粗糙的面頰偎貼她自己的柔軟的臉；從沒有同一個男孩子爬過一次牆。上克萊里蒙的拜訪——進男性社會的愉快的機會——到她十一歲的時候便沒有了，因為利歐波公子離開英國做比利時國王去了。她仍然愛他；他仍然是 *Il mio secondo padre*（我的第二的父親）——或者寧可說是 *solo padre*。（唯一的父親。）他實在像我的真的父親，因為我早就沒有父親了；可是她現在只是從通信這條冷冰冰的途徑，淡漠的，間接的感到他的父心了。從此以後，女性的恭順，女性的溫雅，女性的熱誠，把她完全關住了；她的精神在圍欄中不大會感應到兩大潛勢力，少了它們沒有一個成長的生命會真正的繁榮起來的——一是幽默性，一是想像力。萊純男爵夫人——她被喬治第四在未死之前封到了漢諾威貴族中這個爵位——現在正是公主的世界裏真實的中心點。菲姆杜拉嫁了，利歐波舅父到比利時去了，只剩下男爵夫人，沒有一個別的敵手。公主對她的母親果然孝順；萊純卻佔有了她的心。這個漢諾威牧師的乖巧，會說話的女兒，盡量的向她照應的孩子傾注她的忠誠，已經從無限的信任，熱烈的崇拜裏獲得了她的酬報了。女孩子爲了她，寶貝的萊純，她自稱有生以來「最好最真實的朋友」，赴湯蹈火都願意哩。她的日記，從十三歲起，一天天不斷的記下了她的所作所爲，她的感情，每一頁上都有男爵夫人及其感化力的痕跡。我們可以在那裏看到這個小東西毫無隱諱的把自己描畫下來了，從她的真摯，她的直率，靈敏的感情，虔誠的決心上看起來，她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個日耳曼牧師的女兒了。她的快樂，

她的讚賞，她的癡迷 (engourment) 出於自然的穿戴了密圈 (四六) 和驚嘆號。「這一回騎得很痛快。我們跑了許久可愛的小羅賽走得美妙極了！一點一刻回家……六點四十分我們出去看歌舞劇……路比尼出來唱『安娜·波萊娜』裏的一支歌 (四七) 唱得挺美妙。哪！十一點半回家。」(四八) 她對於所讀的書的評語中明顯的流露了男爵夫人的意見。有一天，一時疏忽，給她讀到了芬妮·瑟布爾 (四九) 的一卷回憶錄。「這本書顯然是寫得很荒唐，很古怪。從風格上看起來，我們簡直要以爲著者太不懂規矩，太沒有家教了；裏面有那麼多的粗話。像巴忒勒夫人這樣的人，有了才能不好好的利用，偏出了這樣一本滿紙胡言亂語，於她自己有損的書，未免太可惜了。我到九點二十分纔睡覺。」綏維尼夫人的信札 (五〇) 男爵夫人朗讀給她聽的，卻得到較好的評語。「她的風格是多麼高雅，又多麼自然！處處見出天真 (naïveté) 聰明氣韻致。」可是她最稱讚的還是契斯忒天主教的 (五一)「馬太福音解。」「這確乎是一本極好的書。正是我喜歡的一種；明白，流暢，字裏行間，滿是真理和善意。不像那些博學的書差不多要你每一段都得來吹毛求疵。萊純在我受聖餐禮的星期日給我的。」(五二) 幾個禮拜以前，她已經受了堅信禮，她描述如下：「我當時覺得我的堅信禮是我生平最莊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覺得我確信它會裨益我的心靈。我覺得深悔我從前一切的過錯，信仰萬能的上帝堅強我的心靈；捨棄壞的一切，遵從善的正當的一切。我抱了堅定的決心，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要安慰我親愛的在悲傷，辛苦，憂慮中的媽媽，要做她孝順的體貼的女兒。也要服從親愛的萊純，她已經爲我費了許多苦心了。我穿一件白空花紗衫，戴一頂白縐綢帽，帽上套一個白玫瑰花圈。我同我親愛的媽媽坐一輛輕便馬車，旁的人坐後邊另外一輛車。」(五三) 讀起來彷彿手裏拿了一

個小小的平滑的水晶球，沒有一點瑕疵，沒有一點閃光，透明得一目瞭然。

然而，也許在眼力好的人看來，畢竟不是絕對的純潔。細心的探索者可以在這塊新土上隱約的尋出初現的意外的脈路。在那種修道院裏似的生活，有客來是興奮的事情；公爵夫人有許多親戚，所以常常有來客；姨母呀，舅父呀，常常被德意志來，還有表兄弟。公主十四歲的時候，從符騰堡來了兩個男孩子，亞力山大和厄奈思兩位公子，她的姨母和符騰堡大公的（五四）兒子，她很快樂。「他們都非常高，」她記着，「亞力山大很漂亮，厄奈思有一種很親切的表情。他們都非常和藹可親。」他們的回去又使她非常惆悵。「我們看他們上了船，在海濱守望了許久，看他們航到遠處去。他們在我們家裏是那麼和藹可親，那麼有趣；他們總是滿足的，總是高興的；亞力山大當我從小船裏出來的時候那樣關心我，騎馬的時候騎在我旁邊；厄奈思也如此。」（五五）兩年以後，另外有兩個表弟來了，斐迪南和奧古思都兩位公子。（五六）「親愛的斐迪南，」葛主着，「博得了各方面一致的敬佩……他是那樣的不做作，他的面貌和風度是那樣的優秀。他們都是很可愛很有趣的年輕人。奧古思都也是很和藹可親的，熟了以後，顯得很有條理。」還有一回，「親愛的斐迪南走來坐在我身邊，講話講得那樣的又可愛又聰明。我實在是那樣的愛他呢。親愛的奧古思都坐在我身邊，跟我談話，他也是一個可愛的善良的年輕人，也很漂亮。」她簡直不能斷定兩人中那一個更漂亮。總之，她歸結說，「我以為斐迪南比奧古思都漂亮一點，他的眼睛是那樣的，美，他有那樣的一種活潑聰明的表情；兩人都有那樣的一種甜蜜的表情；斐迪南講起話來笑起來有一種挺美妙的表情，而且他是那樣的善良。」然而，最好或者還是說他們「都很漂亮，而且很可愛。」（五七）可是不久又有兩個

表兄弟來了，他們把另外的都掩蔽了。這是厄奈思和亞爾培兩位公子，她的大舅父薩克思·科堡大公的兒子。這一次，公主觀察得精密了一點。「厄奈思，」她批評道，「跟斐迪南和奧古思都一樣高；他有深色的頭髮，好看的深色的眼睛和眉毛，可是嘴和鼻子都不好；他的面容上有一種最溫和，誠實，聰明的表情，他有一個很好的身材。亞爾培，跟厄奈思恰好一樣高，只是魁大一點，非常漂亮；他的頭髮跟我的差不多是一樣顏色的；他的眼睛是又大又藍，他有一個很美的鼻子，一張很可愛的嘴，一嘴的好牙齒；可是他面容上的迷人處卻是他的表情，那是最叫人喜歡的；又和善又溫柔，同時又很伶俐，很聰明。」兩個表兄弟，「她又說，「都那樣的親切，和善；他們比奧古思都要老練，懂事得多了，他們講英國話講得很好，我也跟他們講英國話。厄奈思到六月二十一日滿十八歲，亞爾培到八月二十六日滿十七歲。親愛的厄奈思舅父（五八）送給我一隻最叫人喜歡的樂例，它是那樣的馴良，它息在你的手上，你可以把手指伸到它的嘴裏，或是隨你怎樣弄它，一點也不至於被啄。它比媽媽那隻灰色的鸚鵡還要大。」稍後一些，「我坐在沙發上我那兩個表兄弟之間，我們看圖畫。他們都畫得很好，尤其是亞爾培，而且都非常喜歡音樂；他們鋼琴彈得很好。我越看見他們，越快樂，越愛他們……跟他們在一起是極愉快的；他們也喜歡有事情做；他們儘可以做任何年輕人的榜樣。」就擱了三個禮拜，這兩個年輕人 and 他們的父親回德意志去的時候到了，這一個別離是很愁慘的。「這是最後一次極快樂極快樂的早餐，我們陪了這位親愛的舅父，和那兩位最親愛的表兄弟，我實在是很愛很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表兄弟都愛得深得多了。我雖然那樣的愛斐迪南，以及善良的奧古思都，我卻更愛厄奈思和亞爾培，啊，是的，更愛得多了……他們都已經有了許多學識，都很聰明，出於自然的聰

明，尤其是亞爾培，他是兩人中最能深思的，他們極喜歡談正經的，有益的題目，可是仍然很高興，很快活，像年輕人應該那樣的；亞爾培在早餐以及隨便什麼時候，總喜歡開一點玩笑，回答幾句談諧的聰明話；他也常常怪好玩的戲弄達虛……我下樓的時候，最親愛的亞爾培正在彈鋼琴。到十一點，親愛的舅父，我最親愛的表兄弟，和查理（五九）由科洛拉伯爵陪着，（一〇）離開我們了。我最熱烈的擁抱兩個表兄弟，也同樣擁抱我親愛的舅父。我哭得很利害，很利害」（六一）兩位公子平分了她的狂熱，她的密圈；可是她私心偏向那一邊已經够清楚了。尤其是亞爾培！她那時候正十七歲；這個年輕人的魔力、德性、練達，又大又藍的眼睛、美的鼻子、可愛的嘴、好看的牙齒，在這個含葩的生物上所留下的印象是深極了。

四

威廉王實在不能容忍他的弟婦，公爵夫人也照樣還報他的憎惡。沒有相當的圓通，沒有相當的忍耐，他們的對待地位勢必引起惡感；何況公爵夫人生來極少圓通性，國王又根本沒有寬容心。一個直跳直嚷的老紳士，帶着水兵式的姿勢，（六二）翻着圓溜溜的眼睛，挺着波羅似的腦袋，無聲無臭，活了五十六年，一朝登極，簡直叫他發瘋了。他那種天然的旺盛完全把他克服了；他奔來奔去，離奇古怪的幹下了種種荒謬的事情，向四面八方散播笑樂和驚駭的資料，嘴裏一刻也不停的嘮叨。他分明是講的一口漢諾威腔，好重複，好用口頭語——「那又當別論！那又當別論！」——喋喋不休，粗聲大氣的胡言亂語。他的話，在不關緊要的地方說了又說，亂七八糟的裝滿了他當

時頭腦裏閃閃去的幻想和忿怒，叫大臣們聽來目瞪口呆。人家說他是一分流氓氣，三分小丑氣；可是熟悉他一點的人卻不能不喜歡他——他不懷惡意；他實在是好脾氣，好心腸；如果你應付得當，如果你應付不得當，那也得當心風暴，如公爵夫人所見到的。

她一點也不知道如何對付他——一點也不了解他。惦念着她自己的地位，她自己的責任，她的義務，她的女兒，她無心管一個聲名不好的傻老頭子動不動要發怒的勁兒。她是英國王位的承繼人的母親；倒是他應該認清事實——痛痛快快的安置她到一個適當的地位——讓她有威爾士親王母的（六三）優先權，從內庫撥她一大筆年金纔是。（六四）她一點也沒有想到這種要求叫一個自己沒有正出的孩子，然而還沒有完全斷念的國王如何受得了。她沿着她已定的路線步步進迫。約翰·孔洛伊爵士，一個沒有見識，自負不凡的愛爾蘭人，做了她的心腹，從中鼓勵她。維多利亞應當見識見識英國各地方，因此幾個夏天裏連作幾次遊歷——到西部，到中部，到威爾士——都爲她安排了。這個計劃的用意倒是挺好的，無奈實行起來可不大妙。行程宣佈在報上，轟動了熱心的羣衆，引起了迎迓的典禮，儼然有國王出巡的樣子。各處有忠心的市民進歡迎辭；快樂的公爵夫人，趾高氣揚的，戴着招展的羽毛，幾乎把細小的公主掩蓋了，帶一口日爾曼腔，高聲朗讀約翰爵士事先預備好的堂皇的答辭；爵士忙忙碌碌，怪可笑的，彷彿把王府家臣和內閣大臣這兩種職司混在一起了。無疑的，國王在溫色看了報紙氣昏了。「這個女人真討厭！這個女人真討厭！」他嚷着。可憐的亞黛萊德皇后雖然失望了，還是溫厚的，盡力平他的氣，轉移他的目標，寫了一封懇摯的信給維多利亞；可是沒有用處。消息傳來，說是肯德公爵夫人，在梭倫忒海峽的航行

中，堅持她的游船一到的時候，所有的軍艦和所有的礮臺，必須致皇禮。國王宣稱這些連礮一定得停放；首相和海軍大臣被諮詢了，（六五）他們私下寫信給公爵夫人，懇求她放棄權利。她那裏肯聽呢？約翰·孔洛伊爵士像鐵一樣的硬。「我是殿下下的親信，」他說，「我不能勸她在這一點上讓步。」結果國王，在盛怒之下，發一道特別命令，禁止向任何船鳴皇禮礮，除非向載有在位的國君或皇后的船。（六六）

威廉王跟輝格黨內閣衝突的時候，形勢更來得惡劣，因為現在公爵夫人，在原有的短處以外，又並且是他的敵人的同黨。一八三六年他試了一次，準備給維多利亞公主和奧倫治公子的一個兒子（六七）作成好事；同時他盡力阻止科堡的公子們來聖星登。他的兩項目的都沒有達到；一番苦心的惟一結果是引起了那位比利時國王的忿怒，他暫時忘記了國王的尊嚴，給他的甥女寫了一封憤慨的信，談這件事情。「你那位老伯父國王的舉動真叫我訝異，」他寫着；「邀請奧倫治公子和他的兒子們，勉強他人，真是豈有此理……就在昨天我接到英國來的一個半官的通知，表示很希望你的親戚今年不要光臨——qu'en dites-vous（你說怎樣）（那麼皇后和國王的親戚儘可以成羣結隊的來，儘可以作主，你的親戚卻禁止入境，而你的親戚呢，你知道的，又一向對國王都極忠順，極好。我實實在在從不曾聽到過或是見到過像這樣的事情，我想你也該動一點氣吧；現在奴隸制度甚至在英國殖民地上都已經取消了，我不懂爲什麼單單留下你在英國本國做一個小白奴，供朝廷娛樂，而他們又不曾買過你，因爲我從不曾曉得他們在這一口上化過什麼錢，或是國王爲了你的生活化過六個便士……啊，信義，政治的或旁的。正直，要到什麼地方去找你們呢！」（六八）

不久利歐波王親自到英國來了，他在溫色所受接待的冷淡恰好和他在墾星登所受歡迎的熱烈成一個反比例。「聽親愛的舅父隨便談什麼題目，」公主在日記裏說，「都好像讀一本極有教訓的書；他的談話是那麼有啓發性，那麼明白。他是被大家一致稱許爲現存的第一流政治家的。他談起政治來是那麼溫和，然而很堅定，而且大公無私。舅父告訴我說比利時倒是一個模範，適合於它的組織，它的工業，以及繁榮；財政是再完善不過了。舅父被他的比利時臣民那樣的愛敬，那一定是他那種卓絕的艱苦的大酬報了。」（六九）可是她的伯父決不能與她有同感。他說他不能忍耐一個光喝白水的人；利歐波王可不願意嘗一滴酒。「你喝的是什麼？」他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這樣問。「白水。」「該死！」是他的回答。「你爲什麼不喝酒？我從來不許人在我桌子上喝白水的。」（七〇）

事實很明顯，不久總會有一個大爆發的；在八月最熱的幾天裏果然來了。公爵夫人和公主到溫色去住了，預備給國王做壽，國王他自己那一天在倫敦舉行國會閉幕禮，趁她們不在的時候到墾星登去看了一次。他在那裏發覺公爵夫人剛好違背了他的明令，撥出了一套十七間的房間，給她自己用。他非常生氣，回到溫色，親熱的招呼了公主以後，他就當衆責備公爵夫人的不是。可是這比諸後邊接着來的還不算一回事。第二天舉行壽宴；有來客百人；公爵夫人坐在國王的右邊，維多利亞公主坐在左邊。飯快吃完了，國王站起來答謝乾盃的祝辭，在一篇又長又響又激昂的演說裏，把滿肚子的氣忿一起洩到了公爵夫人的身上。他說她侮慢了他——大大的不斷的侮慢了他；她最不當的使公主疏遠了他；她是被邪惡的宵小包圍着，她身居高位而不能勝任，不能作適當的舉措；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決意要叫她知道他是國王；他決意要叫人尊重他的威信；從此以後公主一定得絕對按規

短參加每一個朝廷的儀式；他希望上帝再讓他多活六個月，那麼攝政的禍患也許可以避免了，王位的職權可以直接傳給假定承繼人，不至於落到「現在就在他身邊的這個人」的手裏，要知道這個人的品行和能力是一點也靠不住的。謾罵的洪流似乎一直要流瀉個不盡，直弄得皇后滿面通紅，公主放聲大哭，一百個座客目瞪口呆。公爵夫人不說一句話，直等到一長篇謾罵完結了，人散了；於是發作了一陣子激怒和羞惱，她吩咐預備車輛，宣稱立刻回聖星登去。費盡了心力，纔彌補成了一點和解的表示，這位被凌辱的夫人終於被勸服了，答應到第二天纔走。

(七一)

然而她把腳底下溫色的塵土摔去了的時候，她的磨難還沒有完。在她自己的家裏，煩惱和痛苦又接着來了。聖星登的房間裏滾沸着被抑止的怨懣，嫉妒和仇恨因多年的接近和怨恨很強烈的加劇了。

約翰·孔洛伊爵士和萊純男爵夫人是一對死對頭。這還不算。公爵夫人變得太喜歡她的家臣了。不免有親暱的地方，有一天被維多利亞公主看到了。她告訴了男爵夫人，也告訴了男爵夫人心愛的同黨，史巴梯夫人。不幸史巴梯夫人不能緘默，竟至於愚蠢到責備了公爵夫人；於是她立刻被辭退了。要擺脫男爵夫人可沒有這樣容易。這位女士持重謹慎，保守了無可非議的品行。她的地位是十分鞏固；她已經設法獲得了國王的聲援；約翰爵士知道他無可奈何她。可是從此以後家裏就分成了兩個壁壘。(七一)公爵夫人充分使用她的權威來援助約翰爵士；可是男爵夫人也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後盾。維多利亞公主是不說什麼，可是她已經同史巴梯夫人很要好，而且她愛重她的萊純。在這個可怕的糾紛裏她的女兒反對她，公爵夫人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懊惱，苦悶，內心的責備儘把

她搖來蕩去。她竭力設法安慰她自己，聽約翰爵士親切的嘆舌，或者聽菲洛拉·海思丁小姐（七三）辛辣的批評，這位小姐是她的侍嬪之一，對男爵夫人沒有好感。事情是適合於嘲笑的那個牧師的女兒，雖然有生硬的架子，卻不少洩露她的來歷的習慣。譬如她喜歡吃葛縷子的癖好是難於克制的。一小袋一小袋給她從漢諾威送來，她把它們灑在奶油麪包上，椰菜上，甚至於烤牛肉上。菲洛拉小姐不能不說一點刻毒話；對男爵夫人說了又說，她氣得直蹙起了嘴；因此是非就生起來了。（七四）

五

國王曾經祈求他活到他姪女成年的時候；在她的十八度生辰——她按法律達成年的日子——前幾天，一場急病險些兒要了他的命。可是他痊愈了，公主得以從容的做她的生日——在宮中開跳舞會，引見來賓。「綏吉伯爵，」她在日記中說，「穿起制服來很好看，穿起便服來可不成。瓦耳德斯坦因伯爵穿了漂亮的匈牙利制服顯得非常好看。」（七五）她願意同其中第二個年輕人跳舞，可是有一個無可奈何的困難。「他不會跳四組舞，我呢，按我的身分又不幸不能跳迴旋舞和捷步舞，」我沒有法子同他跳舞。（七六）國王送她的生日禮是叫人喜歡的一種，可是引起了家庭裏一場不歡。不管舅父怎樣生氣，她同伯父還是很好。他對她總是很仁慈的，他同她母親吵鬧這一點似不能成爲厭棄他的理由。她說他是「古怪的，非常古怪的，」可是「他的意思常常被誤解了。」（七七）他現在給她寫了一封信，贈一筆一萬鎊一年的津貼，限定給她自己用，不許她的母親干涉。內臣孔尼罕爵爺被贈

令送信給公主親自收閱。到了墾星登，他被引到了公爵夫人和公主面前，當他交出信來的時候，公爵夫伸出手來接了。孔尼罕爵爺懇求公爵夫人原諒，述明皇上的命令。於是公爵夫人縮回去了，公主接了信。她馬上給她的伯父寫了一封信，接受了他的好意。公爵夫人大為不快，她說維多利亞有四千鎊一年已經很够了，另外六千鎊，只有給她自己纔合適。（七八）

威廉王已經撇開了病榻，恢復了正常的生活。現在又可以見到溫色的皇家老小——國王和皇后，上代公主們，一些不幸的大使夫人們，或是大臣夫人們——一連好幾個鐘頭的圍繞着一張桃花心木的桌子，皇后結荷包，皇上打盹，偶爾醒來說一句「就是這樣唔，就是這樣」（七九）可是他的復元是暫時的。這位老人突然病倒了；沒有什麼特殊的病徵，只是極度的虛弱，可是他顯出無力復元的樣子；誰都明白，他的死期是近在目前了。

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思緒，都轉移到維多利亞公主的身上了；可是他關閉在墾星登，仍然是一個不顯著的小人物，被掩蓋在她母親的大影子裏。上年實在是她發展上重要的一年。她心靈上柔嫩的卷鬚第一次開始向不帶孩子氣的東西上伸出去了。利歐波王鼓勵她。回魯捨爾以後，他更加莊重的跟她通信了；他討論外國政治的細節；他立下爲人君的義務；他指出報紙的不公平的愚蠢處。關於後邊這個題目，他的確講得有點刻薄。「如其有出版自由的各國所有的報紙編輯聚集在一起了，」他說，「那正好是一夥你連一隻你所重視的狗也不可付託他們，更無論你的名譽了。」（八〇）對於國君的職分，他可沒有什麼特出的見解。「一國元首的職務，」他寫着，「依我看來，當然是要抱了大公無私的精神以及對於全體利益的公正心去幹。」（八一）同時公主的興趣也擴大了。雖

然還是極熱心騎馬和跳舞，她現在開始對於音樂也有一種真誠的嗜好，醉心意大利歌舞劇中的急奏和歌曲。她甚至於高興讀詩了——至少是史各德的詩。（八二）

當利歐波王聽說威廉王死期近了，他給甥女寫了幾封長信，進極好的忠告。「在我要寫給你的每一封信裏，他說，「我的意思都是在再三告訴你，作爲一個基本的原則，要你照向來那樣的勇敢、堅定和正直。」其餘，在那個迫近來的關頭上，她都不要怕，只要信賴她「天然的明達」和她生性的「信實」，作什麼事都不要慌忙，不要傷任何人的 *amour-propre*（自尊心），要繼續信任輝格黨內閣。（八三）寫信還以爲不夠，利歐波王決定要公主不缺少一個指導的人於是他把他所信任的二十年前在克萊里蒙的死榻旁假抱過的那位朋友打發來幫助她了。如此，彷彿命運注定的，史多克瑪的影子又可以見到了——不可避免目睹一個緊要的時機。

到六月十八日，國王的病勢顯得利害了。坎忒布里大主教（八四）到了他身邊，帶了一切教會裏的安慰。聖言並沒有落在一個叛教的靈魂上，因為陛下已經有許多年做了虔誠的信徒了。「我年輕的時候，」他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說，「據我所記得的，我除了尋歡作樂，胡來亂爲什麼也不信，——真是什麼也不信。可是當我有一次航海，碰到了暴風，見到了大海的奇蹟以後，我就信起來了；從此我就一直做了真誠的基督教徒。」（八五）那一天正是滑鐵盧戰爭的紀念日，這個臨死的人是記得的。他說他願意活過那一天；他不見到一個黃昏了。「希望陛下還能見到許多個黃昏，」倉褒司醫士（八六）說。「噢！那又當別論，那又當別論，」是他的回答。（八七）又一個黃昏他倒見到的；他死在第二天清早。這是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大主教和內臣叫了一輛馬車，從溫色火速趕到墜星登去。他們五點鐘到了宮門口，煞費周章，纔得進去。（八八）六點鐘公爵夫人喚醒了她的女兒，告訴她坎忒布里大主教和孔尼罕爵爺在那裏，願意拜見她。她起了牀，穿了梳粧衣，獨自走入報信人在等候的房間。孔尼罕爵爺跪下來，正式宣告皇上的死。大主教加述一點私人的細節。望着面前僂僂着，呢喃着的顯貴，她知道她是英國的女王了。「既然天意把我安置到這個位置上，」她那一天在日記裏寫着，「我要竭力爲國家盡我的義務；我很年輕，也許對於許多——雖然不是一切——事情都沒有經驗，可是我敢保極少人比我更有真心真意。做適當和正當的事情。」（八九）可是沒有多少時間給她下決心和反省。事情立刻就叢集上來了。史多克瑪來吃早點，進了一些很好的忠告。她寫一封信給她的舅父利歐波，又忽忽的草就了一張便條給她的姊姊菲婀杜拉。首相梅爾本爵爺（九〇）來了一封信，說他本人快要來了。他九點鐘進宮，身穿全副朝衣，吻她的手。她獨自接見他，把顯然是忠心的史多克瑪在早點的時候教給她的一番話講給他聽，「我早就有意留你老人家和其餘的閣員總理政務；」於是梅爾本爵爺又吻她的手，一會兒就走了。她於是寫一封弔慰的信給亞黛萊德皇后。十一點鐘梅爾本爵爺又來了；十一點半她下樓到大紅廳開第一次御前會議。（九一）一大羣的爵爺，貴戚教主，將軍，內閣諸大臣，看見一開門，獨自走進來一個身材很短，很苗條的女孩子，穿了樸素的重孝，非常威嚴，非常優雅的移步就座；他們看見一副並不美，可是很可愛——淡色的頭髮，鼓起來的藍眼睛，一個小小的彎鼻子，一張露出上牙來的嘴，一個小下頷，潔淨的膚色，尤其是天真，莊重，青春，和鎮定，奇異的混和在一起的表情；他們聽見一個不顫抖的高聲音朗讀着，字字清晰；於是禮成了，他們看見這個小東西站起來，

仍然是優雅到極頂，仍然是威嚴得可驚的從他們之間走出去，像她進來那樣的，獨自一人。(九二)

附註

- (一) 伊利莎白係英國女王，故云有吉兆的名字。
- (二) 當時的坎忒布里大主教係曼泰思·塞敦 (Charles Manners Sutton 一七五五——一八二八)。
- (三) (原註) 見墨累，第六十二至三頁，李，第十一至二頁。
- (四) (原註) 見奧文，「雜誌」第一期 (一八五三年一月份)，第二十八至九頁。
- (五) 西德茅斯在德文州，德河入英吉利海峽處，爲海浴勝地。
- (六) (原註) 見奧文，「雜誌」第二期，第三十一頁。
- (七) (原註) 見克寧可，第一卷，第一五五頁。
- (八)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一一三頁。
- (九) (原註) 同上，第一一四至五頁。
- (一〇)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五頁，第二五七至八頁，格雷，附錄甲。
- (一一) (原註) 見格蘭維爾，第一卷，第一六八至九頁。
- (一二) 達靈頓爵爺即約翰·蘭姆敦 (John George Lambton 一七九二——一八四〇)，政治家及外交家，準備「改革案」的四人之一，歷任俄國大使，加拿大總督。
- (一三) 奧孔奈 (Daniel O'Connell 一七五五——一八四七)，愛爾蘭名演說家及政治煽動家，一八二八年入國會，爲恢復天主教徒公民權 (Catholic emancipation) 運動的領袖。
- (一四) 威爾伯福士 (William Wilberforce, 一七五九——一八三三)，慈善家，政治家及演說家，一七八〇年入國會，以反對奴隸貿易著名。

- (一五)(原註)見威爾伯福士，威廉，第五卷，第七十一至二頁。
- (一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七頁。
- (一七)約克公爵名「腓特烈」，如喬治第四卒，公爵即位，當稱「腓特烈第一」，因英國國王尚無人名「腓特烈」者。
- (一八)(原註)見克里斐，第一卷，第二九七至八頁。
- (一九)(原註)見介洛爾，「初即位生活」，第十五至七頁。
- (二〇)(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頁。
- (二一)萊純小姐名路易思(Louise)漢諾威一諸德派教士之女，死於一八七〇年。
- (二二)(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四頁；「童年生活」，第一卷，第二八〇頁。
- (二三)(原註)見克勞福，第六頁。
- (二四)(原註)見史密士，第二十一至二頁。
- (二五)艾利士夫人(Catherine Jane Price)爲巴爾福(Balfour)將軍之女，死於一八六四年。
- (二六)(原註)見「康希爾雜誌」，第七十五卷，第七三〇頁。
- (二七)(原註)見亨忒，第二卷，第二五七至八頁。
- (二八)(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頁，第十八頁。
- (二九)淨吉尼亞湖在溫色大圖中，爲一七四六年肯裏倫公爵所建。
- (三〇)「天佑國王」係英國國歌，或爲卡爾(Henry Carey)「莎麗在我們的巷裏」作者，一七四〇年第一次正式演唱。
- (三一)(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二頁；李，第二十六頁。
- (三二)「改革案」，主旨在擴大選下院議員之選舉人數，及廢除代表制中之不平等待遇，前後共三次，通常專指第一次——此案於一八三二年經激烈奮鬥後通過。

(三三)亞諾德博士(Thomas Arnold, 一七九五——一八四二)批評家兼詩人瑪妮·亞諾德(Mathew Arnold)之父，歷史家

及大教育家，一八二八年起當拉格比學校（Rugby School）校長，成績卓著。

（三四）當時的倫敦主教係布隆斐爾（Charles James Blomfield，一七八六——一八五七）林肯主教，凱伊（John Kaye，一八一三——一八五三）坎忒布里大主教，霍萊（William Howley，一七六六——一八四八）。

（三五）（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四至七頁。

（三六）（原註）同上，第一卷，第十六頁。

（三七）（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十三頁。

（三八）（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十一頁。

（三九）（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四十二頁。

（四〇）（原註）見克勞福，第八十七頁。譯者按：泰蓮妮（Marie Tagioni，一八〇四——一八八四），著名歌舞劇家，當時在倫敦授課。

（四一）拉布拉虛（Louis Labiche，一七九四——一八五八）著名歌唱家及演劇家，常在巴黎倫敦演唱，不論演莊重或詼諧歌舞劇，俱獲成功。

（四二）麥斯忒副主教為台維斯（George Davys，一七八〇——一八六四）於一八二七年被正式任為維多利亞公主的教師。

（四三）譜絲伯蘭公爵夫人名弗洛倫亞（Charlotte Florentia），係併吞印度大功臣克萊武（Robert Clive）之孫女。

（四四）馬丁諾（Harriet Martineau，一八〇二——一八七六）女作家，所著「故事集」當時極流行，並譯成德法文。

（四五）（原註）見馬丁諾，第二卷，第一一八至九頁。

（四六）直譯應作「底線」下同。

（四七）路比尼（Giovanni Battista Rubini，一七九五——一八五四），意大利歌唱家，在巴黎倫敦演唱，大獲成功，有意大利當時第一中音（Tenor）之譽。「安娜·波萊娜」為杜尼塞蒂（Donizetti，一七九八——一八四八）所作歌舞劇，一八三〇年在米蘭

第一次演出。

(四八)(原註)見「童年時代」第一卷，第六六至七頁。

(四九)芬妮·舉布爾(Fanny Kemble, 1809—1893)名女優及作家，嫁巴忒勒(Pierce Butler)。

(五〇)綏維尼夫人(1626—1696)法國美人，一六四四年嫁綏維尼侯爵，一六五一居喪，以書翰著稱於世。

(五一)契斯武主教係桑奈(John Bird Sumner, 1780—1861)一八四八年霍萊(參閱註三十二)死後，繼任坎忒布
里大主教。

(五二)(原註)見「童年時代」第一卷，第一二九頁。

(五三)(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二四至五頁。

(五四)維多利亞公主的姨母爲亞麗麗(Antoinette Ernestine Amelie)符騰堡大公爲查理(Alexander Frederick Charles)厄奈思公子(Prince Ernest)此處寫作 Prince Ernst，並非一人，參閱第四章第四段便知。

(五五)(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七十八頁，第八十二頁。

(五六)斐迪南與奧古思都二公子爲肯德公爵夫人之兄斐迪南之子。斐迪南公子後與葡萄牙女王瑪麗第二結婚。奧古思都公子並非第一章所說的奧古思都公子，原書索引將二人併作一人，非是。

(五七)(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五〇至三頁。

(五八)舅父厄奈思即厄奈思與亞爾培的父親。參看「皇室世系圖」。

(五九)查理(1804—1856)係維多利亞的異父兄萊甯根大公。

(六〇)科洛拉伯爵(Kolowrat-Lebrenski, 1778—1861)係奧國政治家。

(六一)(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五七至六一頁。

(六二)威廉王曾在海軍服務。

(六三)威爾士親王即王太子，維多利亞公主當時已被認爲假定王位承繼人，即等於威爾士親王。

(六四)(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二卷，第一九五至六頁。

(六五)內閣大臣爲格雷伯爵(Earl Grey)海軍大臣爲格雷姆爵士(Sir James Robert George Graham)。

(六六)(原註)見格雷維爾第三卷第三二一頁，第三二四頁。

(六七)奧倫治公子(參閱第一章)有二子，威廉王所屬意者爲次子亞力山大。

(六八)(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四十七至八頁。

(六九)(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六八頁。

(七〇)(原註)見格雷維爾第三卷第三七七頁。

(七一)(原註)同上，第三卷第三七四至六頁。

(七二)(原註)同上，第四卷第二十一頁；及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五日記(未發表)。「女王疏遠公爵夫人，憎惡孔洛伊的原因，據公爵

(指威靈敦公爵)說，無疑是由於她目擊了他們之間有親暱之處，她看見了又告訴了史巴梯男爵夫人，史巴梯不俱不緘口，而且(據他想)當面規勸公爵夫人了。結果是他們擺脫了史巴梯，如果辦得到，他們也早已擺脫了萊純了，可是萊純很知道眼前的情勢，小心謹慎，免得自投羅網，而且她有喬治第四和威廉第四極有力的庇護，所以他們不敢想法子攆她走。」

(七三)海恩丁小姐(一八〇六——一八三九)頗有學問，略有詩作。

(七四)(原註)見格雷維爾第四卷第二十一頁；克勞福，第一二八至九頁。

(七五)(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九二至三頁。

(七六)(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九一頁。譯者按：the (迴旋舞)與the (捷步舞)二種，較爲輕佻，故不適於維多利亞那種身份的人來跳。

(七七)(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九四頁。

(七八)(原註)見格雷維爾第三卷第四〇七至八頁。

(七九)(原註)見克里斐，第二卷第二六二頁。

(八〇)(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五十三頁。

(八一)(原註)同上,第一卷,第六十一頁。

(八二)(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七五頁。譯者按:史各德曾在一八二八年進謁公爵夫人,見過女王。

(八三)(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七十至一頁。

(八四)坎忒布里大主教即霍萊。參閱註三十二及四十七。

(八五)(原註)見托倫恩,第四一九頁。

(八六)詹賽思(William Frederick Chambers, 一七八六——一八五五)爲當時倫敦最著名醫生,先後充亞黛萊德后、威廉第四、

維多利亞女王的侍醫。

(八七)(原註)見胡喜,第六八六頁。

(八八)(原註)見溫,第二八一頁。

(八九)(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九五至六頁。

(九〇)梅爾本伯爵(一七七九——一八四八)名威廉·蘭姆(William Lamb),於一八〇五年入下院,爲輝格黨員,曾一度鑾節,一

八二八年入上院,復傾向輝格黨,一八三〇年爲格雷內閣之內務大臣,一八三四年繼格雷爲首相。參閱第三章及「歷任首相表」。

(九一)(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一九六至七頁。

(九二)(原註)見格雷維爾,第三卷,第四一四至六頁。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新女王差不多完全不會被她的臣民認識。每逢她露面的時候，總是她的母親來主持局面。她的個人生活是一個小尼姑關在寺院裏的生活；難得有一個外人對她講過話；除了她的母親和萊純男爵夫人，根本沒有一個人單獨同她在過一個房間裏。這樣一來，不但社會上一般人一點也不知道她；連出入內廷的政治家，官員，貴家婦女也同樣茫然。(一)當她從這個淹沒無聞裏突然嶄露出來的時候，她立刻給了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她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的舉止博得了全場的驚訝和敬佩；威靈敦公爵，羅伯·庇爾爵士(二)甚至於冷酷的格累維爾(四)——全弄得神往了。關於她嗣後的舉措所傳的種種，似乎也無一非吉祥之兆。她的理解力是靈敏的，她的決斷是清明的，她的話語是謹慎的；她執行一切皇上的職務都是應付裕如的。(五)社會上湧起了一片熱誠。感情用事與浪漫情調正開始流行；看這位小女王，天真，賢慧，淡頭髮，紅面頰，駕車在京城裏走過，觀衆都樂狂了，滿心是愛戴的忠誠。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叔伯間的對照。那些乖戾的老人們，荒淫，自私，頑冥，可笑，不斷的負債，起糾紛，貽笑大方的——他們像冬天的雪一般消失了，終於在這裏，光華煥發，普照一

切的是春天了。約翰·羅素爵爺(六)在一篇煞費苦心的演說辭裏表白了一般人的感情。他希望維多利亞成爲一個伊利莎白而沒有她的暴戾，成爲一個安妮而沒有她的弱點。他請求英國國民一致祈禱這位懷了最純潔的意向，最公正的願望，新登寶座的顯貴的公主可保奴隸制度的取消，罪犯的減少，教育的改進。他深信英國國民從此以後會從開明的教義與道義中獲得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操守，他們的忠誠，深信維多利亞的朝代，如此保障了，會著稱於後世，於世界各國。(七)

然而不久從各方面看來就顯得將來也許並不如歡欣的國民所夢想的那麼簡單，那麼樂觀。究竟這位「顯貴的公主」胸中也許另有道理，不比一本教誨色彩的故事書裏一位品行端正的女英雄的幻想來得那麼隨便。最純潔的意向，最公正的願望嗎？自然；可是就這樣算了嗎？譬如，在觀察得仔細一點的人看來，那張小嘴的怪曲線上卻有些不吉之相。當她第一次上朝以後，她走過接待室，看見她的母親在那裏等她，她就說，「現在，媽媽，我的的確確是女王了嗎？」你看，親愛的，可不是這樣嗎？」那麼，親愛的媽媽，我希望你答應我作了女王的對你的第一次的要求，讓我自己待一個鐘頭。」(八)她獨自待了一個鐘頭。於是她出來了，發一道嚴重的命令，把她的床搬出她母親的房間。這是肯德公爵夫人的劫數了。多年的期待終於完結了；一生中的緊要關頭來到了；她的女兒做了英國女王；也就是這個關頭帶來了她自己的滅亡。她覺得自己極對的，不可挽回的，連一絲一毫的勢力，信任，權威都斷絕了。的確，她身邊一切尊敬的外表是應有盡有；可是這無非使她處境的真相更難堪罷了。從朝儀與孝道混合的虛套裏，她永遠穿不到維多利亞的心頭。她不能夠隱瞞她的失望和她的憤慨。[Ti n'y a plus d'avenir]

potir moi (我再也沒有什麼前途了)。「她對黎也文夫人(九)說：「Je ne suis plus rien (我完了)。」十八年來，她說，這個孩子一向是她的生活，她的思慮，她的希望的惟一對象，可是現在呢——她是不會寬慰的，她失去了一切，她是苦惱到極點了。(一〇)那麼威武，那麼頑強的航過了人生的激浪，這艘堂皇的大船，帆篷還在膨脹，旗子還在招展的，終於進了港了；在那裏一看，什麼也沒有——一片荒涼的陸地。

登極後不到一個月，新形勢就具體化了。皇室全家從墨星登搬到白金漢宮。(一一)在新居中，肯德公爵夫人住了一套跟女王的完全隔開的房間。在維多利亞自己，這個變動是歡迎的，雖然別離的時候，她卻不能無動於中。「雖然我爲了種種理由，很高興到白宮去，」她在日記裏寫着，「一想到我要永遠跟我這個老家告別了，我卻實在有些捨不得呢，要知道我是生在這裏，長在這裏的，我真的依戀這裏啊！」她的記憶在過去的幻景上逗留了一下：她姐姐的結婚，有趣的跳舞會，快心的音樂會……還有旁的種種。「我曾經在這裏經歷過痛苦的，不愉快的事情，那是真的，」她總結說，「可是我仍然喜歡這個可憐的老宮呢。」(一二)

同時她又採取了另一個斷然的行動。她決意不願再見約翰·孔洛伊爵士。她大量的報答他從前的服役：他得到男爵的爵位和三千磅一年的恩俸；他仍然做公爵夫人的家人，可是他和女王的直接來往是驟然完結了。

(一三)

顯然的，這些內部的變化——不管還表明些旁的什麼——點明了一個人的勝利，這個人就是萊純男爵夫人。這個牧師的女兒看了她敵人的消滅，小心翼翼，得意洋洋，她站穩了。她比從前更貼近的依附在她的女主人，她的學生，她的朋友這一邊；在宮庭的深處，這個神祕的影子是看不見的，同時又無所不在的。當女王的大臣們從一個門裏進來的時候，男爵夫人從另一個門裏出去了；他們一走，她立刻回來了。（一四）沒有人知道——永遠沒有人會知道——她的勢力到底有多大，到底屬何種性質。她自己聲言她從沒有和女王談過公務，她只管私事——私信和個人生活的細節。（一五）當然，她的筆跡在維多利亞早年的信札裏到處可以認得出。日記是一個孩子的作風；書信可沒有這麼單純；那是一個孩子的作品，被一個女傅整理過的——極少修改，無疑的，可是顯而易見。女傅可不是一個傻子；褊狹，妒嫉，小家氣，或許免不了；然而她是一個靈敏，矯健的女人，藉了一種特殊的眼光，她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權勢。這種權勢她是有意保持的。她名義上不過問公務，顯然是真實的；然而什麼是公，什麼是私，總很難分；尤其在一個國君的情形之下——從後來那幾年看起來——那常常是想像而已。從各方面——人物的性質，時代的性質——考慮起來，白金漢宮裏萊純男爵夫人的寢室就在女王的寢室的隔壁，這恐怕不只是一件純為私便的事實吧。

可是男爵夫人的勢力，大呢似乎在它自己的範圍裏是大到極點了，卻並非沒有限止；還有旁的各種力量在推動呢。譬如，忠心的史多克瑪已經在宮裏住下來了。在夏洛蒂公主死後二十年中，他的經驗是變化多端，並且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失意小公子親信的無名小卒已經漸漸的陞到一個國際上很重要的地位了。他對他主人的忠

誠不但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是謹慎的，聰明的。是史多克瑪的忠告留住了利歐波公子，不離開英國，在他夫人死後那些動搖的年份，也就因此給他弄到了他所歸的國家做一個必要的靠山。(一六)是史多克瑪的持重解決了公子先接受復拒絕希臘王位的難局。是史多克瑪勸公子做了比利時的立憲君主。(一七)尤要者，是史多克瑪的機警，誠實，和外交手腕使比利時，經過了多少次艱難，複雜的交涉，終於獲得了列強承認中立的保障。(一八)他的勞苦所獲得的酬報是一個日爾曼的男爵爵位和利歐波王的全盤信任。也不只在不魯捨爾一地他受到尊敬和重視。執掌英國國政的那些政治家——格雷爵爺，(一九)羅伯·庇爾爵士，判麥斯吞爵爺，(二〇)梅爾本爵爺——都傾欽佩他的正直和他的靈慧。「他是我所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之一，」梅爾本爵爺說——「最謹慎的人，最明白的人，最冷靜的人。」(二一)判麥斯吞爵爺指史多克瑪男爵為他一生中所遇見過的惟一絕對無私心的人。(二二)最後他終獲退休，回到科堡，享幾年團圓生活，直到那時候為止，他在主人家裏的勞役只允許他偶爾回去看看夫人和兒女，每次不過一兩個月罷了。可是到一八三六年，他又受了委託，辦一件重要的交涉，玉成了圓滿的結果，使薩克思·科堡的斐迪南公子，利歐波王的一個侄兒，同葡萄牙女王瑪麗亞第二完了婚。(二三)科堡宗室開始滿佈歐洲了；一八三七年男爵在白金漢宮裏安頓下來，這是另一個更重大的進行的前奏曲。(二四)

利歐波王和他這個親信在他們的事業裏為人類野心的變化多端作下了一個榜樣。人的欲望是花樣百出的；可是滿足這些欲望之道，花樣之多也不差什麼：世界的功業也就如此完成了。利歐波正確的心機渴望着全套的皇業。僅僅是權力還不足以吸引他；他一定得做一個真正的國王——一國的元勳。單是做還不算數；被承認也

是必要條件；其他一切都不適宜。他所夢想的偉大是要適當的儀表應有盡有的。做一個皇上，做各國君主的老兄，爲了政治作用娶一個布彭宗室的公主，（二五）同英國女王通信，對一切都絲毫不夠，創一個皇統，煩死大使們，在至尊的地位上過一輩子盡瘁公務的模範生活——這是他的目的，這確乎也是他的成就。「Marguis Perceval Pen（步步高老爺）」如喬治第四所稱他的，（二六）得到他所要的一切。然而局面決不會如此，要不是碰巧史多克瑪的野心所取的形式正好和他自己的期望暗合。男爵所求的至尊決非顯而易見的。他的最深切的滿足是在暗中，在冥冥中——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經過一個隱祕的門洞，直進入權威的堂奧，在平心靜氣的坐在那裏拉那些牽動全世界輪盤的微妙的線索。只有一些極少數居高位而特別熟悉內幕的人才知道史多克瑪男爵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這樣就夠了。主僕的運道，息息相關，互起作用，一塊兒高起來了。男爵的祕密手腕給了利歐波一個無可指摘的國家；利歐波呢，時過境遷，亦得於慢慢的供給了男爵更多更多的鑰匙，可以開更多更多的後門。

史多克瑪住在宮中一半充利歐波王的密使，可是多一半作女王的朋友和顧問，女王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顯然很需要顧問和友誼。猜想他們兩人的動機都是一種卑鄙的自私自利，那是一個錯誤的。確，利歐波是很懂得爲一己營謀的；他已經在一番驚險，多變化的閱歷裏精通了世故；他隨時都可以用這種世故來鞏固他的位置，擴張他的勢力。然而，他的位置愈牢靠，勢力愈大，歐洲的局面也就愈好了；這一點他很清楚。而且，他是一個立憲君主；一個立憲君主而抱下流的，或爲個人利益的目的，那未免太失體了。至於史多克瑪呢，如判麥斯吞所稱道的無私心無疑是他個性裏的一點基本特質。一般的權謀家總是樂觀者；而史多克瑪，爲消化不良症所苦，爲陰慘的預

感所纏擾，卻是一個憂鬱的人，權謀家呢他當然是的；可是他狐疑的，性急的在那裏謀劃的卻是爲善。爲善除了這一個，一個人還有什麼高尚的事情可以謀劃呢？可是不謀劃則已，謀劃起來總不免危險。

有萊純監督她的一舉一動，有史多克瑪在隔壁，見識多，經驗多，有她舅父利歐波的信札，不斷的傾注鼓勵的熱忱，一般的感想，以及極有價值的暗示，維多利亞即使沒有旁的指導，也不會再感覺缺少什麼私人顧問了。可是她還有旁的指導呢？剎那間所有這些勢力都黯淡無光了，有一顆新星，頭等星，突然出現在她的天際，立刻控制了她的生命。

三

威廉·蘭姆，梅爾本子爵，五十八歲了，過去三年裏一直做了英國首相。從外表各方面看來，他是人類中最有福氣的人之一。他生於榮華富貴中。他的母親，美麗，聰明，是一個第一等招待輝格黨的女主人，他從小養成了那個最有光彩的社會之一位，在十八世紀最後二三十年中這個社會是集了百年來貴族社會的大成了。天然賦與了美貌和聰慧；一個哥哥意外的夭亡讓與了財產，爵位，和上進的可能性。在那個神通廣大的圈子裏，不管一個人怎樣無能，總不大會失敗；何況他生來有種種長處，成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不費什麼力，他就在政治上露了頭角。輝格黨一勝利，他就做了政府的要人；等到格雷爺辭了首相席，他就不慌不忙的踏上了那個空位置。也不只在福氣的外表上命運對他好。命運註定是成功的，而且是容易成功的，他生來有那麼一種好氣質，他的成功對於他

很適宜。他的心靈又柔順又寬博，他的性情又嫻靜又機敏，以致他不但能够工作而且能够生活得極其輕鬆，十分有力。在交際場中他是一個著名的健談者，一個教人喜歡的伴侶，一個非常可愛的人。如果你觀察得深刻一點，你立刻會看出他不同凡響，看出他那種談吐的爽利，他那種舉止——隨隨便便，騎騎坐坐，猝然的發問，不斷的賭咒——不只是有趣的裝飾，而是一種特殊透頂的個性的流露。

這種個性的真相卻極難窺測得絲毫不差；它是含混的，複雜的，也許是自相矛盾的。的確，這個人的內部歷史和表面的榮華不免有點蹊蹺。他所享受的一切都得歸功於他的出身，而他的出身實在是不名譽的；大家都知道他的母親熱愛過艾格爾蒙爵爺，梅爾本爵爺並不是他的父親。（二七）他的結婚，似乎是他的青年熱情的好結果，其實是一長篇倒霉的，不可收拾的爛污賬：那位靠不住的嘉洛玲女士，（二八）

……嬌貴到難以稱心，

活潑到永不安定，

聰明到無法開導，

深思到沒有頭腦，

幾乎毀了他的一生。等到他跳出了苦惱和糾紛，擺脫了她的愚蠢，她的荒唐，她的瘋狂，她的失意，她的熱誠，他身邊只剩下了趣劇和悲劇混合在一起的重重往事，還有一個低能的獨生子。可是他有旁的也得歸功於嘉洛玲女士呢。當她跟拜倫胡調，發瘋一般的鬧戀愛，出風頭的時候，他就抱了近於玩世態度的放任主義，過自己的清閒日子，

閉門讀書。就因爲如此，他才獲得了用功的習慣，好學的脾氣，關於古今文學又博又精的知識，這種種成爲了他的素養裏意想不到的部分。他讀書的嗜好從沒有失去過；甚至於到他當首相的時候，他還抽空來研究每一部重要的新著。（二九）由於他不調和的特性，他最喜歡研究神學。修養上已經是一個淹通的古典學者，他耽讀了最初五世紀的神學家著作；煩重的一卷卷經解，釋經，他都細心周密的校讀過；不論什麼時候，一有空，他就在那裏翻閱聖經。（三〇）他常常把滿篇都是他手批的研究啓示錄的宏著，或是拉德奈博士的（三一）「猶太人所傳抹大拉的馬利亞歸正事迹謬誤考」借給他最喜歡的太太小姐們。她們中較爲虔誠的滿以爲他大有希望，這種研究会引他入正道的；然而這一點在他飯後的閒談裏卻看不出一些影子。（三二）

他在政治生涯上的自相矛盾也同樣奇怪。氣質上是一個貴族，信仰上是一個保守黨，他卻以民黨即改革黨領袖資格而當權。他對於「改革案」深惡痛絕，最後也只是當作不可避免的弊端而接受的；而「改革案」正是他那個內閣的命根，他那個內閣的意義。他的懷疑性太大了，絕不會相信有任何種的進步的。萬事總照原來的樣子最好——或是最不壞。「你還是別打算爲人家謀什麼福利的好，那你就不會自討麻煩。」這是他的一句話。最好的教育也是無用的；貧民教育更是極對的危險。工廠裏的童工嗎？「謝謝吧，你不用管他們得了！」自由貿易是妄想；不具名投票是胡鬧；天下那裏有什麼德謨克拉西。然而，他倒不是一個反動派；他無非是一個投機主義者。政府的責任，他說，無非是「防止罪犯，保護規約。」一個人真有希望幹的事情無非是維持。他自己維持得很出色——不斷的妥協，朝三暮四，翻來覆去，不惜把性格上什麼弱點都露出來，可是也乖巧，溫和，甚至於方正，而且在不

着痕跡裏通人情事故。他處理事務，非常隨便，漫不經心。要人們鄭重的進謁，引進去一看，往往看見他躺在一張繩網榻上，身邊亂七八糟堆滿了書本、紙張，或者在一間化裝室裏漠然的刮鬍子；可是他們回到下邊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不知怎麼一回事，彷彿被他騙出了一些什麼話去了。當他必須接見一個代表團的時候，他簡直無論如何也扳不出一點莊嚴相。臘燭或是「死刑廢除會」的貴代表，每每在陳述的時候弄得很窘，很不好意思，當他們看見他老人家出神的吹一片羽毛，或是突然的開一句不得體的玩笑。他們怎麼能料想到他昨夜整夜裏會悉心研究過他們那個事件的細節呢？他討厭提拔人，討厭委任——這種脾氣在大臣們之中實在少有。至於主教們，他突然發言，「我斷然相信他們是拼命要攪擾我。」可是最後到發表委任的時候，却總是辦得極有眼光的。他的同僚還看出了一個現象——這是他的無責任心呢，還是他的聰明？他在內閣會議的時候會睡覺的。（三三）

倘若他早生一點，他也許會是一個更天真，更幸福的人。事實如此，他是一個十八世紀的產兒，命運卻派在一個新的艱難的，不合宜的時代。他是一枝秋天的玫瑰。儘管溫柔瀟灑，儘管有風趣，儘管隨遇而安，他卻擺脫不了一種深切的不甯靜。一個多感的玩世者，一個懷疑的信徒，他是栖栖惶惶的，憂鬱的，在骨子裏。尤其是，他從不會硬起來；那些易感的花瓣在風裏一吹就動。不管他到底還有旁的什麼特色，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梅爾本爵爺總是近人情，非常近人情——太近人情了，也許是。（三四）

現在呢，年紀老了，他的生涯突然起了一個新的，意外的變化。他在一剎那間變成了一個從育兒室忽然跨上寶座來的年輕女孩子的親信的顧問和日常伴侶。他同女人的關係，如其他一切，是捉摸不定的。誰也鬧不清他的

結婚生活裏變化多端的，感情的錯綜；嘉洛玲女士不在了；可是他那些特別的易感性還在呢。同各種女人來往在他是必要的，他也並不節制；每天的大部分時間照例都用在這一點上。他的女性成分使他很容易，很自然，而且免不了同許多女人做朋友；可是他的男性成分也很強。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很容易，甚至於很自然，也許甚至於免不了不僅僅做朋友而已。有的是謠言和糾紛。梅爾本爵爺在一件離婚案裏做過兩次共同被告；可是每次他都勝了訴。美麗的白蘭侖女士，不幸的，有才華的諾敦夫人……（三五）法律是把她們兩人都開脫了。此外就是一片穿不透的霧障。然而，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清楚的：有了這樣一種聲名，這位首相在白金漢宮裏一定很不方便。然而，他素來周到，他竟應付得極其順利。他的行為自始就無可非議。他對這位青年女王的態度非常輕易的混合了政治家、朝臣的謹慎，尊敬，同老父的關懷。他又敬又愛，又做僕從又做導師。同時他的生活習慣也有了大變化。他的適意的，沒有規律的日子受了宮廷中刻板生活的支配；他不再伸躺在沙發上，嘴裏不再漏出一個「該死」了。這位曾經同拜倫和攝政王做朋友的世故老人，曾經在荷蘭府（三六）裏妙論驚四座的健談者，曾經用滿口穢褻話給座客乾了多少杯濁酒的玩世者，曾經用溫柔語迷了那一等佳麗，那一等情癡，那一等靈才的戀愛聖手如今可以看到他一晚又一晚，在朝儀的肅靜和拘束裏，必端必正，對一位小女學生非常文雅的講話了。（三七）

四

在維多利亞這方面，她是立刻被梅爾本爵爺迷住了。史多克瑪的好評無疑的事先給作了準備，萊純是很聰

明的結好了；第一次極好的印象又從不會自己糟塌過。她覺得他毫無瑕疵；她在她的心目中把毫無瑕疵保持了。她那種無條件的，不自掩飾的崇拜是很自然的；哪一個天真的年輕人，不管在任何種環境裏，能抵抗這樣一個人的魔力和忠誠呢？可是，在她那種地位上，有一種特殊的勢力使她所感覺的一切都分外熾烈。過了多少年空虛，枯燥，克制的的生活，她在青春的全盛時期突然自由起來，有權力起來了。她如今是自己的主人，許多采邑和許多宮闈的主人；她是英國的女王。責任和困難她自然會有的，而且很重大的；可是有一種感覺主宰了，併吞了其他一切——一種快樂的感覺。什麼都叫她喜歡。她從早到夜總是高興。克里斐先生，如今年紀老了，壽命也快完了，在布來屯（三八）見了她一面，看了「小維」天真爛漫的一團好興致，不由得照他素來那樣透骨的樂了一番。「當她從容的時候，你決不會看見一個更爲質素的小東西了，她顯然是拼命想永遠更自在一點。她由衷的大笑，能張多麼大就把嘴張多麼大，露出了一嘴不很好看的牙齦……她吃起東西來同笑起來一樣的痛快，我想我儘可以說狼吞虎嚥哩……她面紅呀，笑呀，一刻也不停，那麼自然，足以叫誰都不由自主。」（三九）可是她不僅在大笑或是狼吞虎嚥裏覺得快樂，奉行公事也使她非常稱心。「我實在有極多的事情要做，」她在登位後不多幾天的日記裏寫着；「我接到我的大臣們那麼多的公文，可是我很喜歡。」（四〇）一星期後，「我又說以前說過的話了，我有那麼多公文，大臣們送來的，還有我給大臣們的，我每天還有那麼多文件要簽字，我總有許多許多的事情要做。我樂意做這種工作。」（四一）這個女人各種強烈的，天生的興趣，從女孩子的未成熟狀態裏，熱切痛快，狂風急雨似的化身了。

他的幸福境遇裏有一點值得特別提一提。不說她社會地位的顯赫，政治地位的重要，她有極大的財產。國會一開，一筆三十八萬五千磅的年金給她規定了。把家裏的開消除去，她自己就有六萬八千磅一年。此外她還享有蘭加斯透公爵采邑（四二）的收入，年達二萬七千磅以上。這些錢的第一個用途就顯出她的本色：她償清父親的債務。金錢上，正不下於其他事情上，她決不隨便。她有實行家的本性；她決不能忍受一個財務上不健全的地位。

（四三）

青春和幸福鍍上了每一個時辰，日子過得十分快樂。每一天都依梅爾本爵爺為轉移。她的日記依舊清清楚楚的給我們看出這位青年國君登位後數月中的生活——一種井井有條的生活，事務多而愉快的，一種單純樂趣的生活，多半寄託在身體上的——騎馬，吃東西，跳舞——一種活潑，閒適，不染塵俗的生活，就本身論已經再好沒有了。晨光在這上面；在玫瑰色的光彩裏，「梅爵爺」的影子出現了，榮華煥發，高於一切。如果她是故事裏的女主角，他就是男主角；自然，他們不只是男主角和女主角而已，因為根本就沒有旁的角色呢。萊純，男爵，利歐波舅父，是不實在的影子——一齣戲裏偶然的補缺而已。她的樂園裏住了兩個人，當然那就够了。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古怪的一對，奇異的結合在那些質樸的字裏行間，在八十年前那個黎明的神奇的光彩照耀之下：一個高大，文雅的漂亮紳士，白頭髮，白鬍子，濃重的眉毛，易動的嘴唇，富於表情的大眼睛；他的旁邊就是那個細小的女王——好看，苗條，都雅，活潑，穿了樸素的女孩子衣服，披了小披肩，擡着頭望他，熱切的，崇拜的，張着突出的藍眼睛，半開着嘴。如此他們出現在日記的每一頁上；每一頁上有梅爵爺在，梅爵爺講話，梅爵爺又有趣，又有益，又痛快，又懇摯，一邊

維多利亞傾聽着甜蜜的言語，笑到露出牙齦來，竭力想法子記住，一等到只剩下了她一個人了，馬上跑去，把一切都記下來。他們的長談涉及許多話題。梅爵爺批評些書，對英國憲法發一兩點議論，對於人生順便講些感想，一篇又一篇的說說十八世紀大人物的故事。於是輪到公事了——或許是一件從加拿大德藍爵爺（四四）送來的公文，梅爵爺讀給她聽。可是他先得解釋解釋。「他說我一定得知道加拿大原先屬於法國，到一七六〇年才割讓英國的，那時候已經被渥爾孚（四五）征服了；「一個極大膽的企圖，」他說。加拿大當時完全住的法國人，英國人後來才去的……梅爵爺解釋得很清楚（比我好多），關於這一點他還說了許多話。接着他把德藍爵爺的公文讀給我聽，那是很長的，足足叫他讀了半個多鐘頭。梅爵爺讀得很美妙，用了他那種柔和的好嗓子，帶了那麼多的表情，所以不用說我非常感興趣。」（四六）於是話題轉到私人身上來了。梅爵爺描摩他的童年生活，她就知道了。「他從前留長頭髮，那時候男孩子都這樣的，他一直留到十七歲；（他一定是多麼好看呵！）」（四七）或者她發現了他種種乖癖的趣味與習慣——他如何從不帶錶，這似乎十分古怪。「我總問聽差說什麼時候了，他就隨便告訴我，」梅爵爺說。（四八）或者，當烏鴉成羣的繞樹飛，「預報下雨的樣子，」他就說他能够坐着看一個鐘頭，「聽我說我不喜歡它們，倒很驚訝哩……梅爵爺說，『烏鴉是我心愛的東西。』」（四九）

每日的生活，不論在倫敦或在溫色，差不多是沒有變化的。早晨完全歸給公務和梅爵爺。下午全廷都出去騎馬。女王穿了絲絨的騎裝，戴了一頂高帽，一幅面紗垂在帽檐上，作大隊人馬的前導，梅爵爺騎在她的旁邊。歡躍的一隊人馬走得又快又遠，直弄得女王陛下興奮到極點。再回到宮裏來，在晚餐前，還有作些小遊戲的時間——也

許拍鍵子，或是在走廊裏同一些孩子們跳一陣鬧一陣。(五〇)開晚餐了，儀式斷然嚴起來了。職位最高的客人坐在女王的右邊；她的左邊——不久便成了定例——坐了梅爾本爵爺。女客離開了膳廳以後，男客也不許待多久；不錯，允許他們有喝酒的短時間——謠傳如此——變成了女王和她的首相之間極少的爭端之一。(五一)可是她的決心得了勝利，從那時候起飯後醉酒便不流行了。大家又在客廳裏聚集的時候，禮式很死板。女王在不多幾分鐘之內對客人一個一個的講幾句話；有這些局促的短談裏每易於痛切的感覺到為王的枯索無味。有一夜，樞密院書記官格累維爾也在那裏；不一會輪到他了；這個中年的，面孔難看的 *Vicomte* (善於享福的人) 聽年輕女主人對他講話了。「今天你騎過馬沒有，格累維爾先生？」女王問。「沒有，陛下，我沒有，」格累維爾回答。「今天天氣好，」女王又說。「是，陛下，很好，」格累維爾說。「只是有點冷，」女王說。「是有點冷，陛下，」格累維爾說。「你的姊姊，法朗歇思·艾格敦夫人(五二)是騎馬的，我想，是不是？」女王說。「她有時候騎的，陛下，」格累維爾說。停了一下，接着格累維爾大膽的作起先導來了，雖然他不敢換一個題目。「今天陛下騎過馬沒有？」格累維爾問。「喔，騎過的，騎了大半天，」女王興奮的回答。「陛下有一匹好馬吧？」格累維爾問。「喔，我有一匹極好的馬，」女王說完了。女王陛下一笑，頭一點，格累維爾深深的一鞠躬，談話就輪到第二個貴賓了。(五三)當她把客人都打發開了，肯德公爵夫人坐下來同她對玩「灰思忒」(五四)另外的人圍坐在圓桌邊。梅爾本爵爺坐在女王身邊，滔滔不絕的講話——常常是順便談圓桌上攤滿的許多版畫帖之一的內容——直到十一點半去睡覺的時候。(五五)

有時候也有些別的消遣：晚上看看歌舞劇或戲劇。第二天早上這位小批評家必定把她的印象記下來。「是

演的莎士比亞的悲劇『罕姆列忒』我們在開演的時候就到了。查理·鑿先生（老鑿的兒子）（五六）起罕姆列忒，我得說一句很美妙。他對於這個很難的——簡直可以說難懂的角色了解得殊可佩服；他把那些優美的長篇說白說得頗為美妙；他的風度非常優雅，他的一舉一動都很好，雖然面孔一點也不漂亮……『罕姆列忒』一演完我就走了。」（五七）後來，她去看馬克累德（五八）演『黎那王』。『黎那王』的故事在她還很新鮮；她一點也沒有聽說過，起初她對於戲臺上的進行很不感覺興趣；她甯願同內臣談談笑笑，可是戲演下去的時候，她的心情漸漸的變了；她的注意力集中了，於是她不再笑了。不過，她詫異了；那似乎是古怪的，可怕的一回事。梅爵爺以為怎樣呢？梅爵爺以為是一齣極好的戲，不過當然是「一齣粗鄙的戲，為那個時代寫的，角色都寫得太過火了。」「你正經看了，我很高興。」他又說。（五九）可是，無疑的，她最覺得快樂的還是開跳舞會的晚上。她總動不動就找題目——歡迎表親——做生日——聚會年輕人——來下令開跳舞會。於是音樂隊奏起來，跳舞人的身子跟着音樂翩翩的搖曳了，她覺得自己的身子也在翩翩的搖曳，四面靠近的盡是些年輕的靈魂——於是她樂極了，眼睛裏發亮，她一定得跳下去，跳下去，直跳到天將亮的時份。暫時把梅爵爺忘了。

五

一個月一個月飛快的過去。夏天完了：「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夏天，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登位後這第一個夏天。」（六〇）快得出奇，又一個夏天趕來了。加冕禮到了，過去了——一個奇異的夢。那種古的，繁縟的，冗長的禮

式盡量的搬弄出來，像一個機器，複雜到了不得，而且有了一點小毛病。這個小東西做了旋轉的中心點。她坐；她走；她祈禱；她把一個重到差不多拿不動的寶球拿來拿去；坎忒布里大主教把一隻指環使勁的向她一隻不對的手指上一套，（六二）痛得她險些兒哭出來；老羅爾爵爺（六二）致敬的時候被自己的大斗篷絆倒了，直滾下臺階；她被引到一個偏殿去，那裏的祭壇上罩了一張桌布，堆滿了夾餡麵包，酒瓶；她發見萊純在一個樓廂裏，同她交換笑一笑，一邊在聖王座上坐下，穿了皇袍，戴了皇冕。「我將永遠記得這是我一生中，最可驕傲的一天，」她寫着。可是驕傲又馬上淹沒在青春和天真裏了。當她最後回到白金漢宮的時候，她並不疲倦；她一直奔到她的私室去，卸去了一身的華麗，給她的狗達虛洗一過晚澡。（六三）

生活又照常風平浪靜的流過去——自然，偶爾也免不了起一點波瀾。譬如，舅父利歐波的舉動很叫人麻煩。這位比利時國王不能抵抗這種誘惑：利用他的家族地位來幫助他的外交政策。然而，的確，爲什麼要發抵抗不抵抗的問題呢？可不是這種行徑不特算不得誘惑，而且完全 *selon les régles*（合乎常情）嗎？要是不能夠幫助本國君主——不管礙不礙於憲法——左右外國政策的話，皇室攀親爲的什麼呢？爲了最高的目的，自然；那不用說了。英國女王是他的甥女——不止如此——簡直是他的女兒；他心腹的代辦在她的內廷又很得寵幸。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是乖謬，不是極對不合理，總不甘坐失良機，不在英國大臣們背後利用私人勢力，依自己的意思來支配英國的外交政策。

他相當謹慎的着手做這一樁工作。他繼續在這裏進可佩的忠告。在她登位後不多幾天內，他就勸這位年輕

的女王設法在任何可能的機會中表彰她的英國出身；讚美英國國家；「英國國教我也得竭力推薦；即不論任何細節，這件事情的重要也一言難盡。」隨後，「你決定任何要事以前，我很樂意你向我商量；這也可以給你留從長計議的餘地；」最有害莫如手忙腳亂，不自覺的瞎定主意。他的甥女立刻答覆，照常的一往情深；可是她寫得很草率——也許還有點含糊。「你的忠告對於我總是最重要的，」她說。（六四）

他莫非太過火了？他不能斷定；也許已經把維多利亞逼得太急了。無論如何，他得留心；他得退一步——*pour mieux sauter*「準備作更好的突躍，」他這麼一想，會心的一笑。在以後那些信裏，他不再提起同他自己商量的話了，他只泛泛的指出凡決定重要問題，總以不輕率為妙。他的忠告是接受了；有一點可以看出來的，女王當別人有所申請的時候，難得會立刻答覆。就是梅爾本爵爺來也一樣；當他請訓任何事情的時候，她就說讓她想一想，第二天才把她的定議告訴他。（六五）

利歐波王的勸告源源不絕。黎也文夫人，他說是一個危險的女人，她將尋根究底，窺探於她無干的事情是無足怪的；叫維多利亞注意吧。「有一條規則我當竭力舉薦而惟恐不足的是：永不許人談你或關於你的事情，若是你沒有讓他們這樣作。」如有這樣的事發生，「把話題岔開，使那個人覺得自己失言了。」這個勸告也接受了；事情果不出利歐波王所料。黎也文夫人覲見，似乎要談起心腹話來了；於是女王稍稍變色，不談別的，只說客套話。那個人果然覺得自己失言了。（六六）

利歐波王第二個警告大可注意。他指出信札差不多照例會在郵寄中被人偷看的。這自然很不方便；可是事

實一清楚，卻不見得沒有好處。「我可以舉一個例，譬如關於那些要塞問題，我們還受普魯士的麻煩，現在爲的告訴普魯士政府許多事情，本來我們不想正式對他們說的，就請大臣發一道公文給我們駐柏林的人，用郵寄普魯士人一定會偷看的，因此就聽到了我們願意他們聽的話了。」相似的情形在英國極有發生的可能。「我告訴你這一點詭計，」國王陛下說，「因此你可以防備它。」這都是立憲君主的微妙處。（六七）

彷彿再進一步的時候已經到了。利歐波王第二封信上滿篇都是講的對外政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形勢，路易·腓力普（六八）的性格；他得到了一個有望的答覆。維多利亞的確，開頭說她把他信上的政治部分給梅爾本爵爺看了；可是接下去討論國際政事了。彷彿她並非不願意同她的舅父交換各人對於這種問題的意見。（六九）那樣就好了。可是利歐波王還很小心；雖然他的外交策略上已經有一個危機步步迫近了，他還是不動聲色；然而最後他不能再緘默了。這一點對於他是重要極了；同法國和荷蘭周旋中他應有，至少似乎有英國作後援。可是英國政府似乎採取了中立態度；這太壞了；不助他就是反對他——他們看不出這一點嗎？然而他們也許只是在躊躇不定，那只要維多利亞稍一用力還可以挽救一切。他決意照他自己所見到的把真相委婉而有力的托給她看。「我所有求於仁王陛下的，」他寫着，「就是，你有時候不妨對你的大臣們，尤其是可敬的梅爾本爵爺，表明你，只要無礙於你自己的主權，總不願意你的政府爲首取那種不應當的行動，以致一轉眼便毀了這個國家，也毀了你的舅父和他的家庭。」（七〇）這個懇求的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整整一個多星期沒有一點音訊。最後維多利亞寫信了，她把她的感情發揮到淋漓盡致——「真的，我最親愛的舅父，你萬勿誤會，我對你熱切的依戀

和深切的愛戀之心是不會變的——什麼也不能使我變心——可是她提到政治的時候，雖然說了一大堆，而且說得很周密，她的話是不着邊際到極點；簡直是一篇外交方式的官樣文章。她的大臣們，她說，在這一件事情上和她完全同意；她了解而同情於她親愛的舅父地位上的困難；他可以放心，「梅爾本爵爺和判麥斯吞爵爺都無時不是最關心比利時的繁榮和福利的。」如此而已。利歐波王在覆信裏說他很高興，而且照樣還報了他甥女的親密的誓言。「我最親最愛的維多利亞，」他說，「你給我寫了一封很親愛的長信，給了我極大的快樂和滿意。」他不承認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七一）

不多幾個月以後，危機到了。利歐波王決意不顧一切的來一下，這一次決意顯一顯國王的本領和舅父的威嚴來服她。在一封突兀的，幾乎是斷然的信裏，他又把他的事情托給她了。「你從經驗裏知道，」他寫着，「我從未。有。求。於。你……可是，如我從前所說的，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會見到嚴重的結果，多少足以影響到每個人的。這應該是我們最苦心焦慮的事情。我親愛的維多利亞的親愛的舅父，利歐波王。」（七二）女王立刻把這封信送給梅爾本爵爺看，他回了幾行細心推敲出來的字句，一點也不確切表示些什麼，告她拿去給她的舅父看。她照辦了，抄出了那個圓到的方式，隨便插上些「親愛的舅父」作點綴；結尾說一句「路意絲舅母及諸弟妹前代為致意。」於是利歐波王終於不得認清事實了。他第二封信上根本就不提政治問題。「我很高興，」他寫着，「聽說你比去年更喜歡布萊屯了。我以為布來屯很可愛，在一年中的這個時節，一直到東風來的時候，而且那個亭榭是舒適的；誰也不能否認。我結婚以前，就是在那裏遇見的攝政王。後來查洛蒂同查洛蒂皇后來了。這種事情早已是多麼的

遙遠了，可是在記憶裏還是多麼的如在目前啊。」同可憐的黎也文夫人一樣，國王陛下也覺得自己算錯了。
(七三)

然而，他還是不能夠把希望完全放棄。又一個機會來了，他又出了一次氣力——可是自己也覺得沒有多大把握，結果立刻受了挫折。「我親愛的舅父，」女王寫着，「我得感謝你上次的來信，我在星期日收到的。雖然你似乎不嫌我放縱政論的火星，我想你還是不要再激的好，說不定終於要燒起來的，尤其是我抱憾的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總不能同意。所以我將限於表白我真誠意的祝禱比利時的福利和繁榮。」(七四)這樣一來，顯然是無話可說了。從此以後利歐波王的信裏就常常流露出很怪的一種哀傷的調子。「我最親愛的維多利亞，你那封痛快的短信剛來到，像一支箭穿了我的心，不錯，我親愛的維多利亞！我真愛你愛得很深……我愛你純爲你自己，你曾經是那個可愛的小孩子，她的幸福我會經深切的關心過。」他是飽經憂患了，可是人生有失意處，亦未嘗無得意處。「我有了一切能有的光榮，而且我按政治上說是穩固的建立起來了。」可是政治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呢；他的心裏有浪漫的嚮往。「我剩下來還有一種渴慕，就是懷念東方，我也許一朝會在那裏了此一生，出於西而沒於東。」至於他對他甥女的忠誠，那是永遠也不會完了的。「我決不勉強你讓我效力，也不勉強你聽信我的勸告，雖然我可以相當自信的說，從上天給我注定的這個奇怪的命運裏，不管在政治生活上或是個人生活上我所得的經驗總算不小。我隨時隨地都準備於你有用，而且我再說一遍，我所求的酬報就只是從你得到一點真摯的感情。」(七五)

六

同利歐波王的通信表明了一半還潛伏在維多利亞個性裏的許多特性。她對她舅父的態度從沒有動搖過一下。不管他怎樣進攻，她總保持了一條絕對不屈的戰線。主持英國的外交政策不是他的本分；這是她的大臣們的；他的暗諷，他的懇求，他的力爭——全毫無用處；他一定得明白事實如此。正因為她有一肚子的敬愛心，她的不屈不撓更來得顯著。從頭至尾，這位堅決的女王一直是一個忠誠的甥女。利歐波自己一定也妒嫉她有這樣一種極不苟且的方正吧；可是在年長的政治家是可佩的，在十九歲的女孩子就可驚了。機會獨多的觀察者並非無所憂慮。那種爽快與堅決，坦白與緘默，稚氣與驕傲，出奇的混合在一起的性情，似乎預兆了一個複雜而充滿危險性的前途。一天天過下去，這個奇異的資質裏較為不順眼的特性漸漸的流露得更屢見不鮮，更嚴重。常常顯得有一種橫暴的，專斷的脾氣，一種又堅又強的自負心。大家注意到宮中的儀式不但不鬆，而且一點點更緊起來了。有些人以為這應當歸功於萊純的影響；可是，果真如此呢，萊純要算有一個甘心情願的學生了；因為誰要是偶一不慎，於整肅恭敬上稍稍觸犯了森嚴的規矩，照例是立刻挨女王又鋒利又高傲的白眼。（七六）可是女王陛下的眼睛，雖然兇到不能再兇了，還不及她的嘴。表現在那些突出的小牙齒和那個竄進的小下巴上的自恣性，比一個威嚴的大顎骨，還來得利害呢；這是一種不能激擾的，不能動的，不講道理的自恣性；一種和執拗極相近的自恣性。而國君的執拗又不比旁人。

在她登位後兩年之內，風雲從開始起一直隱約的顯現在天邊上，終於掩至而發作了。肯德公爵夫人還是受盡了難堪的表面上上的孝敬，依舊在白金漢宮裏做一個被擯棄者，沒有力量，也沒有安慰。約翰·孔洛伊爵士，在女王前是不能露面了，在公爵夫人家裏還是作總管。菲洛拉·海思丁小姐還是口口聲聲的說刻薄的笑話；男爵夫人的敵意還是沒有平。一朝菲洛拉小姐發覺玩笑開回自己身上來了。一八三九年，隨公爵夫人旅行了一次，她從蘇格蘭回來的時候和約翰爵士同車。她身體上的一點變樣成爲了一個不得體的戲謔的資料；口舌多了；戲謔鬧大了。密傳菲洛拉女士懷孕了。（七七）她的健康狀態似乎證實了嫌疑；她請御醫詹姆士·克拉克爵士（七八）診看，診看了以後，詹姆士爵士也多了一下口舌。於是謠言就一發不可收拾了。誰都在談論；男爵夫人是不以爲怪；公爵夫人手忙腳亂，奮力給她那個侍嬪作聲援；女王也知道了。最後，只好訴諸檢查身體的古怪辦法了，施行手續中，據菲洛拉女士說，詹姆士爵士是粗野極了，第二個醫生卻非常有禮貌。結果兩個醫生簽了一張證明書，把她完全開脫了。可是事情決非就此完結了。海思丁家在社會上極有勢力，如今傷了尊嚴，糟塌了清白，狂怒之下，豈肯甘休。海思丁爵爺堅持要見一見女王，向報紙寫信，而且要求罷免詹姆士·克拉克爵士。女王向菲洛拉女士表示了歉意，可是詹姆士·克拉克爵士卻沒有罷免。輿論譁然，不滿起女王和她的親信來了；上流社會憎惡白金漢宮的醜外揚；普通社會憤恨菲洛拉女士的橫受虐待。到三月底，這位青年女王初登位所得盛極一時衆望，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七九）

事實昭彰，內廷太缺少檢點是很顯然了。惡意的閒話，原該一發芽就摘去的，竟放任到出醜的地步；連王位也

捲到了宮裏私人間是非的旋渦裏。詹姆士·克拉克爵士的地位引起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照例發生重大困難的時候，就去請教威靈敦公爵，這一次又去咨訊了。結果他的意見是，因為不公開發訊，詹姆士爵士是不能罷免的，當然不要去動他。(八〇)也許公爵是對的，可是那負罪的醫生照舊服務女王這一個事實使海恩丁家不服氣，而且使一般人心裏存了當道不知後悔的壞印象。至於維多利亞呢，人太年輕，太無經驗，也難怪她沒有對付得法。一個極其困難的地位。那顯然是梅爾本爵爺的事情；他是一個世故老人，他滿可以細心周到，一下子撲滅了那些怪難看的火焰的，當它們還在蠢動的時候。他卻不這麼辦；他太懶，太隨便；男爵夫人是堅持的，他就把事情放過了。可是顯然他的地位也不容易；宮裏人感情激盪得利害；維多利亞又不但很年輕，而且很固執。他有神通的馬勒來控制這匹怒馬嗎？他可說不準。於是，突然間，另一個關頭又來，比什麼時候都清楚的，顯示他得對付的那個人的真性了。

七

女王早就提心吊膽，生怕有那麼一天她不得不同她的首相分手。一直從「改革案」遞過起，輝格黨的勢力一步步跌落。一八三七年的總選舉給他們在眾議院裏留下了一個微弱的多數——從此以後，他們不斷的發生困難——在國外，在愛爾蘭；激進派懷起敵意來了；他們的壽命能够再維持多久是很可疑了。女王非常擔心的觀看事態的進行。她是生長在輝格黨環境裏，公私生活，耳濡目染，在在都與輝格黨有關；而且，即使沒有這

種因緣，僅僅梅爵爺是輝格黨首領這一點事實也大可以決定她的政見了。輝格黨失敗則梅爵爺倒。可是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結果呢？梅爵爺就得離開她了；在她的眼前梅爵爺已經變成了一日一小時都不缺。她登位後六個月，她在日記裏寫過，「我甚至於一夜不見他就非常悵惘呢！」（八一）這種倚賴她首相的私人感情一天天增長。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變成一個輝格黨同志是再自然不過了。關於政治問題上較為重大的意義她是一點也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就只是她的朋友們都在朝，都在她的周圍；如果不這樣，就非常可怕。當一個緊要關頭迫近來的時候，她在日記裏寫着，「我難以形容，（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成功很有把握）我心裏多麼重多麼慘，當我一想到很可能的這位極好，極慈祥的長者會不再是我的首相了！可是我熱切的信上蒼如此神奇的保佑我解決了那許多難題，如今總不會棄絕我啊！我很想對梅爵爺說明我的憂慮，可是我每次見他，總是眼淚比話語來得現成，我覺得一說出來，一定要透不過氣來呢。」（八二）梅爾本爵爺明白這樣一種心地，非常要不得，一個立憲君主隨時都有受命接受反對黨領袖作內閣大臣的義務的；他盡力勸導她，使她冷靜下來；可是沒有用處。

也未免太缺少了先見之明，還是他自己助成了這個不順當的局勢。一直從她登位的時候起，他給女王的周圍布滿了他自己一黨的女將；御前侍嬪以及所有的侍嬪都是清一色輝格黨人。平時女王從不會看見一個托立黨；到後來她就在任何環境裏都有意避免見一個了。她不喜歡那一夥，她也不自掩飾。她尤其不喜歡羅伯·庇爾爵士，而下一任首相差不多一定會輪到他。他的舉止是討厭的，他倒要擠走梅爵爺哩。他的擁護者，沒有例外，都一樣壞；至於詹姆士·格累姆爵士（八三）她看他一眼都覺得頭痛；他同約翰·孔洛伊爵士恰好是半斤八兩。（八四）

菲洛拉小姐的事情更增加了這些黨派謠言的勢力。海思丁家是托立黨，梅爾本爵爺和內廷都受盡了托立黨報紙肆意的攻擊。女王的黨派心也越來越深。可是現在那個可怕的時辰就在眼前了。五月初旬，內閣是明顯的動搖了；在一個緊要政策的表決上，他們在衆議院裏只獲得了一個多五票的過半數；他們乃決意辭職。維多利亞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哭出來了。那麼，當真一切都完了嗎？當真她便要最後一次見梅爵爺了嗎？梅爵爺來了，這真是一件奇事，就在這個最苦痛，最煩惱的時候，這個嚴謹的女孩子還一分不差的記下了她那個心愛的大臣來去的時間。那一席談話是又悽慘又長；可是結果只有一條路——女王得召見威靈敦公爵。第二天，公爵來了，他勸女王陛下召見羅伯·庇爾爵士。她是在「一種可怕的悲哀狀態」中，可是她嚙下了眼淚，使出了國君身分的堅決精神，鼓足全副氣力來對付那個很可憎，很可憎的引見。

庇爾生性很拘束，很自負，又很畏怯。他的舉止不雅觀，他也知道；他容易受窘，在這種時候，他變得比原先更呆板，更拘泥了，他的脚呢，在地毯上踏着跳舞教師的拍子。雖然他現在急於要獲得女王的寵幸，他的焦急反而使他的目的更難達到。他面對着這位倨傲，懷敵意的女孩子，一點辦法也沒有，她冷酷的在日記裏說他顯得一副鬱鬱不樂，「動氣」的樣子，看着他死板板，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偶然局促的點一點脚尖，她的心都沈了，「啊！比起梅爾本爵爺那種坦白，直爽，自然，最温和，最親熱的態度來，顯得多麼不同，多麼可怕的不同呵！」然而，一場觀見卻沒有鬧出亂子來。只有在一點上稍有意見不合的流露。庇爾決定要內庭的組織上必須變動一下；女王的左右必須不再完全是他的對手那方面人的夫人們，姊妹們；至少要有一部分侍嬪對他的內閣不懷敵意。講到這件事情

上，女王說她希望不要變動；羅伯爵士回答說這個問題以後再談也可以，不久便回頭談如何組閣的細節了。當他在面前的時候，維多利亞一直如她自己所說的「非常鎮靜，客氣，高昂，不露內心震動的痕迹」；可是一沒有人面前的時候，他就完全不能自主了。以後她又振起精神來給梅爾本爵爺寫了一封信，報告一切經過以及她自己的苦惱情形。她說：「朕覺得，梅爾本爵爺會了解的，彷彿四面都是朕所最信賴最尊敬的人的敵人；可是最糟的還是無端受了剝奪，不能再如平素那樣見梅爾本爵爺了。」

梅爾本爵爺回了一封極有見識的信。他想使女王鎮靜，勸她泰然的順受新的處境；他對於托立黨領袖們只有好話。至於侍嬪問題，他說，女王應堅持己意，因為這是她的私事；「可是，」他又說，「倘若羅伯爵士不能讓步呢，也不可拒絕，犯不着爲了這一點而把事情弄僵。」

在這一點上梅爾本爵爺無疑是對的。問題很複雜，很困難，以前從沒有發生過；可是後來的慣例是關於內庭女官的任用，執政女王必須採納首相的意見。然而梅爾本爵爺的聰明是白費了。女王怎樣也不能平心靜氣，她更不能聽忠告。托立黨豈有此理，想剝奪她的侍嬪嗎？那一夜她抱定了決心，不管羅伯爵士說什麼，連一個侍嬪都拒絕調動。於是，第二天庇爾再來的時候，她準備戰鬪了。他開頭縷陳內閣的人選，接着說：「現在，陛下，要談侍嬪了。」——女王立刻打斷了他的話。「我的侍嬪那一個都不能放棄，」她說。「什麼，陛下！」羅伯爵士說，「陛下的意思要全數保留嗎？」「全數，」女王說。羅伯爵士的面孔古怪的搖動起來了；他不能掩飾他內心的騷亂。「從御前侍嬪到普通侍嬪，」他最後表示。「全數，」女王陛下又回答了一句。庇爾徒然的辯護，徒然的，一刻比一刻的傲

慢，局促，講憲法，講執政女王，講公眾利益；徒然的跳他的悽惻的「米尼厄忒。」（八五）她像鐵一般硬；可是他，儘管局促不安，卻沒有一點讓步的表示；最後到他走的時候，什麼結果也沒有——組閣的事情全部擱淺。現在維多利亞與奮得發瘋一樣了。她在狂怒中認為羅伯爵有意要跟她鬪法，要劫奪她的朋友，要硬作她的主意；可是這還不算；當那個可憐蟲在她面前那麼局促的搬着脚步的時候，她突然發覺了她所惟一切望的東西——一個脫身的空隙。她搶起一支筆來揮成一紙短簡給梅爾本伯爵。

「羅伯爵士很失態，」她在信裏說；「他一定要我撤換侍嬪，我就說我決不同意，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人那樣的驚駭。……我很冷靜，可是非常堅決；我想你一定很高興看見我如此鎮定，如此不屈不撓吧；英國女王不甘受這種欺騙。請早事準備，隨時會用得着你。」剛寫完就聽說威靈敦公爵到了。「唔，陛下，」他一邊說一邊走進來，「我很不安，聽說有困難問題。」「喔！」她立刻回答，「他開端的不是我。」她覺得現在只需要一點：她一定得堅決。而她確乎堅決。這位征服拿破侖的老將居然受了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子的奚落。他一點也不能奈何她。最後她甚至於膽敢譏笑他了。「難道羅伯爵士那樣不中用，」她說，「連宮裏的女流都要合他的意見嗎？」於是公爵簡單而謙遜的勸諫了一番，低低的一鞠躬走了。

她勝利了嗎？日後便知；這時候她又草就了一封信。「梅爾本伯爵爺萬勿以朕的舉動為輕率。……朕覺得這正是判斷朕能不能被人當小孩子擺佈的試驗。」托立黨人不但邪惡而且可笑。庇爾，就她看來，原先只表示要撤換宮裏那些在國會裏有位置的人，現在竟反對她的侍嬪了。「我倒想知道，」她說，帶了一種勝利的譏笑，「他們的

意思是不是要給女士們在國會裏留位置嗎？」

這個關頭現在快過去了。羅伯爵士又來，告訴她說倘若她堅持把她的侍嬪全數保留，他就不能組閣。她回答說她將用書面通知他最後的裁奪。第二天早上前任的輝格黨內開了一個會議。梅爾本爵爺當場讀女王的信札，那一羣年長的政治家完全由一般異乎尋常的熱情擺佈了。他們知道得清清楚楚，最低限度，女王的舉動不是確守憲法就很成問題；像那樣一意孤行，她顯然漠視了梅爾本爵爺的忠告；實際上，他們取消辭職的前議又毫無爲國爲民的理由。可是這些考慮一經維多利亞熱切的敦促便化爲烏有了。她那種堅強的決心把他們一下子都推到她的願望的激流裏去了。他們一致的覺得「無法棄絕這樣一個女王，這樣一個女人。」忘記了他們已經不是陛下的大臣了，他們竟採取了空前的行動，寫信勸女王結束她同羅伯·庇爾爵士的交涉。她照辦了；什麼都完了；她勝利了。那天晚上宮裏開了一個跳舞會。什麼人都到了。「庇爾和威靈敦公爵來的時候帶了一副很動氣的樣子。」她是十二分快樂；梅爵爺又做她的首相了，他就在她的旁邊呢。（八六）

八

歡樂同梅爵爺一塊兒來了，然而這是煩亂中的歡樂。家庭的糾紛仍然不減，一直到最後威靈敦公爵，原先被拒絕當大臣，又以老資格被召來充家裏的精神醫士。有幾分做到了，當他終於勸約翰·孔洛伊爵士辭了肯德公爵夫人家裏的職司，而且永遠離開了內庭；又有幾分做到了，當他勸女王給她的母親寫了一封親熱的信。重歸於

好似乎有了門路了，可是公爵夫人還是不服氣。她不相信維多利亞寫這封信，這不是她的手筆。她召公爵來告訴他如此。公爵保證她信是一點也不假，懇求她忘掉過去。那可沒有這樣容易。「倘若梅爾本爵爺來，我怎麼辦？」「怎麼辦嗎？夫人還消說，客客氣氣的接見他呀。」「好吧，她還可以勉強……」可是倘若維多利亞要我同萊純握手，我怎麼辦？」「怎麼辦嗎？夫人還消說，抱她吻她呀。」「什麼！」公爵夫人每一根毛都豎了起來，於是哈哈大笑。「不，夫人不，」公爵說，也大笑。「我不是說要你抱萊純，要你吻她，我說的是女王。」（八七）

公爵竟許會成功的，要不是一切和解的企圖被一件悲慘事情給打斷了。菲洛拉小姐身上發覺了一種可怕的内症，（八八）現在病勢急轉的利害起來了。顯然她快要死了。女王的失民心達到了極點。不止一次她被人當衆侮辱過。她出現在露台上的時候，有人喊她「梅爾本夫人」；在亞斯各忒，（八九）她經過的時候，蒙忒洛思公爵夫人和莎拉·英吉司徒女士噓她。菲洛拉小姐死了。謠言又加倍激烈的爆發了起來；宮裏呢，從此兩派就隔了一道難越的鴻溝。（九〇）

然而，梅爵爺是回來了，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談話中，什麼煩惱都被那種迷人處趕跑了。他那一方面呢，卻飽嘗了苦辛；他因為自己覺得有種種疏忽處而增加了苦惱。他明知道如果在適當的時機他出來說幾句話，海思丁謠言儘可以防止的；關於侍嬪問題，他知道自己容許了私人感情以及維多利亞的烈性支配了自己的判斷，自己的舉動。（九一）可是他並非太會深切的感受良心責備的人。不管內廷生活怎樣呆板，怎樣拘束，他同女王的來往變成了他的生活裏的主要興趣；剝奪了這一點便有切膚之痛；這個可怕的萬一總算避免了；他又上台了，儼然得了

勝利的樣子；讓他盡量享受這一縱即逝的良辰吧！如此，受了一個君主的寵幸的滋潤，受了一個女孩子的愛重的溫暖，這枝秋天的玫瑰，在一八三九年那幾個秋天的月份，出奇的盛開了。花瓣，很美麗的，開放了最後一次。最後一次，在這種意想不到的，不相稱的，差不多不可信的來往中，這位老享樂家嘗到了傳奇式的微妙。照顧，教導，約束，鼓勵他身邊這位年輕的小君主——這就難得；在這樣一種不變的親切中接觸她易動的感情，蓬勃的生氣——這更難得；最難得的，也許還是漠然的沈耽於雋妙的冥思，閑散的插話，不連貫的講講話，對於一只蘋果或是一條綠飾開開小玩笑，做做夢。他那種敏感的泉源，潛伏在他的心深處，呈滿溢的狀態。常常逢到他低下頭來吻她手的時候，他覺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九二）

在維多利亞身上，不管她如何滲不透，有了這樣一種人作伴，到底免不了會發生一點效力。她不再是二年前那個單純的小女學生了。這種變化甚至在公開的舉止上也看得出。她的表情，原先「是天真，甯靜」，如今在精細的觀察者看起來似乎「無顧忌，不滿足」了。（九三）她懂了一點權威的苦樂；這還不算。梅爾本爵爺原來打算用了溫和的教訓，引她上明慧和中庸的路，可是她那種性格不自覺的把她潛移默化到了一個極相反的方向。這塊堅硬，清澈的水晶石，那麼久，那麼不變的遭受了那種環繞周圍，伺隙而入的流體，已經起了一種奇怪的腐蝕；彷彿真變得柔軟了一點，翳了一點了。人類的常情和過錯的傾向是傳染的東西；難道萊純所嚴格教導出來的學生也傳染到了她開始聽妖婦的歌了？自我表現，甚至於自我放縱的隱祕的衝動支配了她的生命了？有一個時期，這個新時代的寵兒彷彿開了倒車，向十八世紀搖動起來了。這是她生涯裏最危險的時機。如果這種潛勢力繼續下來，

她的性格的發展，她的生命的歷史，儘會全然變相呢。

可是爲什麼不讓它們繼續下去？她就惟恐它們不繼續下去呢。讓它們繼續下去吧！她周圍都是輝格黨，她可以隨意作自己要作的事情，她有梅爵爺；她不相信她可以更幸福一點。什麼變化都只有變壞；而最壞的變化……不，她聽都不願意聽一聽；那才受不了，那簡直把什麼都翻過來了，如果她結婚。可是誰都希望她結婚呢——一般社會，大臣們，薩克思·科堡的親戚——總是那麼一套。自然，她知道得清清楚楚，其中也極有道理。譬如倘若她沒有孩子，倘若她死了，她的叔父肯褒倫公爵，現在做了漢諾威國王，到那時候就要承繼英國王位了。（九四）這一點無疑的，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誰願意避免它，她都完全同情。可是用不着忙；她到頭來自然會結婚的——可是還早呢——至少再過三四年。最厭煩的是，她的舅父利歐波顯然決定了，不但要她結婚，而且要她的表弟亞爾培做她的丈夫。這纔不愧是她舅父利歐波，他什麼都想染指；可是那倒是真的，從前許久以前，甚至在她即位以前呢，她曾經寫過信給他，寫得多少有點鼓勵了他轉了這個念頭。那時候她曾經告訴他說亞爾培有「使她幸福的一切特點」，曾經請求「最親愛的舅父照應一個人的健康，現在那個人在我（女王自稱）是那麼親愛了，要你特別愛護他」，再加上「我希望並且相信，這件對於我那麼重要的事情，一切都順利都好」（九五）可是這是多年以前了，從文字上看來，這封信是出於萊純口授的；無論如何，她的感情，以及一切的環境，現在完全不同了。她對亞爾培根本就不大感興趣。

女王後來說她始終只想同她的表弟結婚；（九六）她的信札和日記卻證明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八三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她在日記裏說：「今天是最親愛的表弟亞爾培的十八度生辰，我祈禱上天把最好的福氣加在他那個可愛的頭上！」然而在以後幾年，這一個日子卻沒有提到。事情已經安排好了，由史多克瑪陪公子上意大利，那個忠心的男爵因此暫時離開了她。他不止一次寫信給她，關於他那位年輕的旅伴講了許多好話；可是她這時候已經有了決心。她很喜歡，很敬佩亞爾培，可是她不想同他結婚。「此刻，」她在一八三九年四月對梅爾本爵爺說，「現在我的情緒十分反對結婚。」（九七）當她的表弟游完意大利的時候，她開始心神不定了；她知道，從一個根深蒂固的預定裏看來，他下一次旅行就要輪到英國。他也許會在秋天到，一到七月她更加不安了。她決定寫信給她的舅父，想表明她的態度。有一點一定得弄明白，她說，「我們之間並沒有婚約。」即使她喜歡亞爾培，她也不能「在今年定婚約，這種事情最早也得等兩三年再說。」她說她「非常不樂意」改變她的地位；假如她不喜歡他，她「很盼望大家明白這一點，就是不負任何破約的責，因為她從沒有許過什麼。」（九八）對梅爾本爵爺她說得更露骨。她對他說她「不怎樣願意見亞爾培，因為這件事情根本討厭；」她深恨要決定這件事；她又重說一遍見亞爾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九九）可是沒有法子逃避這件可怕的事情，人一定得來，她一定得見他。夏天溜過去了，完了；早已是秋天了；在十月十日的晚上，亞爾培，由他的哥哥厄奈思伴作，到了溫色。

亞爾培到了；她全副生命的架子，馬上像一所紙牌的房子，倒塌下去。他真美——她張口咋舌了——她再也不知道別的什麼。於是，一霎眼，一千種神祕都給她顯示出來了；過去，現在，帶了一種新的意義，一下子湧到了她的面前，多年的謬見消失了，一種非常的，不可抵抗的真實突然呈露了，在那雙藍眼睛的光芒裏，在那張漂亮嘴的

笑影裏。以後的時辰就過在銷魂中。她又看出了幾個細節——那張「極美的鼻子」，那些「纖細的鬚鬚和稀鬆的，可是很稀鬆的頰鬚」，那副「美麗的身材，闊在肩膀上，細在腰上」。她同他騎馬，同他跳舞，同他談話，盡善盡美。她毫無一點懷疑。他是星期四晚上到的，那個星期日早上她就告訴梅爾本爵爺說她已經「對於結婚的意見改變了許多」。第二天早上她告訴他說她已經決意同亞爾培結婚了。第三天早上她召見她的表弟。她單身接見他，「過了幾分鐘我就對他說我想我一定明白我爲什麼希望他們到這裏來——又說我一定太快樂了，如果他有意償我的心願（同我結婚）」於是「我們擁抱了，他是那麼親切，那麼懇摯」。她說她不配同他結婚，他低聲說他極高興「Das Leben mit dir zu zubringen（與你偕老）」他們分手了，她覺得自己是「人間最幸福的人」。當梅爾本爵爺進來的時候，起初她隨便敷衍談天氣，談不關緊要的題目。不知怎麼一回事，她覺得在她的老朋友面前有一點心神不定。最後，鼓足了勇氣，她說「我已經同亞爾培講好了。」啊！你已經，「梅爵爺說（二〇〇）

附註

(一)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三卷第四一頁。

(二) 庇爾，羅伯爵士（一七八八——一八五〇），一八〇八年畢業於牛津，一八〇九年進國會，爲托立黨人。一八一一年被任爲殖民地副大臣。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八年爲愛爾蘭事務大臣。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七年爲利物浦內閣之內務大臣。一八二八年威靈敦爵爺組閣，庇爾仍被任內務大臣，對於天主教解放，由反對而變爲贊成。一八三〇年格雷爵爺組織輝格黨內閣，庇爾爲反對黨領袖。反對「改革案」。一八三四年任首相，次年內閣失敗，辭職，由梅爾本爵爺繼任。一八四一年重任首相，贊助自由貿易，促成穀類限止律之取銷。一八四六年辭職。參閱「歷任首相表」。

(三)克樂可·約翰·威爾遜 (John Wilson) 一七八〇——一八五七) 政治家兼作家。生於愛爾蘭，求學於都柏林三一學院。一八〇七年進國會，一八〇九年被任爲海軍部祕書，其後二十餘年連任該職。反對「改革案」，該案通過後廢止國會。據說最先用「保守黨」(conservatives) 一名者即克樂可。創辦「倫敦季刊」，校印鮑思威爾 (Boswell) 「約翰孫傳」，筆審思 (L. J. Jennings) 編印之「克樂可雜錄」(The Croker Papers) 以史料豐富見重於世，與「克里斐雜誌」成一對照。因克里斐爲輝格黨，克樂可則爲托立黨。

(四)格累維爾·查理·加文狄虛 (Charles Cavendish) 一七九四——一八六五) 自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六〇年連任樞密院書記。所著「割記」乃多年經驗之積累，對於十九世紀英國歷史之貢獻極大。

(五)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七頁，第九頁，第十四至十五頁。

(六)羅素，約翰爵爺，(一七九二——一八七八) 一八一三年進國會，從輝格黨，竭力擁護國會改革及天主教解放。一八三〇年被任爲

「改革案」起草委員會四委員之一，羅素以該案主要起草者聞名。一八三四年後爲下院輝格黨領袖。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任梅爾本內閣內務大臣。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一年爲殖民地大臣。一八四六年底爾內閣倒，羅素繼任首相。一八五二年三月辭職，十月任亞培亭內閣外交大臣。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任樞密院大臣。一八五九年任列麥斯谷內閣外交大臣。一八六五年列麥斯谷死後，復任首相，參閱「歷任首相表」。

(七) (原註) 見滙爾波爾，第一卷，第二八四頁。

(八) (原註) 見克勞福，第一五六至七頁。

(九)黎也文夫人 (一七八四——一八五七) 名杜樂綏亞 (Dorothea) 俄國將軍克利思多孚·安德羅維支 (Christophe-Andriewitch) 之妻，以外交才能及國際陰謀著名。一八一二年傾其夫任駐英國大使，隨至倫敦，交游頗廣。一八三八年後住巴黎，其「沙龍」曾盛極一時。

(一〇)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十六頁。

(一一)白金漢宮位居聖詹姆士園西端，爲英國君主之倫敦主宮。

(一二)(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一〇至一一頁。

(一三)(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十五頁。

(一四)(原註)同上，第四卷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一五)(原註)見史多克瑪第三二二至三頁；馬克恩威爾第一五九至六〇頁。

(一六)(原註)見史多克瑪第一〇九至一一〇頁。

(一七)(原註)同上，第一六五至六頁。譯者按：利歐波拒絕希臘王位在一八三〇年，時希臘脫離土耳其未久，國基尚未鞏固。又：此利時經一八三〇年革命後，與荷蘭分離，自成一立憲君主國，一八三一年選利歐波為國王。

(一八)(原註)見史多克瑪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及第十一章。

(一九)格雷，查理 (Charles, 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五) 一七八六年進國會，從輝格黨，護國會改革。一八〇六年任外交大臣，次年辭職。一八三〇年任首相，一八三四年辭職。參閱「歷任首相表」。

(二〇) 判麥斯吞爵爺，亨利·約翰·滕卜爾 (Henry John Temple 一七八四——一八六五) 一八〇七年進國會；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二八年任陸軍大臣。一八三〇年任格雷內閣外交大臣。一八四一年庇爾組閣，判麥斯吞去職。一八四六年復任羅素內閣外交大臣。一八五二年任亞培內閣內務大臣。一八五五年二月任首相，蟬聯至死。曾一度間斷，由德被爵爺組閣 (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參閱第五章及「歷任首相表」。

(二一)(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三〇三頁。

(二二)(原註)見史多克瑪，第三二四頁。

(二三)(原註)同上，第十五章，第二段。譯者按：瑪麗亞第二 (一八一九——一八五三) 一八三三年登位，一八三六年與腓迪南結婚。

(二四)(原註)同上，第十七章。

(二五) 利歐波王 一八三二年與路易·腓力普之女路易絲結婚，目的在獲得法國為比利時後援。

(二六)(原註)見史坦因，第六卷，第九三二頁。

(二七)(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二四七頁托倫恩第十四頁海華德第一卷第三三六頁譯者按艾格爾蒙爵爺(一七五一—一八三七)名喬治·歐布里恩溫達姆(George O'Brien Wyndham)以獎掖藝術家著名。生性豪爽，好客，率直，乖僻，在當時社交界中頗露頭角。

(二八)嘉洛玲女士(一七八五—一八二八)，一八〇五年與梅爾本爵爺結婚。與拜倫結交，大為世人注意，引起種種謠傳。著有小說多種。

(二九)(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二四八頁。

(三〇)(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三卷第三三一頁；第四卷第二五四頁；海鷹第三卷第十二頁；一八三五年三月一日訪梅爾本爵爺，見他正在讀「使徒行傳」，手頭有一本原為約翰孫(Ganne' Johnson)所有的四開本希臘文新的聖經。」

(三一)拉德奈博士(一六八四—一七六八)著名神學家。主要作品為「福音史蹟之確證」(Credibility of the Gospel History)。

(三二)(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三卷第一四二頁；托倫恩第五四五頁。

(三三)(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四八頁；托倫恩第二七八頁，第四三一頁，第五一七頁；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三三一頁，第八卷第一六二頁。

(三四)(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二五三至四頁；托倫恩第三五四頁。

(三五)諾敦夫人名嘉洛玲·伊麗沙白·莎拉(Caroline Elizabeth Sara 一八〇八—一八七七)，戲劇家薛立登(R. B. Sheridan)之孫女，一八三六年與諾敦(Hen. George Chapple Norton)離婚。著有詩集多種，小說一種。

(三六)荷蘭府(Holland House) 恩星登一府第，建於一六〇七年，在荷蘭第三爵爺(一七七三—一八四〇)時代為當時社交中心。

(三七)(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一三五頁，第一三四頁；「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四九頁。

(三八)布來屯地臨英吉利海峽，為英國最著名海濱避暑地。

(三九)(原註)見克里斐第二卷第三二六頁。

(四〇)(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〇三頁。

(四一)(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二〇六頁。

(四二)聞加斯透宗室爲亨利第三次子愛德孟(Edmund)後裔,其公爵采邑後歸併於皇室。

(四三)(原註)見李,第七十九至八十一頁。

(四四)德藍爵爺當時任加拿大總督,參閱第二章附註。

(四五)渥爾孚將軍(一七二六——一七五九)一七五九年率陸軍攻加拿大,於攻下奎伯克(Quebec)時因傷損命。

(四六)(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三頁。

(四七)(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十九頁。

(四八)(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一百頁。

(四九)(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五十七頁,第二五六頁。

(五〇)(原註)見李,第七十一頁。

(五一)(原註)伯德福公爵告訴格累維爾說他「確信地與梅爾本之間有一番爭鬪……他確信關於男客在飯後不即離席問題他們有一番爭執,因爲他聽見她簡直是生氣的對他說,『這是一種可怕的慣例』——可是當女客退出飯廳(他在場)的時候,上邊傳官男客可留坐五分鐘。」格累維爾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記(未刊布)。

(五二)法朗歇思·艾格敦夫人(一八〇〇——一八六六)名哈麗葉·凱撒玲(Harriet Catherine)有著述數種。

(五三)見格累維爾一八三八年三月十一日日記(未刊布)。

(五四)「灰思忒」(Whist)一種紙牌戲。

(五五)(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一五二至三頁。

(五六)查理·傑(一八一——一八六八)名演員,一八三八年一月演「罕姆列忒」於德路里·禮戲院(Drury Lane),其父愛

德士·傑(Edmund Keen)一七八七——一八三三)悲劇演員,以演夏洛克(Shylock)奧塞洛(Othello)理查第三著名。

- (五七)(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六五至六頁。
- (五八)馬克累德·威廉·查理(William Charles 一七九三——一八七三)與經等齊名之悲劇演員，擅長「馬克白」(Macbeth)「黎那王」(King Lear)「亨利第四」等戲。
- (五九)(原註)見馬丁諾，第二卷，第一一九至二十頁；「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二一至二頁。
- (六〇)(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二九頁。
- (六一)據說坎忒布利大主教(霍萊)誤將小指戴的戒指套在無名指上。
- (六二)老羅爾爵爺(約翰，一七七三——一八四二)上寶座前台階的跌倒，第二次上階的女王起立至階端止住他。
- (六三)(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三五六至六四頁；列思梨，第二卷，第二三九頁。
- (六四)(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七九頁。
- (六五)(原註)同上，第一卷，第八十頁；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二十二頁。
- (六六)(原註)同上，第一卷，第八十五至八十六頁；格累維爾，第四卷，第十六頁。
- (六七)(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九十三頁。
- (六八)路易·腓力普(一七七三——一八五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後登位，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逃至英國，死於克萊里蒙。
- (六九)(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九十三至九十五頁。
- (七〇)(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一六頁。
- (七一)(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一七至二〇頁。
- (七二)(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三四頁。
- (七三)(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三四至三六頁，第一四〇頁。
- (七四)(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五四頁。
- (七五)(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一八五頁。

(七六)(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四卷第十六至十七頁;克勞福第一六三至四頁。

(七七)(原註)同上,第四卷,第一七八頁,及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五日日記(未刊布)。

(七八)克拉克,詹姆士爵士(一七八八——一八七〇),一八三五年任肯德公爵夫人及維多利亞公主侍醫,維多利亞登位後陞任御醫。著有醫學論文數種。

(七九)(原註)「誰都不理睬女王,她的人望降到了零點,忠誠是一個死名辭。」格累維爾一八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日記;一八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晨報」。

(八〇)(原註)見格累維爾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五日日記(未刊布)。

(八一)(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五四頁。

(八二)(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三二四頁。

(八三)格累姆,詹姆士爵士(一七九二——一八六一),一八一八年進國會,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任海軍大臣,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八年任庇爾內閣內務大臣,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五年任亞培亭內閣海軍大臣。

(八四)(原註)見格累維爾一八四一年八月四日日記(未刊布);「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五四頁,第一六三頁。

(八五)「米厄厄忒」(minuet),一種徐緩而莊嚴的三拍子跳舞。

(八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一五四至七二頁;「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六三至七五頁;格累維爾第四卷,第二〇六至二一七頁,及未刊布各節;布魯敦第五卷,第一九五頁;克萊倫登第一卷,第一六五頁。一般人常引「他們要把我當小女孩子看待,我卻要叫他們認識認識我是堂堂的英國女王!」這句話,認為女王說的,實屬無稽。這無非是格累維爾將女王致梅爾本兩信(見「書信集」第一六二及一六三頁)的內容加以概括的敘述之一部分。有一點可以注意,「英國女王不甘受這種欺騙」這句話在「少女時代」第一六九頁上是刪去的,這兩部書中字句上頗多出入處。

(八七)(原註)見格累維爾,一八三九年六月七日,六月十日,六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日記(未刊布)。

(八八)據說患肝臟膨脹病。

(八九)亞斯各德在溫色西南六哩，有長及二里之著名跑道，每年六月間舉行賽馬。

(九〇)(原註)見格累維爾，一八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七月七日日記(未刊布)；克勞福，第二二二頁。

(九一)(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二五一至二頁。

(九二)(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五一頁；「少女時代」第一卷，第二三六頁，第二三八頁；第二卷，第二六七頁。

(九三)(原註)見馬丁諾，第二卷，第一二〇頁。

(九四)漢諾威王國本由英國兼領，但漢諾威法律規定婦人不得登王位，維多利亞登英國王位後，另由肯賽倫公爵為漢諾威國王。(一八三七年。)

(九五)(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四十九頁。

(九六)(原註)見格雷，第二一九頁。

(九七)(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

(九八)(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一七七至八頁。

(九九)(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二一五至六頁。

(一〇〇)(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二二至九頁。格累維爾說(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女王對於婚事一切部由自己決定，根本不同梅爾本商談，甚至不向他傳達自己的意向」這是無稽的。女王日記證明她每一點都和梅爾本商議過。

第四章 結婚

這顯然是親上攀親。薩克思·科堡·哥答的法朗歇思·查理·奧古思都·亞爾培·愛曼紐厄爾——這是他的全名號——比他的表姐不過後生三個月，而且兩方接生的是同一個產婆。兩個孩子的祖母和外祖母，那位科堡的大公太夫人，自始就預期他們的好事；他們長大起來的時候，大公肯德公爵夫人，利歐波王，都同樣的盼望了。公子呢，一直從三歲的時候，他的保姆對他說將來「那個小英國五月花」會做他的夫人，他就從不曾想到同別人結婚。最後到史多克瑪男爵也表示贊同的時候，大事彷彿就等於定了。(一)

大公還有一個孩子——厄奈思公子，比亞爾培大一歲，是大公的承繼人。(二)大公夫人是一個活潑，美麗的女人，淡頭髮，藍眼睛；亞爾培很像她，而且是她的公然的寵兒。可是在他生後第五年，他和她永別了。大公的內廷並不道德嚴格著名；他自己是一個風流人，傳說夫人也學丈夫的榜樣。發生了許多謠言；牽涉到一個內臣，一個猶太種的可愛而有教養的人，最後夫婦分居了，接着就是離婚。大公夫人退隱巴黎，悲苦中死於一八三一年。亞爾培總忘不掉她。(三)

他長成一個好看，聰明，高昂的孩子。常常是循規蹈矩的，他有時候卻很暴烈。他有自己的意志，而且堅持；他的哥哥不如他那樣熱烈，不如他那樣有心思，他們爭吵起來，總是亞爾培佔上風。兩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大公的幾所別墅裏，在秀麗的山林溪水間，年紀很小——亞爾培還不滿四歲——就離開了保姆，歸一個導師照料，一直到他們進大學。他們在樸實無華中教養起來，因為大公窮，公國很小，很不足道。不久亞爾培顯然是一個模範孩子了。明慧，耐苦，他受了他那一代熱誠的道義觀的影響；十一歲的時候，他竟使父親驚訝，對他說他希望自己做「一個有用的好人」。然而並不過於嚴肅；雖然他也許缺少幽默，他卻很會開玩笑——作弄人，模倣人。他並非文弱書生；他騎馬，射擊，舞劍；他最喜歡戶外生活，他覺得再快樂不過於同他的哥哥在他心愛的羅塞諾周圍的田野裏作長時間的散步——躡足捕鹿，嘆賞風景，採集大堆植物學標本。此外，他極喜歡音樂。有一點顯得他不像父親，不是由於他所受的特別教養，就是由於一種更深的癖性；他顯然不喜歡異性。五歲上，在一個兒童跳舞會裏，人家領一個女孩子來作他的舞伴，他就又厭惡又氣忿的直叫；雖然，後來他把這種脾氣掩飾了一點，這種脾氣還不會消滅。(四)

兩兄弟在科堡很得人望，到他們要行堅信禮的時候，禮前的試驗按古例在堡中「巨人堂」公開舉行。當場有熱心的大羣官吏，教士，公國各村鎮的代表，以及各色各樣的觀禮人。除大公和大公太太夫人外，還到了符騰堡的亞力山大和厄奈思兩公子，萊寧根大公，霍亨洛伊·朗根堡大公夫人以及霍亨洛伊·什陵司福斯特大公夫人。內廷牧師雅各比博士主持儀式，上了一個設在堂後，裝飾簡單而合式的講壇；開場先由歌唱班唱讚美歌「聖靈

其來臨」第一節。說了幾句開場白，雅各比博士開始考問了。「兩公子威嚴而合宜的舉止，」當時的一種記述告訴我們說，「對問題周密的注意，回答的坦白，果斷，正確，使滿堂的會衆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們的回答裏最顯著的無過於處處流露深切的感情，和確信的內在力。考問者所問的並非單用『是』『否』可以回答的問題。它們都經過仔細的考究，爲的使聽衆洞悉這兩位青年的觀感。最動人的一幕是在考問者問世子是否有志於堅信福音教（五）的時候，他不但回答『是』而且用清晰而堅決的口氣說：『我同我的弟弟都抱定決心永遠忠於公認的真理。』」考問持續至一小時之久，雅各比博士作了總評，接着就是一個短短的祈禱；開場那個讚美歌的第三二節也唱了；儀式完畢。兄弟倆從壇上下來，被大公和大公太夫人抱在懷裏，於是那些忠心的科堡人民各自分散了，看得心滿意足。（六）

亞爾培心智上的發展現在進行得很快了。十七歲上他開始細心研究日爾曼文學和日爾曼哲學。他從事，據他對導師說，「窮究偉大的克洛卜思篤克（七）的思想——雖然這一點上，大半，」他謙虛的加上一句，「並無成就。」他寫過一篇論文，「日爾曼人的思想方式，及日爾曼的文化小史，」「在概略中，」他說，「應用處置這一項課題所必需的分段法，」最後總結以「反顧當代的積弊，籲請人人各自矯正，而作他人的好榜樣。」（八）在利歐波王照料下住了幾個月，他受了阿杜爾孚·葛德萊的影響，那是一位數學教授，最喜歡引用或然律到政治和道德現象上；這一路的研究吸引了公子，友誼便如此一直保持到他的死。（九）他從不魯捨爾到波恩大學，（一〇）他在那裏很快的以才智與交際而嶄露頭角；他的精力貫注於形而上學，法學，經濟學，音樂，劍術和演戲。三十年以後

他的同學們想起亞爾培公子的摩仿人而引起的哄堂大笑來，還很高興呢。殿下模擬一位教授的口吻和手勢，學他平日指一幅畫一排威尼斯房子的圖畫說：「這是 Ponte Realle（里亞爾特橋）」（一一）模倣另一位奔跑中摔倒了起來找眼鏡，那種 verve（神）特別受他們賞識。（111）

在波恩住了一年之後，國外旅行的時候到了，史多克瑪男爵從英國來陪公子游意大利。利歐波王兩年前早已請教過男爵對於正在計議中的婚事有什麼意見。他的回答很值得注意。帶了一種特有的先見，一種特有的不樂觀，一種特有的對於這局面中精神成分的諳悟，他指出幾條使婚姻成功的必要條件。亞爾培，他寫着，是一個優秀的青年，按他那樣年齡說已經長得很好，而且有可喜可貴的品性；他在幾年裏大概會變成一個強壯，漂亮的人，有一種和藹，樸實，而尊嚴的舉止。「這樣看來，外表上他已經具備了足以得女性歡心，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足以得歡心的一切條件了。」那麼假設維多利亞贊成的話，又有一個問題要考慮了：亞爾培心智上的品質是否適合於做英國女王的丈夫。關於這一點，男爵繼續說，他頗得好評，公子聽說是謹慎的，明敏的；可是這些論斷未必公允，男爵寧欲暫不表示意見，等他親自觀察了，得了一個可靠的結論以後再說。於是他又說：「可是這都還不夠。這位年輕人不但應有大能耐，而且應有一種正當的志向，還應有強大的意志力。從事如此艱鉅的一輩子政治生涯，僅僅有精力，有心，還不足——還要有熱切的氣分，隨時都出自本意的預備為真正有用於人而犧牲純粹的享樂。倘若他此後不滿於獲得了國際上一個最有勢力的地位，他將怎樣常常要不知不覺反悔他這一番進取了！倘若他不久從頭起便認定這是有重大責任的事業，認定他的光榮和幸福即繫於奉行這一種事業，他的成功怕極少

把握。」(一三)

對於適當的實行亞爾培家裏爲他選定的那個命途所必備的條件，史多克瑪的見解是如此；關於公子到底具備了多少的問題，他希望在意大利旅行中得到一點結論。亞爾培是很感服男爵了，以前他不常見到他，他又生平第一遭，認識了一個年輕的英國人，法朗歇思·綏莫亞中尉，(一四)他約好陪公子，公子覺得他 sehr lieben-swürdig (非常和藹可親)便同他發生親密的友誼。他喜歡翡冷翠的陳列館和風景，雖然羅馬他不覺得怎樣了不得。「要不是有了一些美觀的宮殿，」他說，「看作德意志隨便哪座城都可以。」謁見教皇格雷高理十六(一五)的時候，他乘機炫耀了他的博學。聽教皇說希臘人的藝術從伊忒魯利亞人(一六)傳去，亞爾培回答說他以爲倒是從埃及人學的；教皇陛下客氣的服輸了。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想增加知識，在翡冷翠一個跳舞會上，人家看見他一點也不關心那些女士們，只顧同有學問的加波尼(一七)暢談，「Voilà un prince dont nous pouvons être fiers (這正是一位值得我誇耀的公子，)」都斯加尼大公(一八)站在旁邊說：「La belle dansense l'attend, le savant l'oeupe (美麗的女舞客等着他，有學問人佔了他。)」(一九)

回德意志的時候，史多克瑪報告利歐波王的評論，還有挑剔。亞爾培他說是明敏，懇摯，和藹可親的，他有一肚子最好的意向，最高尚的決心，他的判斷力在許多方面都超出了他的年齡。可是他是不喜歡奮發；他似乎太願意省事，他的好決心也太容易化爲烏有。尤其不幸的，他對於政治一點也不感覺興趣，他從不看報。他的舉止也有改進的餘地。「他將來，總是，」男爵說，「對男人比對女人容易合得來，他同女人來往太不露一點 empressement (熱，)」

太淡漠，太畏縮。」還有一點也逃不過這位老醫生的銳眼：公子的體質不強健。（二〇）然而，就大體講，他對於計劃中的婚姻總算合適。可是現在主要的困難似乎在另一方面了。維多利亞顯然決不肯作繭自縛。所以當亞爾培上英國的時候，他抱定決心完全撒手了。他對一位朋友說：什麼也不能引誘他老是游移不定的空等；他不惜一筆勾銷。他在溫色所受的接待使局面換了一片全新的光明。幸運的輪子急轉直下；他在維多利亞的懷裏發覺他那個重壓的命運不可挽回的確定下來了。（二一）

二

他並不同她戀愛。感情、恩情對於一位活潑、年輕的表姊兼女王者無條件的熱忱出於自然的反應——這種種佔有了他，可是互相繾綣的熱腸他並沒有。雖然他覺得很喜歡維多利亞，可是立刻使他對於所處奇異的地位感覺興奮的，主要的不是她，倒是他自己。目眩、心怡、騎馬、跳舞、唱歌、歡笑在溫色的豪華中，他領會到一種新的感覺——胸中野心的蠢動。他的地位當然會極高的，令人豔羨的啊！於是，立刻又來了一種思緒。宗教的訓誡，史多克瑪的忠告，他自己衷心的覺悟，都異口同聲的表示。他不得在那裏自己享樂，要抱一種極不相同的宗旨——爲善。他一定得「在一切事情上都高尚，有丈夫氣，有王者風，」他得「爲他的新國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犧牲自己，」一種偉大的目標而用他的權力和氣力——增進人類衆生的幸福。一種莊嚴的思緒引起了另一種。英國宮廷的富足和熱鬧滿可以叫他快樂一時，然而，到底是科堡佔有了他的心。他寫信給他的祖母說：「將來我雖然要爲我

將來所屬，將來居如此高位的國家，鞠躬盡瘁，可是我將永遠不能 ein treuer Deutscher, Coburger, Go-
thaner zu sein (是一個真正的日爾曼人，科堡人，哥塔人。)「現在他得永遠和科堡分離了！頭裏清醒，心裏悽涼，他在哥哥厄奈思面前尋安慰；這兩個年輕人一塊兒關在一個房間裏，彈鋼琴，在海頓的一套二重奏甜蜜而親切的輕快中逃避現在和將來。(一一一)

他們回到日爾曼。一方面，亞爾培在臨別的幾個月裏，最後一次，享受家庭的幸福；一方面維多利亞，也最後一次，重理她在倫敦和溫色的舊生活。她同她未來的丈夫每日通信，德文和英文夾在一起；可是習慣的常規恢復了；眼前的事務和歡樂是不容間斷的，梅爵爺比從前更不絕的陪在她身邊；托立黨照例叫人受不了的。確，他們更叫人受不了。因為現在，在這些臨末的日子，舊爭執加倍激烈的爆發了。(一一三) 躁烈的君上，十分懊惱的感覺到被國中一大黨認為公然的敵人會受到怎樣的不利。有兩次，托立黨直接阻礙她所熱中的事情。她希望由國會正式頒定她丈夫的爵位，因他們反對而沒有辦到。她希望由國庫給她丈夫五萬磅年金；又因托立黨作梗，他只得了三萬磅。這太難堪了。當這個問題在國會裏討論的時候，他們說一般的民生都凋疲不堪，又說全科堡的歲收也不過三萬磅；可是她舅父利歐波卻得過五萬磅，少給亞爾培就不成話了。羅伯·庇爾爵士——自然在意料中——老臉皮的辯護了，贊成了少給的議案。她非常生氣，決意報復，到結婚的時候不請一個托立黨。她只肯給利物浦老爵爺(一二四)一個破格的恩典，甚至於威靈敦公爵也不肯邀請。當她聽到人家勸她說，如果她結婚不請威靈敦公爵，傳出去要舉國譁然，她更加生氣。「什麼！那個老反叛！我偏不要他，」傳說她如此說。最後她終於被勸服了，給了他一

個請帖；可是她無意掩飾她的忿恨；其中經過，公爵自己是領會得太清楚了。（二五）

她也不只生托立黨的氣。他結婚的日期越來越近，她的脾氣一天比一天更加烈，更加橫。亞黛萊德皇后使她氣惱。利歐波王寫那些信也「不知趣」；「親愛的舅父」她告訴亞爾培說，「總以為他一定得到處作主。然而，」她狠狠的加上一句，「這實在用不着。」（二六）甚至於亞爾培也不是無可非議。夾在科堡人堆裏，他摸不清英國政事的複雜處。他的家務上有種種困難。他心裏存了一種想頭，以為他不應該讓激烈的輝格黨包圍；顯然是不錯，可是他不明白同激烈的輝格黨互相交替的就是激烈的托立黨；倘若他的老爺們，付表決的時候，竟反對女王的那些老爺們，先生們，那還成什麼話。他想自己派他的秘書。可是他怎能找適當的人呢？梅爵爺顯然是最適合於給他物色了；而梅爵爺已經決定要公子用他自己的秘書——喬治·安孫（二七）一個忠實的輝格黨徒。亞爾培不贊成，可是沒有用處；維多利亞自然的就通告說安孫已經派定了，指令萊純給公子寫一封信說明底細。隨後，他又很關切的寫信說必須保持宮廷風氣的純潔。梅爵爺的學生以為親愛的亞爾培是嚴正的，在一道輕快的英德文書裏發表她自己的見解。「我很喜歡A女士，」她告訴他說，「只是她有點古板，有點好挑剔，對人太嚴，這是不對的；我以為一個人對別人總應該寬容一點，我總想，如果我們沒有受到周密的照料，我們也會走錯了路。我總有這樣的感覺。然而表示不樂意見顯然是不對的事情，那總是對的；不過太嚴是很危險的，我確信那種人照例總很後悔年輕的時候沒有照應該那樣的留意。我解釋得很不好，寫得很不好，怕你不大弄得清楚吧。」（二八）

另一件事情她又堅持。自從鬧了菲洛拉·海思丁小姐那個案子以來，惡運臨到了詹姆士·克拉克爵士的

頭上。他那項興盛的營業完全倒了；誰也不再去找他。可是女王還沒有變心。她要給世人看看她如何不介意他們的非議。她要亞爾培用「可憐的克拉克」做他的侍醫。他照辦了；可是，結果頗不妙。（二九）

結婚的日子定了，現在亞爾培該離開他的本家，離開他童年的環境了。懷着哀痛的心情，他重新尋訪了他所心愛的舊遊地——他曾經在那裏打野兔，找植物標本，度過了多少快樂日子的那些樹林，那些山谷；吟味着無限的悽涼，他坐了宮中的別宴，聽了國家樂隊演奏的「弗萊盧子」。（三〇）現在是走的時候了。人山人海，擠滿了街市，他坐馬車過去；他的眼睛裏湧現了無數親善的德意志人的面孔，他的耳朵裏一片沉雄的喉音，他暫時高興了一下。他停住了，向他的祖母再告別一聲。這是極傷慘的一刻。「亞爾培！亞爾培！」她直叫；她暈倒在侍從的懷裏，他的馬車走開了。他被急遽的載向他的命途去。在卡雷（三一）有一艘汽船等候他，同了他的父親和他的哥哥，他沮喪的上了船。過了一會兒，他更沮喪了。擺渡中風浪很大；大公趕快下船去；那兩位公子，據說，伏在船口的扶梯兩邊，「簡直是無可奈何的樣子。」到多芬，（三二）有一大堆人聚在碼頭上，「亞爾培公子，一直受苦到了最後一刻，若實費了不少力，好容易上來向衆人鞠躬。」他的義務心勝利了。這是一個奇異的先兆：他在英國的一生，當他上英國陸地的時候，就已經預示出來了。（三三）

同時，維多利亞心裏越來越亂，動不動就暴躁，神經過敏。她像害起熱病來了，最後詹姆士·克拉克爵士斷定她要發疹子。可是詹姆士爵士的診斷又出了一次錯。她並非犯疹子，不是極不相同的一種病症；她是突然被驚恐、懊悔和懷疑壓倒了。她做了兩年自己的主人——實在是她的一生中最快樂的兩年。現在都完了！她得受一種外

來的管束——她得許誓她要尊敬、服從……一個人他究竟會妨礙她阻撓她的——那多麼可怕呵！爲什麼她竟幹起了這個冒險的嘗試呢？爲什麼她有了梅爵爺不就滿足了自然，她愛亞爾培；可是她也愛權力。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實不移的：她可以做亞爾培的夫人，可是她總要做英國的女王。（三四）他又來了，穿了一身精緻的制服，她的遲疑在他的面前像霧在太陽下似的消散了。一八四〇年二月十日，結婚大典舉行了。一對新婚夫婦乘車上溫色去；可是，當然，並非就只有他們兩個。還有扈從呢，尤其是那兩個人——史多克瑪男爵和萊純男爵夫人。

三

亞爾培預料他的結婚生活不會完全是一帆風順的；可是他決沒有想到他要對付的困難是如何嚴重，如何複雜。政治上，他是一個無足重輕的人。梅爾本爵爺不但是首相，他實在是女王的祕書，這樣便主宰了君上整個的政治生活了。英國憲法向來不知道一位女王的丈夫爲何物。在國家大事上似乎沒有他的地位；維多利亞自己也並非不願意如此。當他們訂婚以後，有人提議錫封公子一個爵位的時候，她告訴他說：「英國人向來很妒嫉任何外國人干涉本國政府，現在早已有些報紙表示他們希望你不要干涉。雖然我知道你決不會，可是，如果你受了封，他們都要說，公子有意作政治活動。」（三五）「我知道你決不會。」實際上，她不見得有這樣確信；可是她希望亞爾培明白她的意見。她希望他做一個完滿的丈夫；至於統治國家，他該知道她和梅爵爺兩個滿可以辦了，用不着他幫忙。

可是不但在政治上亞爾培發覺他所演的是無足重輕的角色。甚至於做丈夫，他覺得他的職權也屬非常有限的性質。男爵夫人至高無上的統治了維多利亞整個的個人生活；她一點也不願意讓她的至尊權受半分的減損。自從女王登位以來，她的權力大大的增加了。除了她料理女王的私信，其中有界限不明的非常的勢力，現在她又是皇室的總監，而且執掌了內庫的要職。（三六）亞爾培不久便覺得他不是他自己家裏的主人。（三七）他自己和他夫人的一舉一動都受第三人的監督：什麼事情都不能辦，除非先待到萊純的同意。維多利亞呢，崇拜萊純，始終如一，一點也看不出其中有什麼不對。

亞爾培在交際場中也並不較為幸福。一個羞怯的外國青年，平常和女人在一起總侷促不安的，又拘謹又剛愎的，不論他在何種環境裏，在社交上成功是絕不可能。他的外貌也於他不利。雖然在維多利亞的眼睛裏他是男性美的鏡子了，她的臣下卻不以為然，他們的眼睛沒有她那樣重的條頓氣。在他們——尤其在一般出身高貴，自然也就是最常見他的仕女們——看起來，亞爾培的面孔上，身段上，一切風采上，最觸目的倒是那一副非英國相。他的面目當然是端整的，可是有些平板；他是高個兒，可是他整個看來很笨拙，他走路來稍有鬆弛的樣子。這個青年，他們想，比作一個唱次中音的外國人倒實在再像沒有了。這都是重大的不利處；可是他一到就採取的那一路舉動更談不上有所彌補。一部分是因為生性侷促，一部分因為怕與人過分親密，還有一部分因為要絕對方正，他的舉止裏灌注了一種出奇的古板和拘束。每逢他出來見人的時候，他的周圍似乎環繞着一道遍生棘刺的禮儀的厚籬笆。他從不涉足普通的交際場；他從不在倫敦的街上步行；他騎馬或乘車的時候，照例要一個武官侍從。

他要毫無瑕疵，如果這樣會陷於孤立，那沒有法子。而且他對於英國人，又沒有好意見。就他所知，他們什麼也不管。除了獵狐狸，做禮拜；他們在過分輕浮與過分陰鬱之間幌來幌去；如果你對他們講友好的歡悅，他們便張目了；他們不懂得思想法則，也不了解德意志大學的機智。既然他同這種人極少共通點是十分明顯，那就毫無理由可以給他們開恩，把規矩放鬆一些。完全在私下的時候，他是能自然，能有趣的；綏莫亞和安孫對他有一片忠誠，他也回報他們的感情，可是他們是手下人——他的信託的接受者，他的意志的代理者。至於真正伴侶的幫助和安慰，他是完全絕緣了。（三八）

自然，他有一位朋友——或者可以說師傅。男爵又在宮裏住下了，決意一心一德的爲亞爾培操勞，正如二十多年前他爲他的舅父一樣。那時候和現在的處境，有許多方面相似，可是也大有不同處。也許前後兩回所遭遇的困難是一樣大；可是目前這問題是更複雜，更有趣。那位年輕的醫生，不著名，不重要，他惟一的資產是他自己的機智以及一位不足道的小公子的友誼，現在已經一變而成了國王們，大臣們的心，腹年齡也大了，聲望也來了，經驗也有了一大堆。他滿可以帶幾分慈父的威嚴來對待他；可是，那一方面呢，亞爾培決非利歐波。男爵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他沒有他舅父那樣堅忍的野心，沒有他那樣自負的求自己偉大。他是善良而有德性；他是聰明而有見識；可是他無意於政治，也看不出有什麼服人的意志力。放任起來，他差不多一定會轉入孤高而無足重輕的一路，做一個熱心文化而無甚用心的請客，充一個無勢無力的宮廷的附庸。可是他並不放任；有史多克瑪在留意呢。這位隱蔽的男爵，永遠在他學生的肘邊，不倦的推動他向前，走多年前利歐波走過的路。可是，這一次，路盡頭的目標卻不

僅是利歐波所達到的那一項中庸的皇業。史多克瑪毫無私心，盡忠盡瘁，決定給亞爾培弄到手裏的獎品，誠然是一個極大的獎品。

這一樁工作的開頭最爲艱難。亞爾培容易喪氣，勉力起一個角色，自己討厭的，除了親愛的好男爵顯然無人想要他擔任的，那有什麼用處？聽其自然，就簡單許多，省許多麻煩了。可是史多克瑪不肯罷休。（三九）一刻都不停，他撥動着兩條弦子——亞爾培的義務心和他的驕傲心。難道他忘記了他得畢生從事於追求的高尚目的嗎？難道他竟甘心讓他自己，他的夫人，他的家庭，他的全生命，都由萊純管去嗎？其中第二項是一個有力的計較。亞爾培從來是不慣於退讓的；現在這樣做，未免更爲屈辱了。不但是萊純的地位老使他惱怒；另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事實使他不平。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在智力上勝過她，然而他發覺她心上有些方面毫不受他的影響，使他非常不高興。當他受男爵慫恿，打算同維多利亞討論政治的時候，她避開話題，轉入泛論，接着便談起旁的事情來了。他對待他，正如她從前對待她的舅父利歐波一樣。等到他表示不滿了，她回答說她的舉動是懶惰的結果；說她同他在一起的時候，她一點也受不了政治那種無趣的事情來攪擾她的頭腦。這種託辭比過失還要壞；難道他是夫人，她是丈夫嗎？看起來簡直是如此。可是男爵斷然說禍根是萊純；是她慫恿女王有所隱秘的；更壞的是，她摧殘維多利亞天然的坦白，誘引她用假理由，顯然是不自覺的，解釋她的行爲。（四〇）

小小的不諧和把事情弄得更糟。皇家夫婦的嗜好不同。亞爾培是從斯巴達式的質樸風氣和早眠早起習慣中教養起來的，他覺得宮廷生活煩膩到受不了，十點半光景，人家照例看見他在一張沙發上瞌睡；而女王最心愛

的享樂方法是澈夜跳舞，然後，走到宮門的廊廡下看聖保羅教堂和威思明斯德的塔頂後邊出太陽。（四一）她愛倫敦，他討厭倫敦。只有在溫色他覺得他真能够透透氣；可是溫色也有它的可怕處：雖然在白天他可以作畫，散步，彈鋼琴，晚餐以後呢，漆黑的厭煩像一幅柩衣似的覆下來了。他自然有意於召集著名的科學家 and 文人來談話，聽了他們對於藝術上，學術上各方面的見解，再發表他自己的；可是不幸維多利亞「無心獎勵這種人」；知道自己是不配參加他們的談話，她以時不改動晚間的常規；同官員交換了千篇一律的爛調似後，照例便圍着圓桌和版畫的書本，而公子同他手下三個侍從呢，一局又一局的下着雙棋。（四二）

這是再自然不過了，處這樣奇特的境遇，其中權力，感情，體面的成分分配得這樣古怪的，難免偶爾發生些不僅僅是鬧脾氣的事情——互相關憤怒的意志。維多利亞，正如亞爾培一樣，不慣於隨聲附和。她那種橫蠻的性子發作了。她的旺盛，她的固執，她對於自己地位的自負心，滿可以摧毀他的優越點，他的權利。可是她在鬭爭中居不利的地位；她是千真萬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偏心作了她的主，劫奪她的意念來迎合它自己不經的企圖。她是在發瘋似的戀愛呢。那些奇異的鬭爭，種種細節，我們都無從知道；可是厄奈思公子，他陪他的弟弟在英國住了三個月，用一對和藹而驚愕的眼睛，注意了其中的情形。（四三）的確，有一個故事是傳下了，不大可靠，也許是無稽的，可是這種故事常常概括了事實的精華。有一天亞爾培大怒，關到自己的房間裏，維多利亞，同樣氣忿，敲門要進去。「是誰？」他的門裏問。「英國女王，」她回答。他不動，又是一陣如雹的敲門聲。這樣問，這樣回答，重覆了許多次；可是最後停了一停，接着是輕一點的敲了一下。「是誰？」又一次狠狠的問。可是這一次回答卻不

同了。「你的妻，亞爾培。」門立刻開了。(四四)

亞爾培的地位逐漸變化。他開始覺得研究政治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麼無趣；他讀布拉克思敦，(四五)學習英國法律；女王接見大臣們，他有時候也到場；經梅爾本爵爺提示後，他得以看一切外交上的文件。有時候他把自己的見解寫在紙上，對首相朗讀，他非常和氣，謙恭的聽着，可是難得回答一句話。(四六)將要生大公主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舉動採取了，亞爾培在國會裏未受任何反對，得了防女王發生不測的攝政權。(四七)史多克瑪，由於他同托立黨幹旋纔有這個好結果的，現在覺得可以同他的家庭在科堡過幾天假日了；可是他的望念，傾注在無數的信裏，依舊遠遠的縈繫着他的學生。「親愛的公子，」他寫着，「我得到你報告我的消息，甚為滿意。誤會，誤解，障礙，來得果然不順眼，總應該認清它們的真相——就是，人生的自然現象，它代表一方面，黑暗一面。要用威嚴來克服它們，你得陶冶，煅煉，開導你的心靈，把你性格養成強，堅，和必要的忍。」亞爾培總算是做得很不錯了；可是他必須繼續走正路；尤要者，他必須「永遠不鬆懈」——「永遠不鬆懈於試你的大度；永遠不鬆懈於明辨偉大與渺小，重要與無足重輕；永遠不鬆懈於給自己保持高超的標準——每日下一次決意，定必有恆，耐久，勇敢。」這對於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也許是一個艱難的節目；然而其中有些地方大足以打動亞爾培靈府的深處呢。他嘆氣，可是他聽了——彷彿聽了一個通神意的天師的聲音。「現在，或者過幾時，你所必需的星宿，」這個聲音繼續下去，「是愛，誠真。一切心性乖離，或是缺乏真感情的人，將易於誤解你，易於自信——而且使別人也相信——你不是你確實如此的人，或者至少會變成如此的人……所以，你得及時警備，眼觀四方……我願公子有一顆偉大，高

尙熱烈真實的心，將足以充人性中種種最高的見解之最豐富最牢固的基礎，使它們發展的最堅定的決意。」
(四八)

不久便來了一個重要關頭。總選舉到了，形勢判然，終於是托立黨一定得勢。女王照舊是很討厭他們；可是在下院佔了極大的多數，他們現在有資格堅持他們的意見了。梅爾本爵爺最初意識到當前的變遷，應事先佈置，竭力避免衝突爲要；得了他的同意，亞爾培乘攝政案結起來的 *rapprochement* (源緣) 由安孫居間，同庇爾爾洽。祕密會談了幾次，關於困難而複雜的侍嬪問題，獲得了一個完全的諒解。大家同意，一方不再提憲法的條例，一方在托立黨內閣成立的時候，辭退主要的侍嬪，她們的位置由羅伯爵士另派人充任。(四九) 這樣一來，雖然形式上不是，實際上是女王放棄了一八三九年的要求，以後也就沒有再提出來了。這個變遷是亞爾培生涯上的一個大轉機。他用機敏的手腕辦妥了一樁重要的交涉；他同新首相進入了親近和友善的關係；他顯然在政治上有一個偉大的前途了。維多利亞，甚爲感佩，非常感激。「我最親愛的天使，」她告訴利歐波王說，「實在是我的一個大安慰。他對一切進行的事件都感覺最大的興趣，同情我，體諒我，可是他依他本分的，不使我有偏袒，雖然我們談得很多，而且他的判斷正所謂又公平又溫和。」(五〇) 她需要他所能給她的一切安慰和幫助。梅爵爺要走了；她又無意同庇爾爾商談。對了；現在她什麼事情都要同亞爾培討論了！

史多克瑪，那時候已經回到了英國，心滿意足，看梅爾本爵爺走開。如果一切都順利，亞爾培現在有控制維多利亞的最高的政治勢力了。可是一切都順利嗎？一個意外的發展使男爵大爲驚愕。當那個可怕的一刻終於到了，

女王苦惱中和她心愛的首相分手的時候，他們決定了一點：雖然常會面是不大合式，他們可以繼續通信。梅爾本爵爺自相矛盾的性格表現在嗣後的行動裏，比什麼時候都明顯。他在位的時候，他對庇爾的態度一向是無可非議的；他盡了全力設法使內閣改組不發生困難；他甚至於私下種種脈路，向他那個勝利的敵手，灌輸忠告——如何最能得女王的歡心。（五二）然而，他一下臺，便不能自主了。他想起來總不能忍受，怎好一下子完全斷送了向女王進忠告的特權和樂趣——完全切開了他曾經享受到那麼久，那麼多的權力和親近的關係。雖然他宣稱，他在信裏當絕對慎重，他怎能白白的放過手頭的機會呢？他詳細討論各種政治問題，尤其是在鉸任的事情上也向女王進許多忠告。忠告是接受了。梅爾本爵爺推薦海次布里爵爺（五二）說他是一個能幹的人，應派他作駐維也納大使；一星期後女王用書面通知外交大臣，竭力說她相信海次布里爵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應請他擔任「一種重要的差使」。史多克瑪大為駭異。他寫了一個備忘錄，指出梅爾本爵爺的舉動有背憲法，如果被庇爾發覺，女王會處到何等不愉快的地位；他叫安孫拿這個備忘錄給那位退位的首相看。梅爾本爵爺，伸躺在一張沙發上，鼓着嘴讀了。「這是酸心思，」他說。安孫冒昧的進一步規勸他，諷示反對黨領袖與君主保持親密的關係是不合式的，他老先生便大發了雷霆。「世世代代不超生！」他一邊嚷一邊從沙發上跳起來，滿屋子亂闖。「有血有肉的總受不了這個！」他照舊寫信給女王，好容易又費了男爵重重兩大噸，纔使他醒悟了。於是，漸漸的，他的信越來越少，越來越不提公務；最後，那些信全然無害了。男爵微笑；梅爾本爵爺到底順受了不可避免的命運。（五三）

輝格黨內閣於一八四一年九月辭職；可是還過一年多纔完成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變易——萊純的去位。

這個神祕的女傅終於被打倒了。我們不知道維多利亞經過了怎樣的步驟，最後纔允許她退職而泰然自若——或者竟如釋重負；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亞爾培的家庭地位定然大為鞏固起來了，因為連續的生了孩子。生了公主，接着在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又生了太子；不多久，眼看另一個孩子又要生了。男爵夫人儘管眷愛，奈這種天倫之樂，即使有她的分，也是很渺茫。她顯然的失勢了。有一種現象見出了：有一二次，內廷出巡，她卻被留在溫色。（五四）亞爾培很小心；內閣更換的時候，梅爾本爵爺曾經勸告他乘機作斷然的舉動；可是他覺得不如稍待為妙。（五五）時日與不可避免的環境的推移有利於他；他的優越地位越來越鞏固，一天勝一天——一夜勝一夜。最後他覺得他無須再遲疑——他的每一個願望，每一個極微的轉念，一說出來便成為維多利亞自己的了。他開口了，萊純便永遠消失。她將不再統治那一顆皇心和那些皇庭了。她將不再從溫色一個窗口，滿眼晴得意的愛憐，觀看她的學生，她的君上，走在平臺上曲意奉承的人叢裏。（五六）回到漢諾威本鄉，她在巴恰堡（五七）安頓下來，住一所小而舒適的房子，牆上都掛滿了女王陛下的畫像。（五八）男爵，雖然害消化不良症，這一回又微笑了；亞爾培凌駕了一切。

四

早日的齟齬完全過去了——變成了結婚生活的絕對諧和。維多利亞，受了一種新的，料想不到的啓示，不能自主，把她整個的靈魂一起交付給她的丈夫了。那種美，那種魔力，當初一下子奪去了她的心，她現在知道，無非是真正亞爾培的外表而已。還有一種內在的美，一種內在的光華，她當然雖然瞎了眼睛，卻已矇矓的意識到幾分，

但是現在她每一根神經纖微都感覺到——他好——他偉大她怎麼竟夢想過用自己的主意反對他的智慧，用自己的愚昧反對他的知識，用自己的癖好反對他純正的趣味。她當真愛好過倫敦，愛好過殘夜，愛好過逸樂，她現在只有在鄉下纔覺得快樂，她現在每天大清早便跳出牀來——啊，那樣早呢！——同亞爾培一起，早餐以前，還出去散一會步，單同亞爾培一起。多麼出奇的是受他教導，受他指點什麼樹是什麼樹；從他學習關於蜜蜂的種種知識！於是坐下來挑十字布，一邊聽他讀哈蘭姆「英國憲法史」（五九）或者聽他奏他的新風琴（「風琴是最好的樂器」他說）或者給他唱一支門德爾宋（六〇）的歌曲，細心留意，不弄錯拍子與呼吸的時間，只是有極偶然的失調！晚餐以後，也如此——啊，他真好！他不再下雙棋了！因此可以在圓桌上玩圓桌牌，或者每人都可以作最有趣的消遣——轉等碼和戒指。（六一）小孩子們一來更可觀了。卜喜（六二）是這樣一個聰明小女孩（「我不是卜喜！我是公主！」她有一次生氣的說）；褒諦（六三）——唔，她只能最熱烈的祈禱這位小太子長起來！「身上心，各方面，各方面都像他最親愛的天使一般的父親。」（六四）她那位親愛的媽媽也重新加入這一團了，因為亞爾培給她們調解了，單純的離開也彌補了她們之間的舊隙。（六五）在維多利亞的眼睛裏，生活變成了一篇牧歌，如果牧歌的要素是快樂，愛和單純，那真是一篇牧歌；雖然的確，那是足以使諦阿克利多思（六六）驚倒的一種。「亞爾培抱了最親愛的小卜喜來，」女王陛下在日記裏寫着，「她穿了漂亮的藍邊白毛絨衣服，媽媽給她的，還戴了一頂好看的小帽子。他把她放在我的牀上，自己坐在她旁邊，她是很可愛，很乖。看我寶貴的，無價的亞爾培坐在那裏，我們的小愛神坐在中間，我覺得非常幸福，非常感激上帝。」（六七）

過去——僅僅三年的過去——她回顧起來，似乎是那麼遼遠，那麼生疏的事情，她不能自解，只有當作一種幻覺——一種不幸的錯誤。翻開一本舊日記，她碰到這麼一句——「至於『君上的信任』，天知道從沒有一個大臣，從沒有一個朋友，像這位真正卓絕的梅爾本爵爺得到我的信任那樣完全得到過呢！」心上一痛——她抓起筆來，在邊上寫了——「重讀此句，我不禁想當時我有的，是怎樣一種矯揉造作的快樂，現在我多麼好，我從親愛的丈夫得到了真正的、確實的快樂，沒有政治，沒有俗務能推翻的；當時那種心情本該早就完了的，要知道梅爵爺果然仁慈，果然卓越，當時果然對我好，究竟我只有在實際上得到快樂，我過活只是靠這種膚淺的給養，當時我倒幻想那就是快樂呢！感謝上帝，爲我也爲別人，這已經變了，現在我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麼了——維，女王。」

(六八) 她怎麼知道真正的快樂和浮面的快樂，怎麼分別一個哲學家——也許梅爵爺自己——會這樣問吧。可是她並非哲學家，梅爵爺是一個影子，亞爾培在身邊，這就夠了。

快樂，她當然是；她要人人都知道。她寫利歐波王的信上密密的播滿了歡喜。「啊！我最親愛的舅父，我要你知道我覺得多麼快樂，多麼幸運，我覺得多麼得意。嫁得我丈夫這樣一個盡善盡美的人……」這種狂喜似乎從筆端不息的湧出來，簡直是一點也不勉強。(六九) 有一天，不曾思索，黎德爾敦女士(七〇)形容一個人「像一位女王一樣的快樂」說了便有點窘。「不用改正，黎德爾敦夫人，」陛下說。「一位女王確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七一)

然而，這種新快樂決不是「羅陀思」夢。(七十二) 恰好相反，倒是振作，不是頹廢。以前她從沒有這麼深切的感

覺到盡義務的必要。她辦理政務，比一向都更有規律，她照料孩子們，關心到一刻都不鬆懈。她寫許多信；她管農場——牛乳場——一大堆的家庭雜務——從早忙到夜。她的活潑抖擻的小身體，匆匆的搬着急步，跟着亞爾培的闊步，走過溫色的長廊和園徑（七三）似乎恰好表現了她的精神。在那種純粹歡樂的溫馨中，怡悅中，在那種深長感情的流露中，揚溢中，她那種天生的堅決性還沒有喪失。黎德爾敦夫人，身為皇室女傅，觀察親切，曾經批評說：「一種鐵的氣質貫澈了她那種最出奇的性格。」（七四）

有時候歡樂的家常也得中斷。他們必須換住白金漢宮，召開國會，或者接見官員，或者，有時候，在溫色招待外賓。於是平靜的宮廷生活一變而顯得富麗堂皇，海外的國君——路易·腓力普，或者普魯士國王，或者薩克森尼國王（七五）——在溫色見到一種確乎有帝皇氣象的盛會。大家都承認的，全歐洲難得有幾處比得上滑鐵盧宴會廳的聲勢煊赫，滿堂賓客，佩帶了閃爍的寶石，穿了輝煌的大禮服，長長的牆壁上都掛了英雄們的畫像，桌子上都堆了英國國王傳家的壯麗的金食器（七六）可是在這一片豪華中，最顯赫的還是女王。這位小小的 *Princess*（主婦）前一天還攜帶孩子們散步，察看家畜，在鋼琴上試顫音，在日記裏連篇累牘的讚美她的丈夫，突然間，不加入工，不費氣力，自然而然的，發出了絕頂尊嚴的光芒。連那位俄國沙皇（七七）也十分感服。維多利亞呢，看那位可怕的尼古拉，心裏卻有點畏憚。「他的來訪當然是一件大事，一筆大人情。」他對她的舅父說，「這裏大家都覺得非常榮幸。他當然是一個很奮鬥的人；可是很漂亮。他的側相是美的，他的舉止最莊嚴，優雅，非常客氣——客氣得叫人吃驚，他那樣的細心，有禮貌，可是眼睛的表情是可畏的，我從沒有看見過這個樣子。」（七八）她

和亞爾培，還有那位薩克森尼的好國王，「他恰巧也在那裏，這一位，她說，「我們很喜歡——他是那樣的，不矜持」——三個人聚在一起像馴服的家禽面對着那隻可怕的鷲鷹。他走後，他們交換各人的觀感，關於他的面孔，他的不幸，他鎮壓百萬人的專權。得她自己是不能不可憐他，她感謝上帝派她做了英國女王。（七九）

輪到作幾次回拜的時候，皇家夫婦乘游船出發，很合維多利亞的脾胃。「我真愛船」她嚷着，她非常敏捷的爬上梯下梯，同水手們說說笑笑。（八〇）亞爾培比較莊重。他們訪路易·腓力普於歐莊，（八一）訪利歐波王於不魯捨爾。恰巧有一位更堪注意的英國女人也在比利時京城，可是她未受人注意；維多利亞女王在愛哲爾氏寄宿學校一位女教師的凝視中走過去而並不知道。「一位胖胖的精力彌滿的小女人，穿得很樸素——身上並沒有多少威嚴或是驕矜，」這是查洛蒂·布隆梯的批評，當她看那六乘馬的御車從面前掠過去，使她在道旁等一下，打斷了她的沉思。（八二）維多利亞非常高興，甚至於給她舅父那個陰沉的內廷灌輸了一點活躍的空氣。利歐波王自然是心滿意足。最熱中的希望都達到了；所有的野心都償了；後半生惟有在平靜的禮儀中享受王位，享受尊敬，居首席，刻板的盡煩膩的職務。不幸他的左右卻沒有這樣完美的福氣。外邊暗地裏傳說他的宮廷像教派裏祕密會議所一樣的陰森，最受苦的是他的夫人。「Pas de plaisanteries, madame（別開玩笑，夫人）」他曾對查洛蒂公主不幸的後繼者說過這句話，當他們結婚不久，有一次她想稍稍開一開玩笑的時候。她不懂得一位立憲君主的配偶一定得避免輕浮嗎？到後來，她懂得太清楚了；當維多利亞的噁舌聲，笑聲，驚動了大禮廳的四壁的時候，這位可憐的女人竟至於幾乎不知道怎樣微笑了。

又一年，他們上德意志，亞爾培把家鄉的美麗炫耀了一番。維多利亞剛過邊境的時候，她很興奮——也很驚訝。「聽居民講日爾曼話，」她在日記裏說，「看日爾曼兵士等等，我覺得那麼奇怪。」漸漸習慣了以後，她覺得那地方可愛了。她到處受歡迎，周圍那許多王公都湧來接她，一羣羣最好看的鄉下小孩子，穿了他們最好的衣服，獻花束給她。科堡公國景色佳勝，民風正直，特別使她喜歡；一天早上她醒來見自己在「可愛的羅塞諾，我的亞爾培的誕生處，」一切「像一個美麗的夢境。」回家的時候，她寫一封信給利歐波王，盛道這一次旅行的快樂，尤其是愛好亞爾培故鄉的深情。「我對於我們親愛的德意志」她說，「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我在羅塞諾感覺得那麼深切。這一種感情觸動我的深心，使我想哭泣。我在旁的地方從沒有感覺到在那邊所感覺到的那種沉靜的快樂與和平。我怕這簡直太叫我喜歡了。」（八三）

五

丈夫可沒有夫人那樣的快樂。雖然地位已經大大的改進了，雖然家裏添人口，維多利亞永遠愛敬亞爾培還是一個在異鄉的異鄉人，他沒有精神上滿足的寧靜。得以自由操縱了身邊的環境，這當然也算不錯了；然而這是不夠的；而且，即在他的功德圓滿中，還有一種苦惱。維多利亞崇拜他；可是他希冀的是了解，不是崇拜；維多利亞心裏雖然把他裝得滿滿了，對他了解多少呢？汲桶對水井能了解多少呢？他覺得孤獨。他去玩風琴，用了有根底的調節來臨時湊調子，直到聲音有推敲的一起一伏，給了他一些寬慰。於是，帶了一股青春的彈力，他匆匆的走去同

小孩子們玩耍，或者設計一個新豬圈，或者對維多利亞朗讀「蘇格蘭宗教史」，或者在她面前巔着一個脚尖，轉來轉去，像一個跳舞師，笑容不變，教她在公衆地方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八四）他是會如此取樂的；可是有一項他不肯隨便。他從來不調弄女人——不，哪怕是廷上最漂亮的女人。結婚以前，有一次女王得意的告訴梅爾本爵爺說亞爾培一點也不留意別的女人，這位玩世者回答說「不，這種事情往往到日後自然會來的」；聽他這麼說，她就嚴厲的說了他幾句，於是匆匆的走去把梅爾本爵爺的話告訴史多克瑪。可是男爵安了她的心；雖然在別人他說，也許會發生這種事情，他以為亞爾培不至於如此。男爵是對的。在他們的結婚生活裏，自始至終，沒有什麼對敵的女人。色曾經使維多利亞吃過一會醋。（八五）

逐漸使他全神貫注而本身就會給他一種奇異的安慰的是工作。庇爾一降臨，他就活躍的干涉起政務來了。在許多方面——在智慧的性質上，在道德心的熱切上，甚至於舉止的拘泥上——兩個人很相像；彼此同情，因此庇爾已經隨時都預備聽史多克瑪的勸告，預備促亞爾培效力公務。正好那時候要組織一個皇家委員會，討論要不要利用重建議院的機會來獎勵英國的藝術；庇爾極有眼光，請亞爾培作主席。這種工作恰好適合他；他愛好藝術，他愛好方法，他愛好密切而莊重的接觸名家——這樣一來，都可以滿足了；他便 *con amore*（一向情願的）擔當了。有幾個委員聽他致開會辭的時候倒有點詫異，因為他指出待考慮的問題必須分成數「類目」——這一個名詞，他們以為十足帶了日爾曼形而上學的氣息；可是一會兒他們又安心起來了，他們注意到殿下非常懂得作壁畫技術。討論新建築物牆上的裝飾要不要帶道德色彩的時候，亞爾培竭力作正面的主張。雖然許多人他說，

會一過目就算了，作畫的不能因此便忘記還有人會用心看呢。這種議論折服了各委員，大家議定畫題應屬益世的一路。壁畫遵照委員會的命令辦了，可是不幸，過不了多久，即便叫最用心的眼睛來看也完全看不見了。似乎殿下對於作壁畫技術的知識還沒有懂到家吧。（八六）

亞爾培所從事的第二項工作比較困難：他決意改革皇室內部的組織，這種改革已經延宕了許久了。多年來皇宮裏，尤其是白金漢宮裏，混亂，不適，靡費，已經鬧得不成話了；在萊純管理下，什麼也改革不了；可是現在她的職權已經落到了亞爾培手裏，到一八四四年他就大膽的下手了。三年以前，史多克瑪，經過了細心考究，在一個精密的備忘錄裏，揭發了家務的怪現象。家務的管理彷彿最古怪不過的分歸了幾個當事人，各自爲政，各有界限不明，高低不定的權力，不負責，不調和。這些當事人中最特出的是家宰和內臣——品位高，有政治勢力的貴人，他們每逢改組內閣要改換一次，他們並不隨君上駐節，並無有力的代表派去。兩方面職務的分配是不定的，特別的。白金漢宮裏，據說內臣管所有的房間，除了廚房，洗碟房，食器房，那是歸家宰經營。同時，房外的一切則兩方面都不過問，另外隸屬於「林園部」；這樣一來，一方面內臣手下人——有些地方是家宰手下人——擦窗子裏邊，一方面「林園部」擦窗子外邊。僕人中，管家，近侍，使女，隸屬於內臣；廚房管賬，廚師，挑夫隸屬於家宰；可是聽差，門警，膳司助手受命於另外一個當事人——廐官。再自然不過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作是非常不得力，僕人的紀律鬆弛到不堪設想。他們隨便什麼時候想走開便走開，想走開多久便走開多久；「如果，」據男爵說，「每間睡十個，十二個聽差之類的臥室裏抽煙，喝酒，或者發生其他不規則的事情，誰也沒有法子。」女王陛下的賓客呢，沒有人領他們

到房間。他們常常在複雜的走廊裏完全迷失了路，束手無策的找個大半天。職務上古怪的分配不但止於人，而且及於物。女王注意到飯廳裏老沒有爐火。她問爲什麼緣故。回答是「家宰老爺攔柴，內臣老爺點火。」這兩位大人的手下人沒有調節好，沒有法子——女王一定得挨冷吃東西。（八七）

一樁驚人的事件使誰都明白了宮裏的混亂和疏忽。公主生後兩星期，保姆在女王寢室的隔壁房間裏聽見一種可疑的聲音。她喚來一個聽差，他在一大沙發底下一看，發覺一個蹲伏的人影，「一副最可憎的面目。」這是「孩子瓊斯。」這個謎樣的人物，他的胡鬧在嗣後數月中各家報紙上喧傳一時，他的動機和性格直到底還摸不清的，當時是一個年已十七歲，身材特別小的孩子，一個裁縫的兒子，他進宮的方法顯然是先爬過圍牆，再穿過一個敞開的窗子。兩年以前他曾來過一次，裝了一個掃煙囱人。現在他宣稱在宮裏過了三天，躲在各種牀底下，又說他「自己找湯喝，找東西吃。」又說他「坐過寶座，看見過女王，聽見過公主哭叫。」這件怪案每一項細節都被人熱烈的討論到。「泰晤士報報」告說孩子瓊斯「從小起就喜歡讀書，」可是「他的面目是極其陰鷲。」又說：「發覺孩子瓊斯躲在底下的那張沙發，我們聽說，是那些最貴重的沙發之一，材料和製作都極其講究，極其富麗，專爲王公顯貴來拜候陛下而定造了給他們坐的呢。」這個犯人送到感化院去關了三個月。他一出院，立刻又到白金漢宮來了。他被發見了，送回感化院去再關三個月；以後有一家戲院出四磅一星期的薪水雇他登臺露色相。他拒絕了，一會兒警察又發見他逡巡在白金漢宮的周圍。當局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審也不審，什麼法律上的手續都沒有辦，把孩子瓊斯送到海上去。一年以後載他的船進朴次茅斯（八八）港修理，他立刻上岸，走回倫敦。他還

沒有到白金漢宮，又被捉住了，送回原船「敵愾」號。這一回據說是「樣子好看了許多，身體也長得肥胖了。」子瓊斯便不再見於記載了，雖然我們後來還瞥見過一眼，一八四四年某一夜他在突尼司與亞爾及爾（八九）之間掉入海裏。他又被撈起來了；可是一般人推測——據「敵愾」號一個船員寫給「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上說——他並非偶然掉下去的，他存心跳下地中海去「看浮標燈燃燒。」對於一個有這樣一種名聲的孩子還有旁的什麼可以推斷呢？（九〇）

可是家政廢弛的結果不僅是不安適和受驚而已；因此而生的消耗，糜費，侵吞，更不可勝計。荒謬的犒賞，各種的壞習氣，應有盡有。譬如，遵守一條不變的古例，凡蠟燭點過一次即不能再點；舊蠟燭怎麼處置呢，誰也不知道。還有，亞爾培檢查賬目，覺得有一條莫明其妙，每星期付三十五先令「紅室酒。」他盤問了，費了好大的氣力，纔知道喬治第三時代溫色堡裏一個掛紅幃的房間曾一度用作警衛室，每日支五先令為士官備酒。衛隊早已調到別處去了，可是「紅室」的酒錢還是照付，拿錢的是一個受半俸的士官，他充膳司助手的虛位。（九一）

經過了煞費苦心的考究，十分辣手的澄清了無數因多年疏忽而生的既得權利，亞爾培得以實現了一番澈底的改革。他勸了糾纏不清的各方面當事人把他們的權柄交給一個人，家政官，他負各皇宮全部的管理責。費用上大為節省，各種遠年的積弊都一掃而空。其中，那個倒霉的領半俸的士官呢，他很驚訝，得了二者必擇其一的機會；不是放棄他每星期的津貼，就是盡他膳司助手的職司。甚至於聽差之類的不規則行為也大減了。底下人嚷着，抱怨着，怪亞爾培多事，不公平，愛惜蠟燭頭；可是他堅持下去，不久大家便承認皇室的管理得當，是亞爾培堅忍，能

幹的明證。(九二)

同時，他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大加活動起來了。他已經變成了女王的祕書，她的親信，她的心腹。現在她每次接見大臣們，他總在場。(九三)他對於外交政策，像女王一樣，特別感興趣；可是一切心事上都看得出他的影響。兩重的程序在演進；一方面維多利亞越來越絕對壓在他的智力優勢底下，他呢，越來越完全貫注於經綸大事——一個大國家裏不斷的，各色各樣的事務。再沒有人稱他爲清客了；他是一個工作人員，社會要人，事務家。史多克瑪非常高興的注意到這種變化。「公子」他寫着，「最近大爲進步了。他顯然有政治的才幹。他也獨立不羈得多了。他的精神活動步步的增加，他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事務上，並不叫苦。」「夫妻關係」男爵又說，「是極其美滿。」(九四)

遠在庇爾內閣終了以前，維多利亞對這位首相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尊重亞爾培，先把她的心軟化了；他生性的懇摯，熱誠，在他同自己喜歡的一些人私相來往中，會逐漸掩飾他舉止的呆笨的，又把其他一切都弄好了。(九五)她終於對他十分尊敬，十分愛好了。她稱他「尊貴的庇爾」，她說，她對他有「一種非常的欽佩心」，他表現出「一個有無窮的忠勇，愛國心和豪俠心的人，他對我的舉動簡直可以說是仁俠的呢。」(九六)她怕他下臺，簡直同從前怕梅爵爺下臺一樣的利害。那準是，她說，一個大難。六年以前，如果聽一個先知對他說將來有一天她會深恐輝格黨勝利的，她會說什麼話呢？可是沒有法子；她得重見她的舊友們上臺。在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內閣動搖的時候，亞爾培充了主要角色。誰都承認他實在是談判的中樞——王位的勢力和職權的真實控制者。達到這個結果的程序，漸次遞進，以致感覺不出；然而可以斷言的是，庇爾內閣快完的時候，亞爾培，實際上，已經變成

六

亞爾培終於出頭了，梅爾本爵爺便終於消滅。退任後一年，他害了一場麻痺症，後來病好了，可是他的彈性是永遠喪失了。抑鬱，不安定，苦惱，他像一個幽靈似的在城裏蕩來蕩去，在公眾地方忽然自言自語，或者發古怪的問話，突如其來，沒頭沒腦。「我替你這麼辦，我就得吊頸，老爺。」有人在布羅克思俱樂部（九八）的大廳裏聽見他這樣說，一個人站在那裏，沉思了許久，向空氣發言。「你是不是，」他在荷爾夫人（九九）家裏，當談話中斷的時候，猝然向食桌對面伸過頭去，問另一位座客，「Henri Quatre（亨利第四）改教謀王位是最該死的行為。」他坐在家裏，一連好幾個鐘頭在悽寂裏沉思。他翻書本——他的典籍，他的聖經——可是一點也得不到安慰。他想念往日的回復，想念不可能的事情，想念自己都說不出的什麼，想念嘉洛的桃健，（〇〇）想念溫色的幸福的老套。他的朋友們離開他了，一點也不足怪，他在辛酸中說——火已經滅了。他私心裏盼望重新得勢，關懷的細讀報章，有時候在上院演說一次。他繼續同女王通信，不時的上朝；可是他只是前身的贖品了；如今，維多利亞說：「夢已經完了。」他的政見呢，不再被容納了。亞爾培是熱心自由貿易的，女王自然也如此；有一天，在溫色吃飯，正在「穀類限制法」取消的時候，（〇一）梅爾本爵爺突然嚷着，「陛下，這是該死的不正當的舉動，」說得大家都非常窘。陛下笑了，打算把話題岔開，可是沒有用處。梅爾本爵爺又一再進迫，嚷着「我說，陛下，這是該死的不正當的舉動，」直到女王

說「梅爾本爵爺，現在我得請求你別再提這個題目了。」於是他住了口。她對他很好，給他寫長信，總記得他的生日；然而這是敬而遠之的好意，他心裏明白。他已經變成了「可憐的梅爾本爵爺。」他跌落在一種深沈的不安裏。他打算把心神集中在農業狀況和「牛津運動」上。(一〇二)他寫長篇的備忘錄，寫得很模糊，完全認不清。他自信他所有的錢都失去了，他無法得「加特」(一〇三)勳位。他已經山窮水盡了，然而——倘若庇爾下臺，想必會請他的——爲什麼不會呢？結果並沒有請他。輝格黨不理他，自己開會議，領袖的地位轉送了約翰·羅素爵爺。約翰爵爺當起首相來的時候，對他很客氣，可是沒有請梅爾本爵爺參加內閣。他受此一擊，倒心平氣和；不過他終於明白，這就是完結了。(一〇四)

他又挨延了兩年，漸漸的失知覺，昏憤。有時候，人家聽見他從椅子裏撐起來，喃喃的背誦桑母孫的話，倒是出乎意外的恰切——

「如這般深覺我意氣都消了，

希望都蕩了，全盤的本性，

把一切的職司都倦拋懶棄，

算榮程歷盡，駘路經遍，

不一會我將與陳死人同息。」(一〇五)

在他死前數日，維多利亞，聽說他沒有希望了，稍稍動了一下心，想到此人曾經是梅爾本爵爺呢。「你想必不樂意聽到

這個消息吧。」她告訴利歐波王說，「我們那位好的，親愛的老朋友梅爾本快死了……他從前多麼好，多麼仁慈，多麼和藹，真叫人無法忘掉，而且一想起便有那麼多往事回到我的心頭了，雖然，天知道，我決不願那個時期再來了。」(106)

她可不用怕。環境的潮流現在足浩浩蕩蕩奔向一個大不相同的頂點了。亞爾培的嚴肅，孩子們的要求，自己的心願，全周遭的行動，聯合起來迫使她走這條爲國的狹路。她的子女一天天增加。太子生後十八個月，愛儂公主去世了，一年後跟來了亞爾弗雷親王，又來了海倫娜公主，兩年後又來了路易絲公主；皇家子女的排列已經很可觀了，可是看樣子還沒有完全。作父母的，越來越捲入家庭的顧慮，家庭的幸福，覺得溫色的豪華令人煩惱，渴望更親切，更遠的僻靜處。聽了庇爾的勸告，他們買了外特島上奧思本的地產。(107)他們經理財務，能幹，經濟，因此積下了一筆鉅大的款項；他們憑積蓄，不但能購地，而且能自建新居，裝飾佈置上用二十萬磅。(108)在奧思本，在濱海，在亞爾培回憶羅塞諾中細心栽植的林木間，皇家老小消磨每一個能夠從溫色和倫敦抽出來的時辰——清靜中燕居，知平中工作的良辰。(109)社會上都稱贊他們。極少數的貴族也許會輕蔑，嗤笑；可是在一般國民中維多利亞又非常得人心了。中等階級尤其高興。他們喜歡由愛情締結的婚約；他們喜歡融合皇業與德行兩種長處的家庭，在其中，像在一種光華的鏡子裏，他們彷彿看見了他們的理想生活。他們自己的生活，沒有這麼高，可是，啊！真叫人喜歡，意那麼相似呢，如今從早起早眠，從井井有條，從粗食，從圓桌牌，從奧思本的烤牛肉和約克州布丁，另外得到了一種佳妙，另外得到了一種豐潤了。這確乎是一個模範朝廷。不但這裏的中心人物是方正的典

型，而且沒有一點謠言的氣息，沒有一點悖理的痕迹，會接近它的邊限。(一一〇)維多利亞，抱了一肚子改教人的熱誠，揭起了道德的旗幟，她在不屈不撓上，要是可能的話，還超過亞爾培自己呢。她想起來怪不好意思，怎麼她曾經相信——怎麼她當真告訴他。——一個人在這種事情上也許會過於嚴格，過於吹求的，一個人應該寬容別人的罪孽。可是她不再是梅爵爺的學生；她是亞爾培的夫人。她而且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新紀元的表記和絕頂。十八世紀的最後的痕迹消滅了；玩世與詭譎都粉碎了；義務、勤勉、德行、天倫、戰勝了它們。可怪的，甚至於椅子、桌子，都響應了，取了簡淨、結實的形式。維多利亞時代達到了全盛期。

七

只有一件事還需要：這些新理想，新力量，必須得具體的表現，因此它們纔可以在稱奇的世人前顯出眼睛看得見的光榮。供這個需要的有待於亞爾培。他沉思，他得了靈感：萬國博覽會的念頭轉上心來了。

不同任何人商量，他細心不過的想出了各種細節。世界上以前也有過許多博覽會，可是這一個要比它們哪一個都大。要包含每一個國家的出產品，原料的，機器製的，廠家造的，應用和造形藝術的，應有盡有。不但要有利於實用和裝飾，而且要作一種極高的教訓。要成爲一個國際的紀念碑，表彰那些文明的最大賜與——和平，進步，繁榮。早些日子，亞爾培已經很注意工商業的問題。他喜歡一切的機械，他的銳眼，不止一次，像一個老手一樣的精確，看出一架複雜的大機器裏哪一部脫了一個齒輪。(一一一)爲了舉行亞爾培船塢的開幕禮，他到利物浦去了一次，

深感現代工業勢力的宏大，雖然在一封寫給維多利亞，述一切經過的信裏，他還竭力保持平常輕鬆的筆調。「我在这兒寫，」他開玩笑的說，「你一定還正在晚妝，到晚餐時間一定還沒有弄好。我得做同樣的工作，可是我希望，不致於弄到同樣的結果……居民的忠心與熱心很大；可是太陽更大。我很滿意，倘若今天上午利物浦市民曾經稱過一下，現在再稱一下，一定會輕得多了。船塢真可觀，船隻多到叫人不相信。」(一一二)工藝與科學，他從小就感覺極大的興趣；他的改革家政，毫無可疑，已經試過他組織的才能，如此從各方面看來，亞爾培很够資格擔當這一樁工作了。等到一切打算都有了頭緒了，他召集一個小小的委員會，提出他的計劃大綱。委員會贊成，便立刻著手進行了。(一一三)

然而過了兩年纔全成。兩年中亞爾培不斷的盡了極大的氣力。起初一切都順利。大廠家熱烈的擁護；殖民地和東印度公司表示贊同；各大國踴躍送東西；羅伯·庇爾爵士有力的援助也得到了，用海德園(一一四)一塊場地，由亞爾培挑選作會址的，也經政府裁可了。從二百三十四張圖樣中，亞爾培採用了素以設計大規模花房著名的約瑟·派克思敦的；(一一五)眼看就要動工了，却接二連三來了意外的困難。全部計劃的反對，早已在各處醞釀的，突然爆發了。議論譁然，以「泰晤士報」為首，不贊成用海德園作博覽會場；有一個時期似乎大會建築要被驅逐到近郊去了；可是，在議院裏經過了一番激烈的辯論，擁護會場設在海德園的得了勝利。接着又覺得沒有足夠的經濟保障；可是這個障礙也越過了，終於捐到了二十萬磅作保證基金。玻璃大廈一點一點的高起來，蓋了許多畝地方，圈了許多高聳的榆樹在屋頂底下；敵人們的氣忿便達到了頂點。趨時派，謹慎派，保護貿易派，敬神派，一齊聯

合起來大聲疾呼。他們指出博覽會將成爲全英國暴徒，全歐洲反動分子的集中點；開幕日一定會發生暴動，或者竟至於革命。他們斷言玻璃頂是透得過水的；五十萬隻麻雀的遺失會完全把底下的東西都精細個乾淨。惱怒的不依國教派宣稱博覽會是狂妄而邪惡的企圖，準會使上帝降罰到國家。塞布索卜上校，在國會的辯論中，祈求上天降雷霆冰雹來打這個可咒的東西。可是亞爾培百折不回，一直向目標進行。他的身體累壞了；夜裏總失眠，他的氣力差不多用盡了。可是他記得史多克瑪的訓誡，一點也不鬆懈。他的勞役一天比一天堅鉅；他開委員會，主持公開集會，演說，同文明所及的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互相通訊——他的辛苦得到了報酬。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萬國博覽會，在無數人面前，在燦爛奪目的光景與歡欣鼓舞的情態中，由女王執行了開幕禮。（一一六）

維多利亞是興奮到近於瘋狂。她在出神的歡樂，感激，驚訝中盡她的職務，等到一切都完畢的時候，她的感情便直瀉在她的日記裏。一整天就只是連續不斷的一大串光榮——或者不如說，一大片光榮——一大片亞爾培的光芒。她所見到的一切，她所感覺到聽到的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那麼出奇，甚至於密密的御圍都加重得壓坍了，一方面牢記的筆頭不顧一切的從光華到光華一路掃下去——極多的人衆，那麼規矩，那麼忠誠——各國的國旗飄揚——房子的內部，那麼大，佔滿了成千成萬的人，太陽從頂上照進來——一間小偏房，我們把披肩放在那裏——棕櫚樹和機器——親愛的亞爾培——地方太大，以致我們不大聽得見風琴——感謝上帝——政治家

和名流奇異的集合——「亞達莉」中的進行曲（一一七）——上帝保佑我最親愛的亞爾培，上帝保佑我最親愛的國家——一個玻璃噴水池——威靈敦公爵和安格爾綏爵爺（一一八）手挽手的走——一個美麗的亞馬孫，銅

的，基思做的（二一九）——派克思敦先生，他真該得意，他出身是一個普通園丁的孩子——喬治·格雷爵士（二二〇）掉眼淚，人人都驚訝，都高興。（二二一）

當坎忒布里大主教短短的祈禱了一下，六百人的歌唱班齊聲歌唱「阿里路亞」曲（二二二）的時候，發生了一件突兀的事情。就在那一刻，一個中國人，穿了全副國服，進入本堂的中央，慢吞吞走向女王他們去，向陛下行禮。女王，很感動，一點也不懷疑，認他是一個大官；到列隊巡行的時候，上邊發命令說，因為「天朝」沒有代表到場，應把列入外交人員隊。因此他極其莊重的緊跟在大使們背後。後來他不見了，下流人中謠傳他不是什麼官，只是一個騙子罷了。可是從沒有人真正知道那張黃面孔無比的泰然自若裏潛伏的什麼詮釋。（二二三）

過了幾天維多利亞把她的心情一起傾吐給她的舅父。五月一日，她說，是「我們歷史上最大的日子，最美麗最堂皇，最驚心動魄的空前大觀，我心愛的亞爾培的成功……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得意的日子，我再也不想到旁的什麼。亞爾培的最親愛的名字將因此大計而永垂大朽，他自己的，我自己的，親愛的國家也顯出她配受此洪祚。這一番成功是大極了。」（二二四）

的確是。這種狂熱是普遍的；甚至於最懷恨的嘲罵者也改過心來，一齊歌頌。（二二五）各團體紛紛致賀；巴黎城為博覽會委員會舉行盛大的慶祝；女王夫婦在英格蘭北部作了一次凱旋式游行。經濟的收穫同樣可觀。博覽會收入總額達十六萬五千磅，這筆款用來買地建一所永久國立博物院在南壘星登。在海德園開會的六個月裏，到了六百萬以上的參觀人，並沒有發生一點意外。可是一切總有一個收梢；「水晶殿」該移到塞屯南（二二六）的清靜

中保養去了。維多利亞依依不捨而聽其自然的，去看了最後一次。「看起來多麼美麗，」她說。「我簡直不相信我是看最後一次了。那裏正在奏風琴，用一種很出色，很宏亮，叫作「宋默樂風」(二二七)的管樂器陪襯，險些兒把我感動得不能自主了。幕布很髒，紅幔子褪色了，許多東西都沾污了，可是氣象還是同樣新鮮，還是最美麗不過。玻璃噴水池早已搬開了……工程隊，正如起初那樣的，推動着小箱子。我們都覺得非常淒涼。」可是歡欣的思緒接上來了。一切完了的時候，她給首相寫了一封熱烈的信，表示她不可限量的滿意。她心愛的丈夫的名字，她說，已經永遠不朽了，而且博得全國一致承認這一點是一個大源頭，供給她無窮的快樂和感激。「朕感謝天意，」陛下臨了說，「允許朕結合到如此偉大，如此高尚，如此卓越的一位公子，今年將永遠是朕一生中中最得意最快樂的一年。博覽會的閉幕日(朕頗抱憾於未獲到場)正是朕同公子訂婚的第十二周年，這是一個稀奇的巧合。」(二二八)

附註

- (一)(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一至二頁；格雷，第二一三至四頁。
- (二)參閱第三章附註及「皇室世系圖。」
- (三)(原註)見格雷，第七至九頁；克勞福，第二四五至六頁；巴南，第二五六至七頁。
- (四)(原註)見格雷，第一至六章；厄奈思，第一卷，第十八至二十三頁。
- (五)福音教(Evangelical Church)在德國即新教，或國教。
- (六)(原註)見格雷，附錄乙。
- (七)克洛卜恩篤克，(Friedrich Gottlieb, 一七二四——一八〇三)德國詩人，以所作史詩「彌賽亞」(Messias)著稱，當時譽

拜者竟將作者與荷馬爾爾致相比。

(八)(原註)同上,第一二四至七頁。

(九)(原註)見郭莎爾·厄奈思第一卷,第七二至三頁。譯者拉葛德萊(Lambert Adolphe Jacques, 1796—1874)比
利時數學家, 天文家, 尤以統計家著稱, 曾充比利時統計委員會委員長, 著有「論人及其智能的發展」(Sur l'homme et le dé-
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論或然律」(Sur la théorie des probabilités)等書。

(一〇)波恩(Bonn)為萊茵河西岸, 哥羅尼西南一古城, 城中大學極著名。

(一一)里亞爾特橋意大利原名 Ponte di Ratis, 為威尼斯著名大橋, 建於一五九〇年, 連接商業中心之里亞爾特區與三·瑪
可島, 橋上有商舖兩排。

(一二)(原註)見格雷, 第一六九至七三頁。

(一三)(原註)見史多克瑪, 第三一〇頁。

(一四)法朗歇恩·綏莫亞(1813—1890)一八三九年, 為比利時國王利歐浦邀至翡冷翠會亞爾培, 陪他在意大利旅行;
亞爾培結婚後, 隨亞爾培為侍衛官(Groom in waiting); 配王死後為女王侍衛官; 其間曾參加克里米戰爭; 其後曾統率馬爾他駐
軍, 一八七七年晉級為將軍。

(一五)格雷高理十六(1765—1841)一八三一年被選為教皇。

(一六)伊忒魯利亞為古代意大利之一部, 面臨地中海, 相當於現代的都斯加尼。

(一七)加波尼(Geno, 1791—1848)翡冷翠著名歷史家, 政治家, 一度任都斯加尼內閣總理(1848); 著有「翡冷
翠共和國史」(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Firenze)等書。

(一八)都斯加尼公國地域相當於古代的伊忒魯利亞, 包含翡冷翠, 畢撒(Pisa)等城。亞爾培遊意大利時的都斯加尼大公為利歐波第

II(1797—1870)一八二四年登位, 一八五九年因革命被迫遜位, 都斯加尼乃併入薩地尼亞(Sardinia)

(一九)(原註)見格雷, 第一三三頁, 第四一五頁, 第四一六頁, 第四一九頁。

(一〇) (原註) 見史多克嗎, 第三三一至三二頁。

(一一) (原註) 見格雷, 第四二五頁。

(一二) (原註) 見格雷, 第四二至五頁; 「書信集」第一卷, 第一八八頁。譯者按: 海頓 (一七三一——一八〇九) 名約瑟夫 (Joseph), 奧國著名作曲家, 其弟邁克爾 (Michael, 一七三七——一八〇八) 亦為作曲家, 但此處諒必指兄, 非指弟。

(一三) (原註) 「我和柯伯夫人暢談內廷的事情, 她悲歎女王的固執的性情, 她怕這種性情以後也許會生出什麼大毛病。她說她的偏見和反感甚深而且強, 她的脾氣又是毫不通融。她憎惡庇爾, 她怨恨公爵 (譯者按: 指威靈敦公爵), 因為在舊日的爭執裏他不幫助她而幫助他, 這種感情並沒有減退。」見格雷維爾,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日記 (未刊布)。

(一四) 利物浦爵爺並非曾任首相 (參閱「歷任首相表」) 之利物浦第二伯爵 (Robert Banks Jenkinson, 一七七〇——一八二八), 乃其弟利物浦第三伯爵 (Charles Cecil Cope, 一七八四——一八五一) 一八〇七年任內務部次長, 一八〇九年任陸軍部及殖民部次長。伯爵在政見上為一溫和的托立黨。女王少時常與其母肯德公爵夫人至塞塞克司郡巴克思佛特園 (Buxted Park) 伯爵家, 或歇洛浦州 (Chropshive) 伯爵別墅。

(一五) (原註) 見格雷維爾, 一八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十五日日記 (未刊布)。

(一六) 喬治·安孫 (一七九七——一八五七) 在國會中當輝格黨議員者有年 (一八二八——一八五三), 一八五一年晉級少將。一八五五年任印度聯軍總司令, 不久即死於該地。

(一七)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 第二〇一頁。

(一八)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 第二〇〇至八頁; 「少女時代」第二卷, 第二八七頁。

(一九) (原註) 見「英國名人大辭典」, 詹姆士·克拉克爵士條; 「書信集」第一卷, 第二〇二頁。

(二〇) 「弗萊虛子」為德文 Freischütz 之音譯, 意為「彈無虛發的射手」(free shoot) 日爾曼古民間傳說, 有一射手, 與魔鬼有約, 得百發百中彈 (Freikugeln) 七枚, 其中六枚可由射手作主, 任意施放, 其第七枚須由魔鬼擲中本人所屬意之鵝的。德國著名作家馮家威伯 (Baron Karl Maria Friedrich Ernst von Weber, 一七八六——一八二六) 據此傳說而作歌劇「弗萊虛

子，一八二一年首次演出於柏林。

(三一) 卡雷，法國西北部一海口，地當英吉利海峽最狹處，爲入英孔道。

(三二) 多浮，英國東南角一海口，與卡雷遙遙相對。

(三三) (原註) 見格雷，第二九二至三〇三頁。

(三四) (原註) 見格累維爾，一八四〇年二月十五日日記 (未刊布)。

(三五)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一九九頁。譯者按此處爵位之原文爲 *peerage*，其義指英國公侯伯子男各爵位。有爵位者 (peer) 可進上議院；進議院後始能作政治活動。

(三六) (原註) 見馬丁，第一卷，第七十一頁，第一五三頁。

(三七) (原註) 見格雷，第三一九至二〇頁。

(三八) (原註) 見格累維爾，一八四〇年四月三日日記 (未刊布)；格雷，第三五三至四頁；厄奈思，第一卷，第九三至四頁。

(三九)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三五一頁。

(四〇)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二二四頁。

(四一) (原註) 見布龍斐爾，第一卷，第十九頁。

(四二) (原註) 見格雷，第三四〇頁；「書信集」第一卷，第二五六頁。

(四三) (原註) 見厄奈思，第一卷，第九十三頁。

(四四) (原註) 見介洛爾，「結婚生活」，第五十六頁。

(四五) 布拉克思敦 (Sir William 一七二三——一七八〇)，英國法學家，以著「英國法律註釋」(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名於時。

(四六) (原註) 見格雷，第三一〇至一頁，第三六〇至二頁。

(四七)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三五二至七頁。

(四八)(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九〇至二頁。

(四九)(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二七一至四頁,第二八四至六頁。

(五〇)(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二八〇頁。

(五一)(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三〇五頁;格累維爾,第五卷,第三九至四〇頁。

(五二)海次布里 (Farou, William A. Court, 一七七九——一八六〇) 服務外交界有年,歷任駐葡萄牙,駐俄羅斯大使,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六年底爾內閣期內任愛爾蘭總督。

(五三)(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三二五至六頁,第三二九頁,第三三〇至一頁,第三三九至四二頁,第三五二至四頁,第三六〇至三頁,第三六八頁。

(五四)(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二九一頁,第二九五頁。

(五五)(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三〇三頁。

(五六)(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二八二至三頁。

(五七)巴恰堡在漢諾威城西南二十哩。

(五八)(原註)見布龍斐爾,第一卷,第二一五頁。

(五九)哈蘭姆 (Henry Hallam, 一七七七——一八五九) 英國歷史家,批評家,所著「英國憲法史」全名為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George II.

(六〇)門德爾宋 (一八〇九——一八四七) 全名為 Jac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德國著名作曲家,音樂家。

(六一)(原註)見格雷,第三三八至九頁;斐爾,第一卷,第二八頁,第一二三頁;黎德爾吞第三〇〇頁,第三〇三頁,第三一五至六頁,第三一二頁,第三三四至五頁;馬丁,第一卷,第四八八頁;「書信集」,第一卷,第三六九頁。

(六二)公主 (Princess Royal) 維多利亞 (一八四〇——一九〇一) 全名為 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e, 在家庭中

羅稱卜喜(Pussy)。

(六三)愛德華第七(一八四一——一九一〇)(參閱「皇室世系圖」)名 Albert Edward, 全家庭中稱囊諦(Bertie)。

(六四)(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三六六頁。

(六五)(原註)同上,第三卷,第四三九頁。

(六六)諺阿克利多思,希臘著名牧歌作家,西曆紀元前三世紀人。

(六七)(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一二五頁。

(六八)(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三五頁。

(六九)(原註)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三六六頁,第四六四至五頁,第四七五頁等等。

(七〇)德爾敦夫人,即莎拉·史本塞小姐(Lady Sarah Spencer)一八三三年嫁黎德爾敦男爵(William Henry)曾充維

多利亞的侍嬪及其子女的女傳,卒於一八七〇年。

(七一)(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三〇六頁。

(七二)「羅陀思」(Lotus)希臘傳說中羅陀法吉人(Lotophagae)所食之果,據云食之者必處夢昧狀態,忘懷一切,樂不思歸(見荷

馬史詩「奧德賽」)此種果樹,據後人考證,當屬酸棗一類。

(七三)(原註)見克勞福,第二四三頁。

(七四)(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三四八頁。

(七五)路易·腓力普(一七七三——一八五〇)在法蘭西王位期間爲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當時普魯士國王爲腓特烈·威

廉第四(卒於一八六一年),薩克森尼國王爲腓特烈·奧古思都第二(卒於一八五四年)。

(七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三頁;本孫,第一卷,第六頁;布龍斐爾,第一卷,第五三至四頁。

(七七)俄國沙皇爲尼古拉第一一八二五年登位,卒於克里米戰爭後一年(一八五五)。

(七八)(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二至一六頁。

(七九)(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111四頁。

(八〇)(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二九二頁;布龍斐爾第一卷第七六至七頁。

(八一)歐莊在法國西北部羅安(Rouen)東北不列斯里河上之歐城(Eu)。

(八二)(原註)見加思凱爾第一卷第三一三頁。譯者按:愛哲爾氏寄宿學校,不魯捨爾一女校,愛哲爾夫婦所立(愛哲爾死於一八九六年,享年八十有七;愛哲爾夫人死於一八八九年。)查洛蒂·布隆佛於一八四二年偕其妹愛彌麗至該校習德法文數月,一八四三年獨返該校授英文,見維多利亞女王卽在是年。

(八三)(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二七五頁,第三〇六頁。

(八四)(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三〇三頁,第三五四頁,第四〇二頁。

(八五)(原註)見克萊倫敦第一卷第一八一至二頁;「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二九九頁,第三〇六頁。

(八六)(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一一九至二五頁,第一六七頁;史多克瑪第六六〇頁。

(八七)(原註)見史多克瑪第四〇四至一〇頁;馬丁第一卷第一五六至六〇頁。

(八八)朴次茅斯,英國最重要的軍港。

(八九)突尼司與亞爾及爾爲法領北非洲地中海南岸突尼司與亞爾及里(Algerie)之海港。

(九〇)(原註)見「泰晤士報」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份;一八四一年七月份,十二月份;一八四二年二月份,十月份;一八四四年七月份。

(九一)(原註)見「泰晤士報」傳,第四五頁。

(九二)(原註)見史多克瑪第四〇九至一〇頁;馬丁第一卷第一六一頁。

(九三)(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七卷第一三二頁。

(九四)(原註)見史多克瑪第四六六至七頁。

(九五)(原註)見狄思雷利第三一一頁;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三六七至八頁。

(九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六四頁。

- (九七)(原註)見格累維爾第五卷,第三二九至三〇頁。
- (九八)布羅克思俱樂部爲一保守黨俱樂部,一七六四年羅克思保洛公爵(Duke of Roxborough)坡忒蘭公爵(Duke of Portland)等所立,原爲酒商及放利者布羅克思所設之賭場。
- (九九)荷蘭夫人(一七七〇——一八四五)善交際,一七九七年與郭德弗列·威伯思忒爵士離婚而與荷蘭男爵亨利·理查德(Henry Richard Yassall) Fox, 一七七三——一八四〇)結婚,荷蘭府乃成爲一時「才子、佳人、詩家、畫師、學者、哲學家、政治家」之會萃地。
- (一〇〇)嘉洛(Caro)當爲嘉洛玲(Caroline)之簡稱,嘉洛玲女士註見第三章。
- (一〇一)「穀類限止法」(The Corn-Laws)始於一八三六年,意在對進出口穀類施保護關稅,幾經反對,至一八四六年庇爾內閣時期內終被取消。
- (一〇二)「牛津運動」爲牛津大學紐曼(J. H. Newman)等發動,改良英國國教的一種運動。
- (一〇三)「加特」勳章,亦名聖喬治勳章,英國最高級勳章,數僅五十許,爲國君、太子、親王、貴爵、外國君主所佩,十四世紀愛德華第三所創。「加特」原文爲 Garter, 意爲吊襪帶,傳說愛德華第三在跳舞會中拾得某夫人襪帶,置諸己膝,爲人見及時曰:「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以惡意測度之者可恥)。「故刻有此銘語云:勳章之特別表記爲一藍絨吊帶,繫於左腿,另有金項鍊,下垂聖喬治屠龍國徽,八角寶星等。
- (一〇四)(原註)見托倫思第五〇二頁,第三十三章;「書信集」第一卷,第四五一頁;第二卷第一四〇頁;格累維爾第五卷,第三五九頁;第六卷,第一二五頁。
- (一〇五)(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二五五頁,譯者按:詩見米爾敦詩劇「桑母孫大戰士」(Samson Agonistes)。
- (一〇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〇三頁。
- (一〇七)外特島貼近俄國南海岸;奧思本莊在外特島東北部。
- (一〇八)(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六八至九頁。

(一〇九)(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二四七至九頁;格雷,第一一三頁。

(一一〇)(原註)見史多克瑪,第三六三頁;馬丁,第一卷,第三一六頁。

(一一一)(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八七頁。

(一一二)(原註)同上,第一卷,第三三四頁。

(一一三)(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二二四至五頁。

(一一四)海德園,倫敦最大數公園之一,在威思明斯德區,佔地約三百九十英畝。

(一一五)派克思敦(一八〇一—一八六五)建築家,園藝家,曾充德文州公爵(Duke of Devonshire)花園監督,在該園建一花房,即一八五一年萬國博覽會場之模型。

(一一六)(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二二五頁,第二四三至五頁;第二二八九頁,第二九七至九頁,第三五八至九頁;英國名人大辭典,約瑟夫·派克思敦條;布龍斐爾,第二卷,第三至四頁。

(一一七)「亞達莉」(Athalie)法國臘辛(Racine)所作劇,門德爾宋(註見前)為該劇作曲。

(一一八)安格爾綏爵爺(Henry William Paget, 一七六八—一八五四)英國將軍及政治家,曾在滑鐵盧戰爭中統率騎兵。

(一一九)基思(August 一八〇一—一八六五)德國雕刻家,主要作品中有「亞馬孫與豹」亞馬孫(Amazon)希臘傳說中勇婦族(Amazons)之。

(一二〇)喬治·格雷爵士(一七九九—一八八二)格雷第二伯爵之侄,一八三二年被輝格黨選入國會,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八年,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六年,任內務大臣。

(一二一)(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三六四至八頁。

(一二二)「哈黎盧亞」(Hallelujah)原意為讚美耶和華。

(一二三)(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三六七頁及附註。

(一二四)(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三一七至八頁。

維多利亞女王傳

一三四

(一二五)(原註)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四一三頁。

(一二六)塞屯南在倫敦南七哩,屬肯德郡。

(一二七)「宋默樂風」(Sommerophon)爲德國宋默(Donner, 一八一六——一八八八)於一八五〇年傾所發明的一種喇叭類樂器。

(一二八)(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三六九至七二頁,第三八六至九二頁,第四〇三至五頁。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一

一八五一年亞爾培的幸運達到了最高的水準。萬國博覽會的成功給他大大的增加了聲望，而且似乎給他保證了以後在國家大事上有一個領導的地位。可是這一年還沒有完，另一個成功，在極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歸他有了。這一番成功，雖然因重要的後效而愈顯得大，本身就是多年來一直向一個最高點醞釀的一長串複雜事態的結果。

亞爾培在高等社會裏的不得人望並未隨時日而消滅。貴族仍然以冷眼相看他呢，卻越來越抱起一種輕蔑的冷淡態度了。的確，有這一個時候，彷彿上層階級的嫌棄眼看要一變而成爲親熱了，因爲他們大爲驚訝的聽說亞爾培下鄉的時候居然騎馬打獵，而且顯得一副好身手。他們原先認爲當然，他的騎馬工夫不過是外國的二等程度，如今他居然跳着五欄的園門，緊追着野狐，彷彿他從小生長在萊斯忒州的。(一)他們簡直不相信，難道他們會弄錯嗎，難道亞爾培到底是一個好朋友嗎？要是他願意人家這樣看他呢，他當然不放過這個好機會，買幾匹獵馬，不斷的使用它們了。可是他並無此種念頭；打獵使他討厭，使維多利亞心神不定。他還像從前一樣，如他自己所

說的，爲運動，爲便利而騎馬，並不爲娛樂；於是大家一致承認，雖然亞爾培着實會騎幾下馬的，他不是游獵家。（二）

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不只是因爲亞爾培被風雅的女士們所笑，被風雅的紳士們所鄙夷；不只是因爲維多利亞，結婚以前在社交場裏露過頭角，受了丈夫的影響以後，便差不多完全棄絕了。要知道自從查理第二以來，英國國君，除了一個例外，向來是不時髦的；而例外恰好是喬治第四這一個事實似乎又給這條規律增加了一點意義。嚴重者不是缺少時髦，而是缺少其他更重要的特質。上流社會的敵視表現了一種比舉止上的，甚至於比趣味上的，更深的反感。亞爾培，一言以蔽之，沒有英國氣。這句話的確切意義是很難講，可是事實昭彰，誰都明白。判麥斯吞爵爺也是不時髦的；羅格黨的重要貴族都冷眼看他，他們只是認爲命運派到他們身上來，無可奈何而容受他罷了。可是判麥斯吞爵爺滿身是十足的英國氣；他有些地方非常有力的表現了英國人的基本氣質。他恰好是亞爾培的對照。機會來得真巧，這位道地的英國人，偏偏比其他任何本國人都密切的接觸到這位來自海外的客邦人。因此一切的爭端，在比較幸運的環境裏，儘可以平息的，消除的，如今都加強到最高度。亞爾培靈魂裏一切神祕的力量都跳出來同他的對手打架，在以後那個長期的激烈爭執裏，簡直像他是同英國本身在爭鬪呢。

判麥斯吞的一生完全過在英國的政府裏。二十二歲他就做了一個大臣；二十五歲他就被人家請去當財政大臣，結果由於他性格上出乎意外的那一份慎重的特質，他沒有接受這個重任。他的第一任官職延長至二十一年，一直沒有間斷過。格雷爵爺秉政的時候他當了外交大臣，這個位置，中斷過兩次，他又保持了二十一年。這個時期內他在社會上的聲望步步上升，等到一八四六年他第三次做外交大臣的時候，他在國中的地位幾乎——要

不是全然——同首相約翰·羅素爵爺的地位相等了。他現在是六十二歲的一個又高又大的人，一副揚揚自得的樣子，大面孔，染色的鬚鬚，一片含譏帶嘲的長長的上嘴唇。他的個人生活滿不是高超的，可是他在晚年娶了考伯夫人（三）梅爾本爵爺的妹妹，結納輝格黨人的一個最有勢力的女主人，因此使他社交界的地位大為鞏固。有權有勢，經驗豐富，自信力極強，他自然而然的不大把亞爾培放在眼裏。爲什麼要留意他呢？亞爾培對於外交感覺興趣嗎？那麼，好讓亞爾培留意他吧——他，他當亞爾培還在搖籃裏的時候就做了內閣裏的大臣，他是一個大國的大領袖，他在一生裏所擔當過的任何事情上都從沒有失敗過。並不是他需要亞爾培的留意——滿不是如此：就他所知，亞爾培只是一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因未染惡習而活該受罪，他得以顯著的惟一理由是因爲碰巧娶得了英國女王。這種計算，結果他發覺使自己吃虧的，原來是一個大錯。亞爾培決非無足重輕的，而且，在亞爾培背後，還有一個人物也並非無足重輕的——還有史多克瑪呢。

然而，判麥斯吞忙於自己的計劃，自己的野心，以及一大部門的事務，把這種考慮都置諸不理了，這是他最得意的辦法。他靠本能生活——靠銳敏的目光，強辣的手腕，對於每一個危機的熟練處置，對於一種形勢裏重要成分的半麻木感覺。他很大膽，使他與高采烈的無過於把國船駛入大風，駛入怒海，把船上所能帶的每一塊帆布都張起來。可是有一個界限，越過了它，大膽便成爲輕率——這一個界限，不是理性，而只是直覺能感覺得出的。判麥斯吞卻從不走過這一個界限。當他發覺事實需要，他能够慢——的確很慢，他的全生涯，雖然是充滿了有聲有色的冒險性，實在是一句格言的好榜樣，正所謂「*Tout vient à point à qui sait attendre*」（萬事都歸能等候

的人。」可是他快要快起來，沒有人能够更快了。有一天，從奧思本回來，他沒有趕上開往倫敦的火車；他吩咐開一列專車；可是站長對他說在那個時分開一列專車是危險的，他不能答應。判麥斯吞一定要開，說他在倫敦有要事，不能等。站長由全體職員一致擁護，繼續持異議；他說路局不能負責。「那麼我負責！」判麥斯吞信口說出一副獨斷獨行的樣子；於是站長下令開車，這位外交大臣準時到倫敦做他的工作，沒有發生意外。(四) 這個故事十足表現了他處理私事與國務的愉快的勇敢。「英國很強，」他常常說，「儘可以不顧一切。」(五) 顯然，在判麥斯吞領導之下，英國確乎如此。那些官員儘管抗議，儘管讓兩腳直抖，他會用一句輕快的「我負責！」把他們揮走，把國家很快的開上他所選定的路線，直達一個順利的終點——不發生意外。他的深得人望，一部分是因為他外交上的成功，一部分是因為他為人的和藹可親，可是主要是因為那種純正的熱切性，藉此他得以呼應國人的感情，維護國人的權利。國民都知道判麥斯吞爵爺不只是一個有氣概的主人，而且是一個專誠的僕人——他是，照字面的任何意義講，一個公務人員。他當首相的時候，有一天他注意到綠園的草地上加了鐵欄了，他馬上通知負責的大臣，用最嚴厲的措辭，下令把它們立刻撤去，說它們是「一種不堪的障礙，」說草地的本意原是「為老老少少的國民自由行走的，爲了給他們享受才設的公園。」(六) 他當外交大臣，就是用這種精神來處處留意海外英國人的權利的。在英國人是覺得再好沒有了；可是外國政府卻沒有這麼高興。他們覺得判麥斯吞爵爺多事，打麻煩，大驚小怪。在巴黎人家低聲的講「ce terrible milord Palmerston (這個可怕的判麥斯吞老爺)」在德意志人家爲他編了一支小調——

[Hat der Teufel einen Sohn,

So ist er sicher Palmerton.

(如果魔鬼有子孫，

第一個就是判麥斯吞。) (七)

可是他們的怨語，他們的恐嚇，他們的騷動，都毫無用處。判麥斯吞，撇着含譏帶嘲的上嘴唇，不顧一切，自己走自己的路。

他復任以後第一個外交危機，雖然與女王夫婦非常有關係的，平安渡過，廷上和大臣沒有發生嚴重的衝突。過去幾年裏一個奇怪的問題難住了所有歐洲的最高法院。西班牙，從拿破侖時代以來，頻年內亂，在母后克利思丁娜她的女兒伊莎白拉治下比較安定了一些日子。(八) 一八四六年，伊莎白拉的結婚問題，本來早就成了外交上觀望的目標，突然尖銳化了。許多同她攀親的候補者都提出來了——其中有她自己的兩個表兄弟，另一位西班牙公子，以及薩克思·科堡的利歐波公子，維多利亞的表弟，亞爾培的堂弟；然而，爲了各種原因，這些年輕人中似乎沒有一個是完全滿意的。伊莎白拉還不滿十六歲；她的結婚怎見得不可以再延宕幾年；可是大家以爲這不成問題。[Vous ne savez pas (你不知道)] 一位有力者說，[ce que c'est que ces princesses espagnoles ; elles ont le diable au corps, et on a toujours dit que si nous ne hâtons pas, l'héritier viendrait avant le mari (這就是那些西班牙公主之所以成爲西班牙公主，她們身上有鬼，常言道倘若我們不趕快，承

繼人要比丈夫先到了。」(九)又怎見得伊莎白拉的婚事不可以由她自己，由她的母親，由她的政府去解決呢？可是又滿不是這麼一回事。由於十八世紀各種老套的周期的回復，(傳說這種現象在今日外交上還沒有絕迹呢。)這件事居然變成了英法兩國外交策上極重要的問題了。幾年來，路易·腓力普同他的首相紀索(一〇)私底下一直盤算着一個極妙的計策。法國國王的目的是在重現路易十四的盛 *grand* (舉) 是在放他一個孫子到西班牙的王位上以打消比利紐斯山脈。(一一)爲的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不敢貿然的提議他的小兒子蒙邦綏公爵配伊莎白拉；那未免太明顯了，一定會立刻引起難以克服的反對。所以他提議伊莎白拉配她的表兄加迪斯公爵，蒙邦綏呢，配她的妹妹斐南達公主；請問，這還會有什麼反對嗎？詭計多端的老國王向紀索純潔的耳朵裏低低的一聲吐露了秘密的關鍵；他有極充分的理由，相信加迪斯公爵不會生孩子，因此斐南達的子息會承繼西班牙的王位。紀索撫手自樂，立刻開始轉動那些必要的發條；可是，自然，全盤的計劃馬上洩漏了，大家知道了。英國政府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勢力的平衡發生動搖了，法國的陰謀一定得不惜冒一切危險而加以撲滅。接着便來了一番極緊張的外交戰爭；有時候簡直像快要發生第二次「西班牙繼位戰爭」了。這倒避免了，可是這場奇異糾紛的結果是牽涉到很多，而且與關係各方面所能預料的完全不同。

在那些又長又複雜的交涉中，有一點路易·腓力普特別著重——利歐波公子的候補。西班牙女王同一位科堡公子的結婚，這個形勢，他宣稱，威脅歐洲勢力的平衡，至少不下於蒙邦綏公爵同斐南達的結婚；的確，這一點大有道理可說。拿破崙戰爭中科堡宗室所受的摧殘，顯然只有增加了它的生氣，這門大家的子息現在出奇的播

滿了全歐洲了。利歐波王在比利時站穩了；他的甥女是英國女王；一個姪兒是英國女王的丈夫，一個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還有一個是符騰堡大公。這要弄到什麼地步呢？情形像設了一個「科堡托萊斯」，隨時都預備派出一個人員去填補歐洲各王室裏的空位置。甚至於歐洲以外也有受這種傳染的徵兆。一個到不魯捨爾的美國人會經對利歐波王斷言美國有一種厭棄庶民的惡政而傾向君主政體的強烈感情，並且弄得陛下滿心歡喜，說科堡宗室裏的人儘會有獲得這個位置的希望。（二）那個危險，也許，還遠着哩；可是西班牙危機卻近在目前；而且，如果利歐波公子同伊莎白拉女王結婚，法國不免處到了屈辱的地位，即使不是絕對危險的地位。這是路易·腓力普的斷言。英國政府也無意援助利歐波公子，雖然亞爾培和維多利亞對於這門親事有幾分盼望，有見識的史多克瑪勸他們罷了念。這樣一來，似乎有門路可以和平解決了：英國不要硬幫利歐波，法國不要硬擡出蒙邦綏。在歐莊內，他們一方面是國王和紀索，一方面是女王，亞爾培和亞培亭爵爺。（一三）經過了幾次談判，終於成立了一個協定。亞培亭，以外交大臣的資格，宣稱英國既不承認，亦不援助利歐波公子作西班牙女王以候補塔，一方面路易·腓力普對亞培亭，又對維多利亞，鄭重許言蒙邦綏公爵非等到女王結婚而且生子息以後決不同斐南達結婚。一切進行得很好，危機似乎過去了，整個的問題突然由判麥斯吞重啓了，他那時候已經繼亞培亭做了外交大臣。在他給駐馬德里英國公使的一道文書裏，他開了一張名單，舉了許多同伊莎白拉訂婚的可能的候補者，其中就有科堡的利歐波公子；同時他乘機用激烈的措辭指摘西班牙政府的專暴與無能。這道公文，本來在任何場合都是失檢的，因傳達給紀索而更加顯得大隨便。路易·腓力普一見這個機會便抓住了。雖然判麥斯吞的言辭裏並

無表示他承認或援助勃歐波公子的地方，國王卻立刻認定英國已經失約了，所以他也可以照樣自由行動了。他於是把公文送達西班牙母后，宣稱英國正在陰謀給科堡人定親，請她注意判麥斯吞對於西班牙政府的仇恨，勸她逃避困難，設法確保法國的友誼——嫁伊莎白拉給加迪斯公爵，斐南達給蒙邦。母后又驚訝又氣忿，很容易的被他說服了。現在只有一個困難：伊莎白拉對她那個從兄看，一眼都覺得頭痛。可是這個困難馬上打破了；宮裏開了一個夜宴，鬧了一夜，這位年輕的女孩子終被誘導得服服貼貼，要她怎樣就怎樣了。不久以後，同一天舉行了兩個婚禮。（一四）

這個新聞傳到英國政府來，彷彿爆發了一枚大炸彈，他們又氣又惱，覺得完全被那位狡猾的國王操了勝算了。維多利亞尤其氣惱。不但她會經當面聽過路易·腓力普的誓約，而且他會經得過她的歡心——送太子一匣兵士，又送公主一個美麗的巴黎玩偶，眼睛會一開一閉的。現在傷了感情，又接受了奚落。法國皇后寫給她一封官樣文章的信，泰然的彷彿報告一件家事，彷彿料定維多利亞必然會感覺興趣的，她通告了她的兒子蒙邦的結婚，說這件事 *ajoutera à notre bonheur in'érieur, le seul vrai dans ce monde, et que vous, madame, savez si bien apprécier*（將增加我們天倫的幸福，世界上惟一真實的幸福，這一點，夫人，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一五）可是英國女王沒有等多久便出了這一口氣。不到十八個月，路易·腓力普的朝廷，失去了信用，失去了民心，又因失去了英國的援助而元氣大傷，終於被一掃而空，他同他的家小，卑顏屈膝，投奔到維多利亞的腳下來了。（一六）

在這件事情上女王和亞爾培都太注意路易·腓力普的背信了，以致沒有半點氣生到判麥斯吞的過失上；而且的確，大體上判麥斯吞的態度和他們自己的完全一致。可是這一次案情是單純的。在後來幾年其他許多嚴重的外交錯綜裏，皇家夫婦與外交大臣之間意見總不合，總鬧得很利害。爲了葡萄牙，他們之間問題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執，因爲那邊正有敵對的黨派在互相撲鬥。皇室方面自然是同情葡萄牙女王及其科堡丈夫的，而判麥斯吞呢，援助那一國裏的進步份子。然而直到一八四八年，形勢才當真嚴重了起來。在這個革命的年頭，四面八方，屢見不鮮的，皇冕紛紛從皇族頭上掉下來，亞爾培和維多利亞大爲驚詫的發覺英國對外——對德意志，對瑞士，對奧地利，對意大利，對西西里——的政策總是偏袒反叛黨。那個局面的確，正是判麥斯吞心愛的局面。處處是危險與激動，處處需要決斷，處處有機會動作。他是一個坎甯的徒弟，（一七）心裏根深蒂固的種下了英國紳士輕蔑和討厭外國君主的性癖，普遍的叛亂，以及那些壓迫者被狼狽逐出他們糟塌了的宮庭，這種種洋洋大觀，使他無限的快活，他決定，在全歐洲這種大鬪爭裏，英國站在哪一邊，不容有半點的疑惑。並不是他在哲學上有什麼過激主義的色彩，他根本沒有任何種哲學色彩；他很安於自相矛盾——對內做保守黨，對外做自由黨。使愛爾蘭不叛是有極充足理由的；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要緊的是——一聽到隨便哪一位有身分的人讀一段關於拿波里（一八）政治獄的報告，他就挺起胸來了。他並不要戰爭；不過他明白，如沒有戰爭，巧妙而堅決的運用起英國的威力

來，大可以促進歐洲的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困難而危險的玩意兒，可是他十分輕快的着手玩起來了。然而，使他非常氣惱的，正當他需要用全副精力，需要儘可能的完全自由行動的時候，他覺得處處受阻撓，受打岔於……奧思本那邊人。他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反對是有條理的，頭頭是道的，單是女王自己不會有這樣的；主動的是亞爾培。這非常麻煩；可是判麥斯吞忙亂得很，不能等；亞爾培如果硬要干涉，一定得置諸不理。

亞爾培很生氣。他大不贊成判麥斯吞的政策，也大不贊成他行動的方式。他是反對專制的；可是在他看來判麥斯吞的辦法無非打算爲全歐洲代專制以一些不見得較好而大有更壞可能性的東西——黨派的紊亂，暴民的橫行。這種革命醞釀的危險是嚴重的；甚至於在英國憲章主義也（一九）很囂張——這一種邪惡的運動儘可以隨時推翻憲法，取消君主政體呢。不用說，國內既然有這種危險，萬不該挑這個時候去鼓勵國外的無法紀行動。他自然而然的特別對於德意志感覺興趣。他的本能，他的感情，他的成見，是斷不了德意志根蒂的；史多克瑪極關切德意志政治；並且他在統治德意志的各王公家裏有許多親戚，他們在革命的騷動中，每禮拜寫采一封憂惶的長信。從各方面考慮了德意志的前途以後，他在史多克瑪的指導之下，得到了這一個結論：每一個愛護德意志者的大目標應該是統一德意志於普魯士治下。局面是極其複雜，而且隨時會發生善果或惡果的可能性是多到不可勝數；然而他張口咋舌的發覺判麥斯吞既不了解，亦無意了解，這個重大問題的微細處，只是一味盲目的橫衝直撞，左一拳右一腳，就他所知，簡直是毫無條理，甚至於毫無動機——的確，除了對於普魯士政府一種全然不可理解的信任。

可是他之不贊成判麥斯吞政策上的各種細節，實際只是這兩個人性格上基本差異的表徵而已。在亞爾培看來，判麥斯吞是一個粗魯莽撞的自負者，他的傲慢與胡塗的混合脾氣必然會出於胡鬧與出亂子的一途。與亞爾培勢不相容者無過於如此缺少忍耐，缺少反省，缺少主義，缺少推理習慣的人了。因為在他是不能容忍倉卒的思量，孟浪的定主意，一意憑不可解釋的本能而行動的。什麼事都得有條不紊，仔細計較的做；論點的前提應當先立穩；正確的結論必須規規矩矩經過了一套合理的步驟而後下。逢到複雜的問題——恰當的看來，哪一種問題不是複雜的呢？——把頭裏想的記到底上是最聰明的辦法，雖然這或許很麻煩，卻正是亞爾培照例採用的辦法。此外，在一樁事件的前後，都得草就一篇有條理的記述；所以，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總見到亞爾培作了一個備忘錄。有一次他把他同羅伯·庇爾爵士的一場機密談話在紙上記了六大頁，對他朗讀了以後，又請他加署名字；羅伯爵士向來不樂意落把柄在別人手裏的，顯得非常局促；於是，亞爾培知道對待英國人必須遷就他們那種易感性，非常機敏的把那一個備忘錄扔在火裏了。至於判麥斯吞，他甚至於連對他讀一個備忘錄的機會都向不予人的；他大有不喜歡討論的樣子；往往人家還沒有摸着頭腦，他一聲也不招呼，儘自作起輕率而激烈的圖謀來了，這種圖謀說不定會演成一次歐洲大戰呢。也同他這種謹慎的，不辭勞苦的理性息息相關的是他想從各方面澈底考察問題，探本逐源，嚴守某種明確的定則而行動這一種存心。在史多克瑪的監護之下，他不斷的致力於擴大目光，致力於既注意理論又講實際——既確切又深刻——的考慮重要問題。在一個習於如此存心的人看來，根本不知定則為何物的判麥斯吞那些專憑經驗的活動，就彷彿惹厭小孩子的胡思亂想了。判麥斯吞懂什麼經濟，科學，

歷史嗎？他管什麼道德，教育嗎？他一輩子有多少心思計及於改善勞工階級的環境，增進人類的幸福呢？這些問題如何回答是太顯然了；然而也不難想像判麥斯吞會怎樣下揚揚自得的案語。「啊！殿下是忙於設出色的計劃，作仁慈的打算——絲毫不差呀！至於我呢，我得說我倒挺滿意我早上的工作——我已經把綠園裏的鐵欄給拆去了。」

然而這個可氣的人卻甯願不作任何案語，甯願一聲不響，笑嘻嘻，走他無可辯解的路。「置諸不理」的辦法不久便使起來了。重要的外交部公文，不是太晚了才呈准女王以致來不及修正，就是壓根兒不去呈准；或者，呈准是呈准了，有些地方受了反對，得了改正的批示，結果卻還照原文發了出去。維多利亞說抱怨的話；亞爾培說抱怨的話；兩人一齊說抱怨的話。毫無用處。判麥斯吞是最會辯白的——不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非申斥書記官不可——當然得遵從陛下的意旨，以後一定得不再發生這一類事情。可是，自然，不久又發生了，皇上的抗議乃加倍嚴重。維多利亞的黨派心全然激起來了，她的抗議和亞爾培的不同，灌入了一種個人的激昂性。判麥斯吞爵爺忘記了她是英國女王嗎？她怎麼能坐看事情弄到這種樣子，用她名義的公文送到外國去而不得她的准許，甚至於不讓她知道？還有什麼會更有損她的尊嚴如這種事情：不得不接到許多在位的君主得了那些公文而寫來的憤慨的信——這種信她竟不知道怎樣答覆，因為她對於他們的意見是全然一致呢？她對首相講話。「抗議對於判麥斯吞爵毫不生影響，」她說。(二〇)「判麥斯吞爵爺，」她另一次又對他說，「他照例假裝沒有工夫在發出以前把草案送來呈閱。」(二一)她召見約翰爵爺，(二二)倒出一肚子憤慨的話，過後，聽了亞爾培的勸告，把經

過記入了一個備忘錄：「我說我以為判麥斯吞爵爺常常以偏激處理問題而陷英國的聲名於危地，說他的筆頭總是毒辣，大有害處，這一點約翰爵爺完全承認，又說我常常覺得焦灼壞了。」（二二）於是她轉而告訴她的舅父。「德意志的情形，」她在廣泛而悲觀的考量歐洲大勢中寫着，「實在可怕，爲了那個原先確實是那麼太平，那麼安樂的國度，我們真覺得慚愧。那邊還有好人我是敢斷言的，可是他們竟甘受可怕又可恥的驅使。在法國似乎有一個危機迫在眉睫了。我們在這個仲裁中多麼丟臉哪！實在是不道德，愛爾蘭在我們手中蠢蠢思動，隨時都預備脫離呢，我們竟強迫奧國放棄它合法的領土（二四）要是加拿大、馬爾他（二五）等等，跟我們打起麻煩來，我們將怎樣說呢？這使我非常痛苦。」（二六）可是判麥斯吞爵爺管得什麼？

約翰爵爺越來越感覺爲難。他並不贊成他的同僚那樣對付女王。當他請他留心一點的時候，他遭遇到這樣的回答：外交部一年就發兩萬八千道公文，如果每一道都呈請皇上批閱，一再延擱，那還了得；事實上，浪費時間，把草案呈請亞爾培殿下過於精細的審查，多招麻煩，叫一個操勞過度的大臣如何受得了；事實如此，爲了這個緣故而遷延重要決定，早已引起外交上許多非常不愉快的結果了。（二七）這些辯白想必會說服約翰爵爺的，要不是他自己也受了類似的忽略。判麥斯吞連他也往往不給傳達最重要的公文哩。外交大臣幾乎掌握了一個獨立的權柄，隨意動作，自行負責調度英國的政策。有一次，在一八四七年，他當真險些兒要同法國斷絕外交關係了，並沒有預先徵求內閣全體或首相一人的意見。（二八）這類事情不斷的一再發生。當亞爾培知道了這一點，他認爲機會到了。只要他能够盡量劈開這兩位政治家，只要他能够聯絡約翰爵爺，那差不多一定可以抑止或除去判麥斯

吞爵爺了。他用了他全副頑強勁兒來着手工作。他和女王雙方同時盡量對首相施以壓力。他們寫，他們大聲疾呼，他們轉入可怕的沉默。他們想克萊倫敦爵爺（二九）他是內閣的重要分子，可以作傳達他們的痛苦的脈路。他們請他進宮吃飯，飯一吃完，據他後來說，「女王便爆發出來了，非常激昂，非常苛刻的列舉判麥斯吞的一切舉動，對於全世界的一切影響，以及她自己對於這一點所發的一切感觀。」她講完了，亞爾培又接下去，沒有那樣興奮，可是一樣有力。克萊倫敦爵爺覺得很窘；他不喜歡判麥斯吞的政策，可是他是他的同僚，而且他不贊成皇家夫婦的態度。照他的意見，他們是「妄想不要大臣們而要廷臣們調度國務，」他以爲他們「有了奇異的誤解，認外交部是他們特有的一部，認他們有權利統制——若非指揮——英國的外交政策。」因此他，非常客氣的，使他們明白他無論如何，不願入彀。（三〇）可是約翰爵爺實際上用不着什麼壓力。他的君上攻擊他，他的外交大臣不理他，他過着苦惱的日子。（三一）可怕的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問題（三二）——歐洲全部外交史上最複雜的問題——發生了以後，他的地位，壓在上下兩塊磨石之間，變得絕對的不堪忍受。他現在第一件心事就是趕緊除去判麥斯吞的外交部職司。可是——假設判麥斯吞不肯走呢？

在差不多這個時候亞爾培記述他自己，維多利亞，首相三人某次會見的備忘錄裏，我們得到奇妙的一瞥：這三位重要人物的心境——約翰爵爺的焦灼與煩躁，維多利亞的熱辣，亞爾培有理性的仇恨——彷彿集結在一處，同受蔭蔽於一不可見的幽靈，種此天怒的孽障——快活的神怪的判麥斯吞。在談話中某一點，約翰爵爺說他相信外交大臣會答應換一換位置的；判麥斯吞爵爺，他說，知道他已經失去了女王的信任——雖然只在公務上，

不在私人關係上。可是講到這個，亞爾培記着，「女王打斷約翰爵爺的話，說她在私人關係上也不信任他。可是我說判麥斯吞爵爺至少已經是看對了；說他已經使女王不喜歡，並不是爲了他本人，而是爲了他政治上的作爲——這一點女王同意了。」於是亞爾培提示內閣有倒的危險，判麥斯吞爵爺有回任首相的可能。可是這一點約翰爵爺表示無虞：他「以爲判麥斯吞年紀太老（已經過了六十五歲了）將來不會有什麼大作爲。」最後的決定是目前什麼也不能辦，可是要保守絕對秘密；這一場秘密會議便如此完結。（三三）

最後，在一八五〇年，似乎就可以有辦法了。民衆顯得厭倦了判麥斯吞大驚小怪的外交；而且當他援助當巴喜非珂，一個英國屬民，同希臘政府爭執，眼看要把國家牽入戰爭的旋渦，不但同希臘，而且同法國開仗，很可能的還會加上俄國來呢，一片不信任，不樂意的濃雲，似乎在凝聚，似乎要發作到他的頭頂上了。一個反對他的動議以強大以多數通過上院。問題下次就要在下院討論了，另一場拆臺的表決是不會無望的，那就會決定外交大臣的命運了。判麥斯吞若無其事的接受這個打擊，於是，到最後再也不能放縱下去的一刻，他動了手。用了一篇費時達四小時以上的演說辭，解釋，抨擊，議論，正經道白，家常閒話，響亮的雄辯，混和得絕頂的巧妙，意想不到的恰切，他一下子把他的敵人都消滅了。反對的動議失敗了，判麥斯吞又成爲一時之雄。同時，阿忒洛朴斯也在暗地裏左袒他。（三四）羅伯·庇爾爵士墮馬而死。因此慘變，判麥斯吞目擊惟一足以抗衡他的大敵從他的面前除去了。他認定——也就認對了——他是英國最得人望的人；當約翰爵爺重提舊事，計劃把外交大臣和內閣裏旁的位置對換的時候，他就絕對不肯動一動。（三五）

亞爾培大爲失望，維多利亞大爲憤慨。「下院，」她寫着，「變得很難駕馭，很討厭。」（三六）亞爾培知道判麥斯吞的位置比一向都更穩固了，斷定非用激烈手段不爲功。五個月以前，那位有先見之明的男爵，防發生意外，早已擬就了一個備忘錄，細心的摘記大要，攔在手頭，以備隨時取用。現在意外已經發生了，那個備忘錄一定得用出來。女王抄出了史多克瑪的話，送給首相，請他把她的信給判麥斯吞看。「朕認爲當然，」她寫着，「爲預防將來發生任何誤會起見，應簡略說明朕所期望於外交大臣的事情。朕要求：（一）他得清清楚楚的陳述他在一個既定事件中的企圖，以便朕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裁可的是什麼；（二）一切方案，一經朕裁可，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發生這一種行爲，朕得認爲對君上無誠意，認爲理所當然的行使朕的憲法權利，罷免這位大臣。」（三七）約翰·羅素爵爺照辦了，把女王的信轉送給判麥斯吞爵爺。這一樁公案，於憲政上含有極重大意義的，外邊人完全不知道。

如果判麥斯吞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他也許會一接女王的信便自動辭職了。無奈他滿不是感覺靈敏的；他愛權力，現在他的權力又比一向都大；一種正確的本能告訴他這不是走的時候。然而他究竟心緒大亂了。他終於明白他正在同一個不可輕視的敵手掙扎，對方的本領和氣力，除非加以軟化，恐於他的事業，將有不可彌補的大害。他於是寫信給約翰爵爺，簡略的依允了女王的要求——「我已經把女王這個備忘錄抄出了一份，以後當盡力遵守這裏頭的訓令」——同時他請求謁見亞爾培。亞爾培立刻召他進宮，據他在一個備忘錄裏說，頗爲驚訝的見到判麥斯吞進房間的時候，「顯得很煩惱，顫抖着，眼眶裏包着眼淚，着實感動了我，我在任何場合都從未見

過他不帶一副溫和的笑容。」這位老政治家滔滔不絕的申辯，剖白那位年輕的冷漠而客氣。最後經過了一番不得要領的談話以後，亞爾培站起身來，說爲的給判麥斯吞爵爺舉「一個女王所要求的榜樣。」他要「直捷了當的問一個問題。」判麥斯吞爵爺恭恭敬敬的靜候着，亞爾培便說出如下的話：——「你知道女王反對關於雪列司魏格的草約（三八）也知道她反對的理由。她的意見被廢棄了，聲明列強願確保丹麥王國領土之完整的草約是簽定了，而且因此丹麥國王便進攻雪列司魏格，這時候戰事正在那裏猛烈進行。倘若霍爾斯坦因也受攻擊（那是很可能的），日爾曼便不能坐視不救，可是俄國已經表示過要武力干涉，倘若雪列司魏格人得到勝利。你說怎麼辦，倘若這個意外發生了（大有引起一次歐戰的可能），並且說不定就當我們正在巴爾穆拉爾，約翰爵爺正在蘇格蘭另一處的時候發生呢？（三九）女王因爲你有先見之明，料想你已经考慮到這個可能性，要求你確切回答你在這個假定的事件中將怎麼辦。」着實奇怪，對於這個直捷了當的問題，這位外交大臣竟似乎不能置答。他只說問題非常複雜，殿下所說的意外未必會發生。亞爾培不肯放過，可是沒有用處，整整一個鐘頭他費盡氣力要獲得一個確切的答覆，可是判麥斯吞一鞠躬走出去了。亞爾培愕然的伸開了兩臂：對這樣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四〇）

真有什麼辦法呢？儘管道歉，儘管許誓，不到幾個禮拜這個不可救藥的無賴又犯了老毛病。奧國海諾將軍（四一）向來以嚴厲鎮壓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叛亂，尤以鞭打婦女，聞名於世，那時候正來到英國，偶然想參觀巴克萊公司的釀酒場。這位「哈拿將軍」他到處都被人家這樣稱呼的，一副猙獰的瘦削臉，兩撇椒鹽色的八字鬚，博

得了可怕的聲名；碰巧那個釀酒場的書記員中有一個從維也納來的亡命徒，他把將軍的特點，以直接知道的資格，給同事的工人作了一番詳細的描摩。奧國大使看勢頭不對，請他的朋友不要在公共場所露面，或者一定要露面的話，先把八字鬚薙去。可是將軍不肯聽什麼忠告。他儘自到釀酒場去，立刻被大家認識了，被一羣氣忿的運酒夫包圍了，推來推去，叫罵，拳打腳踢，拉鬍子，趕快逃到一條巷裏，後面追來了那羣暴徒，揮着掃帚，喊着「哈拿！」他拼命躲進了一家酒館，最後由幾個警察護送了出去。奧國政府大怒，向英國當局提出質問。判麥斯吞爲了這個意外，心裏自然很高興的表示歉意，可是加上一句說將軍也「未免失檢，在這個時候來英國！」他這個答覆送給大使，預先並未呈准女王或首相。當然，發覺了以後，起了一場嚴重的風波。亞爾培尤其憤慨；運酒夫的舉動，他很嫌惡，很驚訝，認爲「一班沒有約束的無識之徒無所不爲的一點小鋒芒！」約翰爵爺要求判麥斯吞撤回公文，另換一個，把批評將軍的話完全刪去。這樣一來，外交大臣以辭職要挾了，可是首相很堅決。有這一個時期，上方的希望升得很高，但無非供敵方殘酷的柔順重打落地下而已。判麥斯吞一變而柔如羔羊，什麼都依應了；公文撤回了，改了，和平又一度彌補起來了。（四二）

這樣過了一年，到一八五一年十月，柯孝脫來（四三）英國又引起了一個危機。判麥斯吞想在倫敦自己的家裏接見這位匈牙利愛國志士，約翰爵爺不許可；又一度發生激烈的爭鬪；判麥斯吞又一度以辭職要挾而終於屈服。可是這位不甘服從的人仍然不能安穩。過了不多幾個禮拜，從芬士布里和易茲令屯（四四）來的一個過激派代表團在外交部候見大臣，向他請願，語句中稱奧俄兩國皇帝爲「可惜可惡的凶手，」「不仁的暴君。」外交大

臣答覆的時候，一方面溫和的駁斥這種措辭，一方面以一種最不得宜的 *insouciance*（漠不關心）而流露了他的真感情。謠言馬上傳出去了，宮廷方面人怒不可遏，肆意唾罵。「我想，」男爵說，「這個人一定瘋了些日子了。」維多利亞寫一封氣惱的信，敦促約翰爵爺維護自己的威信。可是約翰爵爺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外交大臣有民意作後盾，他認為還是待時為妙。（四五）

他不用等多久。不到年底，長期的衝突，脅迫，再激再厲，達到了最高點。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的政變在巴黎發生了；第二天判麥斯吞，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儘自在同法國大使談話中表示了他贊成拿破崙的舉動。兩天以後，首相遵照女王一封信的意旨，給他一道訓令，說英國政府的方針，對於法國國事，確守中立。然而，在發給巴黎英國大使的一道正式公文裏，把他早已對倫敦法國大使口頭提過的贊成政變的話，重說了一遍。這道公文既沒有呈准女王，也沒有呈准首相。約翰爵爺的忍耐，如他自己所說的，「弄到山窮水盡了。」他罷免了判麥斯吞爵爺。（四六）

維多利亞大喜若狂；亞爾培知道勝利與其說屬於約翰爵爺，毋寧說屬於他自己。他願意格蘭維爾爵爺接替判麥斯吞的任，這位年輕人他相信容易受他的影響；而格蘭維爾爵爺確被選任了。（四七）從此以後，似乎亞爾培在外交上可以為所欲為了。經過了多年的奮鬥和屈辱，他現在無往而不成功了。在家庭裏，他是一個受崇拜的主人；在國內，萬國博覽會給他博得了尊敬和光榮；現在在隱秘的權位上他又得到了一種新的至尊權。他曾經撲翻過可怕的判麥斯吞爵爺，英國精神中他所最嫌惡的一切的代表，而他這個頑強的對手被打倒了。（四八）英國本身

就在他們的腳下了嗎？竟許會如此吧；然而……人家說英國的子孫有一種討厭的特性；他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算挫敗。那才古怪，可是判麥斯吞顯然還得意揚揚呢。當真會這樣嗎？難道他，在盲目的驕矜中，還相信甚至於他這次不體面的被免職，也不妨置諸不理嗎？

三

亞爾培的勝利是短命的。過了幾個禮拜，由於判麥斯吞的影響，內閣失敗，約翰爵爺辭職了。於是，稍隔了一些日子，輝格黨與庇爾的附從者兩方的聯合內閣產生了，由亞培亭爵爺充首相。判麥斯吞又進了內閣。果然他並沒有回任外交部；這是好轉的現象；在內務部他的活動想必沒有那樣危險，那樣討厭了。可是外交大臣不再是那個易與的格蘭維爾；碰到克萊倫敦爵爺，亞爾培知道又要對付一個大臣，他雖然謹慎，謙恭，卻有他自己的主意。

然而這種變遷，卻無非是一種更嚴重十倍的發展的開端而已。事態從各方面，匯聚到一個大結局。國家突然籠罩在迫近的戰雲之下了。一連好幾個月，在外交的閃爍不定中，在政治的騷亂不安中，問題越來越模糊，越混沌，一方面國民的感情浮動到了極點。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在這種糾纏不清，風雲險惡的交涉中，忽然宣布了判麥斯吞的辭職。於是國民胸中鬱積多時的憤激一旦爆發了。他們原先覺得在複雜的可怕的事件裏他們受了軟弱的，張皇失措的領導；幸而知道中樞還有一個人，有力量，有勇氣，有決斷，可以信任，他們方安下了心。如今聽說這個人已經不在位了。爲什麼？在憤怒，憂惶，與奮過後的疲憊中，他們狠命的向四處環顧，捕風捉影，想尋出不可告人的隱

情。他們覺得其中必有陰謀，他們穿鑿到叛逆的形迹。他們很容易找出發洩憤慨的對象。可不是最高位上有一個外國人，對他們所愛戴的戰士素懷敵意，不肯通融，不自掩飾的外國人。聽到判麥斯吞辭職的那一刻，全國一致的大聲疾呼，憤恨的激情，如狂風急雨，猛烈到無可比擬，一下子都傾注到了亞爾培的頭上。

到處都說女王的丈夫是一個賣國賊，說他是俄國的走狗，說他聽了俄國的指使，迫走了判麥斯吞，又說他爲英國敵人的利益而操縱英國外交政策。一連好幾個禮拜，這種非難的話充滿了報章的篇幅；在公衆集會中一再宣揚，在私人談話中加以渲染，以至傳遍了全國，越傳越利害，越不成話。同時有地位的報紙噴發出嚴重的抨擊，半便士一張的單頁，在倫敦沿街叫賣，在粗鄙的拙句中唱和出同樣的感觀，同樣的猜疑。（四九）到後來最荒唐的謠言也開始傳播了。

一八五四年正月間，密傳亞爾培被捕了，說他犯了賣國罪，將幽禁入倫敦塔。女王自己，有人說，也給抓住了，事實上真有人一大羣一大羣的聚在倫敦塔周圍，等看這一對皇犯的下獄。（五〇）

這些荒誕的錯覺實在是戰事將臨，空氣緊張的結果。判麥斯吞辭職的原因，的確，至今還無從分曉，而且未必非由於宮廷方面人的繼續敵視。（五一）可是說亞爾培操縱政府擁護俄國的利益，卻並無事實的根據。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往往是搖幌在兩種不能兩立的政策之間：一方面是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是武力作後盾的威脅政策，不管哪一種，如能夠貫徹，滿可以獲得順利而和平的結果，可是兩種混合在一起，那惟有出於戰爭的一途。亞爾培，生性審慎，想小心翼翼，穿過歐洲外交的迷宮，結果還是迷失了。可是全內閣都如此，一到發生戰事，他反俄感情的

熱烈全然不下於英國最好戰的人呢。

不過，雖然集中到亞爾培身上的最嚴重的責難當然毫無根據，這個局面裏自有基本道理可以解釋。若不是辯護，一般人的心理狀態。女王的丈夫的確是一個外國人，他從小生長在外國宮廷，頭腦裏灌滿了外國思想，一大批近親都是外國王公。這種情形，雖然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卻顯然是不受歡迎的；反對的根由也不僅是理論上的；事實上確乎也引起了相當嚴重的不愉快的結果。英國大臣們老是慨嘆亞爾培那些德意志癖性；判麥斯吞爵爺，克萊倫敦爵爺，亞培亭爵爺，（五二）異口同聲，說一樣的話；而且每逢國家政策發生嚴重問題的時候，內閣方面總得抵敵內廷方面的偏見，因為那邊德意志見解，德意志威觀太佔勢力了。至於判麥斯吞，講到這個題目，他的話是容易失去約束的。他被免職，羞惱成怒的時候，他直言不諱，儘自說他做了外國陰謀的犧牲。（五三）他後來果然把這個非難的語氣緩和了；可是從這種地方發出這種暗諷，僅僅這一點事實，已十足表示了亞爾培的外國生長，外國受教養，會產生怎樣不幸的結果。

不僅如此。亞爾培在英國的地位引起了一個最重大的憲法問題。一個舊難題因他的存在而得了新的重要性——國君的職司與權力到底怎樣下定義。這些職司與權力實際上已經歸了他的掌握；他怎樣應用的呢？他對於憲法上國君居何種地位的見解是不難確知的；因為這是史多克瑪的見解；恰巧我們有史多克瑪就在這個時候，就在克里米戰爭（五四）發生以前，寫給亞爾培的一封信，得以詳細知悉他對於這個题目的意見。君主立憲政體，據男爵說，自從「改革案」通過以後便遭受了掩蔽，現在「每日都有變成純粹內閣政府的危險。」老派的

托立黨，「直接關懷於擁護君主の特權」的，已經消滅了；輝格黨是「無非一半自覺，一半不自覺的共和主義者而已，他們對於君主的關係正如狼對羊的關係。」英國有一條規矩，凡國會討論黨法事件的時候，不得提起或加入「無職任的君主的名字或本人」這是「一種憲法上的虛擬，雖然由來已久，是無疑的，危險性卻很大。」男爵警告亞爾培說「倘若英國元首容許輝格黨內閣，一絲不苟，照這條規矩實行，莫怪不久你將見到大多數國民存了一種觀念，以為從法律上看來，國王無非是一個玩偶，隨大臣的意旨，贊成，點點頭，反對，搖搖頭，如此而已。」要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最要緊是，男爵說，「一點也不放過維護君主的合法地位的機會。」「這個並不難，」他又說，「而且，事關忠愛如女王夫婦本人者，決不至於為難大臣。」以他看來，皇權的最低要求也得包含「國王應有當內閣會議的永久主席的權利。」君主應居「永久首相的地位，在內閣的臨時首腦之上，而在紀律問題上可以施行最高的威權。」君主「甚至於還可以參與倡導和完成政府的設施；因為國王，他自己和他的大臣們同樣能幹，同樣有才有藝，同樣愛國，而不許在樞密院的審議中應用這些長處，實在講不通。」「適當的行使這種權利，」男爵臨了說，「那當然需要英明果斷，如果辦到，則君主立憲政體，不但可以得到最好的保障，而且可以達到有力，穩固，勻稱上從未達到過的高度。」（五五）

這樣的解釋憲法也未始不可，雖然不知道怎樣才能够符合內閣制的基本原理。威廉第三是參加樞密會議作主席的，而他是一個立憲君主；似乎史多克瑪心目中就以爲君主原該在憲法上佔一個類似威廉第三時代佔過的地位呢。可是這樣一種主張，將使得君主甚至於比喬治第三治下更有權力，顯然與英國革命以來整個的政

治發展背道而馳的；而且，是史多克瑪抱了這種主張，是他灌輸給了亞爾培，這一點事實關係重大。因為事實上確有理由可以相信亞爾培不但在理論上抱了這些信條，而且從容沈着，繼續不斷的企圖收實際的效果。君上和麥斯吞之間鬪爭的歷史，供給了駭人聽聞的證據，證明了這是實情。那個鬪爭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是當女王依據史多克瑪一八五〇年的備忘錄，主張自己的「憲法權利」，要罷免外交大臣，倘若他擅改她批准過的公文。那個備忘錄實際上不啻明白宣言君上想不顧首相，單獨行動。約翰·羅素爵爺，不惜犧牲一切，亟欲增加自己的勢力來反判麥斯吞，接受了備忘錄，因此就等於默允了君上的要求。不僅如此；罷免判麥斯吞以後，約翰爵爺在下院解釋罷免的理由中又給一八五〇年的備忘錄增了地位。事實很明顯，君主不樂意便可以當作理由把一位有勢力得人心的大臣解除了。到這個地步真彷彿，在史多克瑪和亞爾培的指揮之下，「君主立憲政體」一點也不假，直「達到有力，穩固，勻稱上從未達到過的高度。」

可是君主地位的這種新發展，本身就十分嚴重，因周圍不尋常的環境而弄得尤其使人心不安。因為實際上現在行使君主職司的是一個憲法所不知的人，他對於國君卻有界限不明的無窮的勢力。這個人是國君的丈夫，這點事實，雖然解釋了他的勢力，甚至於辯明了它的不可避免，但決難減削它的奇特而重大的意義。一個權位不明的，法力無邊的人物來擾亂了英國憲法上來歷很長，很精微，防範得很嚴密的平衡性。亞爾培當初那樣怯生生的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如今意想不到竟作到這個地步。他自己並不想盡量減低他所執行的職司的繁複性或重要性。他在一八五〇年對威靈敦公爵說，他認為這是他的義務：「埋沒自己的個人。在夫人的生活裏……——對

國家不負獨立的責任，使自己的地位完全成爲她的地位的一部分——補救她以女人身分行使最高職司所不免的一切缺陷——不斷的關心全部的公務，以便隨時忠告她，幫助她應付各色各樣艱難的問題或職務，有時候是關於國際的，有時候是關於政治的，或社會的，或個人的。除了是她的家庭的主，她的家務的監督，她的私事的管理，她在政見上惟一的親信。顧問。她同政府官員函件來往中惟一的助手，此外還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兒童的導師，國君的祕書和終身大臣。」（五六）史多克瑪的學生確乎大有長進，學得很好。史多克瑪的學生嗎！——絲毫不差；民衆本來很苦惱的知道亞爾培的佔勢力，現在又漸漸明白維多利亞的主人自己還有一個主人。一片朦朧裏忽然現出了男爵。又是一個外國人！這種局面的確有些地方足以辯明民衆的大驚小怪不爲無因。一位外國男爵管轄了一位外國公子，這位外國公子管轄了英國元首。而元首自己也陰森森的在暗中行動；當男爵和公子從她的陰影裏露出怒容來的時候，一位國民所愛戴的大臣便倒下來了。這樣下去還要鬧到什麼地步呢？

不多幾個禮拜，判麥斯吞打銷了辭意，民衆的憤激像發作時候一樣快的平息了。開國會的時候，上下兩院裏兩黨的領袖都作擁護亞爾培的演說，斷言他對國家有無可指摘的忠心，而且主張他在一切國務上有忠告國君的權利。維多利亞高興了。「我心愛的夫君的地位，」她告訴男爵說，「已經被斷然的確定了，他的功勞也已經被各方面一致的稱道。我們到上院去的時候，人山人海，擁來看我們，民衆對我們很親善。」（五七）不久，國家終於跳進了克里米戰爭。在嗣後的鬭爭裏亞爾培的愛國心顯得毫無疑義了，過去的仇視都忘掉了。可是這次戰爭另外還有一個結果，沒有那麼稱皇家夫婦的意：它成全了判麥斯吞爵爺的野心。在一八五五年，約翰·羅素爵爺五年

前曾經說過是「年紀太老，將來不會有什麼大作爲」的那個人，做了英國首相，以後，除了短短的中斷過一次，一直做了十年。

附註

- (一) 萊斯忒州在英格蘭北中部。
- (二) (原註) 見馬丁，第一卷，第一九四至六頁；「書信集」第五一〇至一一頁。
- (三) 考伯夫人，(一七八七—一八六九) 考伯第五伯爵未亡人，一八三九年與列麥斯吞爵爺結婚。
- (四) (原註) 見本孫，第二卷，第一五二頁。
- (五) (原註) 見達陵，第一卷，第三四六頁。
- (六) (原註) 同上，第三卷，第四一三至五頁。譯者按：綠園介乎海德國與聖詹姆士園 (St. James's Park) 之間，離白金漢宮不遠。
- (七) (原註) 見亞虛萊，第二卷，第二一三頁。
- (八) 克利恩丁娜 (一八〇六—一八七八) 西班牙國王斐迪南第七后，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〇年，爲其女伊莎白拉攝政。伊莎白拉 (一八三〇—一八〇四) 一八四六年十月十日與其從兄加迪斯公爵 (Francisco de Assis de Bourbon, 一八二二—一九〇二) 結婚。一八六八年被迫遜位，臣民擁立其子，稱亞爾芳索十二 (Alfonso XII)。
- (九) (原註) 見格羅維爾，第六卷，第三三頁。
- (一〇) 紀索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一七八七—一八七四) 法國著名政治家及歷史學家。
- (一一) 路易十四，雄才大略，屢次征戰，最後因其孫安致公爵 (Duke of Anjou) 腓立普承繼西班牙王位，無形中使西班牙與法國併爲一家，此所謂「打消比利紐斯山脈」也。此舉打破歐洲均勢，爲各強所反對，而演成之戰爭 (一七〇一—一七一四) 在歷史上稱爲「西班牙繼位戰爭」。
- (一二)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一卷，第五一一頁。

(一三) 亞培亨爵爺 (George Hamilton Gordon, 一七八四——一八六〇) 一八〇七年被選入上院。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三〇年任威靈敦內閣外交大臣。一八四二年進庇爾內閣，仍任原職。至一八四六年輝格黨勝利時退任。向抱和平的外交政策。庇爾死後，被目為庇爾黨領袖。一八五二年出任首相，組保守黨與自由黨的聯立內閣。一八五五年內閣失敗。參閱「歷任首相表」。

(一四) 參閱註八。

(一五)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〇〇至一頁。

(一六) (原註) 見達陵第三卷，第七章第八章；史多克瑪，書前第二一頁。

(一七) 坎甯 (George, 一七七〇——一八二七)，英國著名政治家，演說家。一七九四年進國會。一八〇七年至一八〇九年，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七年，任外交大臣。一八二七年四月任首相。坎甯的政策，對內對外，都想在兩者甚至於兩極端之間，寡頭政治與民主政體之間，採取均勢。例如，一八二二年復長外部以後，他覺得當時歐洲的自由主義弱於保守主義，他就把英國的全重量加諸前者，以求平衡。對內則相反，他似乎以為兩黨勢力有欠平衡，他乃盡其全力，擁護保守政策。所謂「坎甯的徒弟」就是學的這一點。

(一八) 拿破里當時為意大利半島東南部一王國。一八六〇年歸併於薩地尼亞 (Sardinia) 王國，即日後之意大利王國。

(一九) 憲章主義 (Chartism) 一八三七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間英國的一種改革政見。抱此政見者大多屬工人階級。主張每年應開議會，全國一般人民應與以投票權，廢棄用財產制度限制國會議員等，開列上數項要求之文件即所謂「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

(二〇)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八一頁。

(二一) (原註) 同上，第二卷，第一九四頁。

(二二) 約翰爵爺即約翰·羅素爵爺，當時任首相。

(二三)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九五頁。

(二四) (原註) 指威尼西斯與隆巴地 (Lombardy) 譯者按：隆巴地亦在意大利北部，維也納會議後屬奧地利。一八五九年合併於薩地

尼亞王國。

(二五)馬爾他、意大利南方一海島，一八一四年英領以後，爲英國地中海艦隊之根據地。

(二六)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一九九頁。

(二七)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二一頁；亞虛萊，第二卷，第一九五至六頁。

(二八)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六三至四頁。

(二九) 克萊倫敦雷爺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700—1770) 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九年任駐西班牙全權公使，一八四〇年任掌璽官，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任愛爾蘭總督，一八五三年任亞培亭內閣外交大臣，於聯合抗俄交涉中大著聲名，一八五五年判麥斯吞組閣時，蟬聯該職，一八五六年巴黎和會中任英國首席代表與俄國議和，一八五八年判麥斯吞失職時隨同去職，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復兩任外交大臣。

(三〇) (原註) 見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三二四至六頁；克萊倫敦，第一卷，第三四一頁。

(三一)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一卷，第三三七頁，第三四二頁。

(三二) 雪列司魏格與霍爾斯坦因原爲丹麥與日爾曼之間兩國。雪列司魏格與丹麥在地理上與歷史上關係較切，霍爾斯坦因則反是。而雪列司魏格與霍爾斯坦因之間又成難解難分之勢。一四六〇年起，丹麥國王兼領兩國，一八一五年後，丹麥國王代表霍爾斯坦因加入日爾曼聯邦，有此雙重關係，更兼日爾曼各強的爭雄，歐洲各國的利害衝突，尤其是英國的顯慮北部的海上霸權，雪列司魏格與霍爾斯坦因之誰屬乃成極複雜的外交問題。問題解決以前，曾兩度發生戰爭，第一次始於一八四八年，迄於一八五〇年，起因爲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人叛變，丹麥鎮壓，普魯士出而干涉。其間曾兩度停戰，普魯士因丹麥有列強聲援卒未得逞，第二次發出於一八六四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軍北侵，丹多屈服，割讓雪列司魏格與霍爾斯坦因。歐戰以後，雪列司魏格北部由公民投票解決，復歸丹麥。

(三三)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三五至七頁。

(三四) 阿忒洛朴斯 (Atropos) 希臘原義爲「不可轉移的」希臘神話中三命運女神之一，專司生命線之截斷。

(三五) (原註) 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六一至四頁。

(三六)(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五三頁。

(三七)(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三八頁,第二六四頁。

(三八)「倫敦草約」(Protocol of London)一八五二年五月二日所訂,所定辦法並不澈底,一方面保證丹麥領土的完整,一方面又承認日爾曼聯邦在霍爾斯坦因的特權。

(三九)巴爾穆拉在蘇格蘭亞培亭洲(Aberdeenshire)諦河(the Dee)右岸。地產於一八五二年為亞爾培贈女王,築建於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為女王離宮之一。女王夫婦在巴爾穆拉約翰爵爺在蘇格蘭另一處的時候即是年夏日。

(四〇)(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三〇七至一〇頁。

(四一)海諾將軍(Julius Jakob von, 一七八六——一八五三)於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鎮壓意大利叛變,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率師破匈牙利軍隊,以殘忍著名。一八五〇年被羅馬軍職,是年至英國。

(四二)(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六七至七〇頁;馬丁,第二卷,第三二四至七頁;亞虛萊,第二卷,第一六九至七〇頁。

(四三)柯孝脫(Lajos, 一八〇二——一八九四),匈牙利變亂(Hungarian Insurrection)一八四八——一八四九的領導者。變亂目的為反對奧地利暴政。一八四九年匈牙利宣布獨立,成立共和政體,舉柯孝脫為總理。其後奧地利藉俄國軍隊之援助,將匈牙利克復。柯孝脫亡命海外,於一八五一年至英國。

(四四)芬士布里,與易茲令屯,倫敦北部兩市區及選區。

(四五)(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二二四至三一頁;馬丁,第二卷,第四〇六至一一頁;史本塞·渥爾波爾,第二卷,第一三三至七頁;史多克瑞,第六四二頁;格累維爾,第六卷,第四二一至四頁。

(四六)(原註)見「書信集」,第二卷,第三三四至四三頁;馬丁,第二卷,第四一十一至一八頁;亞虛萊,第二卷,第二〇〇至一二頁;渥爾波爾,第二卷,第一三八至四二頁;克萊倫敦,第一卷,第三三八頁。

(四七)格蘭維爾(Granville George Leveson Gower, 一八一五——一八九一)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繼判麥斯吞為外交大臣。一八五九年組閣未成。一八六八年任格拉德思教內閣殖民部大臣,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四年任外交大臣。一八八〇年至一

維多利亞女王傳

八八五年復長外交部。

(四八)(原註)見厄奈思第三卷第一四頁。

(四九)(原註)

「遠遠近近的土爾其戰爭

出了鬼了，你信不信？

小亞爾，那個皇親，

據說已經變成了俄國人；

老亞培亭，大家都看見，

愁眉不展，臉黃肌又瘦，

老牛約翰肚子裏裝滿了

髒透的俄國脂油。

合唱

「我們要送他回家去，叫他呻吟，

亞爾啊！你搗了鬼了，你信不信？

德國小子糟得真是不堪問？

掉過尾巴來跟隨俄國人。

「上禮拜一，半夜裏，嚇了一跳，



亞爾從床上直滾下地板。

德國小子瘋瘋顛顛，夢話連篇，

你聽他怎樣的猖獗又喃喃！

他哭哭啼啼的對維說：「我跑了，

到聖彼得堡去，馬上，馬上！」

聽說維從床上跳出來，

用壓髮帽給了他幾個耳光。」

見「可愛的亞爾培」大英博物館保存的一種單頁；馬丁，第二卷，第五三九至四一頁；格累維爾，第七卷，第一二七至九頁。

譯者按：牛約翰（John Bull）是英國人一般的渾名，此處或專指約翰·羅素爵爺。

（五〇）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五四〇頁，第五六二頁。

「快活的土爾其人啊，現在去工作吧，

給老熊看一看你們的力量有多大。

不列顛島上處處都傳言

亞××已經闖進了倫敦塔；

原來是郵差看出了疑竇，

拆開了那兩封密函，

可憐，真可憐那個德國小子

不曾更知道得多一點。

——「可愛的亞爾培」

譯者按：熊指俄國。倫敦塔當時爲國家監獄。

(五一)(原註)見金雷克第二卷第二七至三二頁。

(五二)(原註)「亞培亭說了許多關於女王夫婦的話，自然是讚不絕口。他說亞爾塔的見解大抵是穩健、明白的，只有一點是例外，就是他那種激烈的，難以矯正的德意志統一主義。他極端袒護普魯士。」——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三〇五頁。

(五三)(原註)見亞虛萊第二卷第二一八頁。

(五四)克里米戰爭的原因是：俄國想在地中海方面得一出海口，奪取君士坦丁堡，藉故向土耳其其作無理要求；英國怕俄國計劃一旦實現，予英國通遠東海道以極大威脅，故反對俄國侵略土耳其；法國則因路易·拿破侖新登位，欲藉武功以博威望，並藉以奪歐陸霸權。一方面想結好英國，乃加入戰團。此役起於一八五三年，迄於一八五六年，結果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所訂的巴黎條約。

(五五)(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五四五至五七頁。

(五六)(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二五九至六〇頁。

(五七)(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五六三至四頁。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這位意志薄弱的青年，不關心政治，從不看報紙的，已經變成了一個堅毅不拔的人，不倦的精力無時或間的貫注於政府的繁重公務，國家的最高問題。他現在是一早到夜，忙個不了。在冬天，天還沒有亮，就可以見到他起來辦公，坐在他的寫字桌上，點着一盞綠桌燈，這是他從日爾曼帶來的，燈上的裝置由他獨出心裁，改良了許多。維多利亞也早起，不過沒有亞爾培那樣早；她在寒氣襲人的陰暗裏，坐到她自己的寫字桌上，同亞爾培平排在一起，她照例看見那上面一堆案牘，安排得整齊，預備讓她審閱，讓她簽字。(一)一天的生活，如此開始了，便繼續操勞不息。早餐的時候，報紙——原先討厭的報紙——來了，亞爾培悉心披閱，不回答人家的問話，或者，有一篇評論引起了他的注意，便高聲朗讀。過後，有大臣們要接見；有一大批函件要料理；有無數的備忘錄要寫。維多利亞牢記每一句話，保存每一封信，用心惟謹，恭順不遑。有時候亞爾培當真要問問她的意見。他請教她的英文：「*Leser recht aufmerksam, und sage wenn irgend ein Fehler ist (把這個仔細讀一遍，裏邊如有錯誤，告訴我)*」他會這樣說；或者當他交一篇草案給她簽字的時候，他說「*Ich hab' Dir hier ein Draft gemacht, lese es mal!*」

Ich dünkte es wäre recht so (這裏是我給你擬好的一篇草案。讀吧。我以為這就行了。)

「勤奮、審慎、全神貫注的時間便如此過去。酬酢的要求減縮到最低限度，即便有，也只是敷衍了事。盡量早睡以便次日準時工作的習慣，不再僅僅是一種樂趣，而是絕對的必要了。」

重要而煩雜的公務，雖然終於成了亞爾培心上最主重的牽掛，仍然沒有損害他舊日的嗜好和興趣；他照舊熱心藝術、科學、哲學；種種公餘的活動顯出了需要越多，他精力越增加。孜孜不倦，他去行博物院的開幕禮，救濟院的奠基禮，出席皇家農業學會演講，參加大英協會的年會。(三) 國家美術館尤其使他感覺興趣；他起草細心周密的规定，把那些名畫依派別排列；他還企圖——雖然並未實現——把全部的收藏一起搬到南墾星登。(四) 菲嫻杜拉，現在是霍亨洛伊大公夫人了，到英國來了一次以後，寫給維多利亞一封信，對於亞爾培大加讚美，說他論公論私，都是一個極可佩的人物。她也不只是全憑自己的意見。「我只要一宇不易。」她說。「把克倫卜先生(五)不久以前在信上告訴我的話抄出來看看，那是全然對的。」

「亞爾培公子是王公裏頭極少見的人物，這種人能够爲任何主義(一看清是好的、高尚的時候)犧牲一切在別人(或者因爲心地的偏窄，或者因爲階級的偏見)無論如何不肯放鬆的觀念(或感覺)。」——這裏頭，「大公夫人加上一句說，「確有些非常嚴正，同時又非常合乎人情，非常公道的地方，沒有比這個更能够寬慰我常常爲了所見所聞而氣惱的心情了。」(六)

維多利亞，出自深心的完全同意菲嫻杜拉和克倫卜先生的讚辭。只是她覺得還說得不够呢。當她看着她心愛的亞爾培，爲案卷和公務操勞以後，一落空便致力於料理家務，欣賞藝術，探求知識；當她聽着他在午餐桌上說

笑話，在風琴上彈門德爾宋的名曲，或者指愛德溫·蘭德綏（七）爵士作畫的長處；當她跟着他各處走動，看着他吩咐飼養牲口的事情，或者出主意把甘士卜洛（八）的畫掛高一點，好讓溫德霍爾忒（九）的畫適當的看到——她覺得毫無疑義，再沒有哪一個夫人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丈夫了。他的心機顯然是無所不能的；所以聽說他有了一種重要的新發明，可以化陰溝裏的污物為耕田用的肥料，她也不以為怪。他說明這種計畫的原理是：由下向上，經過適當的傳導體而過濾，留住固體而放出流體的污物來灌溉。「以前的一切設計，」他說，「非費幾百萬不能實施；我的簡直不費一文錢。」不幸，他的發明，由於稍稍算錯了一點，事實上不能應用；可是亞爾培的靈思妙想是挫折不了的，他繼續向前，用了他固有的全副熱忱，經久的埋頭研究石版印刷術的初步原理（一〇）。

可是很自然的，他同維多利亞在私事上最關心的還是兒女們。皇家的育兒房顯得一點也沒有空出來的樣子。一八五〇年生了亞述親王，三年以後又生了利歐波親王；一八五七年琵亞忒麗思公主又出世了。有兒女九人，不論在何種環境之下，總是一個重大的負擔；而且亞爾培知道得清清楚楚，子息的命運高貴，為父母者尤其要操心。他深信教育的重要，是勢所必然的；他自己就是教育的產物；史多克瑪造就了他；現在要輪到他做史多克瑪——甚至於高出史多克瑪一籌——來造就他所生的小東西了。維多利亞會幫助他；史多克瑪，她當然沒有法子；可是她能夠不斷的關心，她能夠把嚴厲和慈愛兼施並用，她能夠永遠作一個好榜樣。這種考慮，自然特別顯著地應用於教育威爾士親王。造就這位未來的英國國王，每一點細微的影響都含有何等大的重要性！亞爾培意氣旺盛的開始工作。可是不久，同維多利亞極其詳細的考察孩子們體質上，智力上，道德上的訓練以後，他很懊喪，看

出長子的發展上有些不滿意的地方。公主是一個極聰穎的孩子；可是褒諦，雖然與致好，性情溫厚，似乎顯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壞氣質；厭惡一切用心思的事情。這是最可憾的，可是補救方法很明顯：爲父母的必須加倍的努力，加雙倍的教訓，一刻都不放鬆教育的壓力。於是，更多的導師選用了，課程改訂了，學習時間表重排了，精密詳盡，一切能有的意外都講到的備忘錄也作起來了。尤其緊要的是絕對不懈怠：「工作，」亞爾培說，「工做總得是一樁工作，」那的確是一樁工作。這個孩子長大在應接不暇的變化例，造句練習，大事記，世系圖，海岬表的圈套裏。亞爾培，維多利亞和導師們之間函件往來，川流不息，詢問，報告成績，詳細的推舉；這種函件都細心的保存，以備將來參考。此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這個王位的承繼人應嚴防受外界的沾染。威爾士親王不是旁的孩子；他只准偶爾邀幾個貴族的子弟，名聲好的孩子，到白金漢宮來一塊兒玩；可是他的父親，一絲不苟，監督他們的遊戲。總之，一切能用的心都用了，一切能盡的力都盡了。可是，說來奇怪，這個受關懷到這種程度的對象依然不令人滿意——實際上簡直像越來越壞了。這誠然是古怪極了：功課越多，他越不做；越小心防止他謔浪笑敖，他越專想荒嬉。亞爾培大懊喪，維多利亞有時候非常氣惱；可是懊喪也罷，氣惱也罷，並不比監督和時間表更有效力。不管怎樣，威爾士親王終於長大成人而一點也不顯得如一個備忘錄裏所說的「堅持墨守」他父親以這等深謀遠慮所設下來的「學業和生活的計畫。」(111)

逃避政治的煩惱，酬酢的煩膩，隆儀盛典的煩囂，奧思本是一個好去處；可是不久便顯得就是奧思本也同世界隔得太近了。梭倫忒海峽究竟是一個薄弱的界線。（二）啊，怎樣纔可以找一個遼遠的，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幽深處，好在那裏，在真正的家居生活中，過悠閒的日子，就彷彿——至少很近於，很近於——做了另外什麼人了！維多利亞，在結婚生活的頭幾年，同亞爾培上蘇格蘭去過以後，就一直覺得她的心總在蘇格蘭高原。（三）幾年以後她重新去了一次，她的愛慕更深了。這些地方多麼的有浪漫風味！亞爾培也多麼的喜歡他一到那些山叢和松柏叢裏，他的興致簡直好得出奇。「看見他就是一種幸福，」她寫着。「啊！還有什麼可以比自然的美呢！」有一次重來的時候，她在日記裏這樣的感歎着。「我們在其中可以得到何等的樂趣！亞爾培如此的喜歡；他在這裏簡直要發狂了。」亞爾培說，「就二天她記着，「山景的主要美點是在於多變化。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六點鐘。」於是她更遠的出去了一次——直上一座高峯的絕頂。「十足的浪漫風味。我們在這裏只有這個高原人跟在後邊，牽着馬（我們兩次下來步行）……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七點半，——我有生以來最快樂，最富有浪漫風味的一次騎馬和走路。我從沒有上過這樣一座山，而且天氣又這樣好。」高原人又是這樣罕見的人。他們「從不打麻煩，」她說，「總是高高興興，說走就走，說跑就跑，說做什麼事情就做什麼事情。」至於亞爾培，他「大為激賞他們的有禮貌，率直，解事，因為有這種特點，同他們談起話來很愉快，甚至於很有益。」「我們慣常同高原人攀談，」陛下說，「我們在蘇格蘭高原同他們接觸得很多。」她愛他們的一切——他們的習俗，他們的衣服，他們的跳舞，甚至於他們的樂器。「堡裏有九個吹笛人，」她說，當她在布列達爾彭爵爺家裏住了以後，「有時候一個人吹，有時

候三個人同吹。他們總在早餐的時分吹一次，早上又吹，午餐又吹，我們走進走出的時候也吹；晚餐以前又吹一次，晚餐的時候大半都吹。我們兩人變得很喜歡風笛了。」（一四）

要她不想再三重賞這種樂趣是辦不到的；一八四八年女王租下了巴爾穆拉爾莊，亞培亭州的荒野裏布雷瑪附近的一所小別墅。（一五）四年以後她把這塊地方一起買下了。現在她每個夏天都可以真正的享福了；現在她可以簡便，可以自在了；現在她每晚都可以吟味浪漫的情調，成天都可以一點不分心的溺愛亞爾培了。莊裏的小局面本身就是一種趣味。再沒有什麼有趣如自己佔用兩三間小起坐室，孩子們塞滿一小樓，侍從的大臣在一間小得可憐的寢室裏辦他全部的公事。還有，你可以隨意出入寫生，散步，看紅鹿走近身邊，上田舍去拜訪鄉下人還有，偶而你可以更冒險一點——你可以到阿爾特·納·久押莎克的「薄積」（一六）去住一兩夜——孤另另兩椽陋室「附一架木棚」，冷清清全部十一個人還有，還有許多大山可以爬，還有許多紀念石堆可以在禮式莊嚴中建立。「最後，紀念石堆，我看有七八呎高吧，差不多作成了，亞爾培爬到頂上去，按下末一塊石頭；過後，便三呼萬歲。這是賞心，悅目，動人的景象；我覺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向底下那些可愛的山頭看去是那樣的美；天氣是那樣的好；一切都那樣的 *gemüthlich*（適意）」（一七）晚上還有劍舞和絞絲舞。（一八）

可是亞爾培決意把那所舊的小房子拆下，另就原址依自己的設計，改建一座堡。這所新建築，依照亞爾培事先擬就的備忘錄，儀式隆重的行了奠基禮。（一九）到一八五五年便可以住人了。內容寬大，材料用花崗石，樣式按照蘇格蘭的男爵府第，配置有一百呎高的一座譙樓，許多小角樓，許多雉堞形的側牆，這座堡安排得很巧妙，可以

竭盡美觀的俯瞰周圍的羣山和鄰近的詠河，在內部的裝飾上亞爾培和維多利亞都費盡了心機，牆壁和地板都是用的脂松木，上面罩了定製的格子花呢。亞爾培設計的，用紅灰二色的巴爾穆拉格子花呢，女王設計的，帶一條白紋路的維多利亞格子花呢，在每一個房間裏都可以看到：有格子花呢的幃幔，有格子花呢的椅套，甚至於還有格子花呢的油布。偶爾也可以見到司徒亞德皇家格子花呢，因為女王陛下總愛說她是一個熱心的詹姆士黨人。（二〇）維多利亞畫的水彩寫生掛在牆壁上，連同無數的鹿角，一個野豬頭，那隻野豬是亞爾培在日爾曼獵到的。大廳的一個凹室裏張着亞爾培穿蘇格蘭高原衣服的一尊大小和真身一樣的塑像。（二一）

維多利亞宣稱這是盡善盡美了。「我的心」她寫着，「一年比一年更繁縟這個樂園，現在更繁縟的多了，現在一切都成了我親愛的亞爾培自己的創造，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建築，自己的設計……他的崇高的趣味，他的親愛的手痕，處處都印遍了。」（二二）

一點也不錯，她生平最幸福的日子就過在這裏。後來，每逢她回顧當日的時候，似乎有一種輝煌，一種超凡入聖的靈光，在這些黃金の時辰上照耀。每一刻都出落得空明華妙，意味無窮。那時候，在那裏所受的每一種經驗，不管是動情的，莊嚴的，或是瑣屑的，湧現到眼前來都帶一種特殊的鮮明，像許多神燈的一閃耀。亞爾培的大踏步——有一次晚上出去她迷了路——維建（二三）坐在一個黃蜂窠上——一場火把舞——這樣的事情，千萬種類似這樣的事情，何等透切的印在她犀利的意識上，她怎樣趕急的把它們記到日記裏。威靈敦公爵的死耗怎樣的一刻！——當她在幽靜的山間野宴以後，坐在一個湖邊寫生的時候，忽然接到德被爵爺的信，（二四）知道那個

「英吉利的或者不如說大不列顛的國魂，她的光榮，她的英雄，她所出的最大的偉人，去世了！這是她對於從前那個「老叛徒」的感想。可是那個過去是完全忘卻了——一絲的痕迹都沒有存留。多年來她就簡直尊公爵爲神明了。他不是一向贊助好羅伯爵士的嗎？他不曾請過亞爾培承繼他當總司令嗎？當他站在那裏給她的兒子亞述（他生在公爵的八十一度生辰）當教父的時候是何等值得驕傲的！刻！所以她現在把日記的一整頁都填滿了頌揚的悼念。「他的地位是歷來臣下所有過的地位中最高的地位——超出堂派，——被全體所敬仰，——被全國所尊崇，——君上的朋友……君上從不曾有過，——我怕將來也決不會有——如此一德一心，忠誠無比的臣下，如此可靠的擁護者！他對於我們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他以最大的仁愛，極端的信任待亞爾培……全國將沒有一隻不濕的眼睛。」（二五）這種是嚴肅的追思；可是它們後邊立刻接上來旁的動人處也不差什麼的追思——同樣不能忘懷的事件——麥克利歐德先生關於尼哥底母的說教，（二六）——一條紅法蘭絨裙子當禮物送法加遜太太，另一條送老基蒂·基亞。（二七）

可是，最可紀念，最快樂的自然還是出游，難得的，興奮的出游——上遼遠的山，過寬闊的河，經陌生的鄉野，一連好幾天。只帶兩個「結隸」（二八）——格藍忒和白朗——做僕從，用種種的假名……不像真實人生而像故事裏的樣子。「我們已經決定自稱『邱契爾爵爺夫婦旅行團』——邱契爾夫人充『斯本塞小姐』，格雷將軍充『格雷博士』（二九）白朗有一次忘記了，當我上車的時候叫我『陛下』，格藍忒有一次在車夫座上叫亞爾培『殿下』，弄得我們大笑，可是沒有人注意。」強健，有生氣，熱心，彷彿身帶了好運氣——高原人說她有「祥趾」

——她對於一切都感覺興趣——攀登景緻，偶然的故障，簡陋的客店，在那裏吃粗糙的食品，由白朗和格藍忒伺候。亞爾培在身旁，白朗在馬前，她絕對快樂，儘可以永遠，永遠的持續下去。無奈回去的時候到了；唉！回英格蘭去的時候到了。她簡直不能忍受；她抑鬱無歡的坐在房間裏看下雪。最後的日子啊！但願能够被大雪阻斷呵！（三〇）

三

克里米戰爭帶來了種種新經驗，大多是愉快的經驗。這都是愉快的：愛國，激昂，找出合式的禱告辭上教堂，接光榮的勝利消息，比什麼時候都驕傲的知道自己是英國的代表。依她那種自然流露的特性，維多利亞把她的感情，她的欽佩，她的憐惜。她的眷愛，一起都傾注給了她那些「親愛的兵士」。當她發他們獎章的時候，她的興奮達於極點。「何等英勇的弟兄們！」她寫信給比利時國王說。「我老實承認我覺得這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們呢；我的心爲了他們跳就好像爲了我的至親至愛。他們是那麼感動，那麼高興；我聽見好些人直哭——要他們放下獎章給他們刻名字，他們不肯聽話，因爲怕拿不到由我親手給他們的。那一枚，那種光景非常感動人。有幾個來的是殘廢的，很慘。」（三一）她和他們完全一致。他們覺得她給了他們一個大光榮，她出於至誠的分擔了他們的感覺。亞爾培對於這種事情的態度是不同的；他有一種嚴肅的特性抑止了感情的爆發。威廉士將軍死守了喀斯回來，（三二）引見於宮中的時候，亞爾培迎他以很快的，老遠的，死板的「鞠躬，真像給全場人劈面澆了一盆冷水。」（三三）他還是一個外國人。

可是他有旁的事情要管，當然比軍官和上朝人的私人印象更重要。他是爲了使戰爭底於圓滿的結局而工作——不息的工作。文書，文件，備忘錄，從他那裏水一樣的瀉出。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七年之間，關於近東問題，（三四）出自他筆下的評論填滿了五十個對摺本。（三五）什麼也不能使他停。疲倦的大臣們在他的忠告之下壓得脚步跟踉了；可是他的忠告照舊來，在他們在寫字桌上堆積如山，從一只紅匣子又一只紅匣子（三六）裏流到他們的面前。這也不是可以忽視的忠告。改組皇宮，籌劃萬國博覽會的辦事纔具在頭緒紛繁的戰爭事件裏也同樣露鋒芒。一次又一次，亞爾培的提議，先不受注意，在環境壓迫之下終於被採取，終於被認爲極有價值。招募客籍志願兵，在馬爾他設立一個兵站，制定塞巴司托堡駐軍的定期的情報和表格的呈覆——這都是他那副運用不倦的頭腦的謀劃和功績。他還是繼續下去：不大一會，他又爲全部軍事組織草下了一種根本改革的方案。這是過早的打算，可是他之提議設置「訓練營」集中軍隊加以訓練，終於成了奧爾德學忒的伏根。（三七）

同時維多利亞交了一個新朋友：她突然喜歡了拿破崙第三。她起初很討厭他。她以爲他是一個不名譽的膽大妄爲者，他篡奪了可憐的老路易·腓力普的王位；而且他同判麥斯吞爵爺情投意合。許久以來，雖然她是她的同盟，她一直不願意會見他；可是最後皇帝皇后来訪英國的事情已經商定了。他一到溫色她的心立刻軟了下來。她覺得很喜歡他的沈靜的舉止，他的低而柔的聲音，他的爽直的談話。英國的善意對於他在歐洲的地位是切要的，他決意要博得女王的歡心。他成功了。她的深心裏自有些地方可以立刻而且強烈的感應各種和她自己的氣質恰好相映成趣的氣質。她之敬愛梅爾本符爺是密切的交織以她之半知不覺的賞識她自己 and 那位矯揉造作，

精靈乖巧，貴族氣十足的老人的不相似處。她和拿破崙第三的不相似處，論量卻至少一樣大。從一大堆威望，因襲，固定的幸福背後，她心裏懷了一種奇異的快樂，窺看那個陌生的，恍恍惚惚，在前面流動得如此眩目的外國東西，一個任性和託天命的曖昧動物。而且她很驚訝，在她生怕只有敵對的地方，卻只有發現同情。她說他是「如此沈靜，如此樸實，甚至於 naïf（很天真）」如此喜歡聽人家告訴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此溫文，如此機敏，有威儀，謙恭，對我們如此殷勤，沒有一句話，沒有一種動作，使我不高興……你見他，自有一種魔力，一種憂鬱性，一種動人愛憐處，使你不能不親近他，不管你對他有任何 *Prévention*（成見），當然也無須外貌的幫助，雖然我喜歡他的面孔。」她注意到他騎馬騎得「非常好，坐得很高，在馬上看起來很好看。」他跳舞跳得「很有威儀，很有精神。」尤其是，他肯聽亞爾培的話；聽得最恭謹不過；顯得的確，他多麼樂意「聽人家告訴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後來又聽到他說他從沒有遇見過堪與亞爾培比一比的人。有一次，的確——可是只有一次——他似乎稍稍有一點別扭。在一次關於外交的談話中，「我對於霍爾斯坦因問題稍稍發揮了一點，」亞爾培在一個備忘錄裏說，「似乎使皇帝煩厭了，認為『*très-complicées*（太複雜。）』（三八）

維多利亞也跟皇后很要好，毫無妒嫉心的讚美她的容顏和風度。歐謝妮（三九）的確，在她的美貌的全盛時期，巧妙的穿了出色的巴黎式的襯裙，箍把她那個高而苗條的身段陪襯得恰到好處，論理會使她那位女主人心裏不舒服的，她人很短，簡直有點矮胖，實在不漂亮，穿了俗豔的中等階級的衣服，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當無從得意。可是維多利亞沒有什麼不安。她滿不在乎，毫不計較她的面孔熱得發紅，她的紫色豬肉餅帽是去年的式樣，而

歐謝妮，冷靜，時髦，曳着無數的縐欄，飄動在她的身邊。（四〇）她是英國女王，這還不够嗎？看來當然是够了；真正的威儀是她的，她也知道。不止一次，兩位一同出來的時候，倒是這一位天然和人工都似乎貽惠極少的女人，全憑一種生來的莊嚴色相，把她那位又美又講究修飾的伴侶完全掩蓋了。（四一）

臨別的時候大家落了眼淚，維多利亞覺得「十分 wehmüthig」（黯然），「看她的客人離開溫色。可是不久她和亞爾培回訪了法國，那裏什麼都很有趣，她帶了「一頂普通女帽」微行出游巴黎街市，上聖克盧（四二）的戲院裏看了一次戲，有一晚，在皇帝爲她在凡爾塞宮裏開的一個大宴會上，同一位很令人注意的普魯士紳士談了幾句話，那個人的名字叫俾斯麥。她的房間佈置非常合她的脾胃，她說住在那裏有一種家鄉風味——說如果她的小狗也在那裏，她當真以爲是在自己家裏了。什麼也沒有說，可是三天以後，當她進房間的時候，她的小狗叫着來歡迎她了。皇帝自己，不憚麻煩，不惜耗費，親自設下了這個可愛的驚人計。（四三）他如此殷勤，她回國的時候比原先更喜歡了她。她感歎說：「天意真來得奇怪！」（四四）

同盟國順利，戰爭快結束了。女王和亞爾培的確，惟恐講和得太早。當亞爾培亭爵爺想開談判的時候，亞爾培寫一封「geharnischten」（武裝）信對他大施攻擊，一方面維多利亞騎在馬上來回閱兵。然而，最後把塞巴司托堡也佔領了。（四五）消息在深夜裏傳到巴爾穆拉爾，「幾分鐘之內亞爾培和全體官員穿了各色各樣的衣服——擁而出，後邊跟着全體僕從，漸漸跟上了全村人——看守獵場的；當「結隸」的，做工的——一直走到紀念石堆的頂上。」祝火點起來了，風笛吹起來了，礮也放起來了。「約莫過了三刻鐘，亞爾培走下來了，說剛纔這種情景狂

浪興奮到無以復加。大家喝威士忌祝賀，大喜若狂。」（四六）「大喜若狂」也許到第二天早上要代以別種感情；可是無論如何戰爭完結了——雖然，收場似乎同開始一樣的難解。天意還是來得古怪。

四

戰爭的一個意外結果是皇家夫婦和判麥斯吞的關係完全改變。亞爾培和判麥斯吞因反對俄國而互相接近，因此當維多利亞不得不召她的舊敵組閣的時候，她就召了他，並無難色。首相的職位對於判麥斯吞也有一種清醒的功効；他變得不如原先那樣不耐煩，那樣獨斷獨行；他留意皇上的提示，而且真誠的感服亞爾培的才能和知識。（四七）衝突自然還不時的發生，因為女王和亞爾培照舊熱心外交，戰爭以後，他們的意見又和首相的意見不相容了。對於意大利問題尤其是如此。亞爾培理論上雖是立憲政府的友人，卻不信任加富爾，厭惡加里波諾，生怕引起英國和奧國的戰爭。（四八）判麥斯吞卻不然，他切望意大利獨立；可是他不再在外交部，首當皇怒之衝的現在是約翰·羅素爵爺了。在不多幾年之內，局面奇異的換了過來。現在是約翰·羅素爵爺擔任那個隸屬的，吃力不討好的職分；可是外交大臣，在他和皇上的鬭爭中，並不受首相的反對，反而受他的贊助。雖然如此，這種鬭爭還是很激烈；意大利統一終獲成功的主因之一就是英國強有力的同情，而主張這種同情的政策，是公然違背了內廷方面激烈的反對纔得以貫徹的呢。（四九）

對於另一個歐洲暴風雨中心，亞爾培的態度照舊和判麥斯吞的態度不一致。亞爾培滿望有一個在立憲的，

開明的普魯士領導之下統一的德意志，判麥斯吞並不認爲這種打算有什麼大道理可說，可是他並不特別關心德意志政治，他甘心情願贊同亞爾培和女王竭力擁護的一個提議——英國和普魯士兩個皇室攀親，由英國公主和普魯士太子結婚。因此，當公主還不滿十五歲的時候，公子二十四歲的一個年輕人，過來訪巴爾穆拉爾，婚約便訂下了。（五〇）兩年以後，在一八五八年，便舉行婚禮。然而，到最後一刻，卻似乎遭受一個頓挫了。普魯士方面指出王子照例要在柏林結婚，又揚言這一次也沒有理由當作例外。當這種話一傳到維多利亞的耳朵裏，她氣得說都說不出。她下一道手諭，語氣即以女王陛下來講也未免過重的，訓令外交大臣告訴普魯士大使「不容納這個問題……女王爲公爲私，決難同意，至於認爲過來和大不列顛的公主在英國結婚便算委屈了普魯士的太子，說得最客氣也得說是荒謬絕倫……不管普魯士王子向來怎樣，同英國女王的長女結婚不是每天有的事情。因此一定得認爲問題已經定了，沒有話說了。」（五一）的確沒有話說了，婚禮舉行的在聖詹姆士禮拜堂裏。各處有盛大的慶祝——掛燈結綵，莊嚴的演奏，無數的觀衆，普遍的歡欣鼓舞。溫色爲新娘新郎在滑鐵盧大廳裏開了一個大宴會，宴會上，維多利亞在日記裏說，「人人都對維建最好最親切，人人都一致的狂熱，巴克婁公爵（五二）尤其給我做了最可喜的榜樣，他擠在人堆裏，他和身份最低的混在一起。」幾天之內她的感情越來越豐富，到這一年輕夫婦走的時候，她幾乎不能自持——可是幸而還沒有。「可憐的好孩子！」她後來追述。「我把她抱在懷裏吻她，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我也吻好腓立支，（五三）把他的手握了又握。他話也說不出，眼睛裏注滿了眼淚。我在車門口又擁抱他們，亞爾培同他們和褒諦上了車，一輛敞篷車……樂隊奏起來了。我祝判爾籬卻一家人一路平安。

雪雷庚斯坦因將軍很感動。我握他的手，又握那位教士會長的手，於是很快的上樓去了。」（五四）

亞爾培和雪雷庚斯坦因一樣，很難過。他失去一個得意的孩子，她在智慧的鬧端就早已顯得很像他自己。——她是一個敬愛老師的學生，本來在幾年之內，就會變成一個差不多够資格的伴侶了。一個作弄人的命運決定了離開他的女兒是生來對於藝術和科學有緣，有才有分，有興趣的，生來極喜歡記備忘錄的，而這些特質在留下來的兒子身上是一種也找不出。威爾士親王當然並不肖乃父。維多利亞的祈禱並未生效，一年比一年更顯得衰。諦是布倫思威克宗室的正牌後裔。（五五）然而這些天性的表露無非使爲父母的加倍努力；矯正這條嫩枝，不斷的壓它，仔細的牽它，使它向正當的方向生長，似乎還不至於太晚。什麼都試過了。精選了一批導師陪孩子作一次大陸旅行，可是結果並不圓滿。應父親之請，他作了日記，回國的時候，亞爾培一看，竟貧薄得不堪。試想在「英國太子訪教皇」這個標題之下該有多少極有趣的感想可寫，可是一點都沒有。「Le jeune prince plaisait à tout le monde」（這位青年王子叫誰都喜歡，）老梅德涅報告紀索說，「mais avait l'air embarrassé et très triste」（可是顯得一副局促不安，很不爽朗的樣子。）——在他的十七歲生日，用女王和配王的名義，草了一個備忘錄，報告他們的長子說他現在開始成人了，勸告他從此以後盡一個基督教紳士的義務。「人生乃義務所組成，」備忘錄上說，「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軍人，真正的紳士，其本色即見於得當，不够且，甘心情願的克盡義務。……你要開始一種新生活，在這種生活裏你的領教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一個需要用功的題目，比你以前所從事過的任何題目都重要。」接讀備忘錄，褒誦哭出來了。同時另外又擬了一個備忘錄，標題是「密件：爲指導隨侍太子諸

先生而撰。」這個精心結撰的長篇文件立下了「幾項原則」，作為諸先生「舉止和行爲」的準繩，「認爲有益於太子的」方案，「一位紳士在世面上的特點」，這個罕見的備忘錄繼續說，「是——

(一) 他的外貌，他的風采和衣飾。

(二) 他結交和對待別人的性質。

(三) 他在談話中，或在他所置身的交際場上其他任何事情中，應付得有體面的願望和能力。

下面就是這些小標題的一長篇詳細的分析，寫滿了好幾頁，備忘錄便結束以對諸先生一番最後的訓誡：「倘若他們恰當的明白所處地位的責任，以上邊規定的各點爲綱要，在任何場合都依照這種原則使用他們固有的明達，不以任何細節爲瑣屑不足道，而堅持墨守一種有恆的操作，則他們對於這位年輕太子必有極關至要的貢獻，不辜負皇家父母選拔賢能的美意。」一年以後這位年輕太子被送到牛津去了，又用盡心機，防他在那裏同大學肄業生混在一起。不錯，什麼都試過了——什麼都……只除了一點。始終沒有試一試讓褒譏得到快樂。可是爲什麼要這樣呢？「人生爲義務所組織。」一位威爾士親王的生活裏還有一點享樂的餘地嗎？(五六)

奪去亞爾培的公主的同一年帶給他另一個更重大的損失。男爵最後一次來英國。二十年來，據他寫給比利時國王的一封信裏說，他爲公子和女王盡了「艱難困苦的父執兼親信的職司。」他七十歲了；他心身都疲倦了；現在該走了。他回到科堡的老家，斷然放下了歐洲政略的重大機密，換取了一個鄉下都會的街談巷議，家庭瑣話。他現在坐在爐邊硬板板的椅子上，一邊打盹，一邊回想種種的老故事——不是關於皇帝和將軍的，而是關於鄰

居和親戚的，許久以前的家庭故事——他父親的圖書室失火——那隻山羊一直奔到樓上他姐姐的房間裏，繞桌子跑了兩轉又奔下樓去。他仍然受消化不良症和憂鬱的襲擊；可是回顧過去的一生，他並非不滿足。他的良心是純潔的。「我有一天氣力就做了三天工作，」他說，「而且爲了誰也不能非難的目的。這一點自覺就是我的酬報——我惟一想得到的酬報。」（五七）

的確，他的「目的」顯然是達到了。以他的智慧，他的忍耐心，他的榜樣，他在相當時期完成了他所夢想的那種神奇的變形。亞爾培是他的創造。一個孜孜不倦的操勞者，爲了最高的目的，統制了一個大國家的——這是他的造就；他看看自己的作品，並不壞。（五八）可是他就毫無憂懼了嗎？他不曾想到過也許他完成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嗎？命運爲最謹慎的人所張下來的網是多麼精微，多麼危險！亞爾培當然似乎完全遂史多克瑪的願望了——有德性，勤奮，堅忍，明敏。然而——爲什麼呢？——他有毛病。他心裏老大不舒服。

因爲不管怎樣，他始終沒有達到幸福的境地。他的工作，他終於帶了一種近於病態的貪慾來追求的，只是安慰，不是治療；他的不滿足是一條龍，把日夜辛勤而增長增高的貢品，津津有味地吞噬着；可是還飢餓呢。他的憂鬱的原因是隱蔽的，神祕的，也許是不可分析的——在他的心性裏植根太深，非理智所能窺見的。他的氣質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他在一些深知他的人看來成了一個不可解的謎：他是嚴厲而溫和；他是謙恭而傲慢；他渴望感情而自己很冷。（五九）他很寂寞，不但以流寓而寂寞，且以自覺而無人認識的才智出衆而寂寞。他有純理論家的驕傲，消極而自負。然而說他只是——一個純理論家那又不對；一個道地的純理論家總享有內心的滿足，亞爾培卻滿

不是如此。他有想要而始終得不到的東西。那是什麼呢？一種絕對的，不可名狀的同情？一種非凡的，壯烈的成功？也許是兩種的混合品吧。作主宰而被了解！以同一種勝利的勢力征服他人的服從和賞識——這的確是值得的啊！可是，對於這種想像，他知道清清楚楚，他的實際環境是多麼的不相應。有誰真正的賞識他呢？英國誰能夠賞識他呢？用內在的優越來軟攻既不甚見效，那麼用手腕和武力來硬攻會有望嗎？他流戌所在的這一塊可怕的地方，現在面前，儼然是堅不可破的一大堆。無疑的，他給過一點小小的顏色；他確乎得到他的同事的敬重，他的方正，他的勤奮，他的不苟且，確乎爲人所共知，他確乎是一個很有勢力，極其重要的人。可是這種種離他的大志願的目標是多麼遠，多麼可驚的遠！衝開當前的魯鈍，愚蠢，怠惰，糊塗，混沌的一大座疑結物，他的發奮是多麼不中用，多麼徒然。他本來有才有聰明，可以在這裏那裏作出一些小小的變更——整頓一些細節，廢除一些異狀，堅持一些無可置疑的改革；可是這個令人喪氣的有機體依然無動於中。英國仍然照她那條不堪的舊路，頑冥不靈，自滿自足，笨牛似的走去。他咬牙切齒，跳到這個怪物的面前，期在必阻，可是被置諸不理了。不錯，連判麥斯吞也還沒有克服——他還在那裏激惱他，以他那種得意揚揚的樣子，以他那種顛預的勁兒，以他那種毫無定見的蠻幹。這太够人受了。「天然」和男爵都沒有給他一種樂觀的精神；悲觀的種子，一落到他的心裏，便得其所哉，欣欣向榮了。他

「尋根究底，

找不出半點稱心如意；

全世界一副冷酷的神氣。」

他認爲自己失敗了，他灰心起來了。

可是史多克瑪曾經要他「永遠不鬆懈」，他決不會鬆懈。他要繼續下去，盡量的幹，爲最高的目的而拼命，到死爲止。他的勤奮簡直到了發狂的程度。綠桌燈越點越早；函件越寫越多；報紙越看越用心；冗長的備忘錄越作越仔細，越條理明析，越精確。甚至於娛樂也變成了義務。他以時間表作消遣，以拘泥的興味去躡行捕鹿，在午餐桌上作雙關戲語——這是正當事情。這副機械，效力驚人，可是從不休息，從不加油。在乾枯的絲毫不苟中無數的齒輪不絕的轉動。不管怎樣，亞爾培決不鬆懈。他已經澈頭澈尾吸收了史多克瑪的教訓。他知道什麼是正當的，不惜犧牲一切，他要去追求。這是確實無疑的。可是唉！我們這個人世裏有什麼說得上確實無疑的？「對於什麼都不要過分熱心！」一位古希臘人說。「一切人事以適可而止爲最妙。往往一個人熱心的向上奮進，縱然他是在追逐一種利益，實際上是被冥冥中一種力量完全導入了迷津，這種力量使他認惡者爲善，認有利於他者爲惡。」（六〇）當然，亞爾培和史多克瑪滿可以從諦阿格尼思的冷雋語裏學一點聰明的。

維多利亞注意到她的丈夫有時候抑鬱寡歡而且操勞過度。她想使他高興。心裏很不安的明白他仍然被視爲外國人，她料想加他以陪王的頭銜（一八五七年）可以增進他在國內的地位。「朕有權利主張朕的丈夫做一個英國人。」她寫着。（六一）可是，不幸，雖然受了冊封，亞爾培照舊是外國人；他的沮喪只有年年加深。她陪他工作，她看護他，她陪他在奧思本的樹林裏散步，他吹口哨和夜鶯的歌唱，像他多年前在羅塞諾一樣的吹。（六二）到他的生日，她煞費苦心的給他挑他真正喜歡的禮物。一八五八年，他三十九歲的時候，她送給他「一張琵琶忒麗

思的油畫像，大小和真身一樣，何思萊畫的，一整套哥答及其四郊的風景照片，我從裴德福攝取的，還有一個巴爾穆拉爾花崗石和鹿齒的文鎮，維建設計的。」（六三）亞爾培自然喜歡，他在家庭集會上的快樂比一向都明顯；然而……有什麼地方不對呀？

自然是他的健康有問題。他爲了服務國家而精疲力盡；當然他的體質，正如當初史多克瑪看出來的，是不能勝繁劇的。他容易煩惱；他常常有小毛病。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的體力虛弱。二十年前一個漂亮青年，眼睛亮晶晶的，皮色柔嫩的，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面黃的，形容憔悴的中年人，背有點駝，肌肉很鬆，十足的表露了一個伏案操勞者的神氣，而且頭頂全然禿了，冷酷的批評者，從前比他做歌劇團裏唱次中音的，現在該說他有點繕司相了吧。陪襯了維多利亞，他更顯得可憐。她也胖，可是她的胖是一個茁壯婦人的豐碩；一股旺盛的元氣在在可見——在她的富有精力舉止上，在突兀的，鋒利的流盼上，在小而肥，而能幹，而威風的手上。但願她能够用一種交感作用的奇術，把她獨多的精力和自信力，輸送一點給那個浮胖，不結實的身體，那個乾枯，委頓的頭腦！

可是她突然想起了疾病以外還有旁的危險。一八六〇年到科堡去的路上馬車出事，亞爾培險遭不測。他幸而只受了一點傷；維多利亞的受驚可不小，雖然她掩飾了過去。「事實是當女王感覺最深刻時，他總是最鎮靜的樣子。」她後來這樣寫着，「她不能也不敢作如何的設想，甚至於不能也不敢（她現在也不能也不敢）置信於整個的危險，因爲那樣想她的頭都要昏了！」超過她的震駭實在，只有她對上帝的感激。她說她覺得她若「不作些什麼事情來紀念當時的感觸」她不能安心，她決定要在科堡行一點布施。「一千磅，或者甚至於二千磅，一

次給，或者按年攤付，在本人看來，似不爲太多。」結果，決定了一千磅，用科堡的市長和領袖牧師的名義存入一個保管會，叫做「維多利亞慈善基金會」，指令上述兩人按年把利息獎勵一批下層階級出身的模範青年男女。

(六四)

不久以後，女王生平第一次，真正的嘗受了喪失親人的經驗。一八六一年初，肯德公爵夫人患了重病，到三月便死了。這一場變故給了維多利亞一個莫大的打擊。她帶了一種病態的激情，在日記裏寫了好幾頁，詳細描寫她母親的最後的光景，她的寂滅，她的尸首，插滿了悽慟的頓呼語，狂風急雨似的沉痛話。在目前的悲哀裏，過去的不睦是完全忘記了。是「死」——真切實在的「死」——的恐怖和神祕佔據了她的想像。她是那麼生氣勃勃的，一見那個可畏的大力奏凱的慘象，卻不由得毛髮聳然，心膽俱裂了。她自己的母親，自己曾經同她生活得如此密切，如此長久，簡直自己就成爲她的生命的一部分的，如今就在自己的眼前化爲烏有了。她想忘掉它，可是辦不到。她的哀傷繼續下去，多得出奇，頑強的出奇，簡直像她已經神祕的，不自覺的預先知道那個猙獰的威力早就給她特別預備好了一個可怖的打擊了。

的確，不到年底，她就受了一個更可怕得多的重大打擊。亞爾培，犯了多時的失眠症，在十一月底一個寒冷的陰雨天，出去視察柔德赫思忒（六五）新軍官學校的建築工事。回來的時候，他的身體顯得很受了勞頓和暴露的折磨，他患了風溼症他繼續失眠，他說他覺得渾身不舒服。三天以後，爲了一樁痛心的事情，他不得不上劍橋去一次。威爾士親王，他是上年被安置到那個大學去的，行爲上發出了一點問題，非父母親自去訓誡一頓不可。這位失

望的父親，心身都感受痛苦，總算平安無事的辦完了這項工作；可是回溫色的路上，他受了致命的寒。（六六）第二個禮拜裏他漸漸的更沒有氣力，更可憐了。可是雖然沮喪，雖然虛弱，他繼續工作。恰巧就在那個時候，外交上碰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英國爲了同北部各州有激烈的糾紛，似乎就要牽入戰事旋渦了。約翰·羅素爵士擬了一道嚴厲的公文，呈准女王。亞爾培覺得，倘若一字不易的發出去，戰爭差不多是必然的結果。二月一日早上七點鐘，他從牀上起來，用一隻顫抖的手，寫了好幾條提示，以備修改草案，遵此改去，可以和緩措辭，可以留下一條和平解決的路。這種更動爲政府接受了，戰爭乃得以避免。這是亞爾培最後的備忘錄。（六七）

他常常說他想到死，總心平氣和。「我並不執着生命，」他有一次對維多利亞說。「你是執着的；我可不重視它。」於是他又說：「我敢斷言，我一害重病，我會立刻放手，我不會爲了生而掙扎。我沒有生的強韌力。」（六八）他判斷得不錯。他病了沒有多少日子就對一位朋友說他相信他不會痊愈了。（六九）他一天不如一天了。然而，如果診得得當，治得得法，他的有救是可以想像的；可是醫生們斷出病徵，主要醫生是詹姆士·克拉克爵士，這一點更堪注意。有人提示另請人看的時候，詹姆士爵士表示不屑置理：「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他說。可是這個怪病一天天加重了。最後，經過判麥斯吞寫了一封力爭的信以後，瓦特孫博士（七〇）被請來了；他立刻看出他來得太晚了。亞爾培正在傷寒的掌握中。「我認爲直到現在一切經過都很良好，」詹姆士·克拉克爵士說。（七一）

早期的煩燥和痛楚換了一種固定的麻痺，越來越深的陰鬱。有一次委頓的病人要聽音樂——「遠遠的一曲優美的合唱；」隔壁房間裏放了一架鋼琴，愛麗思公主彈幾支路得的讚美歌，彈了以後，亞爾培背誦「萬世之

盤石」(七二)有時候他的神思恍惚；有時候遼遠的舊日湧現到他的眼前；他聽見清早的鳥聲，於是又置身羅塞諾，還是一個孩子。或者維多利亞來給他讀「峯巔的披佛利爾」(七三)他表示他能够領會故事，於是她向他低下頭去，他喃喃的說「liebes Fräuchen (可愛的小女人)」和「gutes Weibchen (善良的小妻子)」摸摸她的面頰。她的苦惱和騷亂是大的，可是她並未嚇壞。被自己瀰滿的精力浮湧得高高的，她不相信他的精力會不克支撐。她不肯正視這樣一個可怕的可能性。她不願意見瓦特孫爵士。爲什麼要見呢？詹姆士·克拉克爵士不是擔保她什麼事都不會有嗎？就在臨終前兩天，她周圍的人都覺得差不多必然的無望了，她還顯然極有把握似的寫信給比利時國王說：「我夜裏並不坐在他身邊陪他，因爲用不着我；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地方。」(七四)愛儷思公主想法告訴她真實情形，可是她滿心希望，哪裏肯屈從。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亞爾培正如她所預期的，似乎好了一點；也許危機已經過去了吧。可是當天發生了嚴重的翻復。於是她終於睜開眼睛看自己是站在一個深淵的邊緣上了。全家人招來了，一個又一個，孩子們向父親默默的告別。「這是可怕的一刻，」維多利亞在日記裏說，「可是，謝謝天！我還能够自持，還能够非常鎮靜，照舊坐在他身邊。」他喃喃的說一些話，可是她聽不出說什麼；她以爲他是講的法國話。於是他突然理起頭髮來了，「就像平日他整裝的時候一模一樣。」「Psst Kleines Fräuchen (我就是小女人)」她低聲的向他說；他似乎聽得懂。傍晚的時候，她到旁的房間去一下，可是立刻被叫回來了；她一看便知道已經起了一種可怖的變化。她跪在牀邊的時候，他呼吸得很長，呼吸得輕，呼吸得終於沒有了。他的面目全然僵硬了。她尖叫一聲——一聲尖叫震徹了驚悸的皇堡——她心裏明白她永遠失去他了。(七五)

附註

- (一) (原註) 見馬丁第二卷第一六一頁。
- (二) (原註) 同上，第五卷，第二七三至五頁。
- (三) (原註) 同上，第二卷，第三七九頁。譯者按：大英協會即大英科學促進會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一八三一年成立，年會於每年夏日舉行一星期，宣讀論文。
- (四) (原註) 見馬丁第四卷，第一四至一五頁，第六〇頁。
- (五) 克倫卜 (Friedrich-wilhelm, 一七九〇——一八六八) 德國教師，生平主張兒童在十歲以下，須完全為本國語教育，將研究古典文化或近代文化者，自十歲至十四歲，仍受同等教育，然後分科。
- (六) (原註) 見馬丁第二卷，第四七九頁。
- (七) 蘭德綏 (Edwin Henry, 一八〇二——一八七三) 英國著名動物畫家，一八三一年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一八五〇年被封為爵士。
- (八) 甘士卜洛 (Thomas, 一七二七——一七八八) 英國著名風景畫家，十五歲至倫敦學畫，曾為皇家畫像，一七七五年後專致力於風景畫。一七六八年皇家學會成立時，氏為最初三十六會員之一。
- (九) 溫德霍爾忒 (Franz Xaver, 一八〇三——一八七三) 德國畫家，受知於英法皇家，曾為維多利亞、亞爾培及法國皇后歐謝妮等畫像。
- (一〇) (原註) 見馬丁第二卷，第二五一至二頁；布龍斐爾第二卷，第一一〇頁。
- (一一) (原註) 見「英國名人大辭典」第二補編，愛德華第七條；「季刊」第二一三卷，第四至七頁，第一六頁。
- (一二) 梭倫武海峽介乎奧思本所在之外特島與罕卜州 (Hampshire) 之間，最寬處兩岸相去僅四哩。
- (一三) 蘇格蘭高原常簡稱高原 (the Highlands) 為蘇格蘭西北部一帶山區，居民多為塞爾提 (Celtic) 種。

(一四) (原註) 見「日記抄」第一八頁，第三頁，第三四頁，第三六頁，第一二七至八頁，第一三二頁註。譯者按：布列達爾伯爵 John Campbell，一七九六——一八六二，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八年，任內臣，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任格拉斯哥 (Glasgow) 大學校長。氏以性格，才幹，熱心公務，蘇格蘭數一數二的大地主這種關係，在本鄉備受尊敬。一八四二年女王至蘇格蘭，幸其居泰茅斯堡 (Raymouth Castle) 風笛 (bagpipe) 有三低音管，現只流行於蘇格蘭。

(一五) 布雷瑪在亞培亭州西南部，巴爾穆拉爾莊在其東北。

(一六) 「溝積」 (Bottle) 蘇格蘭方言，意爲小舍。阿爾特·納·久押莎克 (Altna Githes ch) 未詳，當屬蘇格蘭高原一小地名。

(一七) (原註) 見「日記抄」第七三至四頁，第九五至六頁，格累維爾第六卷，第三〇三至四頁。

(一八) 絞絲舞 (reels) 兩對人相向而作 S 字形進行的一種蘇格蘭跳舞。

(一九) (原註) 見「日記抄」第九九至一〇〇頁。

(二〇) 蘇格蘭高原人各族皆服特殊樣式的格子花呢 (Tartan) 司徒亞德 (Stuart) 蘇格蘭皇族一六〇三年詹姆士第六登英國王位，稱詹姆士第一後，創司徒亞德朝，詹姆士黨人 (Jacobites) 詹姆士第二退位後擁護詹姆士及其後裔的黨徒。司徒亞德格子花呢，猩紅底，深綠紋，黃條。

(二一) (原註) 見「私生活」第二〇九至一一頁；「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三五頁。

(二二) (原註) 見「日記抄」第一〇三頁，第一一一頁。

(二三) 維建 (Victory) 卽公主維多利亞。

(二四) 德爾爵爺 (Edward-Geoffroy)，一八二六——一八九三，保守黨領袖，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八年，三度任首相。威靈敦公爵死於一八五二年，卽德爾爵爺第一次任首相時。參閱「歷任首相表」。

(二五) (原註) 見「日記抄」第九二至四頁。

(二六) 麥克利歐德 (Norman)，一八一二——一八七二，蘇格蘭神學家，一八五七年被任爲女王的家庭牧師 (chaplain) 大得女王及皇室人的歡心。尼哥底母·法利賽人，事見「約翰福音」第三章及第九章。

(二七)(原註)同上,第一〇二頁,第一一三至四頁。

(二八)「結鍊」(Gillie)昔時蘇格蘭高原酋長之侍從,現在特指獵人之僕從。

(二九)邱契爾夫人(Lady Frances Anne Emily Van Tempel)一八四三年與約翰·溫思敦·史本塞·邱契爾結婚。格魯將軍(Charles, 一八〇四——一八七〇),維多利亞侍從武官之一,一八四九年起兼任亞爾培私人秘書,亞爾培死後任女王私人秘書。

(三〇)(原註)見「日記抄」,第七二頁,第一一七頁,第一三七頁。

(三一)(原註)見「書信集」,第三卷,第五頁。

(三二)威廉士將軍(一八〇〇——一八八三),一八五五年率土耳其軍隊,抵禦俄國軍隊,死守喀斯六月,終以糧盡而屈服。喀斯在土耳其東北,離俄境不遠。

(三三)(原註)據私人報告。

(三四)近東問題即土耳其衰弱後歐洲列強對於分割巴爾幹半島的問題。

(三五)(原註)見馬丁,第三卷,書前第五頁。

(三六)紅匣子是大臣們的公事匣子。

(三七)(原註)見馬丁,第三卷,第一四六至七頁,第一六八至九頁,第一七七至九頁,第一九〇頁註。譯者按:奧爾德學忒,倫敦西南三十哩一小鎮,以一八五五年所建永久軍營著名。女王於一八五六年第一次至該處閱兵。

(三八)(原註)同上,第三卷,第二四二頁,第四五頁,第三五一頁,第四卷,第一一頁。

(三九)歐謝妮(Eugénie-Marie de Montijo de Guzman, 一八二六——一九二〇)西班牙貴族,一八五三年與拿破崙第三結婚。

(四〇)罔裙(crioline)用骨鯨鬚或鋼圈張開的女裙。

(四一)(原註)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三至四頁,「未婚女士」,第七頁。

(四二) 聖克盧在巴黎西郊。

(四三) (原註) 見克勞福第三一一至二頁。

(四四) (原註) 見馬丁第三卷第三五〇頁。

(四五) 塞巴司托堡的佔領爲克里米戰爭的最後關頭。

(四六) (原註) 見「日記抄」第一〇五至六頁。

(四七) (原註) 見馬丁第二卷第四二九頁。

(四八)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1810—1861) 與加立波諦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開國功臣。加

富爾任薩地尼亞 (Sardinia) 首相，竭力聯絡英法，參加克里米戰爭，戰敗奧地利，1860年暗助加立波諦攻佔拿波里，意大利得以統一。時奧國佔有意大利東北部，爲意大利統一的障礙。

(四九)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三卷，尤其是一八五九年七月至十二月各函；馬丁第四卷第四八八至九一頁；第五卷第一八九頁。

(五〇) (原註) 見「日記抄」第一〇七頁。

(五一)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三卷第二五三頁。

(五二) 巴克克婁公爵 (Katherine, 1806—1884) 曾任女王在蘇格蘭的衛隊長。巴克克婁家爲英國一大貴族。

(五三) 腓立支 (Fitz) 卽普魯士太子腓特烈 (1831—1888) 與英國公主結婚於1858年，於普奧、普法二戰爭中著

銜勳，1888年登位，稱腓特烈第三，旋即病沒。

(五四) (原註) 見馬丁第四卷第一六〇至九頁。

(五五) 次國漢諾威朝出自德國布倫恩威克宗室，自喬治第一以下，各君俱庸碌無能。

(五六) (原註) 見「英國名人大辭典」第三補編，第五五一頁；「季刊」第二一三卷，第九至二〇頁，第二四頁；格累維爾，第八卷，第一

一七頁。

(五七)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四頁，第四四頁。

- (五八)本句學「創世紀」上帝造天地的口吻。
- (五九)(原註)見厄奈思第一卷第一四〇至一頁。
- (六〇)(原註)見諱阿格尼思第四〇一以後。譯者按：諱阿格尼思，基督紀元前六世紀希臘哀歌及格言詩作者。
- (六一)(原註)見「書信集」第三卷第一九四頁。
- (六二)(原註)見格雷第一九五頁註。
- (六三)(原註)見馬丁第四卷第二九八頁。譯者按：何思萊(John Calcott, 1817—1903)英國畫家。裴德福，英格蘭中部州名及城名。
- (六四)(原註)見馬丁第五卷第二〇二至四頁，第二一七至九頁。
- (六五)桑德赫思德在倫敦西南三十三哩，地屬伯克州(Berkshire)。
- (六六)(原註)見「英國人名大辭典」第二補編第五五七頁。
- (六七)(原註)見馬丁第五卷第四一六至二七頁。
- (六八)(原註)同上，第五卷第四一五頁。
- (六九)(原註)見布龍斐爾第二卷第一五五頁。
- (七〇)瓦特孫(Thorax, 1792—1882)生平著有醫學書多種。
- (七一)見馬丁第五卷第四二七至三五頁。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五三至四頁：「我們不能斷言；可是想到這樣一條生命會受約翰·克拉克爵士對同行各人自私的妒忌所犧牲，實在可惜。」——克萊倫敦伯爵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曼契思威公爵夫人函。
- (七二)「萬世之盤石」(The Book of Ages)讚美歌篇名。基督常被稱為「萬世之盤石」。
- (七三)「峯頂的披佛利爾」(The Peveril of the Peak)史各德(Walter Scott)所著小說，一八二二年出版。
- (七四)(原註)見「書信集」第三卷第四七二至三頁。
- (七五)(原註)見馬丁第五卷第四三五至四二頁；海亞第二卷第二八六至八頁；「未婚女士」第一七六至七頁。

第七章 孀居

配王的死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歷史上主要的轉變。她自己覺得她的真正的生命已經同她的丈夫的生命一起完結了，她在地上的餘年是屬於黃昏色彩的——是一齣戲演完以後的尾聲。爲她作傳的免不了抱相同的感想。對於他，那個長生涯的後半段也十分朦朧。女王一生中的前四十二年有許多和各種可靠的根據燭照得清清楚楚。亞爾培一死便罩下了一層幕布。只有偶爾聞歌的，不連貫的揭開一兩下；一些粗疏的輪廓，一些顯著的細節可以辨得出；其餘則惟有臆測和曖昧。因此，雖然女王遭受大喪失以後又活了和以前差不多一樣的年數，那些年的記錄決不能同早年的故事居相當的比例。我們既不知其詳，只好止於簡略和概括的一述了。

亞爾培的突然去世不僅是於維多利亞有切膚之痛的一件私事，而且是與國家和國際的局面有重要關係的大事。他只有四十二歲，論常理他還可以活個三十年。如果他這樣活下來了，無疑的，英國政體的整個發展上必定會發生變化。他死的時候早已在英國的社會上佔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在權要的政治家之間他早已被認爲國家的機構上必須而且有用的一分子了。譬如克萊倫登爵爺，他就稱他的死爲「重要遠非國民所能夢想得到的

一件國家的災難，他惋惜他的「明知和先見」在美洲戰爭時，他這種長處當比什麼時候都更有價值。」（一）而且，時過境遷，亞爾培的勢力必大為增加。因為，除了才智和道德的長處，他以地位關係，還享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優勢，為國中其他執掌大權者所沒有的：他是永久的政治家來了去了，配王卻永遠位居中樞。誰會懷疑，到那一世紀臨末的時候，這樣一個人，為服務國家而白了頭的，德高的，英明的，有了畢生從政的空前經驗的，他不會得到一種非常的威勢呢？既然，在年輕的時候，他已經能使國君撲鬪兇猛的判麥斯吞，而且較量之下，居然能平分秋色。到老年的時候，他有什麼事情怕不能呢？哪一位大臣，不管怎樣能幹，不管怎樣得人望，能抵擋這位老王的明智，他的毫無瑕疵，他的因時效而獲得的大威權呢？我們很容易想像，這樣一個統治者之下，勢必企圖把英國改成另一種國家，組織得精密，訓練得謹嚴，裝備得堅強，統治得專斷，一如普魯士了。那時候，在一個有力的領袖——一個格拉德思敦（二）或是一個布萊忒（三）——之下，國內的民治勢力也許會集合起來，接下去也許就是一場鬪爭，結果君主政體會根本動搖也未可知。或者，相反，狄思雷利（四）的假定的預言要應驗了。「埋葬亞爾培殿下，」他說，「我們就埋葬了我們的君主。這位日爾曼公子以我們歷來各國王所未曾表現過的明智和精力把英國統治了二十一年……：如果他比我們幾個「老角色」後死的話，他一定賞給我們以專制政府的福分了。」（五）

英國憲法——那個不可名狀的實體——是一個活的東西，同人的生長一起生長，依人性的微妙而複雜的法則而取永遠變化的形式。這是智慧和機會的產兒。一六八八年的智者把它捏成了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形狀；可是喬治第一不會說英國話的機會給了它一種基本的特質——內閣不受制於君主而隸屬於首相的組織。（六）

格雷爵爺的智慧救了它，免於僵化，免於毀滅，把它放上了民治政治的大路。(七)機會又來插足了；一位女君主偶然嫁了一個能幹而頑強的男人，似乎它裏面一種靜止了多年的成分——不負責行政權的成分——快要變成它的主要的特性了，快要把它的生長的方向完全改變了。可是機會給的仍然由機會拿去。配王正在壯年，便爾慘折；英國憲法，一抖也不抖的擱下了那具死屍，繼續自己的生活，彷彿根本就不會有過他。

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完全感覺到這種變故的大力量。男爵，坐在科堡的爐邊，忽然看見他所創造的那個大規模崩潰的乾乾淨淨。亞爾培去了，他白活了這一遭。就是他的最深的悲觀也從未預見及如此可慘的結局。維多利亞寫信給他，看他，安慰他，抱了滿腔的確信而斷言她一定繼續丈夫的工作。他苦笑了一下，凝視爐火。於是他喃喃的說他要到亞爾培那邊去了——說他不曾活多久了。(八)他緘默起來了。他的孩子們聚到他的周圍，竭力安慰他，可是沒有用處：男爵的心碎了。他苟延了十八個月，於是，同他的學生一起探索冥世去了。

二

突兀得可驚，維多利亞一下子把輝煌的幸福換了漆黑的愁苦。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時辰，她周圍的人恐怕她失去理性，可是她身上的鐵勁支撐得很堅定，在悲痛停止爆發的期間，人家看到她很鎮靜。她也記得亞爾培總不贊成過分的流露感情，她現在只剩了一個願望，就是專做他所願意的事情。可是有時候她的皇痛也不容許任何節制。有一天她召見塞什蘭公爵夫人，(九)領她到亞爾培的房間裏，俯伏在他的衣服前痛哭不止，一面苦苦的懇

求公爵夫人告訴她是不是從沒有人蓋過亞爾培性格的優美。(一〇)還有些時候，她的心上掃蕩過一股近於憤慨的感情。「生了八個月便遭父喪的可憐的孤女，」她寫信給比利時國王說，「現在四十二歲便做了碎了心，裂了骨的寡婦！我的幸福的生命是完了！萬事皆休了！……啊！正在壯年，便受摧折——四十二歲便目覩我們純潔，幸福，平靜的家庭生活，只有這種生活能使我容忍我這個很討厭的地位的，竟橫受摧折了——我還出自本能的堅信上帝決不會拆散我們，一定會讓我們偕老呢（雖然他總說生命的短促）——這太不堪，太殘忍了！」(一一)女王被觸犯的語氣似乎溢於言表。她內心裏會怪神明何以敢如此吧。

可是所有旁的感情都讓位於一個壓倒一切的決心，她決定盡她的餘年，絕對不改變的貫徹她的尊敬，她的服從，她的崇拜。「我亟欲重做一件事，」她告訴她的舅父說，「這一件是我堅定不移勢在必行的事情，就是他關於一切的心願——計劃——他對於一切的見解，一定的當我的法律人力，決不能使我不遵守他所決定，他所願意的一切。」一想到插入她和她的願望之間的任何可能的事情，她就兇猛了，她就狂暴了。她的舅父正要來看她，她忽然想起他，也許會干涉她，像從前那樣的要求「作主」吧。她要給他一個暗示。「我也決定，」她寫着，「任何人——不管他在我的臣僕中一向很好，一向很忠心——都不許領導，或是指揮，或是命令我。我知道他一定多麼不贊成……雖然萎頓不堪，摧毀無餘了，我的精神會立刻興奮起來，只要一想到別人碰動或改變他的任何心願或計劃，或者強我做任何事情。」她以哀傷和親熱結束了她的信。她說他是他的「永遠可憐，永遠忠心的孩子，維多利亞女王。」於是看一看日子：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陣心酸，她一筆揮下了一條附白——「怎樣一個聖誕

節呵！我不忍想它！」（一一）

最初，在她苦惱得雜亂無章的時候，她宣稱不能見大臣們。愛儂思公主，由內庫官查理·菲卜思爵士（一二）從旁扶佐，盡力執行居間人的職務。然而過了幾個禮拜，內閣，由約翰·羅素爵爺出頭，大膽的警告女王不能老這樣下去。（一四）她知道他們是對的：亞爾培一定會同意的，因此她召見大臣。可是判麥斯吞爵爺到奧思本的時候，非常強健，很活潑，新染了鬚子，穿了櫻色大衣，淺灰色褲子，綠手套，藍扣子，他並未給維多利亞很良好的印象。（一五）然而，她已經喜歡她的老對頭了，想到政府的發生變化，她就滿心焦慮。目前的內閣，她知道，隨時會倒的；她覺得不能迎對萬一；因此，在亞爾培死了六個月以後，她採取了一種空前的行動，以私人資格通知反對黨領袖德被爵爺，說她現在身心都很壞，不能勝改組內閣的不安，倘若他把現任的大臣們攆走，那就得不顧犧牲她的生命——或是她的理性。德被爵爺接到通知的時候，他相當驚訝。「好傢伙！」這是他的冷評。「我沒有想到她原來喜歡他們得那樣呵！」（一六）

● 雖然她內心的擾亂漸漸的減輕了，她的好興致並沒有回復。許多月，許多年，她一直在固定的陰鬱中。她的生活差不多和外界完全隔絕。穿了最厚的縐紗，她愁慘的從溫色到奧思本，從奧思本到巴爾穆拉爾。難得進京，拒絕參加各種典禮，謝絕酬酢，她變得簡直像東方的什麼君主一般的不為臣下所知了。他們會竊竊私議，可是他們不了解。空場面與浮觀於她何有呢？可不是她全神貫注於極不相同的事情。她是一種神聖信託的忠實保管者。她的位置是在喪屋的最深處的神龕上——那間喪屋只她一人有權利進去，在那裏她可以冥冥中感覺一個神祕的

存在，可以解釋，即使很隱約，一個還健在的靈魂的指示。這個，只有這個，是她的光榮而可怕的義務。的確是可怕的。一年年過去，她似乎愈加抑鬱，愈加寂寞。「我是在孤寂的莊嚴之悽惻的絕頂，」她說。（一七）她一再覺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覺得她要支持不住了。可是，立刻，那個聲音說話了：她重新振作起來小心翼翼的奉行她這項可畏而神聖的任務。

她尤其得使自己有亞爾培的生命的原動力——她一定的爲國家工作，像他從前那樣的工作。他從前攔到自己肩上的那項艱鉅，現在歸她來負了。她接下了那個重擔，當然的，她在底下蹣跚了。他在的時候，的確，她也有規律的，勤勉的工作過；然而那是由他的細心，他的先見，他的熟慮，他的把握，點化得輕易了，愉快的了的工作。單是他請她給一篇公文簽一簽名的聲音就已經把她激動了；在這樣一個人面前她原可以永遠高高興興的辛苦下去。可是現在有了一番可怕的變更了。現在再沒有在綠燈底下堆得整整齊齊的案卷和摘要了；現在再沒有困難事情的簡略說明了；現在再沒有人告訴她什麼對，什麼不對了。她有祕書的，自然有查理·菲卜思爵士，有格雷將軍，還有托麥斯·比度爾夫爵士（一八）他們也盡了全力。可是他們只是隸屬倡導和責任的重量完全在她一人的身上。因爲非如此不可。「我決定，」——她沒有說過嗎？——「任何人都不能許領導，或是指揮，或是命令我；」——不如此，就得背信了。她在什麼事情上都要遵從亞爾培。他一向不肯委託他人；他一向親自審查每一個細節；他一向抱定宗旨，一篇公文沒有看過而且寫過批示在上面，決不簽字。她也要這麼辦。她從早到夜，坐在一大堆一大堆文件的包圍中，看着，寫着，靠着她的書桌——她的書桌，唉！現在是單獨的放在房間裏了。（一九）

亞爾培死後不出兩年，外交上發出了一個激烈的波瀾，使維多利亞的信心受了一次顯本色的試驗。那個可怕的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糾紛，已經掩息了十年以上，忽然露出爆發成一場大火之趨勢。爭執的問題是複雜得無法描述。「只有三個人真正了解過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問題，」判麥斯吞說——「配王，他已經死了——一個德意志教授，他已經發瘋了——還有我，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二〇）可是，就說配王已經死了，他沒有留下一個代理人嗎？維多利亞仗一股靈感的氣勢，投進了沸騰的糾紛。她每天化好幾個鐘頭，悉心研究事件的每一個轉灣抹角；可是她在這個迷宮裏自有一個線索：每次討論到這個問題，亞爾培，她記得清清楚楚，總站在普魯士那一邊。她的徑路是明顯的。她變成了一個普魯士的熱心擁護者。這是配王的一種遺產，她說。（二一）她不知道配王在日的普魯士已經過去了，一個新普魯士，俾斯麥的普魯士，已經產生了。也許判麥斯吞以他那種古怪的先見，早已出於本能的憂慮到未來的危險了吧；無論如何，他和約翰爺總是一致的認定必須援助丹麥反對普魯士的要求。可是一般的意見是截然的分成了兩種，不但在國民中，而且在內閣裏。爭論一直鬧了十八個月。女王始終激烈的反對首相和外交大臣。臨到最後關頭的時候——似乎很可能的英國要聯合丹麥對普魯士開戰的時候——維多利亞煩亂得非常利害，近於發熱病了。對於她的德意志親戚，她有檢點，保持了大公無私的神氣；可是她給大臣們申訴，抗議，告誡，像水一樣的倒去。她祈求和平的正義。「保持歐洲和平的惟一機會，」她寫着，「即在於不援助丹麥，它完全是咎由自取。……朕感覺很痛苦，神經越來越完全紊亂了。……然而這種焦慮儘管把朕累倒，總不能搖動朕的堅定的宗旨：朕永遠反對使本國牽入一種瘋狂而無用的戰爭的任何企圖。」她說她已經

「準備堅持」，即外交大臣立刻辭職，亦所不顧。(二二)她告訴格蘭維爾爵爺說：「朕完全被焦憂和懸慮折磨壞了，非常想念朕心愛的丈夫的幫忙，忠告，扶助和愛護。」她爲和平奮鬥得精疲力盡了，以致不能「抬頭或握管。」(二三)英國並未參加戰爭，丹麥委諸天命了；可是女王對於這種結果有多大貢獻，就我們現在所知，實在難言，然而就大體而論，決定這種局面的原因似乎倒是內閣裏的有力的和平派，而不是維多利亞的迫切而悱惻動人的敦促。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實的：女王的熱心擁護和平的正義，並沒有持久。不出數月，她的心意完全變過來了。她睜開眼睛，看清楚了普魯士的真面目，他們對於奧地利的陰謀在「七星期戰爭」裏表演得差不多達於絕頂了。(二四)冒冒失失，從一頭掉到另一頭，她現在逼促大臣們用武力干涉，援助奧地利。可是她白費了氣力。(二五)

她的熱心政治不受國民的嘉許，正不下於她的隔絕世面。一年年過去，皇忌照舊不解，外邊的責難越來越普遍，越嚴厲了。有人說女王的長期蟄居不但給上流社會投射了一重陰影，不但使豪華受了冷落，而且對於裁縫，首飾，鞋襪各業發生了很有害的影響。後邊這一條考慮尤其有力量。最後，到一八六四年初，傳說女王陛下就要除服了，報紙上紛紛誌喜；可是不幸，這種傳聞竟完全無根。維多利亞親筆給「泰晤士報」去函更正。「這種觀念」她說，「不便斷然加以駁斥。」信上繼續說：「朕由衷的感佩臣民要見朕的好意，凡是朕能酬答他們這種忠愛的心念的事情，朕一定做……可是朕孤獨無助，現在除了僅僅是出面的義務以外，還有旁的更重大的義務——那些義務一疏忽即妨害公事，那些義務不斷的壓到朕身上，帶給朕無限的工作和焦憂。」(二六)這個辯解本可以服

人的，要不是大家知道女王所着重的「旁的更重要的義務」大部分包含的就是抵制判麥斯吞爵爺和約翰·羅素爵爺的外交政策，國民的一大部分——也許居多數——在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爭執裏是激烈贊助丹麥；維多利亞的維護普魯士到處受抨擊。一股大失民望的潮流，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女王未結婚時期的情形，開始猛漲起來了。報紙很無禮；愛倫卜洛爵爺（二七）在上院攻擊女王；上流社會裏密傳一種離奇的風說，說她有退位的意思——偶語相傳以後，繼以同聲惋嘆她沒有這麼辦。（二八）維多利亞受了凌辱，受了迫害，覺得她被大家誤會了。她極其憂悶。愛倫卜洛爵爺演說以後，格雷將軍宣稱他「從沒有看見女王如此氣惱過。」「啊，多麼可怕呵！」她自己寫信給格蘭維爾爵爺說，「受人懷疑——而無人鼓勵——無人指導，無人勸告——可憐的朕覺得多麼孤獨呵！」（二九）然而，儘管受苦，她照樣堅決；她一定要遵循一種最高義務所指出的那條道路，不移分寸；她要忠實到底。

因此，當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被人忘懷了，甚至於配王的印象也在人的無常的記憶裏模糊起來了，這位孤寂的守護者始終全神貫注於她那種特殊的任務。外界的敵對有增無已，可是維多利亞有穿不透的重孝岸然抗衡，屹立不動。人家永遠不會了解嗎？長使她如此蟄居的不僅僅是哀傷；而且是誠虔，是自我犧牲；是愛的艱鉅的遺產。筆頭不斷的掃過黑邊的紙，肉可以減損，那個重擔決不可不負。幸而，即使人家都不了解，還有了解她的忠實朋友呢。有格蘭維爾爵爺，有仁慈的提奧多·馬丁先生（三〇）也許馬丁先生，他那麼聰明，他會想法使世人瞭悟事實吧。她要給他寫一封信，那麼也許會寫一篇文章給一個雜誌發表了。她在一八六三年告訴他說並非

「哀傷長使朕足不出戶的……是因爲繁重的工作，因爲飽受哀傷所摧殘的身體，因爲工作和責任的繁劇的積累——朕覺得這種工作真把我拖壞了。愛儷思·赫爾朴斯在朕的房間裏大爲驚愕；倘若馬丁夫人來看，當可以告訴馬丁先生朕周圍儘是些什麼。朕從起床一直到上床，中間就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信箱，問題，等等，都是要人命的——倘若朕晚上不能稍稍休息，稍稍甯靜，一定不能活了。朕的腦筋老是運用過度。」（三一）這是再真確不過了。

三

繼續亞爾培的工作——這是她的第一件義務；可是還有一件，重要僅次於上件，然而，如其可能，當更爲她所關切——使他的才能和性格的真相深印於臣民的心上。她明白他身前未受真正的賞識；他的力量之大，他的德性之高，過去是不能無所隱諱；可是一死便除去了種種顧慮，現在該讓她的丈夫的偉大暴露無餘了。她有條不紊的着手工作。她指令亞述·赫爾朴斯爵士（三二）編出一本配王的演講錄，那本厚書在一八六二年問世了。於是她命令格雷將軍記述配王的早年生活——從誕生到結婚；她自己定下全書的計劃，貢獻大批的祕密文件，附加無數的註；格雷將軍聽命了，那部著作（三三）在一八六六年完成。可是主要的事迹尚未講到，因此訓令馬丁先生寫配王的全傳。馬丁先生辛苦了十四年。他要處理的材料浩大得簡直不可置信，可是他極其勤奮，而且他始終承受陛下優渥的幫助。第一鉅冊在一八七四年出版；其他四冊自後陸續刊布；那部鉅著直到一八八〇年纔出齊。（三四）

馬丁先生得了爵士位的褒獎，可是事實明顯得可憐，提奧多爵士和他前面的人都沒有達到女王所矚望的目標。也許她的助手不得其人，可是實際上失敗的責任一定得歸之於維多利亞自己。提奧多爵士和另外的人都忠實的完成她派給他們做的任務——忠實的把她自己心裏的亞爾培的真面目公之於世。致命的缺憾是世人不覺得那副面目有什麼可愛。維多利亞的感情，以強烈而不以精微見長，絲毫不容洞察或幽默的斟酌，只有絕對的，無條件的纔滿足。她不喜歡，她就不含糊的把她討厭的對象掃出考慮的範圍；她的愛好也同樣的不苟且。對於亞爾培，她之酷愛絕端，更達於絕頂。以爲他哪一方面稍有欠缺——不管在道德上，智慧上，美上，一個男子所有一切光榮和體面上——就是不值一顧的褻瀆；他是完善無缺的，一定得表彰他是完善無缺的。亞述爵士，提奧多爵士，以及那位將軍都如此描摩下來了。在這種情形，這樣的監督之下，要作出一些不同的成績，非有比這些先生們的才具高出許多倍的才具不可。可是也不就是如此。機會來得乖離，維多利亞也得以慫恿了另一位作家爲她効力，講才具的優越這一次可無話可說了。那位桂冠詩人，（三五）不是爲了禮貌，便是出自確信，也學了君上的腔調，同聲歌頌，給皇家的經咒加上了詩調鏗鏘的魔力。這樣一來，什麼都定了。從此以後無法忘記亞爾培曾經佩帶過無瑕疵的生活的白花了。（三六）

結果有雙重的壞影響。維多利亞失望和懊喪之餘，不免懷恨國民，不管她如何努力，不肯估量她的丈夫的真價。她不懂得描畫一種「盡善盡美」的化身不合人類大多數的脾胃。其中原故，多半倒不在於嫉妒這個完人，而在於懷疑他的不近人情；因此世人見陳列出來給他們讚歎的人物倒像道德故事書裏的糖英雄，而不像有血有

肉的同類，聳一聳肩，一笑，或是輕薄的一哼，掉頭而去了。然而在這一點上，世人同維多利亞都錯了。因為實際上亞爾培是遠非世人所能夢想的及的有趣人物。不知誰開了一個離奇的玩笑，一個毫無瑕疵的臘像被維多利亞的恩愛放到了一般人的想像裏，一方面臘像所表現的人物——那個真的人物，那麼有精力，有狼勁，有熬練的，那麼神祕，那麼苦惱的，那麼容易出錯的，那麼極近人情的——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四

言辭和書本也許是含糊的記念品；可是誰能誤解堅實不移，一見便明的銅和石頭呢？在溫色附近的佛樂格摩亞（三七）維多利亞用費二十萬磅，為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建築一座宏大而講究的陵廟。可是這是私家的紀念物，女王希望臣民不管在什麼地方聚集，都會想起配王。她的願望是償了；全國各處——亞培亨、伯斯、烏爾佛罕普登（三八）——都立了配王的像；女王破了蟄居的例，親自去揭幕。京城也不落人後。配王死後一個月，市長館裏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紀念他的計劃。然而意見不一致。立一個像好呢，還是舉辦一種公益好？同時開始了募捐；組織了一個有勢力的委員會，請教了女王對於這件事情的意思。女王陛下回答說她寧願建立一座底下有雕刻的花崗石尖碑。可是委員會遲疑起來了：一座尖碑，名實相符，當然一定得用一塊獨石；而英國哪兒有可以供給那麼大一塊花崗石的石場呢？的確，俄領芬蘭有花崗石的；可是委員會聽說那不適於擱在露天。就全部着想，他們提議建立一座紀念廳，附帶一個配王的像。女王陛下同意了；可是又發生了一個困難。他們一看捐款不過六萬磅——不

够開消這雙重的費用。紀念廳因此決定不建立了；單單立一個像；請了一批著名的建築師開始設計。最後委員會手裏拿到了十二萬磅的總數，因為外邊又捐一萬磅，國會通過五萬磅。幾年以後，開了一個股分公司，作爲一個私營事業，建造了亞爾培紀念廳。（三九）

設計被委員會和女王一致選用的建築家是吉爾伯·史各德先生，他的勤奮、謹慎、虔誠，早已使他成了一界的泰斗。（四〇）他畢生對於義特式的熱心更使他超羣拔類，他的手蹟不但觸目的見於無數新穎的建築物，而且見於大多數英國教堂的。確他的革新也不時的遭遇到抗議；可是他在報章和小冊裏容覆得理直氣壯，顯得一片的苦口婆心，以致沒有一位教堂住持不被折服，而他亦得去不間斷的繼續他的工作。然而有一次他對於義特式的專誠卻使他處了一個不愉快的地位。白廳路（四一）要翻造政府的部屋，史各德先生投標了，他的設計中選了自然又是義特式，「有點四方和平正的輪廓，」配以圓柱型直樑，三角牆，尖頂和突窗；那些圖樣，據史各德先生自己看來，「好得也許爲投標中所未見，或僅見。」經過了照例的故障和遷延以後，工程終於要着手進行了，忽然內閣改組，判麥斯吞爵爺當了首相。判麥斯吞爵爺立刻召見史各德先生，「唔，史各德先生，」他說，照例的神氣活現，「我無論如何，不敢採納這種義特式。我一定得請你打一種意大利式的圖樣，我相信你一定會打得很聰明。」史各德目瞪口呆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式不但是難看，而且是絕對的不道德，他斷然拒絕，無論如何，不敢贊同。於是判麥斯吞爵爺擺出了父親對兒子的腔調，「一點也不錯，一位義特式建築家我們是不能期望他造一所古典式建築物的；我得另外找人。」這太難堪了，史各德先生回家以後，給首相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信上他詳述他在

建築界的地位，他在兩次全歐洲投標中得過標，他是一位 A. R. A. (四二) 他得過法國學會的金質獎章，他是皇家學院建築講座，可是毫無用處——判麥斯吞爵爺連回信都不寫。於是史各德先生異想天開，以為他不妨另外作一種設計，適宜的混合起來，骨子裏保留義特式的主要特點，外表上看起來像古典式。他就這麼辦了，可是對於判麥斯吞爵爺不發生效力。他說這種新設計「非驢非馬——十足的雜湊——他還是無論如何，不敢採納。」(四三) 過後史各德先生覺得必須到斯卡卜洛修養兩個月，「長期服一種發散藥。」他的氣色終於回轉了，可是以違心作了代價。為家庭起見，他覺得無可奈何，不得不遵從首相；他心裏直抖，把政府辦公廳造成了嚴格的文藝復興時代式。

不久以後，史各德先生依照自己的式樣，建造了聖潘克拉思大旅館，稍稍得了一點安慰。(四四)

現在他又有一個更稱心的工程了。「設計亞爾培紀念廳」他寫着，「我的意思是建築一種天蓋掩護配王的像；特色是天蓋帶幾分古代神社的氣息。這些神社是實際上並成立過的理想建築的模型；我的意思就是要實現一所理想建築，用貴重的材料，嵌花，刷釉，等等。」(四五) 他的意思非常合適，尤其因為湊巧亞爾培自己也有過類似的意念，雖然大小恰好相反，他曾經依照同樣的模型，設計而且實行造過幾個銀的五味瓶架子。地址出於女王的請求，選定在墾星登園，離萬國博覽會的場址越近越好；一八六四年五月，動了第一塊土。工程是費時的，複雜的，困難的；大批的工人以外，還請了幾個輔助的雕刻匠和金匠，受史各德先生調遣，每做完一個段落，草圖和模型就呈請女王陛下審核，她細心的批評每一個細節，不斷的指示改進的地方。單說環繞廳基的腰圍已經是一件決

非兒戲的工程了。「這從全體看來，」史各德先生說，「也許是歷來最繁重的雕刻品之一，包含聯貫的一排最精細的雕像，照原來的最高浮刻，長度在二百尺以上，一共一百七十尊，刻在最硬的大理石上。」辛苦了三年以後，紀念廳雖竣工還遠呢，史各德先生認為該請工人喝一次酒了，「作為賞識他們的本領和精力的實質上的表示。」

「兩張長桌，」據說，「用建築架的木板搭起來，排在工場裏，用報紙罩好，因為沒有桌布。八十多人坐下來了。牛肉、羊肉、葡萄乾布丁和奶油，力求豐富，要喝啤酒，每人有三品脫可喝，還有薑味露和檸檬水為絕對戒酒者預備，這種人佔很大一部分……乾了幾次盃，許多工人講了話，差不多一開頭都說「多謝上帝，大家都身體很好，」有的提起他們之間流行的戒酒主義，有的議論從沒有聽到什麼發誓賭咒，而大家都說幹這麼偉大的工程他們是多麼高興，多麼得意。」

建築漸漸的要落成了。腰圍上一百七十尊一人高的雕像已經鑿好了；花崗石長柱升起來了；寓意的三角楣上的花紋嵌進了；四尊大塑像象徵四大教德，另外四尊象徵四大天德，都各別昇座了；四尊銅像象徵重要的學科——天文學、化學、地質學、幾何學、修辭學、醫學、哲學和生理學——安置到了燦爛的絕頂，高入雲霄。生理學的銅像尤其使人稱賞。「她的右臂，」據官方的報告說，「挽着一個新生的嬰孩，象徵生理學上最高最完美的發展；她的手指着一架顯微鏡，用以觀察微小動植物的工具。」最後，鍍金的十字架鎮住了五光十色，星羅棋布的天使陣，純白大理石的四大淵站到了臺基的四角，開工了，七年以後，一八七二年七月，紀念廳揭幕而公之於世了。

可是還得過四年，那個中心的主像纔準備完妥，攔到璀璨的華蓋底下。這是出於福萊先生的（四六）設計，但

在一件事項上這位雕刻家的自由是受了史各德先生的限止。「我選定坐相，」史各德先生說，「取其最能表露帝王的尊嚴。」羅蒙先生很巧妙的實現了首領的理想。「在態度和表情上，」他說，「目的是借形容的特點，表示身份、性格和教化，而且表露善於感應的智力，以誌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關懷周圍那些圖像，人物，浮雕所表現的文化的探討……爲的用配王生平最可紀念的大事業之一——一八五一年的博覽會——以識別起見，右手裏放了第一屆萬國博覽會的出品目錄。」雕像是銅質而鍍金的，差不多有十噸重。人家說得不錯；單憑像基上鑄的「亞爾培」這個名字已經大可以識別了。（四七）

附註

(一)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五一頁。

(二) 格拉德思敦 (William Ewart, 一八〇九——一八九八) 一八三二年被保守黨選入國會；一八四三年任貿易局長；一八四五年任殖民部長；一八四六年擁護庇爾取銷「穀類禁止律」。與同黨人意見不合，一變而成保守自由黨或庇爾派；一八五二年入亞培亨爵爺的聯立內閣，任財政大臣，至一八五五年判麥斯吞任首相時退職。一八五七年竭力反對與中國作戰。一八五九年任判麥斯吞內閣的財政大臣。生性厭職，贊成自由貿易，自然而然的傾向自由黨。以財政家論，爲英國最偉大的；以演說家論，在下院中除布萊忒外，可稱無匹。判麥斯吞死後，仍任羅素內閣的財政大臣。一八七四年內閣失敗，狄思雷利繼任首相，至一八八〇年以外交政策失敗，格拉德思敦復任首相，了結南非戰爭。一八八五年提國會改革計劃失敗。一八八六年再當權計劃爲愛爾蘭分設國會，又失敗。一八九二年再組閣，翌年使地方自治案 (Home Rule bill) 通過下院，但爲上院否決。一八九四年因體弱退休。生平曾有著作多種，參閱「歷任首相表」及第八章。

(三) 布萊忒 (John 一八一——一八八九) 著名演說家及激進政治家，反「穀類禁止法」聯盟 (一八三八——一八四六) 的煽

動者，曾任貿易局長，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

(四) 狄思雷利 (Benjamin, 1804—1881) 一再降選失敗，一八三七年始入國會。首次演說大失敗，入後逐漸成功。一八四一年頃，成「少年英國」黨（青年保守團體，反對自由貿易及激進主義）領袖。一八四八年公認爲保護貿易派領袖。一八五二年一度任德被內閣的財政大臣。一八五八年，劍麥斯吞失敗，復任原職，繼續至一八五九年。一八六六年反對羅素與格拉德思敦所提選舉改革案，托立黨得勢，狄思雷利復任財政大臣。德被與狄思雷利突然轉向，擁護比原先所反對者更激進，更傾向民治的選舉改革案。該案於一八六七年通過。一八六八年狄思雷利任首相，大選時失敗。一八七三年任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一八七四年復任首相。一八七六年被封爲比康思斐爾伯爵。一八八〇年退休。狄思雷利亦以小說家著名。參閱「歷任首相表」及第八章。

(五) (原註) 見維茲頓第二卷，第一六一頁。

(六) 卽所謂內閣制。

(七) 格雷爵爺是「改革案」的大功臣。

(八) (原註) 見史多克瑪，第四九頁；厄奈思，第四卷，第七一頁。

(九) 塞什蘭公爵夫人 (Georgiana Howard, 1806—1868) 塞什蘭第二公爵之妻，以美貌，才具，慈善名於時。曾任女王的御前侍嬪。

(一〇)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五一頁，第二五三頁。

(一一) (原註) 見「書信集」，第三卷，第四七四至五頁。

(一二) (原註) 同上，第三卷，第四七六頁。

(一三) 查理·菲卜思爵士 (1801—1866) 一八四六年任女王侍從武官，一八四七年任配王祕書，一八四九年，安孫死後，繼任女王內庫官，一八六四年任太子祕書。

(一四) (原註) 見李，第三二二至三頁；克勞福，第三六八頁。

(一五)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五七頁。

(一六)(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六一至二頁。

(一七)(原註)見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一五五頁。

(一八)托麥斯·比度爾夫爵士(一八〇九——一八七八)曾任女王的內庫官等職。

(一九)(原註)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六一頁;李,第三二七頁;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三〇頁。

(二〇)(原註)見羅伯楨,第一五六頁。

(二一)(原註)見莫萊,第二卷,第一〇二頁;厄奈思,第四卷,第一一三頁。「我知道我們親愛的天使亞爾培永遠把堅強的普魯士看作必要,所以爲了這一點而工作是我的一種神聖的義務。」——維多利亞女王一八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薩克思·科堡·哥登大公函。

(二二)(原註)見菲茲摩里思,第一卷,第四五九頁,第四六〇頁。

(二三)(原註)同上,第一卷,第四七二至三頁。

(二四)「七星期戰爭」亦名「普奧戰爭」,發生於一八六六年,近因爲雪列司魏格·霍爾斯坦因統治問題,最大原因則爲普魯士爭日爾曼聯邦領導權,結果普魯士如願以償,德國底於統一階段,意大利(因與普魯士聯盟,攻打奧地利)得威內幾亞(Veneta, 意大利北部一省區),完成統一局面。

(二五)(原註)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三一〇至一頁。

(二六)(原註)見「泰晤士報」,一八六四年四月六日刊;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九〇頁。

(二七)愛倫卜洛爵爺(Edward Law, 一七九〇——一八七一)一八四二年任印度總督,一八四四年被召回國,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任海軍大臣,一八五八年任印度統轄部長。

(二八)(原註)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二九二至三頁。

(二九)(原註)見菲茲摩里思,第一卷,第四六六頁,第四〇九頁。

(三〇)提奧多·馬丁(一八一六——一九〇九)曾譯何籟士(Horace)加塔拉思(Darwins)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新生」

等(一八六〇——一八六二)一八六六年被其友亞述·赫爾朴斯推薦於女王作配王傳，第一卷出版於一八七五年，第二卷一八七六年，第三卷一八七七年，第四卷一八七九年，第五卷一八八〇年，前後共費時十五年。

(三一) (原註)見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二八至九頁。

(三二) 亞述·赫爾朴斯(一八一三——一八七五)早年即從事著述，論文、歷史、小說、戲劇都寫過。一八六〇年起，終身任樞密院書記，因此受知於女王。

(三三) 即「配王的早年」，本書參考書之一。

(三四) (原註)見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九七至一〇六頁。

(三五) 即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三六) 見丁尼生「國王的牧歌」(Idylls of the King)一八六二年第四版獻辭：「這許多年一直佩帶着無瑕疵的生活的白花」(‘thru’ all this tract of years wearing the white flower of a blameless life’)全篇獻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把亞爾培說得盡善盡美。

(三七) 佛樂格摩亞在溫色堡東南一哩。

(三八) 亞培亭州即巴爾穆拉爾所在地，伯斯州在蘇格蘭中部，高原邊上，多山，風景極佳，烏爾佛罕普登在英格蘭史丹福州，工業中心之一。

(三九) (原註)見「國家紀念冊」。

(四〇) 吉爾伯·史各德(一八一——一八七八)英國俄特式建築的復興大師，「所著私人的與職業的回憶」(本書參考書之一)為其子所編訂。

(四一) 白廳路，倫敦市內特拉法爾加方場至威思明斯德的大街，政府各部的建築即在其兩旁。

(四二) A. R. A. 即皇家學院准會員(Associate of the Royal Academy)

(四三) 斯卡卜洛，約克州北海岸的勝地，遊客至此，既可作海水浴，亦可作鑛泉浴。

維多利亞女王傳

二一四

(四四)(原註)見史各德,第一七七至二〇一頁,第二七一頁。

(四五)(原註)見史各德,第三二五頁。

(四六)福萊(John Henry, 一八一八——一八七四),愛爾蘭雕刻家。

(四七)(原註)見「國家紀念冊」達福尼,第四三至四頁。譯者按:最後一句大約指註三十六所說的「丁尼孫那篇詩中的一語:『超過

一切名號的一個『王』(Prince)從此後流芳百世的一個家庭名字亞爾培……」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康斯斐爾爵爺

判麥斯吞爵爺的歡笑——從畢忒(一)和「維也納會議」的時代一直響下來的一種古怪的金聲玉振的「哈哈!哈哈!」——在畢伽迪里再也聽不見了;(二)約翰·羅素爵爺垂垂老去;德被爵爺跟踉跄跄的下了臺。新場面開始;新主角——格拉德思敦先生和狄思雷利先生——在舞臺上石灰光中在一起掙扎。維多利亞,居高臨下,以她一向對於政治的那種熱切的關懷,提心吊膽的觀看這種演變。她的偏心是意想不到的。格拉德思敦先生本是她所尊敬的庇爾的徒弟,而且得過亞爾培的稱許;狄思雷利先生是窮兇極惡迫倒羅伯爵士的,而且配王說過他「沒有半分正人君子氣」。(三)然而她與日俱增的不信任,不喜歡格拉德思敦先生,而他的敵手則備受女王的信賴,尊重,愛顧,即梅爾本爵爺也沒有這樣領受過。

她對那位托立黨大臣的態度突然改變也不為無因:她覺得庶政人員中只有他識透她哀悼亞爾培的感情。至於別人,她也許會說「他們只是可憐我,不是可憐我的哀痛」;可是狄思雷利先生是了解的,他的弔慰完全取歌頌亡人的形式。女王斷言他是「惟一賞識配王的人」。(四)她特別對他表示寵幸起來了;在威爾士親王結婚

的時候派給他和他的夫人兩張尊貴的坐位，而且邀他在溫色留宿過一夜。下院討論到補助亞爾培紀念廳興築費的時候，狄思雷利，以在野黨領袖資格，大逞雄辯，竭力擁護。女王酬謝他以一册配王演講錄，白摩洛哥皮封面，御筆題辭。他在答謝的信裏「大膽的觸動一個神聖的題目」與對方的感情息息相應，詳論亞爾培的盡善盡美。「配王」他說，「是我所知的惟一符合理想的人物。我從沒有另外認識過一位談得上接近理想的呢。落落大方的優雅與崇高的樸實，豪俠氣與雅典學院的文風，在他是打成一片了。英國歷史上惟一有幾方面近似他的人物是腓力普·西德尼爵士（五）同樣的品格高超，同樣的多才多藝，同樣的溫柔與蓬勃相濟，同樣的合浪漫的生氣與古典的寧靜而爲一。」至於他自己同配王的來往，他說是「生平最得意事之一：留下不少優美的記憶，對於自己日後的生涯諒必有慰藉與發揚之功。」維多利亞大受「這幾筆精湛透關的點觸」所感動；從此以後狄思雷利在她的感情裏的地位穩定是不移了。（六）一八六六年，保守黨當權，狄思雷利做了財政大臣和議院領袖，勢所必然，他同君上的關係又進了一層。兩年以後，德被爵爺辭職了，維多利亞，非常高興，特別優渥的歡迎狄思雷利當她的首相。（七）

可是他當權只有騷亂不安的九個月。內閣在下院只獲得少數的擁護，被總選舉摧倒了。可是在這個短時期的結尾，維多利亞和她的首相的結合變得比以前更強固的多了；他們之間的關係現在不僅是感激的女主人與忠心的僕人之間的關係；他們是朋友了。他的公事信，總透露私人氣息的，變成了政治消息與社會閒話的興味濃郁的報告，如克萊倫登爵爺所說的寫成了「他的最好的小說體。」維多利亞快樂了；自稱她生平從不曾接過這

種信，以前從不曾明瞭過一切。(八)到春天的時候，她回報他以手摘的幾束鮮花。他馬上以自撰的一套小說送給她，她說她「異常感激，十分看重。」她新近出版了「蘇格蘭高原鄉居日記抄」，據說首相在這個時期，同女王陛下談起話來，常常說「我輩作家，夫人。」(九)關於政治問題，她是他的堅實的贊助者。「的確從不會有過像下院這種舉動，」她寫着。當內閣在議院失敗的時候，她「的確震駭於下院所取的行徑；他們的確玷污立憲政府了。」(一〇)她憂懼未來的變動；她生怕自由黨堅持取消國立愛爾蘭教會，弄得她的登極誓言過不去。(一一)可是變動勢所不免，維多利亞爲了失去她得意的大臣，徒然想加封狄思雷利夫人。(一二)的爵位聊以自慰。

格拉德思敦穿着短衫在哈屯。(一三)正砍一株樹，聖旨傳來了。「意義重大，」他說，當他把來信看了，繼續砍樹。他此際的心思比較明白，而且錄在日記裏。「萬能的上帝，」他寫着，「似乎要我奉行天意，我知道自己是非常不配。頌揚上帝呵！」(一四)

然而女王並不和這位新首相抱同樣的見解。她不相信格拉德思敦先生決意實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程序有什麼天意可說。可是她能怎麼樣呢？格拉德思敦先生是勢不可當的，他有兇猛的魄力，他在下院有絕對多數的擁護；她覺得受够了騷亂不安的罪，五年間(一八六九年至七四年)天天鬧着改革——愛爾蘭教會與愛爾蘭土地制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國會選舉法的改革，海陸軍組織的改革，司法的改革。她不贊成，她奮鬥，她生氣；她覺得亞爾培若在，事情決不會鬧到這個地步；可是抗議也罷，抱怨也罷，同歸無效。單是打發排山倒海而來的大批案卷就已經要命了。接對愛爾蘭教會案又長又錯雜的草案，附格拉德思敦先生密密的寫滿十幾頁四開大紙的說明

害，她簡直束手無策了。她從草案翻到說明書，又從說明書翻到草案，不能斷定哪一件最叫人摸不着頭腦。可是她得盡她的義務：她不但必得看，而且要批註。最後，恰好馬丁先生在奧思本，她把全堆文件交給他，要他作一篇摘要。（一五）他照辦了，她的不贊成比什麼時候都顯著；可是這是政府的力量，她不得已，只好規勸反對黨和緩一點，以免結果鬧得更糟。（一六）

愛爾蘭教會的前途正在懸宕未決的時候，維多利亞注意到另一項正在計議中的改革。有人提議海軍人員從此以後准許留鬍子。「查爾陡斯先生（一七）對於鬍子問題已有所決定嗎？」女王關切的寫信問海軍大臣。大體上女王陛下是贊成變革的。「就我個人而論，」她說，「我贊成留鬍子而不留髭鬚，因為留髭鬚就像陸軍士兵了；可是照這樣辦，我們所屬意的一點又辦不到了，就是防止修葺的必須。那末還是照原議辦的好，全留，只要留得短，而且很乾淨。」又考慮了一個禮拜以後，女王寫了最後的信。她說她想「關於鬍子問題再加一條意見，就是，無論如何不許單留髭鬚。這一點一定得認清楚。」（一八）

海軍的變革是可以容忍的；碰動陸軍可不是隨便的事情。陸軍和君主向來有一種特別密切的關係；從前亞爾培處理軍務的細節，甚至比研究壁繪的技術，比設計供窮苦良民居住的衛生屋舍，還要多用時間，多費心血呢。現在卻就得有一番大變動了：格拉德思敦先生發出了號令，把總司令從直隸於君主改為統屬於國會和陸軍部。一切改革中，這一項使維多利亞最憤懣。她認為這種改革不啻攻擊她個人的地位——簡直是攻擊亞爾培個人的地位。可是她沒有辦法，首相為所欲為。當她聽說那個可怕的人還有一種改革在計劃中——說他要廢除購買

軍官級位授與狀的制度——她覺得正是意中事，有過一個時期她希望得到上院的援救，上院議員反對這種改革，出乎意外的激烈；可是格拉德思敦先生，比什麼時候都更覺得天意所歸，他得心應手，早已設下了一個妙計。購買級位授與狀本是勅令所准許的；現在應仍以原法取消。維多利亞進退兩難：她討厭廢除，可是廢除的方式是由她行使君權，又很使她中意。她並沒有躊躇多久；內閣正式勸諫她給勅令簽字的時候，她就痛快的照辦了。（二九）

格拉德思敦先生的政策是如上的不被嘉納，他另外還有些地方甚至於使維多利亞更不喜歡。她討厭他對她的態度，並非格拉德思敦先生，和她交談的時候，禮貌上有什麼欠周到。恰好相反，不管他和君上談話或是通信，他的態度總是非常恭敬的確，由於一種深沉而熱烈的保守精神，直到他那個難以置信的生涯的結尾，一直做了他那種不可解的性格上一種意外的特色的，格拉德思敦先生隔一層近於宗教性質的敬畏的煙霧，把維多利亞看作尊嚴的傳統的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英國政體的一點生死所繫的成分——國會法令所規定的。一位女王。可是不幸女王偏不識擡舉。那句著名的怨語——「他對我講話就像對一個公衆集會」——不管可靠不可靠——顯然太警練一點，不像維多利亞的口吻——無疑的表明了她的反感的主因。她不反對被認為一種制度；她是一種制度，她知道。可是她也是一個女人呀，只看作一種制度——這纔受不了。這樣一來，格拉德思敦先生的熱心和專誠，彬彬有禮的言辭，低低的鞠躬，絲毫不苟的認真，全然白費了；等到忠愛得過火了，低首下心得，不明所以了，他進一步把已有的精明的才智，淹博的學識，嚴肅的熱誠，責之於他所尊敬的對象，他們之間的誤會便完全成熟了。真正的維多利亞與格拉德思敦先生想像中的那個神明，兩者之間的不符合，產生了不幸的結果。

她的不愉快，她的不喜歡，終於變成了積極的憎惡，雖然她的舉止是照舊無可非議，她卻從沒有寬過一刻；他呢，飽嘗了失望、惶惑和屈辱的滋味。（二〇）

然而他的忠心始終不受搖動。內閣開會議的時候，這位首相，深得天啓似的照例先朗讀女王爲了目前的問題寫給他的信。會衆肅靜無聲，坐在那裏傾聽一件一件的上諭，滿篇加重的語氣，猝然的感歎，特別的文法，從格拉德思吞先生莊嚴的喉嚨深處，隆隆的吐露。任何性質的按語，都不敢貿然加一句；全體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靜默，纔開始討論當前的事項。（二一）

二

維多利亞雖然不賞識首相對她的態度，她覺得也自有其用處。一般人對於她長期蟄居的不滿，膨脹了許多年，現在爆發成一種新的、可驚的狀態。共和主義到處流布。英國的激進主張，受了法國推翻拿破崙第三建立共和政體的激勵，突然變得比一八四八年以來任何時都更趨極端，而且第一次變得幾乎受人尊重起來了。憲章主義完全是下層階級的事情；現在國會議員，有學問的教授，有爵位的女士，都明目張膽的發表最危險的意見。君主政體，理論上，實際上，同受攻擊。而且攻擊到一個要害：指摘它的糜費太大。大家問國家爲君主開銷鉅大金額，有什麼用處。維多利亞的幽居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把柄。他們指出君主執行儀式的職務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剩下來便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餘的職務究竟值不值三十萬五千鎊一年。皇家的收支受了尋根究底的盤查。一本叫作

「她拿它作什麼用？」的匿名小冊子出現了，縷陳經濟的實情，惡毒而明晰。女王據小冊子說，由皇室費條例規定每年得六萬磅供她的私用；她那筆鉅大的年金，除去這項用途，所餘則據條例說供她「開銷家用和維持君主的體面和威儀。」事實很明顯，自從配王死後，這兩項的用途當大為減少，因此免不了有這樣的結論：每年必有一大筆金額，從國會所指定的用途，移充維多利亞的私產。這筆私產究竟有多少是無法知道，說是極大卻並非無理；也許一共達五百萬磅吧。小冊子抗議這種情形，而這種抗議又在報紙上，公衆集會上，激烈的提了又提。當然，維多利亞財產的估計是太過火了，但同樣當然，她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女人。她大概每年從皇室費節下二萬磅，蘭加斯忒公爵采邑的收入年有增加，她從配王承繼到一筆相當大的資產，她又得到約翰·奈爾德先生（二三）一位古怪的守財奴所遺下的一筆五十萬的產業。在這種情形之下，到一八七一年，請求國會通過三萬磅，給路意絲公主同亞吉爾公爵長子結婚（二三）的嫁奩，另外再規定給她六千磅的年金，無怪大家要大聲疾呼了（二四）。

爲的緩和輿論起見，女王親自行國會開幕禮，那項金額差不多被全場一致的通過了。可是幾個月以後又來了一個請求：亞述親王成年了，要國家發給一萬五千磅的年金。外邊加倍的大聲疾呼了。報紙上登滿了憤激的評論；布拉德勞對特拉法爾加方場多得少見的羣衆，抨擊「仰給於人的王孫公子」；查理·狄爾克爵士，在紐加塞爾一個過激徒黨的集會上，鼓吹共和政體的形勢已成（二五）；親王的年金額終於在下院以大多數通過了；可是有五十名的少數贊成把金額減低至一萬磅。

格拉德思敦先生對於這個沒趣的問題的每一方面都設下銅牆鐵壁。他絕對不贊成他的信徒中的極端派。

他斷言女王的所有的進款當然由她任意處置，說抱怨皇家的節省無非鼓勵皇家的奢侈，指出備遭物議的年金額都有先例可援，終於把它們平平安安的通過了國會。一八七二年，查理·狄爾克爵士在下院重提舊事，動議澈查女王的費用，冀得連根帶枝的改革皇室費條例，首相竭力擁護國君，盡了他妙辯與雄辯的能事。他終獲全勝；在一場大騷擾中，這個動議慘遭了否決。維多利亞得了救駕；可是她並不從此就喜歡格拉德思敦先生。（二六）

這也許是她一生中最可憐的時期。大臣們，報章，民衆，全一鼻孔出氣，惱她，責她，曲解她的舉動，處處不體諒，不恭敬。她是「一個慘遭誤會的女人」；她對馬丁先生說，苦訴她受種種不公正的攻擊；宣稱「十年來孤立無助，年事日增，體力不濟中所受的煩惱，焦憂，和勞碌」把她壓倒了，「簡直使她灰心了。」（二七）情形的確可憐。似乎她的一切都不對勁了；似乎女王與國民之間結起了一種不解的仇隙。如果維多利亞死在七十年代初，世人無疑的要說她是一個失敗者了。

三

可是天留她享受了極不相同的命運。共和主義的爆發實際上是這一種趨勢的迴光返照。自由主義的潮流，從「改革案」通過以後着着上升，以第一次格拉德思敦內閣為最高點；到那個內閣的臨末，便不可避免的開始退落了。反動一來便完全來了。一八七四年的總選舉把整個政局都翻過了一面。格拉德思敦先生和自由黨人潰敗下去；托立黨第一次在英國一直佔四十年以上的絕對優勢。他們的意外成功顯然最得力於狄思雷利的本領。

和精力。他復任的時候不再是一枝實力不足的殘兵的統帥，而是堂堂振振而來的一個勝利的英雄。維多利亞迎入了新首相。

以下便是六年的興奮，迷醉，吉慶，光榮，風流。這個可驚的人物，經過了一生的苦鬪，終於在七十歲上，實現了童年時代最荒誕的夢想，神奇的做了女王的僕人，兼主人，清清楚楚的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心成為她的心。女人的心他向來明白，就如洞悉一本攤開的書。他的全生涯就轉在這些奇妙的東西上；越奇妙，他似乎越應付裕如。癡心崇拜的比康斯斐爾夫人，常套木屐，肥滿，擁有遺產的布里及思·威廉士夫人，都過去了；一個更稀罕的現象代替了她們的位置。他以卓然老手的眼光衡量面前的東西；他不會有片刻的迷惑。他明瞭一切——環境和性格交互影響的錯綜，地位的驕傲與本身的驕矜難解難分的混合，充溢的感情用事，磊落的意向，堅實，艱鉅的尊嚴，非常不諧和的貫穿以渴望富麗和新奇的意氣，智力有限得出奇，浸透全體的女性成分居神祕的主要地位。一副笑容浮到他的臉上，他尊維多利亞為「仙女王」。(二八)他喜歡這個名字，因為它以他所心愛的警練的含糊，恰切的表明了他所見的女王。史本塞的典故是可愛的——令人想起格羅蓮娜；可是此外還有含義暗示一個小東西，生來有神奇的——神話的——天賦，還有一種與她一切稟性非常不相稱的凶險。他決定從此以後要她專為他揮她的魔棒。(二九)超脫總是一種難得的資質，也許在政治家中尤其難得；可是這個老練的沾沾自喜者所具獨多。不但他能知，不但他能行；他是在場中又在臺上；他以賞鑑家的興趣來吟味賞心悅目的情景的每一種形勢，精美的戲劇的每一種場面，他自己的絕技的每一種細節。

笑容浮起來又隱下去了，他以東方式的莊重，東方式的恭順，低低的一鞠躬，着手工作。他從頭就知道接近仙女王的適當辦法是絕對和格拉德思敦式相反的；而這種辦法正是他的特長。他不慣於官氣十足的慷慨陳詞，鋪張揚厲；他喜歡在公務的路上撒花，把一篇重大的議論壓擠成一句輕快的警語，用友誼和親切的態度曲曲達出他的主意。他若沒有私人傾向便不成其爲他了；他看出私人傾向正是開啓仙心的寶鑰。因此他一刻都不讓他同她的交際失去私人情調；他談公事都像家常閒話的娓娓動聽；她總是貴夫人，備受尊崇的女主人，他總是忠實恭敬的朋友。私人關係一確立，什麼困難都消失了。可是要維持這種關係，使它永遠順利下去，有一點須特別注意：方針一定得圓轉靈活。狄思雷利先生也毫無生性圓滑的嫌疑。「你聽人家說我是阿諛者，」他對馬太·亞諾德說，「一點也不錯。誰都喜歡阿諛，你若見到皇上，你得一鎊一鎊的場上去。」（三〇）他實行他的說教。他的諂媚源源不絕，而且場得極厚。「什麼光榮，什麼酬報，」他對女王說，「於我都不如獲得陛下的好意可貴。現在我的一切思緒，一切感覺，一切情義，都集中在陛下身上，我來日的願望亦惟有侍奉陛下這一項，如果不能侍奉了，則認定侍奉陛下的時期爲我一生中最好，最可愛的時期而以記憶終我的餘年。」（三一）「一個人，」他又說，「應有一個貯藏思想的聖源，本人不揣冒昧，一向求之於君上女主人。」她不但是他本人惟一的倚靠，而且是國家的獨柱。「倘若陛下小有不適，」他在政治上發生一個嚴重危機的時候，寫信給維多利亞說，「我一定立刻就支持不住。一切，真的，全靠陛下。」（三二）「我專爲陛下而生活，」他鄭重宣言，「專爲陛下而工作，沒有陛下，什麼都完了。」（三三）到她的生日，他用誇張的恭維製就了一套精緻的蜜餞。「今天我本當慶賀君上威加四海，版圖遼闊，水陸

軍容睥睨一世。可是我不能，我有另一種心情。我想到命運來得出奇，我居然侍奉到這樣偉大的君主，仗了她無限的仁慈，仗了她開明的智慧，仗了她堅定的意志，我得以擔當本非我所能勝任的艱鉅，她在什麼事情上都給我一種垂顧的同情，在困難的時候既足以慰勉，亦足以鼓舞。願萬能的上帝賜給我們這位許多地方許多人心的君主以智者所願得，有德者所應得的一切福澤吧！」（三四）在這雙熟練的手裏，泥鰻似乎成了祕密幫會的崇高的暗號——傳達世俗人所不明的真相而用的燦爛奪目的媒介物。（三五）

這種獻禮是可愛的，可是它們還是在言辭的星雲狀態中，狄思雷利決意要把他的奉承加上一點確實性。他存心鼓勵維多利亞看重自己的地位，她本來就有這樣的觀念，又兼得過亞爾培的主義和史多克瑪的學說兩重聲援。他揚言信仰君主在政府的會議中居領導地位的主張，可是他說得並不清楚；他斷言應有「一個真實的王位」，也許心照不宣，意思是這個王位當然很不真實，估這個王位的必無從聽信他的甘言吧。可是他說話的含糊也就給維多利亞增加了一服興奮劑。巧妙的攪混了女人和女王的觀念，他以豪華的姿勢，把英國政府投在她的腳下，彷彿這樣一來，他算盡了他私人的孝敬。他復任首相以後第一次覲見的時候，他保證「陛下不管願意怎樣，一定照辦。」（三六）當內閣討論複雜的「公衆禮拜節制案」（三七）的時候，他告訴仙女王，說他的「惟一目的」是「贊助陛下對於這件事情的意旨。」（三八）當他對於蘇彝士運河取了斷然行動的時候，（三九）他字裏行間，處處暗示惟一得利者就是維多利亞。「事實完全了結，」他得意的寫着，「歸你了，陛下……四百萬英金，而且差不多立刻到手。只有一個銀行辦得了——陸士甲爾號。（四〇）他們做得殊可佩服；以低息貸款，現在「基諦

孚」(四一)的全部權益都歸你了，陛下。」(四二)他也不限於饒有風趣的擠眉弄眼。他以首相的威信，爲女王進言，說她有權利解散一個爲下院大多數所擁護的內閣；他甚至慫恿她這樣辦，倘若她認爲「陛下的內閣故意的——甚或出於無心的——欺騙了陛下。」(四三)而且使格拉德思敦先生大爲震駭，他不但把內閣的常務報告女王，而且把每一個閣員在討論中取何種立場也洩露給她。(四四)德被爵爺(四五)故首相的兒子，狄思雷利屬下的外交大臣，目睹這種情勢，不免惴惴不安。「是不是，」他大膽的寫信問首領，「不免有點鼓勵她太重視自己的權利，太忽視國民的意向了？我只是問問；由你定奪。」(四六)

至於維多利亞她一概接受——恭維，奉承，伊利莎白時代式的大權——並無半點不安。經過了喪偶的長期陰鬱，格拉德思敦式循規蹈矩的冷若冰霜，她現在像一朵向陽的花，在狄思雷利的熱誠裏舒放了。她的處境的變化的確不可思議。她無須再爲了頭緒紛繁的公事，苦思幾個鐘頭；現在她只要請狄思雷利先生解釋一下，他就解釋得再清晰不過，再有趣不過了。她不再受種種新花樣的滋擾；她不再覺得自己被一位謙恭的高領子老紳士當作什麼先例的化身，認爲精通希臘文而動氣了。她的救星當然是世間最乖巧的人。江湖氣，在拿破崙第三的身上，曾經把她不自覺的迷醉過，到狄思雷利的手裏，發生了同樣的效力。像一個善飲酒者，日常生活是過在枯索的清醒裏的，她的純正的理性津津有味，喝下了他的羅珂珂式(四七)的盞惑。聽了他的一切好話，她完全恢復了原先在亞爾培死後的黑暗時期中失去的自信心。她重新得意而發揚起來了，他呢，在她的面前憑空架起了光怪陸離的東方景象，她只有在夢裏可以依稀瞥見的一種帝皇氣，讓她看得眼花撩亂。勉強之下，她的風采都變了。短

胖的身上裹着黑絲絨的襪襖，披着棉紗的飾帶，累贅的脖項上掛着累贅的珍珠，差不多完全裝成了一副嚇人的模樣。她的面容上，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嬌嫩，還沒有老年的柔軟，仍然看得出悲傷，失意，寡歡的痕迹，可是上面蓋了傲岸的氣色和專橫的紋路。只有見到狄思雷利的時候，表情會立刻變更，可憎的面目會滿堆笑容。（四八）爲了她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順從了他的勸勉，她開始解忌了；她輕裝簡從的在倫敦出現，上救濟院和音樂會；她在奧爾德學忒閱兵，給獎。（四九）可是這種公開表露的寵幸比起私下的愛顧來便不足道了。每逢他覲見的時候，她不能遏制興奮和快樂。「她接見我的神情，」他有一次寫信告訴一個朋友說，「無法形容，只有說我當真以爲她要來抱我了。她滿面笑容，像一隻小鳥一般的滿場飛。」（五〇）他不在的時候，她老是提起他，非常熱切的關心他的健康。「約翰·曼奈思，」（五一）狄思雷利告訴布拉德福夫人（五二）說，「剛從奧思本來，說仙女王只講到一個題目，就是她的首相。據他說，她認爲我的健康問題值得提出內閣討論呢。約翰聽了她的話，似乎十分驚訝；可是你對於這種感情的激發，已經司空見慣了。」（五三）她常常送禮物給他；每年聖誕節他照例會接到溫色送來的一本插繪的照相帖。（五四）可是最可貴的禮物是一束一束的春天的花，她親自同侍嬪們在奧思本的樹林裏採集的，特別表現了她的溫情與厚愛。其中，他斷言最愛櫻草。他說它們是「春之使節，」「自然之珠玉。」惟其因爲是野生的，他更喜歡它們；「它們似乎是奧思本山林神祇的貢品。」它們表示陛下的皇笏已經點化了這個瑤島了。」他設宴的時候，四面都堆了一碗一碗的櫻草，告訴座客說：「這都是今天早上女王從奧思本送來的，她知道這是我心愛的花。」（五五）

一天天過去，仙女王越來越顯得完全入彀了，他的矢言越來越有光彩而無慚色。最後膽敢在奉承裏表示一點浪漫氣十足的拜倒熱誠。他在九轉三灣的辭句裏通他的歌曲。事務的忙迫，他在信上說，「用盡了我的心力，以致發信的時候，頭腦糊塗，筆端疲軟，不能充分表達我的思慮和實情於最所敬愛的顯君，有負她的垂顧。」（五六）她送他一些櫻草，他回答說「像這個樣子，在這種時候，得自素所崇愛的君王，真可以說是『比寶玉還珍貴。』」（五七）她送他白雪花，（五八）他的感情泛濫成詩了。「昨天晚上，」他寫信給她說，「在白廳園接到一只精緻的盒子，上面由御筆書明送交本人，打開一看，起初我真以為深蒙陛下的洪恩，把最高的寶星賜給我了。這個優美的幻想深印在我的心裏，恰巧有一個滿座勳章綬帶的宴會，我乃情不自禁，不得不佩幾朵白雪花在胸前，以表我也叨了恩主的光了。」

「後來，在半夜裏，我忽然想起莫非完全是着魔了，也許這是仙賜吧，得自另一位女王，蒂妮亞：（五九）她同她的廷臣，正在一個風光旖旎，柔波環抱的島上，採集琪花瑤草，散發仙葩，據云得之者必失常態。」（六〇）

仙賜！他寫到這種字句不會含笑嗎？也許；可是也不能貿然斷定他毫無誠意。演員和觀客，這兩重氣質在這個古怪的性格裏混和得難解難分，也不能說這一種不如那一種純正。由於一種，他能够冷靜的鑑定仙女王的智能，訝異她有時候也會「非常有趣，」於是繼續像煞有介事的運用泥鏡；由於另一種，他又能够受年深月久的全副寶祚所壓倒，興奮過度，想入非非，神往於文治武功，使骨柔腸。「我在有幾分浪漫情調的生活裏所曾遭遇的有趣事情，無過於這種通信——同一位高不可攀，感化力無窮的人互相傾談，」（六一）他對維多利亞說這句話的時

候，到底不真摯嗎？「我愛女王——也許世間只剩她是我所愛的了。」（六二）他寫信給一位女士說這句話的時候，他不是爲自己從「天方夜譚」裏搭起了一座神宮，陰森而燦爛，信以爲真嗎？維多利亞的心情是單純得多了；不爲虛無縹渺的想像所苦擾，她從未迷失於實感與幻想糾纏不清的星雲狀態。她的感情，儘管強烈，儘管浮誇，始終保持日常生活，平淡無奇的散文體。她的表白也只合同樣的平凡。她在一封公函的結尾，對她的首相自稱「你的親愛的維女王女皇帝」，她的感情的真際在這樣的措辭裏一望便明了。仙女王的脚是踏在實地上；倒是這位鬼計多端的玩世者在空中。

然而他總算教了她一課，她學得異常神速。第二個格羅蓮娜，他如此稱她嗎？很好，那末她就顯一顯顏色。以表她應受如此的恭維。不安的朕兆緊接着來了。一八七四年五月，俄國沙皇，剛把女兒嫁給了維多利亞的次子愛丁堡公爵（六三）正在倫敦，出於不幸的錯誤，他的行程定在女王預定到巴爾穆拉爾，去的後兩天。女王不肯變動她的計畫。大家告訴她說，沙皇一定會動氣，也許會發生極嚴重的結果；德被爵爺嚴重抗議；索耳茲布里爵爺（六四）印度事務大臣大爲不安。可是仙女王不管；她定好在十八日走，到十八日她非走不可。最後狄思雷利用盡了他的感化力，好容易把她勸服了，答應在倫敦多留兩日。「我的頭還在我的頸上哪。」他告訴布拉德福夫人。「女大王已經斷然展期出發了！原先誰都失敗了，就是威爾士親王也不中用……我明知自己也並不獨得優寵。我沒有法子。索耳茲布里說我免除了一次阿富汗戰爭，德被慶賀我無比的勝利。」（六五）可是不久，在另一個爭端上，勝利卻歸了仙女王。狄思雷利突然掉頭，向新帝國主義航去，發出了一個提示，謂英國女王該做印度女皇帝。維多利亞

貪婪的一把抓住了這個觀念，便不時的敦促首相實現他的提議。他有難色，可是她是不輕易受擺脫的；終於在一八七六年，不管自己不願意，全內閣不願意，他不得不在一個多事的開會期中，添一項困難，提出修改皇銜的議案。（六六）然而他的順從到底克服了她的心。那個方案在上下兩院同受激烈的抨擊，狄思雷利不避艱辛的竭力辯護，使維多利亞深深的感動了。她爲了他所受的「苦惱和麻煩」她說，十分疚心；她怕都是爲了她的緣故；她要永遠不忘記她的受惠於這位「仁慈周到的朋友。」同時，她對反對黨大發雷霆。他們的舉動，她說，是「離經叛道的，莫明其妙的，完全錯誤的。」在一句說得特別重的話裏，似乎自相矛盾，而且同她以前的步驟完全抵觸的，她斷言她「樂意世人更普遍的知道這是朕的意旨，因爲國民一定要如此，這在朕是出於無法！」（六七）事情圓滿的解決了，女王的勝利受了恰當的一番慶祝。在德里宣諭日（六八）新比康思斐爾伯爵（六九）赴溫色新印度女皇帝的宴。仙女王，服飾向來樸素的，那一夜卻變成了全副披掛，一身閃閃鑠鑠，一大塊一大塊未加雕鑿的鑽石，這是她的「拉治」（七〇）下諸侯所奉獻的貢品。食事將畢，首相破了朝儀的嚴規，站起來詞藻繽紛的致詞，提議舉杯祝女王兼女皇帝萬壽無疆。他的厚顏很有光彩，他的演說博得了微笑的鞠躬。（七一）

這些是關係重大的插曲；可是在第二年，在比康斯斐爾生平最大的危機中，維多利亞的脾氣有一番更重大的表演。他的再接再厲的帝國主義，他的企圖擴大英國的勢力，增加英國的威信，他的堅持「有生氣的外交政策」使他同俄國衝突起來了；可怕的近東問題龐然顯現了；俄國同土耳其一開戰，局面的嚴重乃達於極點。（七二）首相的政策充滿了困難和危險。明知會引起一次英俄戰爭的，倘若達到目的，既無他種辦法，他甘冒這一個意外可

是他相信俄國實際上更不願意破裂，倘若他應付得相當勇敢，相當靈敏，不費一彈，到時候他們自會服服貼貼，答應他的一切要求。他所擇的行徑顯然是危機四伏，必須有異常的沉毅力，一失足，不是他自己，就是英國，一定會陷於災難。可是沉毅力他從不缺少；他不慌不忙的開始跳他的外交的蛋舞（七三）於是他發覺除了俄國政府，除了自由黨和格拉德思敦先生，還有兩種亂源他得顧慮。第一是內閣裏有一派勢力很大的人，以德被爵爺爲領袖，這位外交大臣不願意冒戰爭的危險；可是他最擔心的還是仙女王。

她的態度自始不妥協。她對於俄國的憎惡，發軔於克里米戰爭，現在又冒起來了；她記得亞爾培的持久的敵愾心；她感覺到自己的驕傲心的刺激；她激烈的跳進糾紛去。她憤恨反對黨——憤恨任何膽敢在俄土爭端中同情俄國的人——達於極點。聽說倫敦開反土耳其大會，威思明斯德公爵和夏孚慈布里爵爺當主席（七四）格拉德思敦先生及其他急進派重要分子都參加她就認爲「檢察長該檢舉這些人」她大聲疾呼「這是不合法的。」（七五）她生平從不曾顯得更爲偏激過，甚至於侍嬪問題那一次也不如。可是她的惱怒並不專供激進派享受，逆轉的保守黨也同樣的領教。她甚至於不滿比康斯斐爾爵爺。完全不了解他的政策的微妙處，她老是強求他取激烈行動，誤認每一種手腕都是軟弱的表現，到每一個關頭都準備放出戰爭的猛犬。形勢一天天變化下去，她一天天焦灼。「朕覺得萬分焦灼，」她寫着，「深恐再遷延下去會貽誤我們，使我們永遠墮失威信！朕日夜憂惶。」（七六）「仙女士，」比康斯斐爾告訴布拉德福夫人說，「每天都寫信，每個鐘頭都打電報；這簡直一點也沒有多說。」（七七）她謾罵俄國人。「俄國人對我們說那種話，」她喊着，「那種無禮的話叫朕的血都滾沸了！」（七八）「啊，」她稍

後一些又寫了，「如果朕是一個男子漢，朕就要去給那些說話無憑信的俄國人那麼一頓痛打！我們將永遠不再成朋友了，除非先用武力解決。朕確信如此。」（七九）

不幸的首相一方面受維多利亞催促作猛烈舉動，一方面又得對付外交大臣，他根本反對任何積極的干涉政策。在女王與德被爵爺之間，他一直走着受左右夾攻的路的。確，他嫉使兩方起衝突，亦不無小利——一方面用女王的函件激勵德被爵爺，一方面屏斥德被爵爺的意見以和緩女王；有一次他甚至於允女王的要求，草一封信肆意抨擊他那位同僚，女王陛下立刻簽字，一字不易的發給外交大臣。（八〇）可是這種詭計只是暫時的救濟；維多利亞的敵愾心不久便顯得決非跟德被爵爺作對所打岔得了的；跟俄國作對纔是她所欲，她所期在必行的。現在她不顧一切，斷然用非常的恫嚇，向她的朋友進攻了。不止一次，不止兩次，而是許多次，她向他的頭上伸出立刻退位的威迫。「倘若英國吻俄國的腳，」她寫信對比康斯斐爾說，「朕決不參與這一種屈辱，朕要脫下皇冕，」她又說首相如認為得當，不妨轉告內閣。（八一）「這種遷延，」她嚷着，「這種遲疑不定正在使我們喪失海外的威信和地位，而俄國正在步步進逼，眼看就要到君士坦丁堡了！那時候政府一定會受到極可怕的非難，朕一定會受到極大的屈辱，朕想不如立刻退位了。再敢一點吧！」（八二）「朕覺得，」她反復申說，「如朕從前所說的，看一個國家甘心跪下去吻那些大蠻夷，那種阻礙世界上一切文明自由的蠻夷的腳，朕不能戀棧當這個國家的元首。」（八三）當俄軍進抵君士坦丁堡近郊的時候，她一天之內，轟出三封信，要求開戰；當她聽說內閣只決定派艦隊到加里波利（八四）的時候，她宣稱她一意要「脫下這頂有刺的皇冕，覺得戴下去太無意思，倘若這個國家的地位

仍然像現在這樣。」（八五）這種信札使比康斯斐爾如何不安是不難想像而知。這不再是什麼仙了；這是一個魔，被他冒冒失失的從瓶裏召出來的，現在要給他顯一顯神威了。（八六）不止一次，苦惱着，沮喪着，為疾病糾纏着，他想乾脆不鬧這個玩意兒了。只有一件事情，他苦笑着告訴布拉德福女士說，使他不能遽然罷手。「只要我不怕看我辭職後中樞一定會發生的那一幕，」他寫着，「我就立刻辭職了。」（八七）

然而他堅持下去，終於得勝了。女王和緩了，德被爵爺換了索耳茲布里爵爺；在柏林會議上，（八八）Deutsche Jude（這個老猶太人）（八九）無往而不利。他得勝歸來，擔保歡欣的維多利亞馬上就做——倘若她不是早已做了——「歐洲女獨裁。」（九〇）

可是不久便發生了一個意外的逆轉。國民不信任保守黨的急進政策，又受了格拉德思敦先生的雄辯所感動，在一八八〇年的總選舉上把政權歸還了自由黨。維多利亞大為震駭，可是不出一年她又受了更利害的打擊。一篇大傳奇結束了。比康斯斐爾爵爺，被衰老和痼疾折磨壞了，可是像一個孜孜不倦的木乃伊，仍然從宴會到宴會，來去走動，突然不再走動了。她知道他無望了，似乎由於惻隱的本性，卸除了皇儀，輕輕的縮到他的身邊去，純粹是一個女人，什麼架子都沒有了。「我送一些奧思本櫻草給你，」她寫信給他，率直而動人的說，「我本想這個禮拜內來看你一次，可是我想不如不來攪擾你，不讓你講話的好。我要你好好的，要你聽從醫生的囑咐。」她會來看他的，她說，「當我們從奧思本回來的時候，也很快了。」「誰都爲了你身體不好而苦惱着，」她又說，她永遠是「你的極親密的維女王女皇帝。」這封信交給他的時候，這個古怪的喜劇家，在死榻上伸直了身體，把信放平在手裏，

似乎深思了一會，於是對左右低聲的說：「這封信應該由樞密顧問官讀給我聽。」（九一）

附註

- (一) 畢忒 (William, 一七五九——一八〇六) 二十四歲即任首相，至一八〇一年始退職。最初八年的任期爲其全盛時代。一八〇四年復任首相，一八〇五年拿破侖大敗英俄奧聯軍，畢忒精神上頗受打擊，翌年逝世。
- (二) (原註) 見亞丹士，第一三五頁。譯者按：畢伽迪里，倫敦著名大街，華廈大商店，俱樂部林立兩旁，長約一哩。
- (三)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三四二頁。
- (四) (原註) 見巴克爾，第四卷，第三八五頁。
- (五) 腓力普·西德尼爵士 (一五五四——一五八六) 文人兼軍人，多才多藝，深得伊利莎白女王的寵幸。
- (六) (原註) 見巴克爾，第四卷，第三八二至九五頁。
- (七) (原註) 同上，第四卷，第五九二頁。
- (八) (原註) 見克萊倫敦，第二卷，第三四六頁。
- (九) (原註) 見巴克爾，第五卷，第四九頁。
- (一〇) (原註) 同上，第五卷，第四八頁。
- (一一) (原註) 同上，第五卷，第二八頁。譯者按：國立愛爾蘭教會，全名爲 United Church of England and Ireland (英愛聯立教會)，立於英愛稱聯合國以後，可說是英國國教的分會。據一八六一年調查，愛爾蘭全人口五、七九八、九六七中，四、五〇五、二六五人信仰天主教，僅六、九三、三五七人屬國教，故自由黨主張撤銷國立。撤銷案由格拉德思敦提出，於一八六九年通過。英國君主登極誓言，照例以「英愛聯合國王(或女王)」名義，聲明願維護國教，不稍侵犯國內教會的一切權利，故與撤銷案抵觸。
- (一二) 狄思雷利於一八三九年娶韋韋丹·留易士 (Wynham Lewis) 夫人，一個有錢的寡婦，除獲得財產外，又得同情，鼓勵，據說夫人是一個良妻賢母。

(一三) 哈地在利物浦南十六哩，附近的哈地堡是格拉德思敦的住處。

(一四) (原註) 見莫萊，第二卷，第二五二頁，第二五六頁。

(一五) (原註) 見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五〇至一頁。

(一六) (原註) 見泰忒，第二卷，第一章。

(一七) 查爾德斯 (Hugh Collins Farley, 1817—1896)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一年任海軍大臣，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二年任陸軍大臣，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任財政大臣，一八八六年任內務大臣。

(一八) (原註) 見查爾德斯，第一卷，第一七五至七頁。

(一九) (原註) 見莫萊，第二卷，第三六〇至五頁。

(二〇) (原註) 同上，第二卷，第四二三至八頁，克勞福，第三五六頁，第三七〇至一頁。

(二一) (原註) 據私人報告。

(二二) 約翰·奈爾德 (1780—1852) 曾在劍橋得過碩士學位，一八一四年承繼全部父產，計二十五萬磅，自後漸成一吝嗇人，後半生的三十年完全致力於積蓄。平日住一所大宅，但設備極其簡陋，有時甚至無榻可睡；所穿衣服從不許拂拭，因為怕毀壞絨毛。一八二八年曾一度自殺被救。一八五二年死後，全部遺產，約計五十萬磅，依照所立遺囑，贈與女王。

(二三) 路易絲公主，維多利亞女王第四女，一八七一年嫁亞吉爾公爵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1813—1900) 的長子。

(二四) (原註) 一八八九年官方宣布女王從皇室費中共節下八二四、〇二五磅，但這個數目裏已經用去許多於招待外賓 (見李，第四九九頁)。列入蘭加斯忒公爵采邑的收入，每年六萬磅以上 (見李，第七九頁)。配王的積蓄，奈爾德先生的遺產，到她死的時候，維多利亞的私產，似當及二百萬磅。

(二五) 赫拉德勞 (Charles, 1833—1891) 英國激進政治家，長於演說，曾一再被選入國會，因不肯宣誓，一再被擯，直至一八八六年始入下院。曾編輯「國家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 多年。特拉法爾加方場，倫敦最大方場之一，中立納爾遜紀念

碑。狄爾克(Charles Wentworth, 1710—1769)共和派，激進政治家，一八六八年進國會，曾任地方行政委員會長。一八六八年起，刊行政治論著多種。紐加塞爾，英格蘭北部諸桑伯蘭州首府，位居他因(Tyne)河口，工業頗盛。

(二六)(原註)見莫萊，第二卷，第四二五至六頁；李，第四一〇至二頁，第四一五至八頁；介洛爾，「喪居生活」，第一五三至七頁，第一六一至三頁，第一六九至七一頁。

(二七)(原註)見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四一至二頁。

(二八)「仙女王」，史本塞著名長詩，述仙女王格羅蓮娜延上十二騎士(代表十二種德性)出外效力的事蹟。格羅蓮娜代表光榮(Glory)亦代表伊利莎白女王。

(二九)魔棒原文 wand 亦指皇笏。

(三〇)(原註)見巴拉爾，第六卷，第四六三頁。譯者按：「一鏝一鏝的場上去」原文 lay it on with a trowel 係成語，意為諂媚。

(三一)(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二二六頁。

(三二)(原註)同上，第六卷，第四四五頁中間。

(三三)(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五四至五頁。

(三四)(原註)同上，第六卷，第四三〇頁。

(三五)秘密幫會指 Freemasons 原為磚石匠能手所創，散處世界各地，互以暗號相同。

(三六)(原註)見巴克爾，第五卷，第二八六頁。

(三七)「公眾禮拜節制案」坎忒布利大主教泰忒博士所提出(一八七四)意在節制英國天主教派在英國國立教會內的違犯禮節，依狄思雷利的說法，意在「打倒儀式主義」在取銷「戴假面做法事」(The mass in masquerade)狄思雷利聲稱該案的成功全靠「君上的私人意志」。

(三八)(原註)見巴克爾，第五卷，第三二一頁。

(三九)蘇彝士運河原為法國人(Perdinand de Lesseps)所開鑿，資本分四十萬股，每股五百法郎。埃及總督逐漸積至十七萬七千

股至一八七五年，因負債過重，擬全部出售。狄思雷利得悉較早，立即用內閣名義向陸士甲爾銀行借款四百萬磅，候國會通過其大舉。因此運河大權落英國人手中。這可算是狄思雷利多年從政的最大功績。

(四〇) 陸士甲爾銀行，十八世紀後半期猶太人梅伊·安塞姆·陸士甲爾 (Mayer Aseim Rothschild, 1743—1811) 首創於德國佛期元府 (Frankfurt) 自後分設於英法等國，成爲金融界的權威。

(四一) 「基諦字」(Khedive) 是土耳其封的埃及總督。

(四二) (原註) 見巴黎，第五卷，第四四八至九頁。

(四三) (原註) 同上，第二卷，第二四六頁。

(四四) (原註) 見莫萊，第二卷，第五七四至五頁。

(四五) 德被爵爺 (Edmund Henry Smith Stanley, 1816—1893)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八年，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八年，兩度任外交大臣；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任殖民部大臣。本爲保守黨，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與自由黨取一致行動。

加入自由聯治派 (Liberal Unionists) 反對格拉德思敦的地方自治主張。

† (四六) (原註) 見巴克爾，第五卷，第四一四頁。

(四七) 羅河河式 (rococo) 本爲路易十五時法國流行的，至十八世紀時爲意大利日爾曼鋪張至極端的一種建築裝飾的風格，日後即用以稱一切繁縟，花巧的風格。

(四八) (原註) 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三四頁。

(四九) (原註) 見李，第四三四至五頁。

(五〇) (原註) 見巴克爾，第五卷，第三三九頁。

(五一) 約翰·曼奈思 (1818—1906) 「少年英國」運動領袖之一，曾任勞工部長 (1858—1859, 1866—1868) 總郵務長 (1874—1880)。

(五二) 布拉德福夫人，名伊利莎白·愛德華·谷爾本·布拉德福 (Edward Ridley Colbourne Bradford) 之妻，愛德華·納伊武

(Edward Knight of Clawton House) 第三女，死於一八九六年。

(五三)(原註)見巴克爾，第五卷，第三八四頁。

(五四)(原註)同上，第六卷，第四六八頁。

(五五)(原註)同上，第六卷，第六二九頁。

(五六)(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四八頁。

(五七)(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四六至七頁。

(五八)白雪花(Snowdrops)一種球莖植物，至下垂之白花，雪留地上時即開放。

(五九)蒂妲妮亞·莎士比亞「仲夏夜夢」劇中的仙后。

(六〇)(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四六四至七頁。

(六一)(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三八頁。

(六二)(原註)同上，第六卷，第四六二頁。

(六三)愛丁堡公爵(一八四四——一九〇〇)，於一八七四年在聖彼得堡與沙皇亞力山大第二之女瑪麗·亞力山德羅芙娜大公

夫人(Grand Duchess Marie Alexandrovna)結婚。

(六四)索耳茲布里奇爵爺(Robert Cecil, 一八三〇——一九〇三)，一八五四年進國會，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七年任德被內閣印

度事務大臣，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六年狄思雷利內閣期內，復任原職，一八七八年任外交大臣，參加柏林會議，狄思雷利死後，任上院

保守黨領袖，其後曾四次任首相(一八八五——一八八六，一八八六——一八九二，一八九五——一九〇〇，一九〇〇——一九〇

一)

(六五)(原註)見巴克爾，第五卷，第四一四至五頁。

(六六)(原註)同上，第五卷，第四五六至八頁；第六卷，第四五七至八頁。

(六七)(原註)同上，第五卷，第四六至八九頁，第四七三頁。

(六八)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維多利亞被宣稱印度女皇帝於印度首府德里。

(六九)狄思雷利於一八七六年被封爲比康思斐爾伯爵。

(七〇)「拉治」(Raj)原爲印度語，意爲君權或統治。

(七一)(原註)見哈爾米敦，第二二〇頁；「季刊」第一三九卷，第三三四頁。

(七二)第二次俄土戰爭時期爲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

(七三)蛋舞(egg-dance)是蒙住了眼睛在雞卵之間跳的舞，這意思思是艱難複雜的工作。

(七四)威思明斯德公爵(Hugh Lupus Grosvenor, 一八二五——一八九九)與夏孚慈布里斯爵爺(Anthony Ashley Cooper,

一八〇一——一八八五)皆著名慈善家。

(七五)(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一〇六至七頁。

(七六)(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一四四頁。

(七七)(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一五〇頁。

(七八)(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一五四頁。

(七九)(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一七頁。

(八〇)(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一五七至九頁。

(八一)(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一三二頁。

(八二)(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一四八頁。

(八三)(原註)同上，第六卷，第二一七頁。

(八四)加里波利，君士坦丁堡西南他大尼爾海峽(Dardanelles)北口的要塞。

(八五)(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二四三至五頁。

(八六)瓶裏跳出寬來的故事見「天方夜譚」。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康斯斐爾爵爺

(八七)(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一九〇頁。

(八八)柏林會議舉行於一八七八年七月,七月十三日簽定柏林條約,歐洲在世界大戰前版圖於此完全確定。

(八九)「猶太人」指狄恩雷利。狄恩雷利與索耳、布爾、雷登為柏林會議中英國代表。

(九〇)(原註)見李,第四四五至六頁。

(九一)(原註)見巴克爾第六卷,第六一三至四頁。



第九章 老年

同時維多利亞的個人生活也有了許多變化，許多發展。年長的女子陸續結婚，把家族擴大了；孫輩出世了；新的牽掛紛至沓來了。一八六五年利歐波王一死，獨一無二的老前輩便失去了；當日爾曼英國大批親戚的領導和顧問的職司傳給了維多利亞。她孜孜不倦的克盡這種職司，應接不暇的和各方通信，全神貫注的，周密的關懷那些永遠在枝分的從表。他嘗盡了天倫的快樂和痛苦。她特別喜歡孫輩，以兒輩所不常享受的寬容來對待他們，雖然，必要的時候，即使對待孫輩，她也會很嚴厲。孫輩中最長者，普魯士的小威廉皇子，（一）是一個很倔強的孩子；他甚至於對外祖母也膽敢不恭；有一次，在奧思本，她叫他向一位來客鞠躬，他公然不聽話。這可不行；嚴厲的重申前令；頑皮的孩子，看出溫和的外祖母突然變成了一個最可怕的老太太，只好屈服了，深深的鞠了躬。（二）

如果女王的一切家累都可以這麼容易的對付過去倒好了。她有更大的麻煩，其中之一即是威爾士親王的行爲。這個年輕人現在獨立了，成家了；他擺脫了原先的羈絆；他斷然開始隨心所欲的自由行動了。維多利亞十分煩惱，到一八七〇年她所最擔心的事情似乎都實現了，他在一件上流社會的離婚案中出頭當證人。顯然這位太

子已經同她全然不贊成的一批人混在一起了。怎麼辦呢？她覺得不能單怪自己的兒子——要怪全社會；因此她趕快寫一封信給德蘭先生，「泰晤士報」的主筆，（三）問他可不可以「時常寫社論指出上流社會生活見解都輕眺浮薄的極大的禍患」。五年以後，德蘭先生當真寫了一篇社論講這個題目。（四）然而彷彿極少效力。

啊！但願上流社會也能够學她在巴爾穆拉爾隱居中所過的清淡生活呵！她越來越覺住到蘇格蘭高原去大有慰藉和頤養的功効；每年兩次，春天和秋天，鬆了一口氣，她便驅車北指，不願顧大臣們的婉言勸阻，他們徒然低聲的向她說遠隔六百哩辦理國務使政府添許多麻煩。她的侍嬪們有時也不無難色，因為長途跋涉，尤其在當時不免有種種困難。多年來女王以保守觀念不准引長鐵路至諾河流域，因此最後一程勢必坐馬車走。可是坐馬車究竟有坐馬車的好處；譬如容易上下，這是很值得計較的，因為御用列車久不受新式設備的沾染，當它停在邊地的曠野上，什麼月臺也沒有的時候，那些嬌生慣養的太太小姐們就得直接從危險的踏板跨下地去，只有陛下的那節花車上備有摺疊的階梯。在流行裙箍的時代碰到這種場合有時候很狼狽；往往用得着約翰思敦先生，這位短小精悍的蘇格蘭鐵路局長不止一次，冒急風驟雨，很費氣力的把一位可憐的白蘭虛女士或亞迦撒女士，如他自己所描摩的「推上」車廂去。（五）可是維多利亞一點也不留意這種事情。她是一心想越快越好的趕回她那所神堡，那裏的每一個地點都堆滿了記憶，那裏的每一种記憶都是聖潔的，那裏的日子就完全過在瑣細而愉快的常務上。

不但她愛那個地方；她同樣的喜歡那些「樸實的山民」；她說她曾經從他們「學到許多樂天和虔誠的教

訓。」(六)史密士、格蘭忒、洛姆孫——她對他們全很熱心；可是她所最信賴的是白朗。配王的「結紱」現在變成了女王的隨身侍衛，寸步不離，陪她出游，白天服事她，夜裏睡在她鄰近的房間。她喜歡他的強壯，他的結實，在他旁邊所感覺的身體的安全；她甚至於喜歡他的野蠻的舉止，粗鄙的言語。她准許他在旁人夢不到的對她不客氣。威逼女王，驅使她，斥責她——誰敢有此然而，她受到約翰·白朗這樣的待遇，倒似乎很高興呢。這彷彿古怪得出奇；可是，究竟也不見得怎樣稀奇，一位專權的未亡人常常會准許一個自己所信任，所必需的僕人，對自己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為親友所無緣享受的：給一個下屬的權力，由於心理的把戲，仍然變為自己的權力，即使對自己行使。維多利亞服服貼貼的聽從她那個跟班唐突的命令，她下馬或披披肩的時候，是不是她表現了自己的意志力，而且表現到了最高的地步？人家儘管詫異；她沒有法子；她喜歡這樣，而且也有一個限制。由兒子或大臣為她出主意當更為合適，更為自然；可是如果她這麼辦，她出於本能的覺得，她當真失去自主力了。然而她又滿想依賴一個人。她的日程裏堆滿了治國的繁劇。當她靜靜的在曠野上駕車的時候，她靠到後邊去，委頓而疲乏；可是何等輕鬆呵！——約翰·白朗在後邊的隨從座上呢，當她下車的時候，他那隻有力的胳膊準會伸在那裏給她靠呢。

而且，她在她的心目中，同亞爾培特別有一種聯帶關係。從前他們向山野遠行的時候，配王對他比任何人都信任；這個粗獷，懇摯，毛髮濃密的蘇格蘭人，她有點神祕的覺得是死者的一筆遺產。她最後甚至於相信——或者似乎相信——接近白朗的時候，亞爾培的精神分外切近。常常，達到什麼複雜的政治或家庭問題，想得些靈感的

時候，她就全神貫注的凝視亡夫的胸像，可是有時也看到女王陛下在這種遲疑的時份，就出神的凝視約翰·白朗。

結果，這個「樸實的山民」幾乎變成了一位國家要人。他的潛勢力是不容忽視的。比康斯斐爾爵爺在寫給女王的信上不時的問候「白朗先生」，法國政府在英國元首來訪的期間煞費苦心的招待他。他在皇家的老輩人之間不得人緣是再自然不過的，也無怪他的缺點——他有缺點，雖然維多利亞從不注意他的太喜歡蘇格蘭威士忌酒——得了廷上人的酷評。可是他忠心的服事他的女主人，爲她作傳的不提他該算是失敬的表現。因爲女王，不但不掩飾她的感情，而且要公之於世。她前後發給他兩個金質獎章；在一八八三年他死的時候，「宮廷公報」上登了一篇備加讚揚的長訃告；女王陛下親自設計了一種白朗紀念胸飾——一邊刻故「結隸」的頭像，一邊刻皇號的花字——送給蘇格蘭高原的僕人和田舍居民，叫他們在他的週年忌日，連同黑紗佩帶在身上。女王在一八八四年所刊布的高原日記第二卷選錄裏，她這個「熱心的親隨和忠心的朋友」差不多在每一頁上都見到，而且實在是這部書中的男主人翁了。放棄了她那種身份的人所特有的緘默態度，維多利亞似乎要在這件脆薄的私事上得到全國人的同情；然而——世人就是這樣的——真有些人把他們的君主和她的從僕之間的關係當作了隨意糟塌的資料。(七)

忙碌的年頭匆匆過去；經過時間那種玄妙的點觸的痕迹漸漸顯著了；老年，湊近來，輕輕的抓住了維多利亞灰色的頭髮轉白了；圓熟的面容變軟了；短小堅實的身體寬大了，走動得更慢了，撐着一根手杖。同時，女王的全生涯都起了一種非常的蛻化。國民對她的態度，多年來一直是挑剔的，甚至於敵對的，完全變了；維多利亞的脾氣也同樣的改了。

這個結果有許多成因。其中之一是：女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一連遭受了許多不幸的打擊。一八七八年，愛德華公主，她在一八六二年嫁給赫司·達姆斯大德的路易公子的，在悲慘的境遇中死了。(八) 第二年，法國皇子，歐謝妮皇后的獨子，自從一八七〇年的慘變以來，一直為維多利亞所眷愛的，在組魯戰爭裏陣亡了。(九) 兩年以後，一八八一年，女王失去了比康斯斐爾爵爺，一八八三年，又失去約翰·白朗。一八八四年，利歐波親王，亞爾本尼公爵，他生來就虛弱，在結婚後不久便夭折了。維多利亞的悲苦杯子確乎滿溢了；世人目擊這位孀婦哭子女，哭朋友，表露了日有增加的同情心。

一八八二年發生的一樁事端顯示了，發揮了國民的感情。女王在溫色下火車上馬車去的時候，一個名叫羅特立克·馬克連的青年從數碼之外開手槍打她。子彈還沒有放出一個伊東(一〇)孩子用一把傘打開了馬克連的手臂；沒有發生什麼損害，犯人立刻被捉去了。這是女王前後七次受狙擊的最後一次。四十年內所發生的這七次很古怪的彼此相似。除了一次，各次的犯人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他們的動機顯然並不在殺害，因為，除了馬克連那一次，他們的手槍裏都沒有裝子彈。這些不幸的青年，買到了廉價的武器，裝了火藥和紙團，明知會當

場破案的，偏去向君王面前扳動那麼一下，供給了心理學家一種奇異的問題。可是，雖然每次的行爲和目的似乎都如此相仿；他們的命運卻頗爲不同。其中第一個，愛德華·奧思福，在女王結婚後數月內向她開槍的，受了危害國家罪的審訊，被稱爲神經不健全，發送瘋人院監禁終身。然而亞爾培似乎不滿意這一種判決，因爲兩年以後，約翰·法朗歇思作了同樣的行爲，受了同一種罪的審訊，配王便聲言這種舉動上並無神經錯亂的地方。「這個下賤的東西，」他對他的父親說，「並非神智不清，而是十足的無賴。」「我希望，」他又說「特別從嚴法辦。」顯然是如此法辦的；無論如何，陪審官總是贊同了配王的意見，神經不健全的辯解是攔開了，把法朗歇思定了危害國家罪，判處死刑；可是，因爲並沒有存心殺人或傷人的證據，經內政部和裁判官之間再三商酌以後，判決減爲終身流徙。因爲有法律在，這種狙擊，雖然不要緊的，卻只能以危害國家論罪；實際的行爲與所受的重大責罰太不相稱；而且，陪審官知道定爲有罪即須判處死刑，別無他法，顯然會傾向于斷爲無罪而神經不健全——這種結論表面上自然顯得較爲合理了。因此一八四二年通過了一項議案，規定傷害女王未遂的一切行爲都是輕罪，可以判處七年的流徙，或者三年以下帶苦役或不帶苦役的監禁——犯此輕罪者，由法廷斟酌辦理，「加以公開的或私下的鞭笞，次數與方式由法廷指定，不得超過三次。」（一）嗣後的四次都是照這條新法律辦的；一八四二年，威廉·比安被判處十八個月的監禁；一八四九年，威廉·哈彌爾登被判處七年的流徙；一八五〇年，照上項辦法判決了羅伯·派忒中尉，他在畢迦迪里用手杖打女王的頭。這些犯人中只有派忒年紀大一點；他是一個上級士官，穿得像一個花花公子，據亞爾培說「顯然是狂亂的。」（二）一八七二年，亞述·奧孔諾，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在白

金漢宮外向女王開未裝子彈的手槍；他立刻被約翰·白朗抓住了，被判處一年的監禁，附加二十樺木杖的鞭笞。白朗得到兩個金質獎章，一個就是爲了這一次的忠勇。在這些案件中陪審官都拒絕神經不健全的辯解；可是羅特立克·馬克連這一次卻得了不同的結局。這一次發現手槍裏是裝了子彈的，國民的公憤，因爲維多利亞的漸得人望而特別激烈。或者爲了這一點，或者爲了其他的原因，過去四十年的老辦法廢棄了，馬克連受了危害國家罪的審訊。結果是在意料中的：陪審官判定他「無罪，只是神經不健全」；犯人發送瘋人院，監禁年數由女王陛下隨意規定。（一三）然而他們的判決卻引起了一個頗堪注意的後果。維多利亞，心裏顯然記着亞爾培從前不贊成以此項辦法判決奧思福，十分氣惱。她不服：陪審官說馬克連無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明明有罪——她親眼看見他放出子彈。女王陛下的法律顧問徒然提示她，說遵照英國法律的原則，除非證明有意，不能判爲有罪。維多利亞完全不服。「如果這是法律，」她說，「這法律非改不可。」法律果真改了。一八八三年通過了一項議案，更改神經不健全案件中判決的方式，那種糾纏不清的變則直到今日還留在成文法典上。（一四）

可是不但因對於個人的同情——憐憫或義憤——而女王與國民接近起來的；他們終於在國事上漸趨永久的一致了。格拉德思敦先生的第二任內閣（一八八〇年至八五年）着着失利，結果是一敗塗地；自由主義在英國喪盡了聲名，維多利亞私心快慰，覺得臣民中同她一樣不信任內閣的人數一天多似一天。在蘇丹危機中，（一五）一般人的感情就是她的感情。她是一個首先主張出兵喀土穆（一六）的份子，戈登將軍（一七）慘死消息傳來的時候，她是倡導衆口同聲唾罵政府的人。盛怒之下，她給格拉德思敦先生打了一個大發雷霆的電報，不用

照例的密碼，用明碼；（一八）她在慰問戈登小姐的信上攻擊大臣們不守信用，而且讓那封信到處發表。謠傳她曾經召見陸軍大臣哈丁敦爵爺（一九）大大的把他申斥了一頓。「她叱罵我，」據說他對一位朋友這樣說，「好像我是一個聽差。」爲什麼她不召見管事呢？他的朋友問說。「噢，」他回答說，「管事碰到這種時候照例設法躲開了。」（二〇）

可是無法再躲開的日子到了。格拉德思吞先生失敗了，辭職了。維多利亞在最後一次接見他的時候，照例對他很客氣，不過，除了在這種場合所應有的老套以外，她對他只說了一句關於私人的話，意思是她料想格拉德思敦先生現在需要休息休息了。他抱憾的記起一八七四年同樣覲見的時候，她曾經表示信任他是擁護君上的；可是他看到這個變化，不以爲奇。「她的心，她的意見，」他後來在日記裏說，「從那天起，大爲乖離了。」（二一）

這是格拉德思敦先生的見解；可是國民的大多數並不同意；在一八八六年的總選舉中，他們把地方自治的策劃者——這種冒瀆神境者——一下子扔到了九霄雲外去，把索耳茲布利爵爺捧上了臺，十足的表明了維多利亞的政見就是他們的政見。維多利亞十分滿意。一股新的，不習慣的樂觀，湧到了她的心上，以意外的大力激勵她的生氣，她的生活習慣突然改變了；長期的深居簡出，狄思雷利的婉勸也只能使她暫時破戒的，現在完全放棄了，她精神抖擻的投身種種社會的活動。她接見賓客，上音樂會，閱兵；她行奠基禮；她到利物浦去行萬國博覽會的開幕禮，在大雨裏，在歡呼的羣衆裏，坐了敞篷車通過街市。因爲到處受歡迎，非常高興，她熱心工作。她巡視愛丁堡，重見利物浦的盛況，而且更熱烈。在倫敦，她到南壘星登耀武揚威的行殖民地及印度博覽會開幕禮。這一次的典

禮特別堂皇；一陣雄壯的喇叭響報告女王陛下的來臨；國歌唱起來了；女王，坐在一個用黃金打成的絢爛奪目的寶座上，親口答謝代表的致詞。於是她站起來，一邊以帝皇的儀態向臺前走去，一邊頻頻屈膝，答謝滿場會衆的歡呼，溫雅而威風。（二二二）

第二年是她登極五十周年，六月裏舉行莊嚴，盛大的慶祝。維多利亞，左右是濟濟跼跼的當朝顯貴，前後是赫赫奕奕的各國王公，在人山人海，歡騰狂熱的京華道上，駕車往威思明斯德教堂行感恩禮。在這個舉國若狂的時辰，過去的不相容，過去的不和，掃蕩的連一點殘餘的痕迹都不留了。女王既被稱爲國民的母親，又被視爲帝國威風的象徵；她以全副的熱誠來感受這雙重的感情。英國及英國人民，她知道，她覺得，看來很出奇，然而十分簡單的。是她的歡躍，愛好，深長的感激，無限的得意——這是她的感情；此外還有一種，使其他各種都添了顏色，增了力量。經過了如許歲月，幸福——也許是片斷的，而且是嚴肅的，可是不見的因此就不是真實的——終於回到她身邊來了。這種生疏的感覺，浸澈了，溫暖了她的意識。當冗長的典禮完了，回到白金漢宮的時候，人家問她覺得怎麼樣，她說：「我覺得很累，可是很快樂。」（二二三）

三

經過了一天的辛勞與風暴，一個悠長的黃昏接上來了——柔和，恬靜，一片金黃的光華。一種空前的成功與崇拜的氛圍掩上了維多利亞的晚年。她的勝利概括了，代表了一種更大的勝利——一個國家的登峯造極的繁

榮。維多利亞登極五十週年至六十週年這十年間確鑿的燦爛在英國歷史上是無可比擬的。索耳茲布里爵爺賢明的主見似乎不僅帶來了富強，而且帶來了安全；國家安頓下來，穩定的享受一種奠定的隆盛。維多利亞——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也安頓下來了。因為她是建立物的一部分——似乎是主要的部分——一種固定的裝置——國家大廳裏的一個富麗堂皇，搖撼不動的食器架。沒有她，一八九〇年的盛筵當失去了特色——安排得層序井然的一碟碟豐富的肴饌，連同迷人眼目的濃重背景，多半看不見了。（二四）

她自己的生活同周圍的環境越來越融洽了。漸漸的，不知不覺的，亞爾培離開了。不是說他被忘記了——那是不可能的——是說他去世後所留下的空虛變得不大難堪，甚至於不大明顯了。維多利亞終於能够埋怨壞天氣而用不着立刻反省到她的「親愛的亞爾培總是說我們不能改變它，一定得由它去；」她甚至於能够享受一頓好早點而用不着思量「親愛的亞爾培」當如何喜歡那些奶油雞蛋。（二五）那個影子既然慢慢的消褪了，它的位置勢必由維多利亞自己佔據了。她的生命，多少年來一直繞着一件外物旋轉的，現在改變了動向，以自己為中心。非如此不可：她在家庭裏的地位，忙迫的公務，不屈不撓的義務心，使其他一切都成為不可能了。她的自我本位觀出頭了。她的年齡更增加了周圍對她的尊敬；她的魄力，終於登峯造極，以自覺的意志力，確實不移的鎮住了環境。

亞爾培身後的統治勢力外觀上漸漸的看出了破綻。宮廷裏嚴格的居喪鬆起來了。當女王帶着高原人，坐着敞篷車，在溫色園裏走過的時候，照管小孩子的婢女們熱烈的議論着那個低垂的小頭上嵌黑玉的帽子上那塊

紫羅蘭天鵝絨漸漸的大起來了。

維多利亞的權勢達到最高點是在家庭裏。她的子女全都結婚了；後裔的數目迅速的增加；第三代裏也已經有許多人成了家；在她死的時候，她已經有了三十七個曾孫曾外孫。從當時的一幅畫上我們看到皇家老小聚在溫色的一個大房間裏——五十多人簇擁着他們的女族長。她以最大的威力統治了他們全體。最幼的孩子的一點小事會引起她熱切的關懷；她把最大的似然當作小孩子看待。威爾士親王尤其怕他的母親。她始終一點也不准他參與政務；他有旁的事務，也不能說他不快樂自在——背着她的時候；可是，當着她的時候，他的旺盛的大人氣十分可憐的收斂了。有一次，在奧思本，宴會遲到了，並非由於自己不守約，他站在一根柱子背後，一邊擦額上的汗，一邊準備鼓足勇氣來見女王。最後他真的去見了，她板板的向他點了一點頭，他立刻退到另一根柱子背後，直等到散席。發生這件故事的時候，威爾士親王已經過了五十歲了。（二六）

女王辦家事有時候勢必牽涉到重大的外交問題；尤其是當她的長女，普魯士太子夫人的權利危在旦夕的時候。太子素來抱自由主義的見地；他很受夫人的影響；夫婦兩人同受俾斯麥的憎惡，他曾經粗率的斷言這個英國女人和她的母親是對於普魯士政府的一種威脅。老皇帝（二七）死了（一八八八）太子卽位的時候，爭執愈趨激烈。一件家庭的糾葛引起了一場重大的風波。新皇后把一個女兒許字給了巴登堡的亞力山大公子，他新近因為遭沙皇的敵對，被逐下了保加利亞的寶座。（二八）維多利亞，同皇后一樣，非常贊成這門親事。亞力山大公子的兩個弟兄，哥哥已經娶了她另一個外孫女，（二九）弟弟是她女兒琵琶亞忒麗思公主的丈夫，（三〇）她很鍾愛這

三個漂亮的年輕人，她滿心歡喜，眼看第三個——她認為三個中最漂亮的——也快要成爲她的親戚了。然而不幸，俾斯麥偏偏反對。他覺得這件婚事將危害德國和俄國的友誼，於他的外交政策將大爲不利，因此他聲明不可出此。皇后和大臣之間起了一個激烈的爭鬪。維多利亞懷恨她女兒的敵人，達於極點，來到夏洛登堡（三一）加入戰團。俾斯麥，銜着煙管，喝着啤酒，哼出了警報。英國女王的目的，他說，顯然有政治作用——她想離開德國和俄國——大概她要爲所欲爲的。「在家庭事務上，」他又說，「她素來不甘受阻撓的；」她會把「牧師帶在提包裏，新郎帶在皮箱裏，婚事會就隨時隨地立刻解決。」可是這個鐵血人不是這麼容易挫折的，他請求同女王祕密會談。他們的談話不得其詳；可是毫無疑義，維多利亞在談次必定不得不認清了，反抗這個頑強的人物是無謂的，必定答應了竭力設法阻止這一門親事。那項婚約解除了；第二年亞力山大公子娶了羅蓀格小姐，達姆斯大德宮廷劇院的女優。（三二）

可是這種苦惱的枝節是不常有的。維多利亞變得很老了；沒有亞爾培指導她，沒有比康斯斐爾鼓動她，她甘願把危險的外交問題委諸高明的索耳茲布利爵爺，而集中精力於更爲切近，可以自由處置的事務。家室——宮廷——巴爾穆拉爾的紀念物——溫色的家畜——約會的安排——繁褥的日常瑣事的監督——這種項目現在佔了甚至於比從前更重要的地位。她的生活過得非常嚴正。每一刻都預先有了計劃；連續的許多約會是排好了，不會變動的；行程的日期——哪一天到奧思本，哪一天到巴爾穆拉爾，哪一天到法國南部，哪一天到溫色，哪一天到倫敦——年復一年，難得更改。她要求左右留心細節，絲毫不苟，她出乎常理之外的敏於覺察極小的差池。她

的個性有如此不可抗的威力，所以除了絕對服從她的意旨，什麼都彷彿不可能；可是有時候有人不確守時間；不確守時間便是罪大惡極。於是她的不高興——可怕的不高興——表現得不免太明顯了。在這種時際，說她是一個「馬抵奈」的女兒，似乎沒有什麼可怪了。（三三）

可是這種雷霆，發起來雖然兇，很快就消的，而且漸漸的少見了。上了年紀的女王因幸福的恢復而流露了一股慈祥氣。她的微笑，原先是不大光顧這副愁眉苦臉的稀客，如今掠來掠去，翩躚自在了；藍眼睛滿呈喜色；整個的面容，忽然從漠然無表情中跳出來，光亮了，柔和了，對於觀者施展一種不能忘懷的吸引力。維多利亞晚年的和藹可親中有一種甚至於為年輕活潑時代所未有的媚媚。接近她的人全都——或者差不多全部——感受到一種特殊的魔力。她的孫輩崇拜她；她的侍嬪們敬愛的侍奉她。服事她的光榮抹去了千百種不舒服——宮廷生活的單調，久立的疲倦，人力所難及的小心周到，絲毫不苟。盡一種了不得的義務，當可以忘記兩腿在溫色無窮無盡的重廊裏拖得酸痛了，或者裸露的胳膊在巴爾穆拉爾寒冷的空氣裏凍得發青了。

似乎尤其使這種差使顯得可愛的，乃是女王周密的關心她的左右的私事。她對於家庭生活中舒適的常套，細小的風波，反覆的悲歡，那種深切的嗜好，不斷的需要擴大它的用武之地；她自己的家族範圍，雖然如此廣大，還是覺得不夠；她變成了侍嬪們家務上的心腹；她的同情廣被及於宮中的家僕；甚至於使女和廚役——看來——也受到她尋根究底的探詢，也受到她出於至誠的掛慮，當她們的愛人被派駐外國某地了，或者他們的姑母發了風濕症，比往常都利害。（三四）

然而上下之分仍然嚴謹。只要女王在，已確保無虞了；何況朝儀的統治權力高於一切。那種精密的法典，曾經使梅爾本爵爺直挺挺坐在沙發上，曾經使旁的來客以尊卑爲序，沈默的圍繞在圓桌四周的，不稍苟且，一如往昔。每天晚餐以後，那方爐邊地毯，供奉皇儀的，照例以不可近的光華，龐然顯現在那些凡俗的眼前，或者在一兩次可怖的時際，着實把他們受磁力作用似的招引前去，直到深淵的邊上。女王，在相當的時份，向來客走去；一個又一個，他們被領到她的面前；局促不安的一番對話，又一番對話接下去的時候，全堂人不動的站在那裏，一聲也不響。（三五）峻嚴的朝儀只有一點得了通融。在維多利亞一朝的大半時期中，大臣們必須站着聽訓的規矩一直是絕對遵守的。當德被爵爺，那位首相，大病以後覲見女王陛下的時候，他後來，當作榮寵的證據，自鳴得意的告人說，女王曾經說「她很抱歉，不能請他坐。」後來，狄思雷利發了一場痛風症以後，恰好維多利亞方面又正是感情橫溢的一刻，得以豁免站禮；可是他認爲不如婉謝這個特殊的恩典爲得宜。然而在晚年女王照例請格拉德思敦先生和索耳茲布利爵爺坐了。（三六）

有時候晚上的莊嚴空氣受一點調節：來一次演奏會，來一場歌舞劇，或者來一齣戲劇。維多利亞從居喪中解放出來，最顯著的形跡之一就是她恢復了那個斷了三十年的舊例，從倫敦召戲班子到溫色的廷上表演。達到這種場合，她興致很高。她愛好演藝；她愛好巧妙的情節；她尤其愛好滑稽劇。全神貫注到臺上的一切經過，她以小孩的天真，悉心領會故事的轉灣抹角；或者扮一副比別人高明的神氣，得意揚揚的喊着「瞧！你沒有料到這。樣吧，可不是！」當結局分曉的時候，她對於諧趣的感覺力非常強烈，雖然是幼稚。極少人能領略配王的玩笑，她倒是一

個那種玩笑不再發了的時候，他仍然會哈哈大笑，在家庭中聽了小小的戲謔——某一位大使的古怪脾氣，或者某一位不懂事大臣的 *Fairytale*（失態）戲謔變得微妙起來，她的興會便差了；若瀕於不得體，則不是兒戲的事情了。稍一隨便立刻招陛下最利害的見怪，說一句不適當的話，那是最不可恕的隨便。那時候御嘴角一落，御眼睛一張，那副御容變得極度的可怕。有過者惶恐而無聲了，可怕的一句「我們不覺得有趣」撲滅了全座。過後，女王會在親隨之間提起那個人，說他很擔心他是「不知檢點的」；這個罪狀一判決便無從申訴。（三七）

就一般而言，她的審美觀念，自從門德爾宋、蘭德綏亞、拉布拉、拉虛時代以降，迄未變更。她仍然喜歡意大利歌舞劇裏的急奏；她仍然講究鋼琴二重奏的技藝。她對於畫的見解是確實不移的；愛德溫、溫士，她斷言，是全才；她很佩服雷頓、爵爺的作風；她非常不信任瓦慈先生（三八）；她不時的指令版畫家為皇家人製像；她總要送粗樣給她看，仔細的審查以後，她給作圖者指出瑕疵，同時指示他們如何修正。他們照例看出陛下的指教極有價值。她對於文學的興趣，範圍較窄。她專好了尼孫、爵爺；因為配王曾經稱讚喬治·艾略忒，她讀了「密特爾馬契」（三九）；她很失望。然而，有一點可以相信：另一位女作家（四〇）的傳奇，在女王陛下的庶民階級中曾經風行一時的，獲得了女王陛下相當的嘉納。否則她就不會讀過多少吧。（四一）

然而有一次女王注意了一種出版物，那是她所不能忽視的。「格累維爾回憶錄」其中有許多非常重要的史料，然而其中也有不少描寫喬治第四、威廉第四及其他皇家人物處，絕非恭維備至的，書由黎符先生（四二）整理刊行了。維多利亞讀了這部書，大為震駭。這是她斷言，一部「可怕的，實在無耻的書」；她看到格累維爾「對於

友人的不慎重，不體貼，不義，對於君王的背負親信，不忠，她說不出「多麼驚駭，多麼憤慨。」她寫信告訴狄思雷利說她認為「對此書嚴加指摘，痛予申斥，至爲切要。」他講到君王的語氣，她又說，「太不成體統，即在歷史中亦所未見，不可恕之極。」她的憤怒差不多同樣激烈的發到黎孚先生的身上，因爲他刊行了「這樣一本可憎的書，」她託亞述·赫爾卜思爵士向他傳達她的不滿之意。然而黎孚先生很頑梗。聽了亞述爵士對他說女王認爲「這部書有傷君上的尊嚴，」他回答說：「一點也不；倒是因它使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成一對照而發揚光大了君上的尊嚴。」可是這個靈巧的辯護一點也不能使維多利亞感服；黎孚先生告老退休的時候，並未受封照例會得到的爵士位。（四三）倘若女王知道了黎孚先生曾經不作聲的刪去了回憶錄裏多少譏諷她自己的話，也許她簡直要感激他了；可是，這樣一來，她對於格累維爾當作何語呢？實在不堪設想。至於較近的講到這種題目的文章，女王陛下怕要品評它們爲「不知檢點」吧。

可是忙碌以後的餘暇普通都用在比研究文學，欣賞藝術容易捉摸一點的消遣上。維多利亞是一個不但有極大的財產，而且有許多的收藏的女人。她承繼到無數的家具，陳設，磁器，盃盤，各色各樣的貴重物品；她在悠長的一生中陸續買進了一大批；再加從全球各處，不斷的向她湧來珍奇的禮物。她不絕的，周到的管理着這麼一大堆東西，詳盡的安排它們，審視它們，使她非常稱心滿意。收集的本能是植根於人性的深處的；在維多利亞，這種本能是得力於她的兩種主要的動機——她之素來尊重自己的存在，以及她之與年俱增，老來簡直像着魔似的心固定，醉心確實，醉心於樹立觸摸得到的壁壘以防範嬗變與時光的侵襲。當她較量到成千成萬屬於她的東西，

或者，更進一步，當她隨意挑出了一部份，確切的體會到它們千差萬別，各呈奇觀的富麗，她就看見自己賞心悅目的反映於恆河沙數的小平面，覺得自己出神入化的發揚光大而普照於茫無涯際的區域，十分高興。這是理所當然；可是一轉念就不免掃興了——一切都會逸去的，崩潰的，消失的；塞佛爾（四四）磁的杯盤會破的；甚至於金盆也會莫明其妙的出毛病的；甚至於自我，儘管有多少回想，多少經驗成就了自己的存在，也會動搖的，滅亡的，解體的……可是不能如此，不應如此！不得有嬗變，不得有喪失！什麼都不得動一動——過去也不，現在也不——她自己尤其不！因此這位不屈不撓的女人，蓄藏她的寶物，以最大的決心判定它們的不朽。她決不遺失一點記憶或是一枚針。

她命令什麼都不要丟掉——果然什麼都沒有丟掉。那邊，一架一架，一抽屜一抽屜，躺着七十年的衣服。可是不僅衣服——皮裘，斗篷以及附屬的緣飾，暖手筒，陽傘，女帽——都按照年代編列，註明日期，完備無缺。一座大櫥專放玩偶；溫色的磁器室裏特備一桌，擺她在童年時代用的杯子，還有她孩子們用的杯子。過去的紀念物密密的積累在她的周圍。每一個房間裏桌上都滿堆着親戚的照片；他們的畫像，從小起各時代都有的，掛滿在牆壁上；他們的塑像，用堅實的大理石雕的，矗立在臺座上，或者，小型的，用金銀鑄的，閃耀在托架上。死者，以各種形態——縮繪的，磁的，依原大油畫的——不絕的現身在她的左右。約翰·白朗的金身站在她的寫字臺上。她所鍾愛的那些馬，那些狗，得了一種新的，長的壽命，擁擠在她的足前足後。夏卜，鍍銀的，居高臨下，控制着大餐桌，博儀和博茲銅的，一塊兒躺在不凋謝的花間。（四五）單把金屬的或大理石的堅固，賦予過去的每一個分子，還是不夠的；全體的安

排，要一定不變，一如單獨的實體。可以增添，而決不可以更動。一塊印花布，一幅地毯，一張帷幔，都不許換；或者，用得太久，非換不可了，那麼一定得照原來的質地和款式仿製，要使最銳利的眼睛都看不出差別。任何新書都不能掛在溫色的牆壁上，因為早就掛在那裏的是亞爾培指定的，他的決定是萬世不易的。自然，維多利亞的也如此。要保證它們永遠如此，乃求助於照相機，女王所有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從數方面照下來的照片。這些照片都送呈女王陛下，經過她仔細的審查了，認可了以後，便貼在一套裝璜極富麗堂皇的照相簿上。每一張照片的對面，都加以登記，標明物件的號碼，保藏它的房間的號碼，它在房間裏所處的正確的位置，以及它的一切主要特色。每一件東西，經過了這番手續，從此命運就不可挽回的註定了。全部家私，斬釘截鐵的各就各位，穩定不移。維多利亞，身邊總攔着厚厚的一兩本目錄，瀏覽、考慮、談論，可以感覺到雙重的滿意，塵世的無常被她的大力所留住了。（四六）

如此，那種收藏，永遠的增加，永遠的侵佔到新的意識界，永遠的植根到本能的更深處，變成了主宰那個古怪生命的勢力之一。這不僅是是物品與思緒的集成，而且是心情與生活的積聚。各種周年紀念變成了重要的一部分——生日，結婚日，忌日，每一個都需要一種適當的感情，每一種感情又必須表現於一種適當的形式。形式呢——慶祝或哀悼的禮儀——自然同其餘的一切打成一版：這是收藏的一部分。譬如某一天，一定得撒鮮花在巴爾穆拉爾約翰·白朗的墓碑上；每年出發蘇格蘭的日期即因此事而確定。勢所必然，是在死——死，人世的無常之最後的見證——這個中心事實的周圍，紀念的熱心簇聚得最爲繁夥。難道我們不能甚至於把死都凌辱嗎，如果我們能夠回憶——如果我們能夠熱切，再接再厲，一口咬定了愛的永久性？因此，維多利亞所睡的每一張床上，或在

背部，或在右邊，或在枕頭上方，都有亞爾培死後所照的肩首像，頂上繞一圈萬年花。（四七）在巴爾穆拉爾，記憶來得非常稠密，記憶的堅實表記也層出不窮。方碑、尖塔、圓塚、銅像、石堆，有銘刻的花崗石座，昭告維多利亞對於死者供奉。那裏，一年兩次，在她到後數日內，舉行一回視察和默想的莊嚴巡禮。那裏，每年八月二十六日——亞爾培的生日——在他的高原裝銅像腳下，女王同她的家屬，她的廷臣，她的僕從，她的佃戶，聚在一起，默默的舉杯以弔死者。在英格蘭，紀念物也不差什麼，到處萌發。重重疊疊的積累上沒有一天不添一點東西——吹笛人羅斯的一個金的小塑像——維多利亞和亞爾培的一組中古裝，厚大的大理石合像，像基上刻一句「被誘往更光明的世界且領導來者」——一塊花崗石版，按置在奧思本的灌木林裏，告尋訪者以「瓦爾特曼：維多利亞女王心愛的小獵狗；於一八七二年四月自巴登（四八）攜歸；死於一八八一年七月十一日。」（四九）

佛洛格莫亞的大陵寢，不斷的加以增飾，女王在溫色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去看。（五〇）可是另外還有一所幾乎同樣神聖而更為祕密的廟堂呢。亞爾培在溫色堡裏所住的一套房間，除了最受優遇的，任何人都不得參觀。那個範圍以內，一切都保持配王死日的舊觀；可是出於一種神祕的偏見，維多利亞命令每晚給她的丈夫重新鋪被，每晚盛水在盆裏，當他仍然活着一般；這種可怪的儀式，絲毫不苟的差不多一直執行了四十年。（五一）

內心的崇拜是如此；而肉體仍然服從精神；每日的辛勤也仍然昭告維多利亞的獻身於義務，於死者的理想。不過，自我犧牲的觀念是一年一年的淡漠了；天生的一股旺盛的精力十分稱意的發洩在公務上；好孝心，從少年時代起一直很強烈的，重新元氣十足的擡頭了，在老年時代，隔絕案卷函件，在她痛苦，而不是寬慰。因此，辛苦的

大臣們儘管叫苦嘆氣，政府的全部程序繼續經過她的手，一直到最後。不僅如此；依照舊例，一大批的政令，非經御筆簽字，不能生效；女王的一大部份的工作時間就用在這種機械的職司上。她一點也沒有想減輕的意思。恰好相反，她自願的恢復爲軍官委任狀簽字的義務，本來已經由國會明令豁免，而且她在中年時代已經不過問了。她決不嘉許請她用印戳代簽字的提議。可是，到後來，事務愈加忙迫，這一種舊制的延誤時間因之而不堪忍受，她只好答應某數類公文只要得到她口頭的裁可就行了。每篇公文都朗讀給她聽，她到臨了說一聲「照准。」往往她一坐好幾個鐘頭，面前放着亞爾培的胸像，嘴裏不時的發着「照准。」信兩個字說得威嚴而宏亮；因爲現在她的聲音——變得和少年時代銀聲的最高音多麼不同了！——是一種上次中音，酣暢而有力。（五二）

四

最後的幾年是奉爲神明的年頭。在臣民眼花撩亂的想像中，維多利亞穿過一片最純淨的光華而上升靈界了。一切的批評都歸於沈默了；種種欠缺，如在二十年以前，當爲舉國上下所公認的，現在爲舉國上下所忽視了。這個國家的偶像是一個不充分的國家的代表，這一點事實簡直沒有人留意到，然而實在是昭彰得無可諱言。把一八三七年的英國造成一八九七年的英國，中間所經過的極大的變遷，似乎不曾使維多利亞發生什麼影響。對於驚人的科學運動，亞爾培的重視並未後人，維多利亞卻始終無動於中。她對於宇宙，對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對於自然與哲學上各種大問題，終身沒有變更過她原有的觀念。她的教義是她從萊純男爵夫人和肯德公爵夫人所

學來的教義。在這一點上，人家一定以為亞爾培的見解對她總有影響吧。因為亞爾培，在宗教觀念上，向來是前進的。澈底不相信惡鬼的存在，他懷疑迦岱倫豬羣的奇蹟。（五三）史多克瑪在他論教育威爾士親王的一篇頗堪注意的備忘錄中，甚至於提示說雖然孩子「必須毫無問題的在英國國教的信條中教養成成人」，但不妨遵從時代精神，在他的宗教課上，擯除「基督教的神異觀念」的教誨。（五四）然而這未免過甚了；結果所有的皇家兒女全十足的受了正教的陶養。不如此維多利亞一定不歡，雖然她自己的正教觀念不見得如何嚴謹。可是她生來是想像力不豐富，感覺不精妙的，她遇見高派國教那種迷離恍惚的狂熱，惟有卻步；她似乎最喜蘇格蘭長老會的單純信念。（五五）這在意料中事；要知道萊純是路德派牧師的女兒，路德派和長老會頗有相同處。諾曼·馬克利歐德博士，一位熱心的蘇格蘭牧師，多年來一直是她的主要的宗教顧問；他棄世以後，她在巴爾穆拉爾同鄉民間談生死中得到不少慰藉。（五六）她的信念，絕對純正，在老約翰·格蘭忒持重的箴言中，在法加孫太太虔誠的諺語中，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它們具有她在十四歲時候，讀契思忒主教「馬太福音解」所感服得五體投地的那種種特點；它們是「明白，了暢，字裏行間，滿是真理和善意。」女王從沒有更進一步，雖然她的名字就蓋在穆勒和達爾文的時代上。（五七）

當時的社會潮流與維多利亞同樣的隔得很遠。對於最小的變更，亦不下對於最大的變更，她始終毫不通融。她在青年和中年時代是一向不許體面人吸烟的，她一輩子也不願意撤銷她的厲禁。哪怕國王們持異議，哪怕被邀至溫色的主教們，大使們弄得偷偷的在寢室裏伸躺在地板上，透到壁爐的烟突底下去吞吐，禁令還是施行。

(五八)人家一定以為一位女君當優容她的時代所發生的一種大改革——婦女解放——可是相反，一提起這個運動，她的頭裏立刻冒火。一八七〇年，她的眼睛碰見了一次婦女參政權運動大會的記載，她盛怒之下，寫信對馬丁先生說：「朕亟欲招集每一個能說能寫的人，齊來聲討這個瘋狂的，邪惡的『女權』要求，這個愚行的前途不堪設想，而我輩巾幗弱質竟執迷不悟，完全忘記了女人的天性和本分。××女士該受一頓痛打。說到這個題目朕氣得不能自制。上帝造人，男女有別——那麼就讓他們各安其位。丁尼孫在『公主』一詩中有好些佳句講男女之分。(五九)女人如果不做女人了，那一定變成了人類中最討厭，最忍心，最可憎的東西，而且怎能還得到男人的保護呢？朕敢說馬丁夫人一定與朕同意的。」(六〇)這個議論是不能辯駁的；馬丁夫人同意了；無奈癰疽卻漫延開了。

在另一方面，維多利亞的理解時代精神向來為世人所稱道。有禮的歷史家，客氣的政治家，照例都恭維女王對於憲法的態度正當。可是這種稱譽似乎與事實不大相符。維多利亞在晚年，不止一次，提及她在那次侍嬪問題中的舉措表示歉意，而且使人家明白她從那一次以後已經明達得多了。(六一)然而，她一生中，不管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對於憲法事項有什麼根本的改變，卻實在難說。同一種專制的一意孤行的精神，早先使她斷然停止和庇爾談判，後來也同樣明顯的見於仇視判麥斯格，以退位威迫狄思雷利，想檢舉威思明斯德公爵，怪他不該參加反對保加利亞大慘殺(六二)的大會。她的智力實在說不上能够捉摸那些複雜而精微的憲法原理；在她那個朝代中憲法的實際發展上，她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從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一年，君權在英國是步步上升；從一八六

一年至一九〇一年是步步退落。第一個過程歸功於配王；第二個過程得力於一批偉大的大臣。第一期中維多利亞實際上只是一個附從者；第二期中，那些權力的線索，亞爾培生前辛苦集起來的，不可避免的從她的手裏落到格拉德思吞先生，比康斯斐爾爵爺，索耳茲布里爵爺強有力的掌握中了。也許，因為她全神貫注在事務的安排上，又因為她根本不容易辨得清瑣屑與緊要之分，她對於這種演變只是朦朧的感覺到吧。事實卻是：到她的那一朝的末年，君權變得比英國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都薄弱。說來奇怪，維多利亞備受頌揚，說是她容納了一種政治的演進，而其實，倘若她完全明白了這一種演變如何重大，她一定非常不樂意。

然而切勿以為她是第二個喬治第三（六三）她本是不為任何道理所節制的切欲推行自己的意志，無奈被一些狡猾手段所阻撓了。她儘管非常激烈的反對大臣們，她儘管毫不為理論與請求所動，儘管她的決心似乎是百折不回的，到最後一刻，她終於會順從了。因為她天生尊重本務，有盡本務的能力，更兼她也許想起亞爾培素來有分寸，避免極端行動的，她永遠不至於進入 *Impasse*（窮途）。她出於本能的到時候自會知道事實非她所能挽回，她照例便服服貼貼了。到底，她還有什麼辦法呢？

不過，即使女王和她的時代如此的分道揚鑣，他們之間的接觸點也並不少。維多利亞很懂得權力和財產的意義和可愛處，而在這一門學問上，英國國家也越來越精通了。這一朝的最後十五年間——一八九二年短時期的自由黨內閣只是一場插曲罷了——帝國主義是國家最主要的信條。這也就是維多利亞的信條。在狄思雷利的照料之下，她對於海外的英國領土比一向都重視了，她尤其戀慕東方。印度使她很動心，她念念不忘，而且學一點

印度官話；她用了幾個印度僕人，他們變成了她所不能分離的隨從了，他們中有一個孟喜·阿白度爾·加黎姆後來幾乎接替了約翰·白朗的位置。同時，國家的帝國主義氣質使她的職位加了一種重要意義，與她自己的癖性非常調和。英國政體大體上是一個常識的機構；可是其中有一個角落是不為常識所能達——普通度量是不能適用的，普通規矩是並不應用的。我們的夫人就如此安排下來了，極有見識，為那種神祕成分——似乎在人事中是永不能斷根的——留下了餘地。自然而然的，英國政體的神祕性是集中在皇冕上——皇冕有悠久的歷史，有神聖的聯想，有威嚴的壯觀。可是，幾乎有兩世紀之久，常識主宰了這一所大建築，那個小小的，未經開發的，不可解的角落一直不大受人注意。於是，因帝國主義的得勢，而發生了一種變化。因為帝國主義是一種業務，也是一種信仰；它一天天發達，英國公衆生活裏的神祕性隨之而一天天發達；同時皇冕上漸漸加了一種新的重要性。需要一個象徵——象徵英國的威力，象徵英國的價值，象徵英國的非常而神祕的命運——這一種感覺空前的迫切了。皇冕就是這個象徵；而皇冕正在維多利亞的頭上。結果到這一朝的末期，君主的權力雖是顯著的低落了，君主的威信卻大大的增加了。

然而這種威信不僅是國家社會發生變化的結果；這與個人也極有關係。維多利亞是英國女王，印度女皇帝，為整個皇上的機構所繞着旋轉的樞軸——可是此外還不知有多少小哩！譬如，她有高年——這差不多是在英國得人望所必備的資格。她已經證明了這個民族最佩服的特點之一——堅忍不拔的精力。她已經臨御了六十年，她還沒有完結呢。其次，她是一個個性強烈的人。她的本性的輪廓很確鑿，甚至於隔了籠罩皇儀的烟霧，還很分明。

在一般人的想像裏，她的熟稔的影子，很自在的，佔了一個清晰的，不可磨滅的地位。而且這又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喚起國民中極大多數景仰的同情心的影子。他們在一切人性中最看重善良；維多利亞在十二歲時候曾經說過她一定要好，她並未食言。義務，良心，道德——不錯！女王向來生活在這些明證的光芒裏。她把日子過在工作上，不在享樂上——為國家盡職，為家庭操勞。許多年前在奧思本天倫的幸福中所樹起的至德的標準，從不會有過一刻的減低。足有半世紀以上，沒有一個離過婚的女士接近過內廷的範圍。維多利亞的確，熱心於婦道的貞節，立下了一條更嚴厲的法令：她嫌惡任何重婚的婦婦。（六四）想到她自己就是一個婦婦重婚後所生的，這條禁令當視為乖僻了；然而，無疑的，這是失當的乖僻。中等階級，板起了三重尊嚴的鐵面皮，特別歡快的慶幸這位女王中最可尊敬的女王。的確，他們簡直認她為他們富中的人了；可是這當是誇張過甚了。因為，她雖然有許多特性是最習見於中產階級的，在旁的地方——譬如在舉止上——維多利亞是貴族氣十足的。而在很重要的一點上，她既非貴族的，亦非中等階級的：她對自己的態度只是帝皇的。

這種特性是明顯而重要的；可是，在個性的衝擊中，真正奏功的還是一種更深沉的東西，一種基本的，全部特性所共通的東西。在維多利亞身上，是很容易認清這一種成分的性質的：這是一種特殊的真誠。她的信實，她的坦白，她的感情強烈以及不能節制的感情表現，都是這一種中心的特性所取的各種形式。使她子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她可愛，使她可笑的，就是她這種真誠。她以一種威嚴的確實性通過過人生，在她掩飾是不可能的——無論對人或對己。她就是那樣，毫無所隱——一位英國女王，完完全全，明明白白；任世人取捨；她沒有什麼炫耀，沒有什麼表

白，沒有什麼修飾；她以絕世的儀態堂堂正正的走自己的路。不但掩飾是不成問題的；緘默、忌諱，有時候似乎連威嚴，都儘可以不。據黎德爾敦夫人說：「她的真誠有一種透明性，非常顯著——形容感情或描摩事實不帶一絲誇張的痕迹；我生平所知的人極少有如此者。儘有許多是同樣真實的，可是我以為總常常帶一點忌諱。她把一切都說出來；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六五）她把一切都說出來；她也把一切都寫出來。她的信札，從表情的噴發上看來，每令人想起一個轉開的龍頭。內部所有的一切都非痛快的一瀉而出。那種完全不講究文章的筆調，少有傳達她的思想和感情，恰到好處的功效；甚至於她措詞的落套也很古怪的帶了一種個人的風味。無疑的是由於她的寫作她才觸動了國民的心。不僅在她的「高原日記」其中亦赤裸，不帶一絲做作或拘束的痕迹，記述了她的個人生活，而且在她常常發表在報紙上的種種貼告國民，頗堪注意的咨文中，大眾覺得她和他們很接近。他們出於本能的感覺到維多利亞不可抗禦的真誠，他們也就反應起來了。這誠然是一種可愛的特性。

人與地位——那種奇妙的混合——也許是最後的一種魔力。這位小老太太，一頭白髮，一身樸素的喪服，坐在輪椅或驢車上——人家看見她如此；於是——緊隨在後邊——令人立刻會油然而生古怪、神祕、權威之感的——跟了一羣印度僕人。這是習見的光景，這是可佩的；可是在相當的時機，這位溫色的孀婦自當挺身而出，儼然擺出女王的氣派。這種時機的最後而最光榮的一次是一八九七年的登極六十年紀念。那時候，當輝煌的儀仗，護送維多利亞經過蟻集的，哄動的倫敦街市，往聖保羅教堂行感恩禮，她的王國的偉大，她的臣民的崇拜，一齊放出光芒來了。眼淚湧到了她的眼中；當羣衆在她的周圍歡呼的時候，「他們對我多麼好！他們對我多麼好！」她說了

又說，說了又說。(六六)長程差不多完結了。可是旅人，來自那麼遠的地方，身受了那些奇異的經驗，仍然以穩定的步伐進行下去。少女，夫人，老婦，始終如一：有生氣，有良心，驕傲，率直，永遠是她的特色，一直到最後。

附註

- (一) 威廉皇子即德國皇帝威廉第二(一八八八年即位)生於一八五九年，生於即位後不久。
- (二) (原註)見哈雷，第二九六頁。
- (三) 德蘭(John Thaddeus, 一八一八——一八七九)，一八四一年任「泰晤士」總主筆，一八七七年退職。
- (四) (原註)見「註解與質疑」，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日刊。
- (五) (原註)見尼爾，第四七六至八頁，第四八七頁。
- (六) (原註)見「日記續抄」，書前第五頁。
- (七) (原註)同上，各處，克勞福，第三二六至三一頁；私人報告。
- (八) 路易公子即日後的赫司·達姆斯大德(德意志一公國，創於一五六七)大公路易第四。愛麗思生子女五人，二子三女。長子三歲時墜樓因傷死。一八七八年，家中人幾全患白喉。愛麗思遣醫生囑，於侍奉丈夫子女時，謹防傳染。但幼女死後告知幼子時，幼子竟悲痛欲絕，夫人憐之，情不自禁，抱入懷中，乃受其所謂「死吻」。
- (九) 法國皇子(Prince Imperial)拿破侖第三與歐謝妮所生，名拿破侖·路易，死於一八七九年。一八七〇年的慘變指拿破侖於普法戰爭中在塞唐(Sedan)被俘，法國成立共和政體，歐謝妮皇后逃亡英國。南非祖魯魯民族作亂於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七九年，一八七七年後其鬧地始完全歸英國統治。
- (一〇) 伊東，溫座對岸的村鎮，在倫敦四十二里。
- (一一) (原註)見馬丁，第一卷，第八八頁，第一三七至四三頁。
- (一二) (原註)同上，第二卷，第二八五頁。

- (一三) (原註) 見「泰晤士報」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日刊。
- (一四) (原註) 見赫伯·史憐芬爵士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泰晤士報」函。
- (一五) 英埃治下的蘇丹 (在埃及之南, 阿比西尼亞之西) 於一八八三年叛變, 大敗英將所率的埃軍, 勢不可當, 英政府派戈登將軍往喀什穆撤退軍民, 一八四三年三月被圍, 因援軍遲發, 一八八五年城破, 遇難。此後蘇丹完全在土人治下, 直至一八九八年始被英埃軍佔領。

(一六) 喀什穆位於英埃蘇丹中部, 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合流處。

- (一七) 戈登將軍 (Charles George) 一八三三——一八八五) 曾參加克里米戰爭 (一八五四——一八五六), 英法聯軍破北京之役 (一八六〇), 在江南率領「常勝軍」抗太平天國, 著鉅勳, 受清帝誥封 (一八六三——一八六五), 任埃及基謫宇治下赤道省總督 (一八七四——一八七六), 蘇丹總督 (一八七七——一八八〇)。

(一八) (原註) 見莫萊, 第三卷, 第一六七頁。

- (一九) 哈丁敦爵爺 (Gouverneur Compton Cavendish, 一八三三——一八〇八), 德文州第八公爵, 一八五一年入國會, 爲自由黨員, 一八六六年任陸軍大臣, 一八六八年總郵務長, 一八七一年愛爾蘭事務大臣, 一八八〇年印度事務大臣, 一八八〇年被女王召請當首相未就, 自由黨分裂後爲聯治派自由黨領袖, 一八八二年復任陸軍大臣, 一八九五年任樞密院長。

(二〇) (原註) 私人報告, 譯者按: 管事指首相, 格拉德思敦。

(二一) (原註) 見莫萊, 第三卷, 第三四七至八頁。

(二二) (原註) 見介洛爾, 「蠅居生活」, 第三四四頁; 私人報告。

(二三) (原註) 見李, 第〇四八七頁。

(二四) 一八九〇年是英國權威登峯造極的時候。

(二五) (原註) 見「日記叢抄」, 第二三頁, 第二九頁。

(二六) (原註) 見艾克德斯坦因, 第一卷, 第一八四至七頁。

(二七) 老皇帝叫威羅第一。

(二八) 亞力山大公子 (一八五七——一八九三)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六年爲保加利亞大公。沙皇指亞力山大第三。

(二九) 亞力山大之兄路易士娶愛麗思公主之女維多利亞。

(三〇) 亞力山大之弟奧羅亞威麗思結婚者名亨利 (死於一八九六年)。

(三一) 夏洛登堡在柏林西三哩，其地有皇宮一所，晚輩霍亨索倫皇室踐躓。

(三二) (原註) 見格爾威·羅伯威，第四卷，第四五八至九百頁；巴盧，第三卷，第一七四至一八八頁；李，第四九〇至二頁。

(三三) (原註) 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〇五至六頁，第三〇八至一〇頁。

(三四) (原註) 同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五至六頁；史米士，第九七頁；私人報告。

(三五) (原註) 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二五頁；史米士，第一〇四至一〇五頁。

(三六) (原註) 見巴克蘭，第五卷，第三三九頁；莫萊，第三卷，第三四七頁，第五一四頁。

(三七) (原註) 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五頁，第三一六至七頁，第三二四至五頁，第三二六頁；「未婚女士」，第二六八至九頁；

李，第五〇四至五頁。

(三八) 愛德溫爵士即雷頓。雷頓爵爺 (Frederick, 1810——1896) 所畫多屬古典的、聖經的、中世紀的題材，一八七八年任皇家學院院長，一八九六年受封 (Lord Leighton of Streton) 瓦瑟 (George Frederick, 1810——1904) 亦爲名畫家。

(三九) 「密特爾馬契」喬治·艾略忒著名小說，出版於一八七一至七二年。密特爾馬契係一村鎮。

(四〇) 另一位女作家指查洛蒂·布隆德。

(四一) (原註) 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二二至四頁；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四六至九頁；私人報告。

(四二) 黎符 (Henry, 1813——1895) 一八三七年任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上訴書記官，一八四三年升任主簿官，在職五十年，

又一八五五年起主編「愛丁堡評論」，四十年。「積累維爾回憶錄」陸續出版於一八七五年，一八八五年，一八八七年。

(四三)(原註)見巴克爾第五卷,第三四九至五一頁;拉英敦第二卷,第二二六頁。

(四四)賽佛爾在凡爾塞附近,以所製磁器著名。

(四五)夏卜、博儀、博茲,皆犬馬名。

(四六)(原註)見「私生活」第一三頁,第六六頁,第六九頁,第七〇至一頁,第一五一頁,第一八二頁。

(四七)(原註)見「私生活」第一九頁。譯者按:萬年花(imortales)瓣雖枯乾而形態顏色俱不變之花。

(四八)巴登原為日爾曼南部一公國,一八七一年併入德國。巴登市為一有名避暑地。

(四九)(原註)見「私生活」第二二二頁,第二〇七頁。

(五〇)(原註)同上,第二三三頁。

(五一)(原註)私人報告。

(五二)(原註)見李,第五一四至一五頁;克勞福,第三六二至三頁。

(五三)(原註)見威爾伯福士奏談哀爾,第二卷,第二七五頁。譯者按:耶穌在迦魯倫人的地方,將附在人身上的污鬼送入豬羣的故事見

「馬可福音」第五章。關於此奇蹟,格拉德思與赫胥黎曾在雜誌「十九世紀」(一八九〇——一八九一)上著文辯論。

(五四)(原註)見馬丁,第二卷,第一八五至七頁。

(五五)(原註)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九至二〇頁。

(五六)(原註)見克勞福,第三四九頁。

(五七)穆勒(特指小穆勒)和達爾文的時代是自由思想,實驗哲學,女權運動,進化論的發軔時代,這時代在歷史上稱「維多利亞時代」。

(五八)(原註)見艾克德斯坦因,第一卷,第一七七頁。

(五九)「公主」,出版於一八四七年,述一公子自幼與鄰國公主訂婚,但公主既長,漸醉心女權,不願結婚,自立大學,提倡其理想,公子乃化裝僱伴混入大學,經過若干波折,因男女各有所長,終得與公主成眷屬。

(六〇)(原註)馬丁，「維多利亞女王」第六九至七〇頁。

(六一)(原註)見「少女時代」第二卷，第一四二頁。

(六二)一八七六年(俄土戰爭前一年)五月，保加利亞農民暴動，殺死土耳其官吏甚多，土耳其人於北討塞爾維亞途次，實行報復，造成歷史上有名的恐怖。

(六三)喬治第三持極端保守主義，竭力要「be a king(做一個國王)」，素以執拗聞名。

(六四)(原註)見李，第五五頁。

(六五)(原註)見黎德爾敦，第三三一頁。

(六六)(原註)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〇頁。

第十章 終結

黃昏是輝煌的；可是，一天的時間到底還得結束在風雲裏。帝國的需要，帝國的野心，使國家捲入南非洲戰爭。(二) 壓制，逆轉，流血，層出不窮；有一個時期國家震動了，女王很關切的感覺到公共的苦難。可是她的精神是振作的，她的勇氣，她的確信，不會有過一刻的動搖。一心一意的投到了戰爭裏，她以加倍的氣勢操勞不息，關懷戰事的每一個細節，想盡了千方百計爲國家效力。一九〇〇年四月，八十一歲的時候，她下了非常的決心，破了每年上法國南部的慣例，改上愛爾蘭，當時愛爾蘭供給了特別多的新兵補充戰場上的軍隊。她在都柏林住了三星期，常常不聽勸告，不帶一個武裝護衛，乘車在街上走；這一次巡幸完全順利。可是，在巡幸中，她開始，第一次，露出了龍鍾的老態。(一)

因戰爭而起的長期的緊張與不斷的焦慮終於發生影響了。天生就一副茁壯的體格，維多利亞，雖然在銷沉的時期有時候自以爲虛弱，實際上，一生都很強健。老來她患了一種風濕性關節僵硬症，因此不得不用手杖，最後又用了輪椅；另外再沒有什麼毛病，直到一八九八年她的目光開始受了初期白翳的影響。此後她覺得閱讀漸漸的困難了，雖然她還能夠簽字，甚至於勉強寫信。然而，到一九〇〇年夏天，較爲嚴重的病徵發現了。她的記憶力，她多年來一直以其強而正確爲得意的，現在常常不濟事了；她有一種失語症的趨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病症發

作，到秋天確實的露出了身體趨於總衰頹的形迹。不過，即在最後幾個月，渾身的鐵勁還撐持得很堅定。每日工作仍然繼續下去；不，當真是加重了；因為女王有一種驚人的頑強性，堅持要親自交結因戰爭而蒙受損害的日有增加的男女羣衆。(三)

到年底，她殘存的氣力差不多也完了；在新世紀開初的那些日子，她的氣力顯然只有靠一股意志力來維繫了。一月十四日，她在奧思本接見羅伯茨爵爺，他幾天以前剛從南非洲得勝歸來。她非常關切的詳詢戰事一切經過；她似乎很能够承當這一場興奮；可是一個鐘頭以後，覲見完了的時候，她支持不住了。第二天，她的侍醫們看出她是無望了；可是不屈不撓的精神又掙扎了兩天；她又盡了兩天英國女王的職務。然而此後工作就有一個完了；直到那時候，她的左右才放棄了樂觀。腦力不濟了，生命正輕輕的逸去。家人聚到她的周圍；她又稍稍挨延了一下，不說話，顯然沒有什麼知覺；到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她死了。(四)

當兩天以前危殆的消息傳佈出去的時候，全國都驚訝而哀痛。彷彿有一種違反自然律的事情要發生了。她的臣民中極大多數從不知有維多利亞女王不統治他們的時候。她已經變成了他們全盤的生活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他們簡直無從想起他們就要失去她了。她自己呢，當她目不見，口不語，躺在那裏的時候，在看護她的人看來，似乎脫卸了一切的思維——早已不知不覺的，逸入忘鄉了。然而，也許，在知覺的密室裏，她也有她的思緒亦未可知。也許她那個漸漸衰息的心靈重新喚回了過去的影子，浮現到眼前，最後一次，迴溯那篇長歷史的種種消逝了的光景——穿過歲月的雲霧，返到更舊更舊的往日——奧思本春日的樹林，滿是櫻草，可以摘給比康斯斐爾

爵爺——判麥斯吞的古怪衣服，得意神氣，亞爾培在綠桌燈下的面孔，亞爾培在巴爾穆拉爾第一次獵獲的牡鹿，亞爾培穿一片藍色和銀色的制服，男爵從一個門道裏進來，梅爵爺在溫色一邊沈思，一邊聽烏鴉在榆樹上叫，坎忒布利大主教在黎明中跪在地上，老國王雄火雞似的吆喝，利歐波舅父在克萊里蒙的柔和的語聲，萊純拿了球儀，母親的羽毛拂到她的頭上，父親的一只裝在龜甲匣裏的大鬧鐘，一塊黃地毯，織有小枝形花紋的親切的洋紗襪，擊星登的樹木和草地。

附註

- (一)英國兼併荷蘭農民(Boers)在南非洲自建之兩共和國威士瓦爾(Transvaal)與奧倫治(Orange)因垂涎其礦產，並完滿非殖民地之統一，演成之戰爭，稱南非戰爭。血戰四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二)英國卒如願以償。
- (二)(原註)見「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一八頁，第三三六至七頁。
- (三)(原註)見季刊第五三六至七頁；私人報告。
- (四)(原註)見季刊第五三七至九頁；「季刊」第一九三卷，第三〇九頁。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維多利亞女王傳一冊

◆(92221)

定價 國幣陸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L. Straehley

卡琳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上海河南中路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輯者

譯述者

原著者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國家圖書館



001707572



書